

書叢院學神陵金

設建村鄉東遠與教督基

著 頓 爾 費

譯 合 棟 昌 楊
泰 振 楊

版 出 會 學 廣

基督教與遠東鄉村建設 (金陵神學院叢書) 費爾頓著
楊昌棟 楊振泰合譯 (一九四〇) 三七二面 一元三角五分

本書是康乃爾大學費爾頓博士，於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在中國，日本，高麗各地所作廣大而精深研究的結果。費博士於一九三六年前並在近東及美國作過範圍廣漠的考察。譯者翻譯原著時，常得著者的指導，雖屬譯文，不啻原著。至研究對象係以教會為核心，旁及鄉村社會的整個生活。

Christianity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Far East,
(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Series), by Ralph A. Felton,
translated by Yang Chang Tung and Yang Chen Tai.
(1940) 372 pp. 1.35

This book is the result of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studies on the field undertaken by Dr. Felton of Cornell University in Japan, Korea and China from 1936 to 1938 preceded by previous widespread researches in the Near East and in U.S.A. The translator had the benefit of constant consultation in his work with the author so that the book has the advantages of an original work. The studies are definitely church-centred, but the circumference includes the whole life of rural communities.

(85,000)

賈爾頓 著
楊昌棟 合譯
楊振泰 譯

基督教與遠東鄉村建設

廣學會出版

費爾頓著
楊昌棟合譯
楊振泰譯

基督教與遠東鄉村建設

廣學會出版

金陵神學院編譯神學叢書緣起

基督教發榮滋長於中國，已一百三十餘年，其目的在於宣傳耶穌福音，完成救世大功；惟宣傳福音方法有二：一爲口頭宣講，一爲文字宣傳，基督教出版事業，實文字宣傳之具體表現。基督教歷史久遠，事業遍佈全球，歐美各國，宗教經驗洪富，信仰深澈，莫不受宗教著作之影響。邇來中國教育普及，讀書識字人數日多，正中國基督徒從事文字宣傳之好機會。況基督教思想遺產豐富，宗教文學大家輩出，各種著作，汗牛充棟，不有廣博介紹，勢將無從深入中國社會人心。目今宗教書籍，業經流行，惟發揚神學，尙感不足；本院有鑒於此，深覺對於出版事業應加注意，爰組織編譯委員會，編譯刊行神學書籍，或充教本，或作參考；著作則請專家撰述，翻譯則介紹西洋名著；本虔敬之精神，求徹底完滿之智識，則福音之廣播，文字實有力焉。

楊序

本書著者費爾敦博士 (Dr. Ralph A. Felton) 現任美國哲吾大學 (Drew University) 鄉村社會學教授。博士生長於美國農家，自少愛護農村教會，畢業於紐約協和神學院、哥倫比亞及賓夕法尼亞各研究院，後歷任美國長老會內地佈道部農村堂會生活，並美以美會內地佈道部農村教育指導各要職。當其未至哲吾大學任教之前，又在科涅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農學院任社會組織推廣學教授數年，對農村建設鄉村堂會計劃，並鄉村社會及農業推廣之各種學問，博士均有特別見地。且博士性好遊歷，嘗對余說，美國四十八州，他已走過四十四州，對所有社會改良，恆主張從實地調查為始。按余所知，其主要之著作有：(一) 社會調查之價值，(二) 服務鄉隣，(Ser-ving the Neighborhood)，(三) 鄉村基督徒 (A Christian in the Countryside)，(四) 我們聖殿的羣山 (Our Templed Hills)，(五) 鄉村教會應走之路徑 (What's Right with the Rural Church)。以上所有著作，概本於其個人工作之經驗與社會之實際情形，故其所有貢獻於鄉村教會之建設

者，非閉門造車憑空臆造者所可比。

本書基督教與遠東鄉村建設，係費博士於一九三六至三八年調查，並服務敘利亞猶太日本高麗中國各神學院，及各教會機關的結果。其計劃係根據東方各國社會教會之確實的人才，經濟與環境，斷非祇知西方文化而不明遠東者之立論所可倫比。是故，當這書未譯時，已有幾個神學院教授關心其譯譯；既譯譯之後，許多教會領袖都以各手一卷為快。余以半年之間，公忙之餘，得與楊振泰先生計劃討論這譯譯；其每譯畢一章，余又得先披覽一過，獲益甚多。爰於付刊之時，潦草數言，以表謝忱！

譯者弁言

本書原文中的中國方面材料有幾處——尤其是福建鄉村教會材料——經與楊昌棟博士討論研究之後，略加更改，因為著者曾予我們以相當限度的刪改權；至本書譯法，承著者之囑，採用意譯的方式。

書中日本、高麗的人名和地名，鄙人曾設法通信探詢其「漢字原文」，然因時局關係，未得覆信。故只得將英文名代替。（後已設法將若干此類人名地名譯出，惟間有少數（以二七〇面至二七三面為最多）無從考究其原文書法者，只得暫付闕如。編者）

為便於讀者起見，將書中應用的幾種中外度量衡標準比較於下（按照著書時的標準比較之）

	(外)	(中)
1	英畝	= 6.6畝
1	英哩	= 2.8里
1	英呎	= 0.95尺
1	英方里	= 4224畝
1	美金	= 3.3元
1	磅	= 12兩
1	鎊	= 16元
1	先令	= 0.8元
1	便士	= 0.06元

本書承金陵神學院畢範宇博士(Dr. F. W. Price)余牧人先生、福州協和中學陳世平先生、廈門基督教輔德會許甦吾先生等之鼓勵、批評、及譯文方面的修改、始得譯成；同時、福州協和中學饒衛理先生與夫人(Mr. and Mrs. G. M. Newell)、及練善農先生(Mr. Theih)等也幫忙解釋許多原文名詞、故本書之譯成、實諸君子之功也。

本書係在飛機轟炸聲中的暑天譯成、心緒不寧、加以著者希望譯文早日出版、故時間匆促、譯筆草率、在所不免、祈讀者原諒、并予以指教為盼。

基督教與遠東鄉村建設

目錄

第一章	中國鄉村教會	一
第二章	高麗鄉村教會	七二
第三章	日本鄉村教會	一四七
第四章	教會財政與自養問題	一九九
第五章	義務傳道	二四七
第六章	禮拜堂之建築及設備	二七五
第七章	衛生事業	三〇三
第八章	鄉村建設與精神基礎	三三七—三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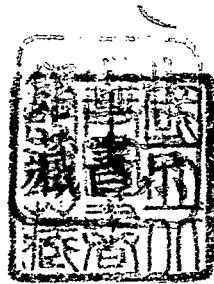
基督教與遠東鄉村建設

第一章 中國鄉村教會

人口

中國爲一農業國家，國內村莊甚多。據一般學者研究，其數目約達一百萬，人民居住村莊者約佔全人口百份之七十九。在華北寒冷的作物區域，人口密度每英方哩平均八〇〇人；西南則密至四三七二人。平均全國作物區域的人口密度爲一五〇〇人；故初來中國的西方人多以爲中國有人滿之患。

中國不但村莊多，同時市鎮也多。市鎮爲鄉村區域的貿易中心，各鎮貿易範圍約自二十至五十村。人民居住市鎮者佔全人口百份之十一，居住城市者佔百份之十。（參看 Buck J. L.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1937, P. 363）由此可知中國



土地大部份是鄉村。中國教會大體說來，也是鄉村教會。

中國的家庭觀念，根深蒂固，其對於基督教的推進頗有影響。女人在家從父，出嫁從夫，不得自由，因此女人信教也不如男人的自由。

中國社會對於一夫一妻制度可說是普遍，不過有的地方尚有納妾及養童養媳的風俗。據南京金陵大學卜凱教授 (Prof. B. K.) 研究三八、二五六個家庭之結果，看出每八十一個妻子之中有一個妾，十五個媳婦之中有一個童養媳。（參看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P. 369）納妾者多係中產階級，而農民則很少。按中國教會的條規，凡欲進教者當先將納妾及養童養媳諸惡習去掉，因此有人雖想加入教會，然因有諸惡習，遂使他們裹足不前，此實為中國教會進展的障礙。

組成中國家庭的份子，夫、妻、兒、女，佔百份之七十，其餘百份三十係其他比較疏遠的戚屬。

中國家庭，有所謂「大家庭」制度的，此種制度為世界各國所盡知。中國基督徒的家庭，保持此制度的尚不少。據王淑德女士研究六十個基督徒家庭的結果，看出其中三份之一的家庭，為「大

家庭」(參看南京金陵神學院王淑德女士「六十基督徒家庭之研究」論文)鄉村區域的男子每於結婚後，繼續與其父母同居，因中國家庭，以為能達到「五世同堂」的，有多麼的榮譽。「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為向來中國家庭的慣例，即子女擇配以及謀職業等事，也全由母親負責，故為母者當負責治理家中一切大小的事情。上面說過，家庭中百份之三十是遠親，如祖、孫、叔、伯、嫂等，這些人，由經濟方面說來，自是增加了家庭不少的負擔，同時加以家庭的束縛，限制個人宗教信仰的自由，此教會在進行個人佈道時，往往感到莫大的困難。

查中國政治向來之所以不容易上軌道，大家庭制度也是一個原因。人民的思想、習慣、風俗皆以家庭為中心，不以政治為中心。中國的聖賢會說：「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可見中國人對於家庭觀念之一般了。

中國教會的領袖為應付此種問題，現正竭力提倡「基督教化家庭週」，推進基督教化家庭運動。中國小家庭(包括父母兒女的家庭)的人數平均約五·二一人。此種家庭人口，基督徒家庭與非基督徒家庭并無若何差異。據王淑德女士的研究，每家兒女平均四人。農家人口之多少與

其農場之大小成正比例，此可由下表證實之。（因農場大者可以養活多的人，農場小者僅能養活少的人，故有此比例。）下表係根據卜凱教授之研究。他將農場大小分爲五組，研究範圍包括十六省三八、二五六家。

農場大小與家庭大小之關係

農場	家庭人口
較小農場	三·九六人
小農場	四·五二人
中大農場	五·〇二人
大農場	五·七六人
較大農場	七·三一人

（參看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P. 370）除了農場大小之外，貧窮疾病，營養不良，負債等，也都是限制家庭人口的原因。

人口稠密，（每英方哩一五〇〇人）和農場過小（平均四·一八英畝）都是阻礙中國社會進步重要的因素。人民收入少即顯示生活程度低。可是人民收入雖少，辦學校、辦醫院在在需要經費；這經費怎樣得以維持呢？教會所辦的事業如要有良好的成績，便需要有學識、有經驗的牧師和受過教育的平信徒。可是這樣低的生活程度何以能達到這種目標呢？中國教會現正爲着這些問題想法解決，在西方人想基督徒一定都是識字的。可以按照卜凱教授研究，八七、〇四八人之結果，看出其中曾經入學者，男的不及半數，女的只百份之二。男人識字者只有百份之三十，女人只有百份之一。有的村莊識字者連一個都沒有，所以中國教會的工作應兼注重識字運動。學道友除研究道理之外，當同時學習寫讀。

中國土地之不夠維持偌大的人口，爲一種顯然的事實。此種人口過剩的問題，加以早婚，更使整個問題趨於嚴重。結婚年齡，男子約在二十歲，女子約在十八歲。女子之中，廿五歲以下結婚者佔百份之九十八，二十歲以下結婚者佔百份之八十一。華北一帶，女子在十五歲以下結婚者佔百份之十三。十六歲就做父親或母親的，爲常有的事。至家中如有童養媳，那麼結婚更早了，但是，可憐得

很，她的一生大半是做婆婆的傭人而已，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即利用崇拜祖宗以鞏固其家庭的制度。現在中國教會的領袖正在竭力提倡小家庭制度，及注重基督教對於個人價值的教訓。

中國人民不但早婚，且凡能結婚者幾乎全數結婚，每千人中不結婚之婦女只有兩三人。農村區域對於離婚問題幾乎未曾發生。加以農民缺乏節育常識，因而每千人中的生產率高至三八·三人，這種生產率較之英、美、法、瑞典、澳大利亞等國的生產率都高過一倍。

中國人不但生產率高（三八·三人）同時死亡率也高（二七·一人）其死亡率竟高過印度，比日本高過百份之五十，比英、美、瑞典等國高過一倍。死亡者多因生產時缺乏新式接生及對於傳染病無適當的預防所致。故此中國嬰孩活至十歲者不及百份之六十，而美國的嬰孩活至十歲者却高至百份之九十。

中國基督徒家庭的死亡率也是很高。據王淑德女士的研究，每家平均兒童死亡的人數為二又五份之一。

如果我們研究下面的表，則可知道表中諸病幾乎都是有法預防的：

上面已經說過，每千人中的生產率爲三八·三人，死亡率爲二七·一人。這樣若將生產率與死亡率對減，生產率還是多了一·二人。有人以爲這些增加的人口只好讓自然淘汰的方法，如

中國人民之死亡率及死亡原因

死亡原因	與每十萬活者之比	
	男	女
總計	2,671	2,760
天花	205	209
傷寒	198	194
痢疾	196	236
癆病	178	184
霍亂	168	159
麻疹	126	118
不測事件與自殺	122	76
白喉	67	62
肺炎	57	23
皮膚病	48	38
瘧疾	30	45
破傷風	27	15
斑疹傷寒	15	12
鼠疫	10	6
麻瘋	9	6
其他原因	1,003	1,139
原因不明	182	209

(以上係根據卜凱教授之研究)

旱災、水災、戰爭、瘟疫等去解決它。

近代的醫學雖然對於疾病預防和減低死亡率頗有貢獻，然而這在中國反加重了人口過剩的問題。教會既介紹新式的醫藥到中國來，同時也應提倡農業改良，以充實民食。並且當藉着學校和教會灌輸教育，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及減低生產率。減低生產率還可用遲婚的方法，因為遲婚不但可以縮短生產時期，同時可以減短最容易受孕的壯年時期。如果能使女子有職業，經濟得以獨立，則祇自能遲些結婚，此外還可用避孕和提高生活程度的方法以減低生產率。生產率減低，子女數目則不至於過多。這樣母親可以有更好的健康，兒女可受更好的教育，家庭也得有更充裕的經濟。

生活程度

中國農家所用的耕種方法極其幼稚，加以農場過小，凡事多用人力，又因水旱頻仍，病蟲害蟲無適當的防除，以致生活程度極低，平均來說，每一農民終年胼手胝足忙忙碌碌所收穫的也不過

略多於他所銷費的。全國百份之七十至百份之八十的人口，終年忙碌於農業的生產，而按照目下情形來論，所生產的尚不夠供給整個社會的需要。所以教會要想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必須幫助人民增加生產，使人民有更富裕的經濟。

作者之所以提起關於生活程度各方面的問題，并非要指出中國與別國的差別，乃是有意見議幾種具體改進的方法。

就住屋的方面說：每農家的房屋平均約值三二八元，屋內的地用土鋪的佔十份之九。草屋佔四份之一，瓦屋佔一半。土牆的房屋也佔一半。房屋牆壁多係以土築成，洪水一來立即崩塌，種子糧食也就因之而損失一空。中國農家的住屋，最可注意的一件事，就是缺少窗戶，此種情形在華中一帶更是如此。因缺少窗戶，故光線不足，空氣難通，影響農民之健康至巨。普通住屋，平均每兩個房間只有一個小窗，窗戶常用油紙糊着，冬季時常將其關閉，若偶爲通煙之用，就把油紙捲下一小段。日間空氣的流通全靠大門，夜間大門一關，戶內空氣就汗濁不堪。但中國的幅圓廣大，此種情形各地并非盡然。還有，農家的房屋非單住人，同時堆着種子、糧食、及飼料等，而且農具也掛在牆壁上或

堆在椽架上，不但如此，牲畜有時也與人同住在一起。據調查許多地方在八家之中有一家將牲畜關在臥房裏，有的地方在三家之中有一家將牲畜另關在一間。普通農家的房屋小而簡陋，家俱的設備，只有床、小棹、椅、櫥、衣廚、及鍋、灶等。房裏少見有書桌，并且一切傢俱多數都是未經油漆。住屋雖簡陋，而每家皆有客房以接待客人。中國農家雖窮困，而接待客人的精神却為各國所少有。（參看“*A Study of 440 Farms.*” H. Brian Low,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Pp. 431—461.

因為中國家庭極需改良，所以現在中國各地教會竭力推進基督教化家庭運動。許多教會每年都舉行「家庭改良週」。結果，教友的家庭有的確已較前潔淨，牆壁也經刷白，并且掛上宗教圖畫，多開窗戶，爐灶也添築煙囪，有的教友也學了織布及縫紉等手工，這是中國教會在改進中之效果。

農家借貸及負債

中國農民的經濟情形常是處在生存線的邊際，若偶因天時的不利即立陷於饑寒交迫之境，且農村窮困，農民有儲蓄者不多。據調查，五家之中有儲蓄者只有一家，加以交通困難，運費昂貴，更

使農民的生活難堪。在中國每噸貨物每英里運費爲二·一九元美金，在美國只需·九四元美金，日本只需·七七元美金。農民負債者達百分之三十九，平均年利三分二厘。（參看 Buck J. L.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P. 461—470.）

社會風俗之費用

中國農家之所以負債，除了水旱天災及病蟲爲害等原因之外，婚喪喜慶等特別日期的耗費也爲一重要的原因。平常一次婚喪的費用比一個工人一年的收入還要多呢！全家四個月的收入只夠一次婚喪的費用，這種用費的重大，乃因根深蒂固的家庭觀念所致。按照研究，平均每中國農家週年收入不過四百元，可是由下列統計中即可看出他們這些特別費用的浩大。

每次婚喪喜慶之平均費用

婚姻——一二七元

喪事——一〇二元

嫁粧	九六元
生日	六三元
生兒子	三〇元

(參看 "A Study of 15,316 Farms in 144 Hsiens" by H. Brian Low; Buck, J. L., P. 468.)

現在政府方面爲欲改良婚事的浪費而提倡「集團結婚」。這種結婚是許多伉儷同時舉行婚禮，這樣在禮堂的佈置上可以減去不少浪費，加以許多裝飾品及設備皆可臨時租用，又因婚席的限制，所以比較經濟得許多。此種新風氣在大城市極爲適用，然在鄉村尙未能實行。教會方面現也正竭力提倡簡單的婚禮，藉以節省費用。

由上表看出喪事費用爲一〇二元。墳地常選在田裏或園裏，此對於農業的經營不無妨礙。出喪時除了購置棺木外，尙須有鑼鼓，彩旗，棺架，孝服和酒席等費用。偌大的費用常使農民陷入負債的苦境。

教會爲應付此問題，故有提倡簡單的喪禮。茲將福建閩清縣保惠堂所提倡的「延齡會」章

程列下：

宗旨：

- (一) 改革喪事上的不良習俗。
- (二) 使貧富教友，都能一律用較合宜而不浪費的方法辦理喪事。
- (三) 使稍有資產的教友不至在喪禮上多所花費，且規定一個普通喪費的標準。
- (四) 訓練信徒們互助的習慣，及促進彼此同情的態度。
- (五) 使人家明瞭基督徒團體在喪禮儀式上和共同生活的精神上，都與非基督徒社會有不同的地方，並且也能夠符合「新生活運動」中推行節約的原則。
- (六) 使教友對於孝敬父母有一種正當和有益的代表，纔不致拘束基督徒兒女應盡的本份。

(七) 使基督徒家庭的兒女，對於父母喪事有相當的準備。死亡是免不了的；無論它怎樣突如其來，為兒女的就不至於驚惶失措。

原起：

此會發起時，由該堂農村青年生活改進社負責調查本堂會中年老的教友。調查方法，係由各青年自己報告他們家中五十歲以上的老人，調查結果，此種老人約有五十位。每人繳納報名費五角，作為購置喪葬時所用的繩子、槓子等。調查工作完成後，即進行組織。

組織法：

本堂牧師為該會的當然指導員，至於所有職員，乃由最初加入此組織的青年中選出，任期只限一年。其中有書記一位，會計一位，庶務委辦四位，和調查委員二位。

辦理規則：「延齡會」組織完成後，即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 (一) 記錄所交進各老人的名單，單上寫有該老人家中能負責的兒女姓名，并老人的生日和年歲，且留有空格，以備填寫該老人去世和埋葬日子。此種記錄每會員都有一份。
- (二) 購買應備東西，如棺架、抬槓、繩子、棺罩、綵旗和樂器等。
- (三) 會計向每會員徵收一元，合計五十元備充會中最先去世的老人的葬費。（如果一個

會員，爲兩三位老人報名則他應繳納兩三元。）

(四) 這五十元用於辦理最先去世老人的喪事後由會計另再籌收每人一元，備爲第二個老人去世時之用。

(五) 每個老人去世時，由會中撥五十元充爲葬費；但其子女應覓有保人，擔保其將誠實繼續繳完此五十元的款。

(六) 事實上有時因教友太窮，不易請得保人，會中亦撥款爲之辦理喪事，不過當立即由一新會員補充其缺，才能夠保留此五十元的定額。

喪禮儀式：

爲欲在禮儀上保持基督徒明顯的地位，同時又能適合鄉村基督徒理想喪禮的需要，所以詳細規定了以下的儀例：

(一) 喪禮當完全按照教會的儀式舉行，絕不容滲雜別種世俗性質的舉動。

(二) 親友送殯時所用的白布腰巾，可以麻布條網臂代之，因爲白布耗費較多。

- (三) 每個參加喪禮的「延齡會」會員，應穿自備的白色孝服。
- (四) 所有音樂及旗綵皆屬基督教的性質。詩歌的詞調均由教會詩譜選出。

附件：（關於喪家方面）

- (一) 棺木、衣服及其他應用東西的費用不得超過廿五元。
 - (二) 喪筵最多不得過十席，每席菜資不得過二元五角。
 - (三) 辦理喪事的助手，應由全體「延齡會」會員擔任之。
- 為使會務便利實施起見，規定以下幾種集會：

- (一) 每年召集全體會員大會一次。
- (二) 職員會每季舉行一次，必要時得臨時召集。
- (三) 本會辦事處設在禮拜堂。

以上對於「延齡會」的情形，敘述頗詳，乃因此種組織為東方各地所急需，教會應當極力提倡之。

鄉村教會的地點

中國的鄉村人口佔全人口之百份之八十至百份之八十五。據諾得斯坦氏 (Notstein) 與喬啓明教授研究十九省，一六八個農村縣份之結果，看出住在村莊的人口佔百份之七十九，市鎮的人口佔百份之十一，城市的人口佔百份之十。一九三七年南京金陵神學院鄉村教會科會研究江浙皖三省一六六九個教會，結果看出其中八五七個教會在村莊，五七八個教會在市鎮，二三四個教會在城市（以上所提兩種研究均未將大城市列入）。由下表可看出一般教會的工作多注重於城市及市鎮，而將鄉村忽略了。

教會分佈的地點與總人口分佈的關係表

農村區域人口分佈的情形	江浙皖三省教會分佈的情形
村莊 79%	51%
市鎮 11%	35%

城市 10%

14%

由上表看出村莊的人口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九，而村莊的教會只佔全數教會百份之五十。一。鄉村教會之所以少的，并非因為村莊太小，因為實際上，鄉村教會也是小——每教會平均只有教友三十五人。其實鄉村的人口不但比較城市的更穩定，同時人民也更熱心於教會的工作。已往的西教士及中國教會的領袖，均以爲市鎮是鄉村教會工作最適宜的地點，他們希望利用市鎮優越的地點，而將福音推廣至鄰近的村莊。

西教士初來華時看見借大的地方，都是未曾聽過福音的。所以他們就用極廣泛的方法到處撒福音的種子，而無暇顧及栽培教友。華中有的西教士說：「我們的教區是包括好幾縣，」其實每縣不過只有一兩處教堂而已。（按中國一縣約廿萬人口。）這種廣泛佈道的結果只能夠在鎮上設了一所教堂。他們希望用此教堂爲向村莊發展的中心。然而事實却相反，直到現在許多村莊還是沒有成立教會。以往中國教會與日本相同，都是希望用市鎮爲中心，向村莊發展。高麗教會則不然，它從起初就着根於村莊，使村莊大部份人民成爲基督徒，使教會成爲整個鄉村社會的統制力

量。日本教會對於鄉村工作比中國還不注重。若將東方這幾國的教會比較起來，則可看出，教會如要進展迅速，且能夠影響整個社會，必須着根於村莊。

中國各公會對於鄉村工作的政策各有不同。下表係以指明在江浙皖三省各公會對於鄉村工作的情形（表中未將三省中幾個小的公會列入，因其教會數目總共不及十五處。）

江浙皖三省各公會村莊教會之比較表

公會名稱	村莊教會 之百分數
英國美以美會	92
基督會	80
英國聖公會	70
宣道會	55
南浸禮會	50
內地會	49
北浸禮會	49
南長老會	42
監禮會	31
北長老會	29
安息日會	29
歸正教會	25
美國聖公會	12
美以美會（北）	5

由上表看出英國公會比美國公會更注重鄉村工作，這並不是因為英國公會的事業較小，在市鎮不能立足，而必須到村莊去發展，因為英國公會的教會在市鎮的與在村莊的一樣地發達。并且它們都是大，且發達的公會。作者非要在此比較各公會的長短，乃是希望找出一般公會對於鄉村工作所以能夠成功的祕訣。

美國公會與英國公會在工作上所用方法的最大不同點，乃是英國公會多利用義務傳道。我們如果以所研究的一六六九個教會中的浙江英國美以美會溫州區加以探討，則可知其利用義務傳道的情形。

浙江，溫州區，英國美以美會（即循道會）工作人員表。

西教士——三人

中國牧師——八人

未受聖職的傳道師——二五人

義務傳道——二二八人

下表仍可看出全國英國美以美會如何地利利用義務傳道。

全國的英國美以美會工作人員表

中國教師——七〇人

未受聖職的傳道師——二二六人

義務傳道——一〇〇〇人

上面十四個公會的比較表，中基督會列第二位。此會甚小，教會數目也不多，故不詳述之。比較表中的第三位係英國聖公會。此會仍是盡量地利利用義務傳道。由此可知英國公會之所以在鄉村工作上有特殊的成績，乃因其利用義務傳道所致。

至於美以美會（北）在江浙皖三省的鄉村工作之所以落伍的原因，實難解答。這並不是因為它注重城市和市鎮的工作，因而無暇顧及村莊，因為城市和市鎮的工作做得比它好的，共有十個公會。也不是因為這公會的西教士的能力太差，因它也有許多優秀的人才呢！若從教會行政上來看，這公會與別的公會就有些不同了。這些不同點不應都視為重要的原因。第一個不同點就是

美以美會的工作人員係屬兩個佈道總部，一為國外佈道部，一為婦女佈道部。他們在工作上雖然非常和睦，而表示合作精神，然而在行政上則各自為政。第二個不同點，就是其他公會所開辦的小學，早已停止，而婦女佈道部則還繼續開辦，並且與公立的小學相競爭，還有一個很有興趣的不同點：就是在這十四區域的公會中，十三公會的監督或會督，都用曾在中國有幾年經驗的西教士升充的，惟獨美以美會的則直接由美國派來。以上所提這三種不同點，何者為有利於鄉村工作，何者為有礙於鄉村工作，實難斷言。

鄉村教會的組織

中國的鄉村教會大概四分之三在開始時為他堂會的支堂，由支堂地位漸發展而成為堂會。即令說中國教友宣傳福音的熱心超過西方各國的教友，這話或許也不太過。他們不但常接待傳道者住在他們家裏，同時也利用自己的住家為禱告會的會所。因此鄉村教會借用家庭而開始的，約佔三分之一，還有許多教會在開始時租用民房為會所，這種教會約佔一半。有人批評從前的牧

師都是「飯桶」這是很不對的。因為現在鄉村牧師的月薪至多只四十元，少只十元，從前牧師的薪水還不到這數目之一半。他們薪水雖低却還是盡力佈道，爲的是要擴展天國，救人靈魂，使中華得以歸主。今日一般中國牧師還是以佈道爲他們最重要的工作，在這方面美國牧師的確望塵莫及。牧師講道的次數甚多。他一年中在禮拜堂講道的次數與在人家裏所講的一樣多。還有許多牧師常與佈道隊出外講道，所講次數，也與在主日的約相等。此外他們在街上，和圩日（或曰集日）也常向外佈道。

中國牧師正像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所希望的那種「遊行佈道師」，因為他們用大部份時間於遊行佈道工作。在有公路的地方，有些牧師有腳踏車有的公會的負責人看到腳踏車在佈道上之功用，則發給每個牧師一架腳踏車甚至有的連女的工作人員也有。

上面所提一六六九個教會共有牧師五二八位。這樣，每位在義務傳道幫忙之下，平均負責三個教會。高麗牧師所負責的教會平均雖不到三個，然其每教會的教友數目要比中國的多過三倍。高麗最發達的公會爲長老會，該會牧師并不多，然因利用大批的義務傳道，故其成績也很好。

在這一六六九個教會中，七七〇個是堂會，餘者為佈道所。較好的中國牧師不但要負責幾個堂會，同時要擔任幾個佈道所的工作，如果美國牧師能像中國牧師在每主日下午及星期三晚上，採用佈道所的方法推進工作，那麼，美國教會即可復興了。

鄉村教友

除了縣城的教會和福建美以美會幾個比較上發達的鄉村教會之外，中國的鄉村教會，大體說來，男教友多於女教友，這種現象，實為各國教會所未有。據上面提過的一六六九個教會的研究，每教會的教友數目平均只有卅五人。下表可看出其男女教友之比較。

一六六九個教會每教會平均教友數目及男女教友之比較

男教友	一五
女教友	一三
青年	七

(此卅五名教友係指一個堂會或佈道所非指整個牧區)

中國鄉村教會的女教友比男教友少，這大概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教會多設在市鎮上或城裏，距離教友的住處遠，女人不便於上禮拜堂，因而女教友不多。有的教會爲方便教友來守禮拜起見，在禮拜堂，則有供給教友做飯及留宿等設備。

二、中國女人識字的太少，男人會進學校者佔一半，而女人只有百份之二。一九三七年夏，對日抗戰之前，中國教育部長曾說，政府希望能在十年內除掉一切文盲，且希望每人至少都能受過一年的教育。他又說，中學生之中，男生與女生之比，爲五比一；大學生之中，男女生之比，爲八比一。女子識字的太少，亦爲影響其進入教會之一原因。

三、中國家長制度的觀念使婦女的地位降低。女子無論在出嫁之前或在出嫁之後，都在他人管轄之下。她在嫁前，屬於父母；嫁後即爲她丈夫的「內人」，同時也爲全家之傭人。她的一舉一動都歸婆婆指揮。如果她丈夫不幸夭亡，她還是要住在丈夫的家裏。假如她能終身守寡，人家都以她

是節婦爲她建立節碑。從此我們便可看出，中國婦女中的地位甚低，自然她自由進教的機會也大受限制了。現在中國西教士正在極力提倡家庭的宗教，希望把基督的教訓應用在家庭的生活中。

鄉村牧師

在未敘述鄉村牧師之前，應先聲明，牧師是不能用平均法來算出一個「平均牧師。」不過爲敘述方便起見，所指的牧師只涉及那些有共同點者。

中國牧師對於探訪教友頗爲認真。他們大都限於一定期間將全體教友訪問過一次。有時這種訪問只是一種平常的來往，然而普通的都帶有訓練教友，及培養教友的宗教生活的意義。因他們訪問教友時，往往同時也教他們讀聖經，做禱告，及領家庭禮拜，分發宗教單張慰問病人，教衛生常識及向在座的鄰居講道等。

牧師因忙於訪問教友，便無充分時間研究學問了。作者曾由調查材料中隨意取出十三位牧師的調查表來比較各牧師所用於預備講章的時間。結果十三位中只有一位平均每星期用三天

預備講章，兩位用兩天的，一位用一天的，三位用半天的，二位用四小時的，兩位用兩小時的，還有兩位只需半小時就夠了。至講章的內容，可說都是關於去邪歸正這一類的題目，并且他們很少預備一個完全新的講章；他們所講的幾乎都是把舊的材料略加修整，至於新的就很少了。

中國牧師的工作很爲孤寂。他不但住的地方離開別的牧師住處很遠，同時學識思想，習慣又與他所住的社會差有一世紀。如果他于涉高利貸的問題，放債者立將起而攻擊他。教友多係第一代的信徒，這種教友，又需要用極大的耐心去栽培，教友中識字者少，爲欲教育他們，又要辦識字班。辦識字班不但費時，又要有忍耐力。一般牧師所讀的雜誌幾乎都是宗教性質的；且因經濟困難，不能天天買報。有的牧師所住的地方每兩天郵差纔到一次；有的地方要多至五六天纔有一次。中國牧師處境雖然如此困難，然而還是勇敢地邁進！

如果讓一位美國牧師與一位中國牧師同住一天；看看這位中國牧師的工作，他必定要十分驚奇，因其工作非常繁雜，如幫助教友打官司，調解糾紛，爲人寫信、寫田契、散宗教單張、買聖經、種牛痘、救急及助理家務等等，都是牧師所做的。

無疑地，中國牧師所做的許多事情，我們實堪欽佩！福建福州的附近有個地方，名浦下，該處教會的牧師，爲要服務農村，所以就組織了一個合作社，社員七十名。他們利用此社以購買種子及肥料，充裕他們的經濟。

附錄福建閩清縣保惠堂黃貞清牧師工作時間表：

日期	星期	時間	人	
			男	女
星期一	靈修	六時至七時		
星期一	主日學 (爲非基督徒的)	九時至十時		
星期一	同上	十時至十一時		
星期一	佈道會 村莊	二時至三時		
星期一	同上	三時至四時		
星期一	在家	七時至九時		
星期二	靈修			
星期二	讀書			
星期二	同上			
星期二	佈道會 溪濱村			
星期二	同上			
星期二	夜校			
星期三	靈修			
星期三	普賢村 村會			
星期三	同上			
星期三	佈道會 王坑村			
星期三	同上			
星期三	在教友家 領家庭禮拜			
星期四	靈修			
星期四	讀書			
星期四	同上			
星期四	佈道會 前坂村			
星期四	同上			
星期四	同樂會 (青年團)			

還有一位青年牧師姓劉。他的教會有五十個兒童，都是很窮的。他爲要教他們捐錢給教會，就給他們每人二隻小鷄養。這二隻小鷄約值一角。養大時，每人帶一隻來捐給教會，一隻留爲己用。每大鷄約可值八角，這樣教會可收入約四十元。

福建古田縣有位牧師，姓吳名志恩，他的薪水每月只十五元，可是工作很努力，其工作計劃頗堪與他國諸先進的鄉村教會相比擬。他爲他廿位的青年朋友開了一間閱報室，並且親手造了三個櫃子爲閱報室之用。他還打算介紹優良稻種給農民。爲要改良教友的鷄種，他親自福州協和中學帶同一隻公鷄。本來這處主日學成績很差，可是自他到任後也逐漸改進了。現在做主日學時，也

星期日	星期六	星期五
靈修	靈修	靈修
主日學 (保惠堂)	讀書	讀書
講道 (保惠堂)	同上	同上
支浦村 主日學 (C.P. 譯音)	同樂會 (保惠堂)	田中村 佈道會
支浦村 講道	同上	同上
支浦村 園契	成人識字 班 (保惠堂)	四進園 開會

有分班。此外還辦個夜校，至母親會也已開始進行，並且他在本牧區也提倡種痘的運動。且已覓定一個地點爲實驗。希望在該處成立一個完全新式的教會。像這種種便可看出這位牧師的思想比許多牧師似較進步。這種牧師爲中國教會目前最急切需要的啊！

歐美諸先進國的牧師對於中國牧師做了這許多近似俗世的事，也許會發生疑問，以爲這樣做去豈不把宣傳福音的時間大部份失掉了嗎？其實不然，因爲中國社會向來沒有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人民很難於了解基督教的道理。同時人民對於基督教也不感興趣，因此有許多熱心的西教士雖費了許多力量於佈道，然而聽衆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蔣委員長夫人曾說：「今日社會對於中國教會的要求，就是希望教會能夠應付今日社會問題。」她還說：「在復興中國的途徑上，教會應有其貢獻，今日社會上許多的需要，是上帝啓示我們的，要我們對於這些社會的需要有積極貢獻的機會。」蔣夫人是個基督徒，她不但認識中國，同時也認識西方的情形，更重要的是，她完全體會基督教有靈性的動力。她還說：「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應在信仰與生活之間找到一個結合點。」今日中國鄉村牧師正是要做這樣工作，以適應社會的新要求。

宗教教育

中國鄉村教會最大的弱點就是主日學的失敗。牧師常以缺少主日學教員爲詞，其實主日學教授法的不良爲一更重要的問題。初到中國的西方人都覺得中國牧師只注重傳道，而不懂教育方法。牧師只管講，教友只管聽。當他領主日學時與普通的講道無異。他不會利用主日學以啓發參加者的思想，他這種教育法，也許是在他讀神學時學來的，因他在讀神學時每星期總要坐着聽二十多堂課。有一個神學院多至三十四堂。在訓練平信徒的短期，學校或他種訓練班的課程中，主日學「教授法」一科多未曾列入。但在此情形之下，有時，很少數的教員在領主日學時也會利用手工，表演，討論等方法，把基督教的教訓實際地應用到各人的生活問題中。

主日學之所以辦得不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村莊太散，并且教友住家離開禮拜堂太遠。男人上禮拜堂却方便，女人則較難，兒童則更難。

有時牧師以缺乏宗教教育教材爲主日學不發達的藉詞，其實這也不是一個原因。因爲現在

已經有不少宗教教育教材可以買到，或許有人要說：教會太窮，無錢購置教材。這也不盡然。因為當我們研究教會財政時，則可看出宗教教育的預算在各種預算中，常佔最少數的。有一個教會，教友數目共二三〇人，每年僱用門房用去七十二元而宗教教育的費用只及二元。還有一個小教會，只有三十五個教友，每年捐交會督費九元，其他捐給公會的款項也不少，可是宗教教育一項只用兩元。由此可見宗教教育的改進為中國鄉村教會當前急務。

中國鄉村禮拜堂的建築，最大的約可坐一百五十人。講堂的兩邊平常都有兩間小課室。設備較好的鄉村教會之中，有風琴的約佔一半，有讚美詩、聖經、無墊的靠背椅、戶外通告牌等設備的約佔三份之二，有講壇、大鐘、氣燈的佔三分之一。普通禮拜堂內的牆上都可看見聖經圖畫、對聯、和大張紙寫成的讚美詩這三件東西。華中一帶已經有許多教會，購置農場使教友捐工耕種，或租人耕種，將其收入歸於教會。（此係根據作者調查四十一處鄉村教會的材料。）

中國教會可稱為新約時代的教會，因其不但在各種習慣上像新約時代的教會就是它所教訓的注重點亦莫不如此。牧師講道時多採用新約中關於耶穌的生活及他的教訓和其他新約的

材料，而少注意到舊約的部份，在八十七個牧師的答覆中，沒有一個以舊約爲訓練教友最主要的材料。

中國教會最特殊的一件事情，就是注重「基督化家庭運動。」許多教會每年舉行此種運動。舉行時有基督化家庭圖畫的展覽，父母教育講習班，指導青年婚姻問題及提倡家庭禮拜等等活動。因此運動之結果，農家就曉得開闢窗戶，農具也另放一處，牆壁也刷白，院裏也栽起花來。

按照這四十一位牧師的意見，熱心參加教會活動的教友約佔三份之一。他們活動的範圍；如領人到禮拜堂來，教人領家庭禮拜，主領開會，擔任教會的職員，耕種教會的農場，及隨時隨地的爲主作證等工作。可是參加這些工作者幾乎都是男教友；反觀美國教友除了在星期日擔任招待，參加唱詩團及聚餐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活動可說，較之中國鄉村教友，誠有遜色。

中國鄉村教會對於遵守主日還不甚普遍。按照許多牧師的意見，切實遵守主日的教友只有百份之十一，種田的教友五份之四，在主日還是沒有停止農場的工作，這并非因農忙的緣故，因爲商家的教友及其他教友在主日仍是一樣地做買賣。不過有的教友在主日他很熱心的完全停止

他們的營業。教友在主日停止工作與否，與該堂牧師對於這事情的觀念頗有關係；因五份之四的牧師覺得教友太窮，主日停止工作是不可能的，并且也非必須的。

教會財政

中國鄉村教會的財政問題最爲困難。新近來華的西教士常以此種困難歸罪於初期來華的西教士。他們都覺得舊的財政制度必須改良。有一次，一位西教士說：「我們漸漸地覺得，尤其新近來華的西教士更是這樣的覺得，此種公會津貼的財政制度，永不能使福音普遍，更無希望使中國教會建立在自養、自立和自傳的基礎上。」這種說法似乎是一九三八年聲調，其實他在一九〇二年就已經這樣說過了。可見教會的財政問題並不是個新的問題。

現在幾乎各公會皆以「自養」爲各教會努力的目標。甚至有一公會將這條列在它鄉村教會工作計劃的第一條。爲使教會迅速達到自養地步，甚至有人主張鄉村教會應聘用薪水較低的牧師。正如一位西教士說：「我近來越覺得鄉村教會因經濟困難故應聘用薪水較低的牧師；因爲

有一次我們派了一位牧師去管理幾個鄉村教會，這幾個教會只能夠負擔他四份之一至一半的薪水，結果使它們非常失望。」

有的公會對於改變這種舊的財政制度頗為積極，這由下面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我們的教會正在一個轉變的時期中，以前我們的工作都是注重在購置產業，現在已在轉變到注重於村莊與家庭的佈道工作，及義務領袖的訓練。以前我們的公會會花了幾千元在這兩省之中購置許多地皮和房產。在每一個有產業的地方，都用三位傳道住在該處進行佈道和辦小學的工作。因此一時教會增加了幾千教友。他們來加入教會，許多是因為希望由教會所花的幾千塊錢中得點小利。後來，我們感覺到這種佈道方法是錯誤；因此在過去十年中盡力地設法糾正這種錯誤。結果小學都停辦；一百個禮拜堂關了門，一百五十幾位傳道被辭退，許多的產業也拍賣了。現在我們的工作是以村莊與家庭為中心。傳道人員們都下鄉去，在村莊裏建立新的團體，在這團體中我們就立下自立、自養、自傳的教會的基礎。」

現在各差會為謀教會的自養，而積極地施用各種方法促其實現。有時，所採用的方法未免過

於勉強；因它不顧教會之大小及教友之多少，一律地施用同樣方法。有一個差會採用一種所謂「平均負擔法」。此法的意思是：教會如果捐一元，差會也津貼一元，如果年成好，教友捐得多，差會也照樣津貼多；若遇年歉，教友捐得少，差會津貼也少。這樣，一個大的教會，每年若能捐得二百元，差會也津貼二百元。一個新的小教會，每年只能捐到五十元，差會若津貼它五十元，試想；這能夠維持一位牧師的薪水麼？還有一個公會是採用一種所謂「按捐論工法」，此法即每年中牧師在該牧區工作時間的長短，係以該牧區捐款的多少為標準。這種方法頗能鼓勵教友踴躍捐獻。

無疑地，每公會都是切實和誠懇的用盡各種方法以增加本地教會的捐款，減少公會的津貼，鄉村牧師處在公會與本地教會兩者相持之間，因經濟困難往往被釘在自養的十字架上了。

現在教會對於自養方面，實已較前進步。據上述一六六九個教會的研究，自養的教會約佔百分之二十；然而這裏所謂「自養」可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如果另外詳細研究幾個所謂自養的教會，則可看出整個教會的經費，全由本地教友捐助的，這種教會實只有百份之十而已。

在研究教會財政時，我們會選出幾個比較發達的牧區而加以研究，這幾個牧區每年平均各

有預算四八三元，其中由公會津貼的爲二七六元，佔百份之五十七。（每牧區係包括幾個教會，由一牧師負責。）由此可知教會自養問題之一般。

鄉村教會的主日捐，爲數甚少，只佔全年捐款的百份之十。每星期日教友只捐一兩個銅子，普通主日捐因不在各教友名下上賬，故教友不以此捐爲他們常年捐的一部分。

有的教會爲要鼓勵主日捐，就在禮拜堂內大門旁邊的牆上，掛上許多小布袋。袋上有各教友姓名或號數。星期日教友進禮拜堂時，將自己布袋取下，將主日捐放進袋中，等到收捐時而將布袋放進捐盤。禮拜完畢，司庫則按各人所捐的在各人名下登記捐額，這種方法，也足鼓勵教友的捐輸。

根據現有的資料估計，我們可以看出捐款給教會的教友約佔百份之七十三。——這種百份數并不比西方的教會低。

中國鄉村教友每年每人平均捐一至二元。若單就現款捐論，數目還要少。據作者的意見，中國鄉村教會的捐款，尙可增加三至四倍。欲使它增加當兼用捐工及捐土產的方法；更重要的，教友當

富有奉獻的精神。中國農民極爲勤勞，教會如能有一塊小農場，使教友可以捐工耕種，或使他們捐手工品，農產品，家畜等，皆可增加教會的收入。

中國鄉村教會有一種特殊的現象，就是除了安息日會之外，其他教會均無什一捐的習慣。

附錄華北美以美年議會「牧師最低限度薪水之津貼款」計劃（一九三八年五月九日年議會通過。）

（一）最低限度薪水：凡係華北美以美年議會會員（按會員係正式牧師及其他受薪的宗教工作人員）且已結婚者，其最低限度薪水，當爲全會各牧師平均薪水之百份之六十，未結婚者，只得百份之五十。此外年齡未及廿歲之子女每人加貼百份之五，加至其薪水爲全會各牧師平均薪水之百份之八十爲止。

（二）最低限度薪水何時決定：最低限度薪水的款額，當在每次年議會之前，或在年議會開會時決定之。每逢年議會時，各會員應將其薪水報告最低限度薪水委員會，以核算出平均薪水的款額。此種平均薪水每年不同。

(三) 組織：大會當舉十一人組成最低限度薪水委員會。其職員包括會長、副會長、書記、司庫等，各部職員由委員會互相擔任。職員任期四年，期滿不得連任。委員會對於一切來往賬目皆應詳細記載，所有賬目，每年當經會計師審核，且在大會通過之。

各會員及各教會或各牧區，對於最低限度薪水津貼款應分攤的款額，當由委員會規定。對於工作能力太低的會員，委員會當想法辭退之。

(四) 分攤的款額：委員會當將各會員及各牧區所應分攤的款項收集，以應所需。告老者及年薪不上百元者，可免擔負分攤津貼款之責。

年議會全體會員，包括休假會員、額外會員、西教士、試用會員等，凡其年薪在一百元以上者均應按照下列定額分擔津貼款。

年薪	應攤定額
100 至 150 元者	薪水之 1%
151 至 200 元者	薪水之 1½%

201 至 250 元者——薪水之 $1\frac{1}{2}\%$

251 元以上者——薪水之 2%

牧區應分擔的款額與牧師的相等。

(五) 對於不能繳款者，如何處理：司庫應按季通知各牧師及各牧區其應繳款額。款項繳來時，當由司庫立發收據。所有收進款項應經大會同意，妥存可靠銀行。委員會當於年議會時或於會議之前三天，將所有不能繳款者報告大會。如會員中果因慢性疾病或有其他的不幸事件，以致不能照繳此款，可由全體會員三份之二通過，免其繳納。

(六) 榮譽名錄：凡按期繳款的牧師及其牧區皆得列入大會年鑑的榮譽名錄中。

(七) 凡外洋佈道部撥為牧師薪水的佈道款，當照已往方法支配之，然應將其付款細賬報告委員會，(此佈道款係包括直接撥用款，特別捐，投資利息，及其他就地的收入等)。

(八) 基金大會當授權委員會，立即開始在國內及國外，用各種方法募集基金，基金的利息專充牧師薪水之用。

(九)會員的各種進項：各會員由其本教會的收入，包括以下各項，現款捐，土產捐，本地教會公款的利息，教會房產租金，及各種副業的收入等。

(十)公款的支配：委員會當在年議會開會時，或會畢後，將該公款支配分發，凡未按額繳款者不得分享此款。

(十一)按此例法支付，如果公款太少不能按照各牧師應得之額而支付，則當將此款扣除委員會的費用，而後將餘款，按各牧師應得之多少用比例法分配之。

(十二)會員無控告權：實施此計劃時，會員若有何不滿，不得控告大會但他可將不滿意的理由，提交大會核議。

(十三)施行：這種計劃如經全體會員三分之二通過立即發生効力。

(十四)修改：此計劃如有必須修改之處，當在年議會時由全體會員二份之二通過修改之。以上計劃之所以詳細記述者，因其原則堪供東方各地教會之採用。

廣泛與密集的佈道法

西教士初來華時，看見中國幅圓廣大均係未嘗聽過福音的地方。他們爲欲使福音迅速地傳播各地，因而採用撒種式的廣泛佈道法。他們工作十分努力，且以宣講福音爲唯一的職務，因此一般的中國牧師也都抱着同樣的佈道觀念。有一次一位中國牧師說：「我不願意單單管理一個堂會的事務，我希望能夠天天在各地遊行佈道。地方上雖有病人需要人家幫忙，農民雖有各種經濟上的困難需要人家去幫他們解決；可是，我所能做的只是向他們宣傳福音而已。」這類傳道者的熱心和信仰實可欽佩！這是第一種的佈道方法。

現在還有另一種的佈道方法在中國正在方興未艾，此法卽所謂「牧區」或曰密集佈道法。此法就是讓牧師在市鎮上設立一個教會，後來他由郵局買來一張該地的詳細地圖，而以該教會的所在地爲中心點，在地圖上畫個約十里半徑的牧區而後，他就在這小區域內利用那種遊行佈道的熱心，進行各種精密的計劃。以改造整個社會爲目標。這也是一種佈道的方法。

一個牧師如欲進行牧區的計劃，他必須與該社會內其他各機關團體聯絡。有一次某地有一位牧師為欲執行牧區計劃，而發起所謂「社會專業促進會」的組織。該組織包括小學、衛生所、本地紳士及鎮公所等各方面代表。他們每年開會若干次，討論關於整個牧區各種地方事業的改善問題。這位牧師便是採用牧區的方法，希望使整個的社會基督化。

用廣泛佈道方法的結果教友的数量不多，因而教會對於社會事業進行力量也小。據巴得非博士 (Dr. Butterfield) 的意見，教會的力量要能夠影響整個社會，它的教友數目必須佔有該地百份之三至百份之五的人口。他說：「據我的意見，一個服務社會的教會，如果它的教友人數能佔有該地百份之三至百份之五的人口，並且有能幹的領袖，同時又有優秀公民的教友擁護他，那麼，這個教會就可以將整個社會改造過來。這或許是一個不諳中國情形的外國人過於樂觀的看法。」（參看 Butterfield, K. L., "The Rural Mission of the Church in Eastern Asia," P. 63,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New York, 1931）按照南京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卜凱教授的意見，他以為教會若要成為地方的推動力，它的教友人數當佔有該地人口之五份之一至四

份之一（參看 Buck, J. L. "The Self-Supporting Church"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Shanghai.）可是我們若把現在教友的人數與該地人口相比，立可看出教會的人數確實太少。作者曾隨意抽出幾份調查材料以研究基督徒人數與當地人口之比。其比數如下：

教友	當地	人數
1 教友	500 人口	；
1 教友	1000 人口	；
1 教友	324 人口	；
1 教友	120 人口	；
1 教友	400 人口	；
1 教友	460 人口	；
1 教友	144 人口	；
1 教友	65 人口	；

基督化的村莊（意指村中多數人是基督徒）為數極少。作者只曉得在福建福清縣之南鄉，有這種村莊，華北或許也有。

現在中國教會在行政上最應改進的一點，就是把廣泛的佈道方法改為密集的佈道方法。這種方法，并非與佈道事工截然脫離關係，乃是利用以前佈道的熱誠，集中力量在一個較小的牧區。

內，用各種方法推進宗教事業，直到該區內大多數的人口成爲基督徒，使教會在該社會內佔重要的地位。這樣，牧師工作的對象是這牧區內十幾個村莊的每一家，並不是像以前在許多相離很遠的佈道所，作的遊行佈道。

現在有許多公會已在進行所謂「鄉村實驗牧區」，其用意即希望利用這種牧區以證實牧區計劃的價值。

遊行佈道的結果，使每教會的人數不多，這是什麼緣故？第一種解釋：有人以爲新立一個小教會似乎比加增舊有的教會教友較爲滿意。第二種解釋爲中國教會迷失許多慕道友的問題，因有許多慕道友不能正式受洗進教。作者曾選出九處所謂一等鄉村教會，而研究其慕道友的問題。這九個教會在兩年中慕道友數目爲：29, 32, 72, 43, 21, 10, 20, 10, 20, 180, 20 等，平均每教會四十八名，這四十八名之中，請求進教者只有十五名，而正式受洗進教者只十三人。由此可見，正式進教者并不多，其故乃因中國社會向來無基督教的背景，慕道友進教的困難太多，有因家庭的束縛，有因僱主不許，或因不良習慣不易戒除，同時他如要進教，必須先除去許多惡習，如賭博、罵

人、吸煙、喝酒、拜偶像、廟捐、拜祖宗、問巫、敬灶君、納妾、纏腳、養童、養媳、放重利，以及許多其他風俗。這些習慣和風俗都與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發生密切關係，無法分開。這些問題，就是今日中國教會和西教士們所當竭力解決的。

中國教會週年工作計劃書

學校有其課程表，火車站有其行車時間表，建築師有其建築的圖樣，商人，有各種度量衡的標準，教會也應有其工作計劃書，以爲工作的標準；並且此種計劃書當根據當地需要及由全體教友討論製定之。根據當地需要方能對症下藥，由全體教友製定方能引起他們對此計劃的興趣和援助。

有的牧師不贊成有工作計劃，他們以爲凡事當憑聖靈引導，臨時決定，臨時實行，爲較妙。然而實際上多半牧師喜歡有工作計劃之製定。

工作計劃書製定後當將其付印，而後貼在禮拜堂的通告牌上，這樣牧師的工作有一定的目標，教友也得以明瞭教會工作進行的情形，同時教外人也得以了解教會各方面的工作概況。

南京金陵神學院鄉村教會科近已有推廣部之設立，該部工作之推進，係與各省神學院取得聯繫。其工作的一方面是協助各地鄉村教會按照各地情形以製定教會工作計劃，同時貢獻一個標準的工作計劃，為各教會工作的參攷。該計劃中有的事業其他社會機關可負責進行者，教會則可免獨自負擔。計劃中所有各項工作并非同時全部實行，乃當按年逐漸實施。有的教會每年只可進行一兩項。

不過我們應牢記着，計劃與工作的本身并非目的，它們是達到目的的方法。我們的目的是引人歸主和建設天國。

附錄教會週年標準工作計劃表於下：

(一) 牧區：

1. 繪一牧區地圖，將區內村莊，道路等全部繪好，以集鎮的地方為中心縱橫約各十五華里為牧區的範圍。
2. 在牧區內選擇若干村莊，以實施各項工作。

3. 每年本區男女教友須有準確的記錄一份。
4. 其他。

(二) 民衆教育：

5. 凡年齡不滿五十的教友，必須加入識字班。
6. 凡年齡不滿三十的慕道友，必須識字。
7. 教會設簡單圖書室，并向牧區內各村巡迴借閱。其中書報係關於公共衛生，農業常識，公民訓練，宗教讀物等。
8. 代售代購聖經及四福音書或其他有益圖書，並代政府機關及公私立有益團體，散發單張或小冊子。
9. 聯合官立小學教員、商人、行政人員，成立一個民衆教育委員會，全體均須參加民衆教育工作。
10. 特約茶館，懸掛有益的小冊圖書，以便民衆閱覽。

11. 教會在講道時間以外，須有定期演講。演講材料可利用衛生、農業、時事、公民訓練、政治常識等。

12. 其他。

(三) 家庭生活：

13. 規定模範基督化家庭的標準如下：

(甲) 家庭禮拜（如祈禱、查經、唱詩謝飯等）

(乙) 寫好詩歌，懸掛牆壁上，以便學習；

(丙) 每家一本聖經一本讚美詩；

(丁) 各種宗教圖書懸掛於牆壁上（應特別印中堂、對聯、門對、故事畫、月份牌、大福字、八福

圖等類）

(戊) 牲畜的房屋須隔離；

(己) 農具的房屋須分開；

(庚)每家有一蔬菜園；

(辛)每家種花。

14. 假如因家庭經濟及身體健康，必須限制生育時，教會中醫生護士，及有學識的母親，應互相研究提倡。

15. 女教友應學會製造小孩的玩具，以便分散於各家。

16. 介紹適用的家庭手工業：如紡織、製繭、裁縫、製鞋、製籃、傢具、雕刻、陶器、製蓆、地毯等等。

17. 定期講演育嬰常識，及幼童教育法。

18. 組織農婦觀光團，每年至少有三天的參觀，參觀幼稚園、醫院、小學、民衆教育館、女學校、婦女學校、婦孺浴室、救濟院、音樂院、小工場、牧場、雞場、農產製造場、圖書館等。

19. 舉行基督教化家庭週，每天節目關於父母應有的智識，及基督教化家庭實施法。

20. 設婦女會每月開會一次，以討論嬰兒問題，家庭生活，家庭改良，家庭崇拜，及手工業等。

21. 其他。

(四)公共衛生:

22. 如該區無衛生事務所，教會須備一醫藥箱，並須有專人負責。
23. 牧師常用衛生講章及演講疾病預防法等，每年至少應有兩次。
24. 請衛生公所，或教會醫院，按期委派護士演講公共衛生。
25. 每處教會須設新式廁所，以資提倡。
26. 由教會醫院或政府公共衛生機關中設短期訓練班，使牧師及傳道人，或女傳道，受公共衛生的訓練。
27. 教會應規定教友家中公共衛生標準：(甲)屋內的空氣日光充足(多開窗門及天窗)；(乙)用蠅拍，蠅籠，及紗罩；(丙)每人一面巾，每人一面盆；(丁)每天洒掃庭院，常晒衣被，整齊什物；(戊)牆壁粉刷；(己)用沸水洗碗筷；吃飯時，用另雙筷子挾菜；(庚)飲水與食物生冷勿入口；(辛)灶必有烟囪；(壬)床必有蚊帳；(癸)開明溝暗渠，廁所須隔離。
28. 與衛生機關，或教會醫院合作：(甲)在會堂內設分診所；(乙)懸掛衛生圖畫；(丙)分散衛生

圖畫或單張；(丁)種牛痘及其他注射，以預防流行病；(戊)演講時疫預防法；(己)舉行衛生週。

29. 飲水須清潔，在飲水井，或飲水池裏絕對不可洗東西。

30. 調查本鎮歷年流行病的損害及原因。

31. 其他。

(五) 農業：

32. 組織「耕讀互助團」，每年開辦兩個月，藉此團推進以下各款所提各件農業改良。

33. 引用改良種子，如：小麥、大麥、裸麥、稻、大豆、玉米、棉粟、高粱、蠶種等。

34. 提倡食物衛生；種植富有滋養料之蔬菜：如蕃茄、馬鈴薯、白菜、菠菜、胡蘿蔔、萵苣、青豆、蔥頭、辣椒、蒜等。

35. 訓練平信徒保護果樹，並設立果樹苗圃以便推廣。

36. 引用良好公雞種以增加產蛋數量；用好豬種以增加產肉量，或介紹其他改良牲畜種。

37. 設教會菜園，以供給蔬菜、花卉的幼苗及種子。
38. 牧師家庭，須先飲用羊乳；並繁殖乳羊以推廣鄉間。
39. 利用農閒，設立農民短期訓練班，一天至三天，可請農業推廣員指導。
40. 指導或補助合作社之組織：如信用、運銷、儲藏、生產、純種管理、購養耕牛、保險、婚喪等合作事業，即如託兒所，聘用醫生，亦可用合作方法進行。

41. 提倡家庭副業，使農閒時期增加收入。

42. 應用血清注射，以防止牲畜的瘟疫，及介紹施用植物殺蟲劑。

43. 教會應組織男女兒童四進會，每星期應開會一次，以學習農事及家事。

44. 舉行農業展覽會，並利用展覽時期增進娛樂，如戲劇、電影等。

45. 植樹節日，教友除全體同植樹之外，每人至少另植一樹。

(六) 佈道：

46. 牧區中鄉村佈道採用每村一星期制。並須在每次佈道之後，繼續發展，應注重各村農民之

需要以爲發展之根據。

47. 組織該堂男女教友成爲若干佈道團，做家庭訪問，講道，散宗教育單張等工作。
48. 勸導地方重要領袖，及大家庭的家長信主。
49. 利用茶館，集場佈道，同時，尋找煩惱、畏懼、枯寂、嫉恨、失敗、有過錯之人，設法個別援助之，使其悔過自新。
50. 定期拜訪及訓練慕道友。

51. 逐家佈道，利用平信徒，實行定期拜訪方法。

52. 特別時節（如新春）佈道會。

53. 凡該區中與教會有來往的朋友，均應設簿冊記錄，以便逐漸感化之。

54. 欲加入教會的人，應設名冊，分學道、慕道、及望道三種，以便分別訓練。

55. 專設訓練班，以引導官立學校的兒童。

56. 利用時事、水旱災、衛生、農業、政治等題目講道。

57. 其他。

(七) 宗教教育：

58. 專為慕道友設定定期訓練班。
59. 專為教友設冬季聖經研究班。
60. 教會執事，主日學教員，及平信徒中領袖，冬季應有特別訓練。
61. 禮拜日早晨設唱詩班，教會衆唱詩。
62. 每禮拜天有一小時的主日學，并分班教導。分教友、慕道友、青年、老年、以及幼稚等班次。
63. 村莊的主日學，須派平信徒去擔任。
64. 至少每年一位教友受神學短期訓練。其費用應由本教會或公會擔任。
65. 辦夏令兒童學校。
66. 牧師受鄉村教會短期訓練每年一次，其費用應由本地教會或公會負擔。
67. 婦女工作人員，或牧師的內助，或其他合宜人員，受家政及家庭崇拜方法之訓練，其費用由

本地教會或公會負擔。

68. 教會的義務工作人員，亦應受短期訓練，另備有平信徒責任表，交各教友填寫承擔。
69. 每一牧師，每月讀完書一冊。
70. 其他。

(八) 教會財政：

71. 全年預算表須由全會教友通過，其中項目：如薪金、燈油、修理、主日學聖書、詩歌、公會捐、本地慈善捐、平信徒訓練費用、圖書費用、佈道費用、牧師旅費、短期訓練費、及年會費用等。
72. 每年舉行「逐人認捐」運動，男女老幼應竭力捐輸（甲）主日捐（乙）收穫捐（丙）捐工（丁）捐農產（戊）捐牲畜（己）捐副業或工藝出品。
73. 由會衆表決，每年增加若干捐款。
74. 堂內通告牌上貼全體教友認捐表，各人名下留空格，以便填寫繳款日期（款額不必填上）。
75. 須製捐袋，每人教友到會堂時，即向捐袋架上取下。每捐袋上有號碼，架上也有號碼，各人每

次捐款數目，必記入賬內。

76. 其他。

(九) 房屋及用具。

77. 教會的建築，當略加中國式樣；然力求其適合崇拜及宗教教育之用。

78. 多開窗戶及天窗；合崇拜及宗教教育之用，惟講台後不宜開窗。

79. 禮拜堂內應設聖壇；堂內的點綴，須能引起崇拜精神。

80. 宜有直觀教育的設備，如黑板，詩架，聖經，圖畫，演講圖表，教育圖畫，幻燈等等。

81. 教堂範圍內須添設公共會所，閱報室，招待室，托兒所，大廚房等等。

82. 須為遠途教友設備住所。

83. 牧師住宅應為模範住宅，應有善良設備。

84. 教會公墓須有花木之點綴及善良管理條例。

85. 購置開大會時應用的東西及婚喪喜慶之公用器具。

86. 村中應設小禮拜堂，每家應設小祈禱室。
 87. 宜有風琴一架，或中國樂器多種以充實教會設備。
 88. 教會內部的牆壁，須用較爲悅目的顏色。
 89. 坐椅須有靠背。
 90. 購置教會鐘，應採用中國古式鐘，鐘的聲音要響亮。
 91. 設立婦孺浴室。
 92. 禮拜堂前當有草地，堂基四周，栽灌木樹，堂後栽大樹。
 93. 教會特別節期慶祝之裝飾物，當於慶祝過後兩星期內取下。
- (十) 公民訓練：
94. 教會門前應有壁報設備，佈告國事，及本教會的各項活動。
 95. 教會應舉行國慶，並參與各種時節慶祝，或紀念日，當然也注重教會紀念日之慶祝。
 96. 教會當與鄉村小學教員合作。無論如何須消除教會學校與政府學校間之意見及隔閡，如

果雙方不能合作則應將教會小學停辦。

97. 造成改進小學的輿論，并勸導地方人民送子女入學。

98. 多方設法，使政府在本牧區內設小學。

99. 利用禁烟，戒酒，戒賭的材料講道。

100. 組織教會青年，作教育，社會服務，傳道，鄉村建設，及愛國愛鄉等運動。

101. 組織農民研究會，每月應開會一次，以討論農產銷售以及種子病，蟲害，公共衛生，政治，訴訟等問題。

102. 與新生活運動團體合作，以改進地方上各種習慣及生活。

103. 聯合地方官立小學，衛生事務所，新生活運動團體，地方行政人員，組一鄉村建設協進會。

(十一) 崇拜：

104. 每星期日須按時禮拜，禮拜節目均須印就，或用大紙張寫好貼在牆上。

105. 講題須與其他節目融合，如講經，祈禱，讀經，歌詩等，均當前後聯繫符合。

106. 教會當守復活節，兒童節，清明節，感恩節，鄉村生活節，及家庭週等。
107. 凡遇教會中特別節期均須依照各公會的儀式舉行。
108. 崇拜時，為維持秩序，增加肅敬及美觀起見：(甲)各種節目均須定時及定序；(乙)派定招待員特別在崇拜時維持秩序；(丙)牧師領祈禱時，會衆須有一致的態度，站立或坐或跪都要全體一律。
109. 常令會衆中任何一人讀經、祈禱、唱詩，或短篇演講，特別用此法以訓練青年教友，但須事前通知，以便準備。
110. 依公會制度，按時舉行聖餐禮拜。
111. 派定一人，或組織唱詩班，以領會衆唱詩。
112. 入會堂時，應先各自默禱。
113. 在每次正式禮拜節目中，須專為兒童作短時間講道。

南京金陵神學院鄉村教會推廣工作

金陵神學院畢範宇教授 (Prof. Frank W. Price) 係生長於中國，畢業於美國耶魯神學院，其對於鄉村教會問題極有研究，而中西人士亦均以他爲東亞鄉村教會的權威者。該院自畢教授創辦鄉村教會科以來，已數年於茲，成績篤著。該科在院長李漢鐸博士及畢教授領導之下發動全國鄉村教會推廣計劃，計劃的內容，分全國爲六大推廣區。華東區以南京爲中心，已於一九三六年秋開始工作。福建區以福州爲中心，也在一九三七年進行工作，成績甚佳。華北區以北平爲中心，於一九三七年秋開始工作。華南區以廣州爲中心。華中區以漢口爲中心，華西區以成都爲中心。

差會的工作素來分爲傳道、教育及醫藥三部，三部工作都很忙，而且各人各事，無暇彼此兼顧。如辦教育者只管忙於校務，做醫生者只顧病人，至傳道士就多在大城裏過着開會討論及辦公室的生活，往往把鄉村的工作忽略了。爲欲補救此種錯誤，故有全國鄉村教會運動之發起。這運動的目的乃欲轉移各種西教士的觀念，使他們集中力量於鄉村教會的工作。醫生們除醫院事務之外

也當下鄉推行衛生教育及公共衛生事業，學校教師除在學校教課之外，有的也應到鄉下去做普及教育的工作。這樣，醫藥教育宗教三方面連成一氣，而整個鄉村教會的計劃便可推進了。

各推廣區當有宗教教育、衛生、家政、農業、及佈道等幾種推廣員，組成推廣團。各推廣員係由各專門機關派員充任。神學院所派代表當為該團主席。教會分佈地點極為廣泛，推廣員不能逐處遊行工作，故在推廣計劃初進行時，當擇定幾處比較有可能的教會進行所謂「實驗鄉村牧區」。

「實驗鄉村牧區」意即在一確定的區域內，教會不斷地實驗，利用各種方法為區內的每一家服務。此種實驗未必都能成功，也與「示範牧區」迥異，因「示範牧區」乃指一已經實驗成功的牧區，可供各地教會取法者。

實驗牧區中的各教會均處在同等地位，彼此合作。由佈道的一方面看，此種實驗牧區與英國美以美會的牧區相似，因二者皆由一受薪的牧師及一婦女工作人員領導，而由若干位義務傳道輔佐之。

實驗牧區的特殊點，在於注重各方面的社會服務，此可從一九三七年華北鄉村工作指導員

大會報告書中而知之。茲摘錄報告如次：

「教友對於教會財政實有應負之責，同時教友亦應共同努力，以鞏固教會在社會上的地位。然教會對於教友生計上的困難亦應從速設法解救，故教會當視各種社會服務為其工作之一部份。教會所做的佈道及宗教教育事業當與各種服務事業同時并進，方能達到服務社會，及建設基督化社會的目的。」

推廣員工作的目標在於輔助各鄉村牧師進行新計劃，故各推廣區當常舉辦鄉村牧師短期學校，把進行計劃的方法介紹與牧師。每經兩個月當有推廣員二位，輪流至各實驗牧區輔助教會工作，及舉辦新的事業。新事業如有成功時，推廣員當介紹之與其他牧區。此外，每年更當視機會之所宜，舉辦一兩次義工的訓練班。

每推廣區當以神學院為中心。各推廣員當用一部份時間在神學院授課，使學生對於實驗牧區有所認識，可為畢業後工作的基礎。現在正計劃在全國設立一百五十處實驗牧區，此數目若與全國一百萬村莊相比，未免太少。西方教會如能竭力援助，此種工作前途無限。茲將提出一實驗牧

區的工作概況使讀者曉得今日一般青年鄉村牧師的精神。

保惠堂實驗牧區

保惠堂位於福建閩清縣十五都。該區教區長劉亨湯牧師爲南京金陵神學院畢業生。該堂牧師黃貞清年青有爲，係畢業於福州協和道學院。金陵神學院開始全國鄉村教會推廣計劃之後，此堂則被選爲福建區第一個實驗鄉村牧區。茲將黃貞清牧師對於本區兩年來工作報告摘錄於下，以供讀者之參考。

本牧區的堂所，建於閩清十五都之中心，名保惠堂。聯合十五小村爲一區，東至六都，西至十四都，南至十一都，北至十六都，各距卅餘里，人口二萬餘，多半以農爲業。

放本區過去之歷史，自一八七七年開設佈道處以來，迄今已六十一載。在此六十一載中，經諸先進慘淡經營，犧牲奮鬥，建魏峨聖所，招會友於各村，始成鄉村正式教會。

近年來，因十五都社會之不景氣，農村之破產，凡事落後，毫無建設。且道德之日下，民俗之澆薄，

實爲憾事，而教會備受影響。一般信仰不堅的信徒，遂亦隨波逐流。本人初到該地，目觸心憂，幸蒙劉亨湯教區長熱心指導，並令本區試辦農村服務各項事業，定名爲閩清縣十五都基督教農村服務試驗區。因此本區對於該地社會所負的使命益加重大。

惟欲改造社會非從根本着手不可，而根本方法，須先縝密觀察該農村之習慣、風俗、教育、經濟，以及鄉村之需要，教友之生活，然後施以相當改進、訓練。本人於一九三六年就任，卽於是年春集合一般青年交換經驗，並開班研究。一般青年，心漸火熱，眼光亦漸遠大，且人人均具奮發之精神與決心。因此，先後組織十五、十六都基督教農村生活改進社（十六都卽本牧區之支堂。）自組織之後，本區所有農村工作均由該社共同實施，祇因學識有限，致各種事業，未能儘量發展。幸得各方指導及贊助，得以稍具雛形。茲謹將本牧區兩年來經過情形，及今後計劃，大概陳述於左。還望熱心農村教會事業者有以教之。

（一）衛生事業：本區農民，知識淺陋，對於衛生常識少有講究。故本堂對此有積極提倡與實施之必要。今將過去情形及今後事工，詳述於下：（甲）衛生運動週：本區每年舉行衛生運動週一次，

聘請本教區公共衛生張宗岱主任前來主領。事前，張貼廣告，標語，引起當地人民的注意。每日分赴各教友，家庭，檢查身體，特別注意兒童健康，同時宣傳家庭衛生常識。下午三時至五時，在本堂施診。晚間公開衛生演講。並於拜四、拜五、拜六，下午二時至四時開婦女衛生研究班，晚間舉行衛生化裝表演，拜六晚開青年家庭刷牙運動，凡立志全家刷牙者本區獎以牙刷一枝，以資鼓勵。星期日下午開兒童健康比賽會，獎給各界贈送的獎品，精神極佳。(乙)防疫運動：本區人民多患瘧疫與天花，本堂為謀預防起見，每年舉行防疫運動兩次。第一次在春季，舉行施種牛痘，統計兩年來施種者有四百餘人。本年三月廿五至廿八日仍舊舉行，計前後施種者不下八百餘人。去年秋季舉行防疫運動，一面宣傳瘧病之來源，一面教以治瘧之藥品，本年仍能繼續辦理。(丙)平民施診所：本區為謀當地病人便於治療起見，特設平民施診所一所，每月初一、十五兩天聘請張宗岱醫師，前來施診。本年亦繼續辦理之。(丁)產婆訓練：本區產婆，多係無知之老婦，致一般產婦及初生嬰兒誤死者不少。本牧區為謀補救起見，擬協同當地保甲長辦理產婆訓練班。

(二)佈道事業，(甲)佈道會：本區每年舉行佈道大會一星期，每日上午分隊出發，下午在堂

內有兒童會，婦女查經班，晚間公開佈道演講。過去所辦成績頗佳。本年定於秋季時舉行之。(乙)農村佈道處：本區村莊疏散，對於佈道工作，每有鞭長莫及之嘆，故本年攷察各鄉之需要，分設下列各佈道處。(一)鹿角(二)王坑(三)攸泰(四)上宅。每處設有主任一人，由本區青年義務工作人員擔任之。每處並置有講道桌一張，詩架一隻，每星期日公開佈道一次，每年有特別節期聚會。(丙)佈道團：本區成立佈道團業已兩載。每星期三晚，赴各屬開佈道演講，星期日下午分往各處佈道。本團會置有活動佈道棹一隻，以便隨身帶走應用。

(三)生產工作：近年來因農村破產，教友生產備受影響，本區因之經濟極見拮据，各種事業不能作擴大的開展，只能盡力所及，從小試驗。曾在保惠堂後面之隙地為園藝試驗場。辦理以來，頗引社會人士之注意。本年為求增加生產效率起見，組織有農村服務試驗區生產部，募集款項，從事推廣。現將今後計劃略陳於下：(甲)牲畜試驗：本年以有純種的豬、雞、兔等。立有簡章分發於各教友，藉可繁殖，並可增加會友經濟之收入。(乙)園藝試驗：本區人民，日常所吃蔬菜種類甚少，故過去兩年，曾介紹不少新種，如結球芥藍，花柳菜，蕃茄等，頗受農民之歡迎。本年生產部復試辦蔬菜苗圃，

並將菜苗發給農民。(丙)稻麥選種：本生產部本年已實施選種方法，並向福建協和大學領到水稻佳種，推廣農村。(丁)工業改良：查本區陶業，歷有十五餘載，惟過去沿用舊法，不知改良，以致出品不甚精美。本生產部為改良是項陶業起見，將集股從事研究，並以科學方法試行製造。(戊)開墾堂地：本堂四周，餘地甚多，惟土質不甚肥美，然近年來逐漸開墾，栽種新菜甚有收效。

(四)宗教教育：本區宗教教育在本會宗教教育總幹事羅黎晞女士 (Miss Roxv Leflore) 指導之下，積極實施，每星期有兒童主日學，鄰童主日學，教友學道班，成人主日學，教友團契會，婦女查經班等。此外更有：(甲)婦女訓練班，於去年二月三日至四月三日按照婦女短期學校章程開辦，第一期學生二十一人，成績極佳。本年秋季，擬再繼續辦理第二期。(乙)夏令兒童會：本區各村未有教會學校，致一般兒童不能得到宗教知識。為謀補救起見，已於前兩年，按照閩清教區兒童事業委員會所頒材料，分設下列夏令兒童會四所：(一)鹿角(二)王坑(三)田中(四)前坂等四所。學生共計一百二十人，教員六人。時間六星期，成績可觀。本年亦擬繼續辦理之。(丙)幼徒會：本區計有領洗兒童一百二十餘人，按照閩清教區兒童事業委員會所頒材料，組織幼徒會，每年開

會四次。六歲以下對父母，六歲以上對幼徒，均施以宗教要義，精神亦不差。（丁）四進團：本堂爲附近兒童擬定簡章，組織兒童四進團，養成兒童良好之習慣，服務之精神；過去成績，極滿人意，本年擬儘量護導之。（戊）青年領袖訓練班：本區爲增高青年領袖智識起見，每年特設青年領袖訓練班一次，每次以八人爲最低限制，開辦以來成效頗多。本年閩清教區在本堂開辦義工短期學校，故本區青年領袖均綜合受訓。計讀完第一級課程者七人，現已分配擔任各項義務工作。（己）耆老進修會：本區耆老教友，計有五十餘人，因有各種難題，致少到堂，本牧區爲謀增加其靈性之修養起見，每年舉行耆老進修會一次以上，去年聚會時多數參加，精神極爲興奮。（庚）基督化家庭運動週：本區每年舉行一次。此外，每季星期日至少講解關於基督化家庭問題一次，藉以實現基督化之家庭。（辛）其他，如基督徒父母研究班，主日學職員研究會，廢婢運動，屬長會吏進修會，奮興會，均在計劃進行中。對於非基督徒服務有下列數種：（子）平民夜校，（丑）民衆閱報室，（寅）民衆圖書館，（卯）數區流動圖書擔：（此擔係由青年教友逐日輪流挑至附近村莊，供農民借閱，所經村數共四十三村，計每十四天，巡迴一週。）（辰）通俗演講，（巳）化裝表演，（午）佈道會。

(五) 休閒指導：本區休閒指導之方法，設有民衆娛樂社，除本國樂器外，尚有乒乓，象棋以及各種玩具。每季開教友娛樂大會一次，精神秩序，異常活潑。此外並在教友家庭指導娛樂，每逢新年舉行聯歡大會。關於其他方面，還有體育場之開闢，休閒時十五六歲之一般青年，均紛紛前來練習球術，情緒非常興奮。

上述閩清縣保惠堂的事績真可作我們的榜樣和參攷。黃牧師有一次當作者會見他時，他正在幫忙一位教友計劃一個戶外的豬欄，豬欄雖一小事。而問題極複雜。築得太近房屋，嗅氣難聞；太遠，則有盜賊之虞，欄門朝南雖可得陽光，然易遭盜竊。朝北又正靠鄰家牆腳，極不方便，欄的高低又當適宜，欄中土地如鋪以水泥，價值昂貴，農民不能負擔，否則雨後土地濘泥不堪，故當採用又經濟又適當之材料鋪成之。這許多問題，黃牧師都正在與一教友討論之。

又有一次，作者會見他時，他正在計劃爲教會添建一座房屋。建屋問題亦非簡單。如把房子建在南邊，則正遮着禮拜堂之前景；建在東邊，又礙球場；建在北邊，又無曠地；西邊雖有一大塊空地，然鄉人以爲有礙風水，因西邊石下有條紅龍。有人如果問：「爲何不把該石挖起以視其紅龍果在否？」

鄉人則答：「不因紅龍來去無定。」教會如在該地建屋，日後村中若有疫病災旱，則將歸罪於教會。從此可知，中國鄉村牧師的工作至繁且重。黃牧師月薪只廿元，此款半由教友捐助，半由差會津貼，然因經濟不景氣，故其薪水因而減半。但是他始終未曾因此表示不滿。他說：「本教會之將來不在我個人的力量，乃在上帝的能力，是以我對教會的前途并不擔憂！他的這種勇敢，犧牲服務精神，實令吾人欽佩不置！」

第二章 高麗鄉村教會

概況

高麗面積約與不列顛羣島、美國的明尼蘇達省 (Minnesota) 或猶他省 (Utah) 相等，若以之與日本相比，則等於日本之三份之二，其緯度約與美國的聖路易司城 (St. Louis) 或希臘的雅典 (Athens) 相同；可是其溫度則較諸地爲寒冷，而與紐約或巴黎則略同。空氣乾燥，三天之中，晴朗的約佔兩天。境內多山，且富礦藏，海邊魚利甚豐。樹林、水力及野獸等，亦極豐富。

自從日本工廠制度輸進高麗之後，本地的手工業均被淘汰。現在高麗工廠十份之九屬於日人，其產量可佔全部五份之三。至商業則幾全操於日人之手，參看 (Lee, H. K. "Land Utilization and Rural Economy in Korea." Kelly and Walsh, Ltd., Shanghai, 1936, Pp. 31—33) 據最近統計，高麗百份之八十七的出口貨係運往日本，而百份之八十五的進口貨係由日本輸進 (參看

Annual Report on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1934—35, P. 75) 凡交通及運輸事業仍全由日人操縱。

人口

高麗人口約與西班牙或美國堪薩斯城(Kansas City)以西諸省的總人口相等。若以之與法意美等國相比，則等於法意各國之半數，或等於美國之六份之一。

高麗在過去廿年中，人口增加百份之五十，現在人口總數達二一・〇〇〇，〇〇〇人。人口密度，據一九三四年統計，每方公哩為九五・七人（每方英哩為一六七人）（參看 Annual Report of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1935, P. 6）此種密度比較法國、波蘭、印度等國都高，較之美國則高七倍。人民住在八千以上人口的城市的佔百份之十，鄉村人口約佔百份之八十三。生殖率日高，死亡率日低，每千人中生殖率為三八・一人；此數比其死亡率高過十四人。嬰兒與兒童的死亡率甚高，在死亡者之中，五歲以下的佔三份之一。至結婚年齡的比較，男的平均為二三・六歲，女

的平均爲二〇・三歲。家庭人口，每家平均爲五・三人。每九，一七七人中，只有一位正式醫生。

（參看 *Report of Government-General 1935, P. 53*）

自從日本併吞高麗之後，高麗酒類的銷售增加至百份之七五，但人口的增加只百份之二十。一九三四年，米酒銷售量達三〇，一〇〇，〇〇〇元，平均每家銷費七・五元，此數比全高麗公立學校的經費約多一倍。（參看 *Annual Report on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1934—1935, Government-General Office, Seoul, Korea, P. 144.*）

農 業

米爲高麗最主要農產，大麥次之。據一九三四年統計，主要農產每英畝平均產量如次：米二十斗；大麥二十六斗；玉蜀黍三十斗；小麥十斗；黃豆九斗；黍十一斗。（參看 *Lee, H. K. "Land Utilization and Rural Economy in Korea," Kelly and Walsh, Ltd., Shanghai, 1936*）此種產量略低於英國與日本，然較之美國則約相等。它的耕地，三份之一爲水田，二份之二爲旱地。

高麗蔬菜種類甚多，據統計約有三十七種。農民皆利用住宅周圍的曠地栽種之。高麗水菓產量極豐，梨與蘋果，品質特好，柿子、栗子、及核桃等產量亦多，這種蔬菜與菓類的繁殖，對於農民營養上及農家經濟上均有甚大的利益。

高麗的牛非供擠奶，乃為耕田及挽車之用。耕牛數目，平均兩農家有一耕牛；若以之與耕地相比，每耕牛約當耕五英畝。馬的數目不多，且體材矮小。有如驢子，其高度尙不及四英呎，用途則專供為運輸。至於其他則平均每二農家養豬一頭，每一農家養雞兩隻。每雞重量，約自二磅至三磅，一年約產七十蛋。

蠶業為高麗農家農閒時最適宜的副業，此種工業尤適於農家婦女。

高麗全境，政府已聘用八八二位農業技師——每縣平均四人——專責輔導農民改良農業。

（參看 Annual Report of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1935—35, P. 121）

西方農民參觀高麗時，對於高麗的農業常得以下幾種印象；農場小，用人力多，農具多係自製，無牛奶廠，耕種採用集約法，田園雜草剷除淨盡，肥料利用極為得法等。農民在農忙時常有互相換

工的風俗，且慣於集團式的工作。

農家多集居於村中，非散居於農場上。它的農場地塊大都零碎不整，每農場約分爲二至六塊，平均算起來可分爲四·三塊，每塊面積，平均大不及一英畝。因爲農場小，加以人口稠密，故農民由其住家至農場，只需行走五份之一的英里。這個距離固然不遠，但是他們每天背着犁往返農場，及在收成時家人全數出動，將一穀一稈都背着回家，這樣五份之一英哩的距離也不算近了。并且收成後要將所應交的租，挑送地主，那所走的路還要遠些呢。農民工作忙碌，自早春至晚秋無稍間斷。

高麗農民的土地問題極爲嚴重。每農場面積平均只有三英畝半，這樣小的農場，又因人口的增加而日見縮小。南方的水田，每年可有兩季收成，夏季爲米，冬季爲大麥或小麥。因有兩季的收成，高麗的糧食始略可維持。現在爲欲補救這種土地問題，已厲行墾植計劃。墾殖方法有二：一爲填塞海邊；一爲開墾荒山，使成爲可供耕種之地。從此兩個方法新開的耕地，年達三萬英畝。雖是這樣人口的增加還是比糧食的增加快，因此人民生活，還是日趨於窮困的。

高麗與日本相同，仍係多山的地方。境內可耕的地，只佔全面積百份之卅。其餘百份之七十的

面積爲山地。其中三份之一業已造林，農民之有副業者，十人之中只有一人。

高麗的佃農問題仍極嚴重。農民多爲佃農，并且佃農數目日見增加。農民中，自耕農佔百分之十七；半自耕農佔百分之二十九·六；佃農佔百分之四十八·四。換言之，半自耕農及佃農合計佔百分之七十八。若將高麗農民與中國和日本的比較，則可知高麗的佃農數目最多。茲列表比較於下：

自耕農（百分比） 半自耕農（百分比） 佃農（百分比）

高麗 一七 二九·六 四八·四

中國 六三·二 一七·一 一九·七

日本 三一·〇七 四二·四 二六·五三

（表中高麗的三數目相加並不等於一百，乃因鄉紳及旅外地主均未列入。）

高麗佃農對於地主納租的方法係用對分法（地主佃農各半），其租額之高爲世界各國所罕有。政府爲欲救濟此種情形而設法改良佃農法和延長租佃期自一年至三年，並且常設法調解佃農與地主間的糾紛。政府雖多方設法救濟，結果仍是無濟於事，以致這百份之七十以上的農民，

無時不在懼怕的環境中；他們怕失業，怕冬季收入不足，怕疾病，怕飢餓。

關於農民住屋方面，平均每農家有五個房間。這五個房間約值八十四元。草屋佔百份之九十，餘者係瓦屋。房屋牆壁普通多用蔗稈編成，內外塗以厚泥。

農民所用農具，均極簡陋，且多係自製其價值共約一〇・四五元。這十元多的農具加以耕牛，住屋及其三英畝半的農場，則為農家整個的資財。

農民僱工的方法，男工每天工資約五角，女工約三角半。短工的膳宿為僱工自理。工人每餐伙食約值一角。月工資約九元，膳宿由僱主負責。年工資約六十元，膳宿亦歸僱主負責。高麗的耕牛仍以論工出租，出租的價目，牛合犁夫通算，一天的租金高過短工工資的四至六倍。牛工之所以較人工貴的原因，乃每牛一年中平均只工作四十九天，而長工一年中平均要工作二二五天。至農家閒時多在十二月至二月，這三個月中，農家平均每個月有廿五天的休閒，教會往往利用這農家休閒的時期開查經會。等到三月中旬農民就又開始農忙，一直到十一月中旬才得休息。

農家因經濟拮据，故農田當出的約佔四份之三。據一九三五年高麗總督府報告，農民之負債

者佔百份之八十，其月利多自三分至四分（參看 Annual Report, P. 33）。政府爲救濟農民的窮困自一九一〇年起則提倡「信用貸款會」（Local Credit Association）之組織，即在那一年政府由這貸款會共貸出一萬元。此種組織逐年增加，據一九三四年統計，全高麗貸款會已達到六九二會，——每縣平均有三會——會員數目已逾一百萬。借款用途多關於五穀的堆藏、運銷、和購買種子肥料等。此外尚有一種借貸機關，名爲「互助信用貸款社」（Local Mutual Credit Corporation）。政府此種組織仍有放款，月利按一分計算。關於農家週年收支的對除，平均自耕農只餘八十七元；半自耕農二十五元；佃農十一元；因此農民的收入平均每天只有二角。

農家因經濟困難，故多將田地出賣或出當，因此自耕農多降爲半自耕農，半自耕農降爲佃農，佃農則降爲僱工或移居東三省及日本等地。

農家經濟困難，生活費用亦因之而減低。人民素以米爲主要糧食，然因經濟關係，現多以黍代之。據統計，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三〇年間，人民對於米的銷費，已減少三份之一強，同時黍的銷費却增了約五份之二。（參看 Th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 compiled by Hoon K. Lee, Ph. D., with the Aid of all Field Workers and was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Land Utilization and Rural Economy in Korea," by Kelly and Walsh, Ltd., Shanghai, 1936.)

教育

高麗的教育，進展甚速。全境共有小學二二二一校，市鎮二四一五鎮，每鎮約包括五至廿五村。據估計，每三英里周圍則有一校。若以市鎮數目與小學數目相比，則每鎮幾乎可有一校，然而事實上有不然，因許多小學多集中於大城市，而小市鎮尚無小學者亦不少，——小學係六級制。此外，高麗男中學有廿六校，女中學有十七校；此種中學均係五年制。國立大學一個，學生六百多人。私立公立及教會辦的學院共有十五校，學生共有四、五〇〇人。除私塾的學生不計之外，高麗學生共計九八〇、三七三人，約佔全人口百份之四。學齡兒童共二百萬人，其中能夠入學者只佔百份之三十一。（參看 Annual Report on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1934—35, P. 85）一九三五年公立

學校所用經費共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平均每家負擔四·三三元。

牧師與傳道

高麗教會有三種工作人員：就是正式牧師，備用傳道，和義務傳道。正式牧師皆為年議會或區會的會員，且係受過正式神學訓練者；備用傳道則非年議會或區會會員，且其所受訓練不及正式牧師，然仍全時間為教會工作，并且也受薪；義務傳道乃為不受薪的平信徒，自動服務教會者。作者曾調查美以美會一二位牧師傳道，其中廿六位為正式牧師，廿六位為備用傳道，還有六十位為義務傳道。

義務傳道的職業與普通教友一樣，并且多係農民。此可由下表看出之：

六十義務傳道之職業

農民	34人
商人	11人
無一定職業者	6人
教員	4人
醫生	1人
農兼商	1人
工廠的工人	1人
書記	1人
理髮師	1人
共計	60人

正式牧師所管理的教會，大概都係比較重要的教會。在上述的廿六位牧師中，只管理一個堂會的約佔半數，而備用傳道之管理一個堂會的只佔四份之一。據統計，平均每一正式牧師管理兩個教會，每備用傳道管理三個教會（所調查教會均係鄉村教會）。由這種統計看來，可知高麗美以美會的問題為每牧師所負責的教會數目太少，並且能夠維持牧師薪水的教會也太少。正式牧師受過良好訓練，他所管理的教會數目至少應與備用傳道的相等；不但如此，他也應該訓練平信

徒，幫忙工作，把牧區擴大。英國美以美會的牧師平均每人用八位義務傳道幫忙工作。因此他的牧區能夠擴大。如果高麗的牧師，能如備用傳道者每人管理三個教會，那麼許多教會的財政困難則可避免。若要達到這個目的，每個牧師不但要添設幾個分堂，同時也應多訓練義務傳道，共同負責，纔得成功。

茲將以上所提的三種教會工作人員之平均年齡列下：

美以美會一—二位牧師傳道的平均年齡：

備用傳道——四四·四歲

正式牧師——四六·二歲

義務傳道——五〇·六歲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備用傳道及義務傳道之中有許多是年青的，教會應即把這般青年加以更好的訓練，使成爲教會更有用的人才。茲將三種教會工作人員的青年比較如下（指卅五歲以下者）：

三種教會工作人員中青年人之比較

備用傳道——三人之中有一青年

義務傳道——六人之中有一青年

正式牧師——八人之中有一青年

由上表看來，青年人最多的為備用傳道，其次則為義務傳道。備用傳道與義務傳道不但在年齡方面較小，同時在服務教會的時期方面也較短。

茲將此三種工作人員已在教會服務的年限比較於下：

在教會服務的平均年限

備用傳道——七年

義務傳道——九年

正式牧師——一七年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知道正式牧師比備用傳道多服務十年，而其年齡只多兩歲。此可知正式

牧師比備用傳道早服務八年。年齡較大的備用傳道，原來都是有別種的職業的，後來放棄其原有職業專心來服務教會。

五份之一的備用傳道在開始傳道時是青年人。他們現在年齡在廿至卅五之間者佔三分之一，這種年齡正是進神學的年齡。這般備用傳道所最需要的訓練，并非現在所用的許多短期學校的方法，乃是需要正式神學的訓練。

現在備用傳道中曾任義務傳道者約佔三分之一。他們在任義務傳道的期內，每於星期日義務幫忙教會工作。且都是自動的，後來因為教會缺少專責的工作人員，就把這般義務傳道作為備用傳道。

至於牧師傳道在教會工作每位任期之長短，正式牧師與備用傳道并無若何差別。據調查，過去一任的平均任期，備用傳道為七年，正式牧師為八年。現在這一任的平均任期，備用傳道為二·五年，正式牧師為二·九年。

這三種工作人員在年齡和服務時期的長短上并無偌大的差別，其最重的差別乃在教育程

度上。

由教育程度方面來說，這三種工作人員平均都曾進過私塾，并且進私塾者之百分數及進私塾的年限，三種人大概都是差不多。茲列表比較於次：

曾進私塾者之百分數 平均進私塾的年限（年）

正式牧師	84%	7.4
備用傳道	84%	5.8
義務傳道	88%	6.7

這三種工作人員若以他們的小學教育比較之，其差別則更明顯：

曾進小學者之百分數 平均進小學的年限（年）

正式牧師	73%	3.5
備用傳道	62%	3.4
義務傳道	38%	2.4

若以他們的中學教育比較之，其差別更加明顯：

	會進中學者之百份數	平均進中學的年限
正式牧師	69%	4.2 (年)
備用傳道	27%	4.1
義務傳道	18%	3.4

在所調查的一一二位牧師傳道之中，會進大學者只有六位，而讀至畢業者，只有四位。此四位大學畢業者之中三位是義務傳道，這三位義務傳道之中，一位為醫生，二位為教員。他們都在星期日義務地幫忙教會工作。高麗教會辦的大學的畢業生，做牧師的很少。

這三種工作人員，若以他們的神學教育比較之，其差別最大；茲列表比較於下：

會進神學一年以上者的百份數 平均進神學的年限

正式牧師	92%	3.6 (年)
備用傳道	8%	2.0

義務傳道

10%

2.0

按照現在高麗美以美會的條規，凡牧師要做年議會會員，不管其教育程度如何，必須為神學畢業者。

估計這三種工作人員的程度，最公平的方法，應以他們學校教育的總年限為標準；茲列表比較於下：

三種教會工作人員平均入學總年限

正式牧師	16.5 (年)
備用傳道	10.2
義務傳道	9.5

高麗的小學係六年制，中學五年，神學四年，共計十五年。按上表，正式牧師平均入學年限還比應讀的年限多了一年半。備用傳道除了少四年神學教育之外，還少一年普通教育。義務傳道除了少四年神學教育之外，還少一年半普通教育，義務傳道之中已受十一年的普通教育而有資格進

神學者，約佔四份之一。有人或許要輕視高麗牧師傳道的教育程度，然而我們應當曉得，美國美以美會的牧師，按照章程應有十九年的學校教育，然而該會牧師中未經十二年的學校教育者，數在四份之一以上，未經十五年以上的學校教育者約在半數以上。此可知高麗牧師傳道的教育程度并不十分低。高麗現有的小學只夠容納百份之三十的學齡兒童。中學只夠容納投考生全數之百份之十五至百份之二十五，所以投考者一千人，而被錄取者往往只及一五〇人而已。在這種情形之下，教會如要有充足的牧師傳道，必不能單靠普通中學的畢業生而進神學，必須另闢途徑。如要另闢途徑，也未必必要將牧師的程度降低；因為如果能把現在的短期聖經學校課程加上世界史、地理、外國語及社會學等普通科目，則可以代替神學的預科。

參加禮拜的人數

高麗教友很熱心於參加禮拜。由羅得斯博士 (Dr. H. A. Rhodes) 所著的長老會高麗佈道史書中看出，高麗長老會的各教會，每次參加禮拜的人數，平均爲一〇一人。并且若將參加禮拜的

人數與教友人數相比，則成爲八比十。（參看 Rhodes, H. A. "History of the Korean Mission, Presbyterian Church U. S. A." P. 547）這種百份之八十參加禮拜者的比率，已經比美國教會的比率高得多了。

高麗美以美會調查過一〇〇八次的禮拜（大城市教會的未列入），其平均每次禮拜的人數爲六十八。這些禮拜次數乃是包括一星期中各種聚會的次數，茲列表於下：

一〇〇八次禮拜每次平均人數

主日早上禮拜——七三人

主日晚上禮拜——五七人

星期三晚上禮拜——四九人

其他禮拜——六一人

從表中看來：主日晚上禮拜的人數比平均每次禮拜的人數——六十八——只少三人，星期三晚上的禮拜，只少十一人。星期三晚上禮拜的人數佔平均每次禮拜的人數之百份之八十一。這

種百份率比任何國家的都高。

以上所提三種教會的工作人員所領的禮拜，其禮拜的人數之不同，可由下表看來：

三種教會工作人員領禮拜時平均做禮拜的人數。

正式牧師領會時——七五人

備用傳道領會時——四一人

義務傳道領會時——六二人

表中所列，備用傳道與正式牧師領禮拜時參加禮拜的人數相差甚大，此乃因平常備用傳道所管理的教會較小，加以他們所受的訓練不及正式牧師所受的，難免教友有時對於他們所講的道理不發生興趣，因而人數減少。由另一方面看，義務傳道在正式牧師和備用傳道兩方的教會都有，他們既不常在同樣聽衆的面前講道，因而不會引起聽衆的厭煩，所以他們領禮拜時，禮拜的人數并不少。

義務傳道每月平均領禮拜七·二次，參加人數共四三九人，平均每次六十二人。備用傳道在

一月中所領的禮拜，參加人數共五四五人。

若將一月中所有禮拜的次數按照禮拜的日期分類之，則可知其不同的百份數如下：

日期	禮拜之次數按日期分類	次數的百份數
主日早上		33%
主日晚上		30%
星期三晚上		20%
其他日期		8%
共計		100%

西方的教會平常一星期中只有兩次禮拜，并且其中有一次參加的人數極少。由是可知高麗教友對於參加禮拜熱心之一般。

據這三種工作人員的報告，他們在一月之中領禮拜的次數有如下表：

每月中領禮拜次數

正式牧師	12.1次
備用傳道	13.8次
義務傳道	7.9次

教會財政

高麗教友對於教會捐款的努力，爲東方各國教友所望塵莫及的。其教友平均每人一年中對於教會所負的捐款多至一四・六五元。（參看“1938 Prayer Calendar,” Published for the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 b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Korea.）此種捐款數目係以捐款總數除教友總數而得。中國教友，每人一年中只捐一至三元。據幾方面可靠的統計，中國每教友平均一年中捐二・一八元，日本人民雖比高麗的富裕，而其教友平均每人一年中只捐一二・二二元。（參看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1936. Kyo Bun Kwan, Tokyo, P. 393.）美國

教友平均每人一年中捐一三・二七元美金（參看 Fry Luther, "The W. S. Looks At Its Churches," P. 94）。美國教友所捐的表面上看來似乎比高麗教友所捐的多出三倍（因一美金約值三元）；然而若將一美國農家所有的財產與一高麗農家所有的財產比較一下，則知美國農家的財產比高麗的多過十六倍，這樣算來，高麗教友所捐的反比美國教友所捐的多了六倍。

高麗各公會教友的捐款相差甚大。下列表中的捐款數目係將各公會捐款總數除以教友總數而得。（參看 "1938 Prayer Calendar,"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 in Korea.）

高麗各公會每教友平均捐款：

美以美會	22.85 元
遠東宣教會	17.59 元
長老會	15.29
安息日會	12.15 元

各公會教友捐款的比較，在日本則大不相同。（參看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For 1937, Kgo Bun Kwan, Tokyo, P. 421—422) 請看下表:

日本四公會每教友平均捐款

安息日會——47.30元

長老會(或稱日本基督教會)——10.98元

遠東宣教會——14.93元

日本美以美會——14.63元

日本雖比高麗富裕，然而高麗美以美會比日本美以美會多捐百分之五十六。高麗的長老會雖採用「倪維思法(Nevius Method)」而其教會的捐款反少於其他各公會。

高麗美以美會教友的捐輸，實較長老會為努力，由下列比較表中可看出之：

高麗美以美會與長老會捐款比較表

長老會每教友
捐款(元)

6.26

美以美會每教友
捐款(元)

7.70

牧師薪水及區會費用

第二章 高麗鄉村教會

九五

教會房屋修理費	2.91	4.30
慈善捐與什費	0.43	1.00
共計	9.60	13.00

(以上關於長老會材料請參看 "The Nevius Plan of Mission Work in Korea" by Clark C. 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Seoul, Korea, 1937, pp. 319, 324.

(關於美以美會材料請參看 "The Korean Methodist Church, 1937," Methodist Headquarters, Seoul, P. 5)。

有一件事情是應當注意的，就是高麗長老會教友的捐輸是富有犧牲的精神，同時表現出他們對於自己的教會竭力愛護。他們共有正式牧師三五〇位，其薪水全由教友供給，此外尚有未經按立的牧師二六〇人，佈道員一二〇人及女傳道三五〇人。這三種人也都領有一定的薪水。他們的薪水由公會津貼的只及百分之十。此種教會財政的情形極可引起吾人之注意。高麗長老會的政策多用公會的款聘請西教士，使有更多的西教士在鄉村區域中工作，而讓本地教友維持他們

自己本地牧師傳道的薪水。

美以美會分爲兩種：一爲美以美會，一爲監理會。高麗的監理會用更多的款津貼本地教會。它共有五十六個牧區，每牧區由牧師一位負責。這五十六個牧區中能夠自養的只有十個。五十六位牧師每月領薪共二、二二四·九〇元，每位平均月薪三九·七三元。在這三九·七三元之中，公會津貼約佔三份之一，就是一二·三元。（參看 Weems C. N., "The Support of the Ministry in a Section of the Korean Methodist Church," P. 1—6, Wonson, (R.H.) Korea, 1938.）公會津貼之目的，爲使牧師有充足的生活費，纔能夠專心工作。這種薪水約與一小學教員或鎮公所書記的薪水差不多，較之工人的工資則高過一倍，然若與中學教員的薪水比較，則只及其三份之一。高麗美以美會牧師的月薪，平均每人三十四元（此統計材料係得自高麗漢城美以美會總部）。

以上所說的美以美會與長老會的財政統計表中，看出美以美會牧師的水薪雖受公會的津貼，然而該會教友的牧師捐并不因此減少，平均每教友還捐得七·七〇元，而長老會牧師的薪水

雖未受其公會津貼，而每教友平均只捐六·二六元。換言之，公會的津貼反得鼓勵教友多捐，使其有更充足的經費，聘請更優良的牧師。

作者曾隨意取出廿六位正式牧師與廿六位備用傳道的調查表，比較他們的薪水，結果正式牧師所領薪水，比備用傳道多了百份之五十五。茲列表比較之於下：

廿六位正式牧師與廿六位備用傳道月薪之比較

備用傳道	正式牧師
平均月薪	25.59 (元)
最低月薪	17.00
最高月薪	40.00
	39.58 (元)
	20.00
	60.00

上表中諸牧師傳道薪水之差別并非以其工作不同為標準，乃視其是否神學畢業為標準，因為備用傳道每人在一月中平均講道一三·八次，而正式牧師只講一二·一次；備用傳道每人平均管理三個教會，而正式牧師只管理兩個。備用傳道工作雖較正式牧師多，而所領薪水只及其三

份之二。其差別的唯一原因，乃因他未經神學畢業，不能做年議會會員。

高麗教友的捐輸極富有犧牲的精神。有的教友用節食的方法，把每次煮飯的米，先放幾匙於捐袋中，以備捐給教會。每家教友週年的認捐，平均多過其週年家庭收入之十二份之一。由此可知高麗教友踴躍捐輸之一般了。

教會活動與教會組織

高麗教會最主要的活動是佈道。無論牧師、西教士或教友，莫不皆以救人靈魂爲教會工作最主要的目標，因此牧師每次講道皆帶有奮興佈道的性質。據最近統計，長老會在一年中所增加的新教友佔其全數教友之百份之九；美以美會所增加的佔百份之七。（參看Rhodes, H. A., "History of the Korea Mission, Presbyterian Church U. S. A.," Chosen Mission, Presbyterian Church U. S. A., Seoul, Korea, 1934, P. 547. 及由漢城美以美會總部得來的材料。）

高麗教會雖注重佈道，然其他活動并不因此減少。此可由以上所提的五十二位美以美會牧

師的工作中看出來。茲將其工作列表於下：

五十二位美以美會牧師的工作比較表

有此組織之牧區之百分數	平均各牧區參加人數
婦女佈道會	61%
夏令兒校	58%
私塾	38%
義務領袖訓練班	23%

高麗教會頗熱心於辦小學及幼稚園。據一九三三年統計，長老會所辦小學及幼稚園的數目，約佔其堂會數目之三分之一（參看 Rhoades, H. A., "History of the Korea Methodist Mission," PP. 546, 551）。據一九三六年統計，美以美會每教友一年中捐九・五四元，爲辦小學及幼稚園的經費。這種捐款數目比較他們每人的牧師捐，區會捐和慈善捐等的總數還要多呢。高麗的鄉村教會能夠獨力辦理小學及幼稚園，這種精神比美國鄉村教會還來得好！

近年來高麗的長老會與美以美會在工作上雖漸趨一致。然而在政策上則有幾個大的不同點，這些不同點鑄成了五十年來兩公會進步快慢之差別。茲將其政策上的不同點略舉一二如下：

高麗美以美會辦小學的目標，意在利用小學使教會與地方人士接觸。長老會則不然，它所辦的小學係用為教育教友子弟之用。至於設立教會之事，長老會向主慢進，然教會一經成立，各種職員立即選出，且加以長時期的訓練和試用。其結果則教會一經成立，進展就甚速了。

高麗教會因熱心於小學教育，故兒童入學者甚多。非單教友因其兒女進教會學校而得與教會發生關係，甚至來加入教會及參加各種教會的工作；所以高麗教會的進步，一部份是靠著教會所辦的小學。

長老會每於一教會成立之後，立即用長期訓練平信徒這種方法，結果極佳。現在高麗長老會教友之所以比美以美會的約多了六倍——長老會教友八〇、八一八人——大部份即因其利用此種方法的效果。美國長老會的總部對於高麗長老會的工作多方鼓勵，并且多派西教士到高麗，

因此一九三八年高麗長老會的西教士多至一二七八。美以美會與監理會兩公會的西宣教師共計只一二六人。長老會西教士中男的共四十八人，而其他兩公會男的只有廿九人。

教會農場

東方諸國因耕地缺乏，故人民皆以田地為寶貝。以其得利大且不易被偷竊，故略有資財者皆願投資購買田地。高麗教會有鑒及此，所以教會多自置農場，而將其收入補充教會的經費。高麗教會提倡此法最早者，當推美以美會西教士諾布博士（Dr. W. A. Noble）。他在一九二七年，曾購買幾塊小農場送給幾個鄉村教會。後來其他教會以為此法頗足增加教會的收入，故自置田場者亦日多。

現在高麗教會有農場的，究有多少；尚無統計。然在以上所提的五十二個美以美會之中，有農場的約佔三份之一。

作者曾隨意取出廿九個教會農場的調查表，加以研究，結果看出其中最小的農場為二〇〇

「折丕」(按一華畝約等一九二「折丕」)最大的爲二〇・〇〇〇「折丕」平均每農場約二五四四「折丕」。這廿九個農場之中，由教友捐輸購置的約佔半數，其餘的係由外人贈送，其中諾布博士所贈的約佔三分之一。

最早的一個教會農場雖始自一九一六年，然而實際上，此種事業直到一九二七年，經諾布博士提倡之後，方大規模地推行。

雖然多數西教士及公會的領袖，對於此種農場計劃不感興趣，然而牧師中贊成此計劃者，却佔四份之三，其他四份之一之所以不贊同的，乃因他們缺乏管理農場的常識，所以不感興趣。以上各教會農場之中，佃出的佔四份之三，由教友合力耕種的佔四份之一。凡由教友合力耕種的農場，其成績均極佳。

置有農場的教會之中，有百份之二十，因辦理成效優良，而復由教友集資添置新農場。

農場的收入并不多。一九三七年，每農場平均收入七十四元。這七十四元，約夠一位牧師一年中五份之一的薪水，這些教會并非用農場的方法以代替普通捐款的方法，乃用以補充普通捐款

之不足。

據各教會報告，教會農場若由教友合力耕種，其結果常使教友增加合作的精神，這點比經濟上的收入還要重要。

有一個教會，以前因為收入太少，不能夠自己請牧師，所以必須與其他三個教會聯成一個牧區，共請一位牧師。現在該教會因為有了一塊大農場，收入突然增加，所以它能夠自己請牧師了。

作者所研究的這廿九個教會的牧師，他們幾乎一致希望能夠多得多些經營農場的智識，所以教會當局對此應特加注意，并應設法補救。

教會如果能農有農場，其優點甚多。一、可使缺少現款的教友，能以捐工代替捐錢；二、教會可利用此農場以介紹優良種子及優良畜種給當地的農民；三、可以增進教友合作的精神；四、可以增加教會的收入等等。有的教會將農場收入專撥作社會服務的經費，如辦幼稚園及夏令兒童學校等。

訓練新的牧師

現在高麗的牧師太少，有許多教會無牧師負責。所以造就新的牧師，為高麗教會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下表可使讀者對此問題更加認識。表中第一部份係指明美以美會與監理會的牧區數目及此兩公會牧區的總數。自一九三一年起，美以美會與監理會合併，故自該年起，表中只將其牧區總數填入；中間一部份係指明有牧師負責的牧區的百分數；最後一部份係指明備用傳道的數目及無牧師負責的牧區數目。

（本段中所討論關於訓練新牧師的問題，係專供美以美會之參考。至於長老會方面，對此問題已有另冊詳述，故不多贅。）

年	牧區數目		
	總數	監理會	美以美會
1923	206	76	130
1924	195	73	124
1925	195	73	112
1926	174	62	112
1927	172	62	110
1928	160	50	110
1929	167	51	116
1930	197	53	14
1931	176		
1932	176		
1933	186		
1934	182		
1935	188		
1936		無)
1937	207		
1938	202		

無牧師之牧區	道傳用備			的貴有牧師份數(%)	用試及師牧目數道傳		
	總數	監理會	美以美會		總數	監理會	美以美會
7	103	52	51	61	126	49	77
1	98	47	51	59	117	37	80
3	86	40	46	61	120	39	81
2	57	27	30	70	121	36	85
1	40	22	18	86	147	50	97
0	30	11	19	83	133	39	94
3	24	12	12	90	151	41	110
9	25	13	12	89	176	42	134
0	37			91	161		
1	27			94	165		
2	39			79	147		
14	36			76	139		
13	49			72	135		
(告				報		
17	59			63	131		
12	64			65	132		

上表係始自一九二三年，是時正在美以美會百週紀念之後，也是美以美會極度擴展之期。是年美以美會與監理會牧區總數為二〇六區，其數目之高，為後數年中所未有。自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間，牧區數目逐年減少，此或因過去一百年中極度擴展，及公會津貼開始減少之自然結果。自一九二八年起牧區數目又逐漸增加，雖其數目有時突然減少，然就大體看來，其數目係逐漸增

加。由這種牧區數目或許看不出其與訓練新牧師有何關係，然而如果再繼續看表中的中部，則可更加明瞭。

表中的中部，可看出在一九二三年，有牧師負責的牧區只佔百分之六十一。然當時因教會得一筆額外的百週紀念款，故大事聘用傳道。所以在表中的起初幾年，正式牧師與備用傳道的數目，多於牧區的數目。當時許多牧區因經濟充裕能夠聘用副牧，或佈道員，所以實際上自一九二三至一九三二年，各牧區都有牧師或傳道負責。表上雖有幾處無牧師，此乃因負責者死亡，或因牧師爲特殊緣故，離開該處，致使該處暫時無人負責。

自一九二三至一九三二年這十年間，實際上每教會都有人負責，因爲這期間內有牧師負責的牧區自百分之六十一增至百分之九十四，同時備用傳道自一〇三人減到二七人。由此可知，在這十年中美以美會神學院與年議會共同努力已經造就了不少牧師，足夠該會之用。

然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三八年這短短的六年間，情形則大不相同。牧師數目自一六五人減至一三二人；同時，更重要的是有牧師負責的牧區也自百分之九十四，減到百分之六十五。在這時期

內，備用傳道却自二七人增至六四人。可知在最近六年來，牧師的人數太少，是以教會應從速設法補救之。

最近六年中，牧師人數之所以減少的原因，有幾種說法：有謂因在這時期內，許多牧師被調充任教會他種工作（如教育工作），因而其牧師無人負責。有謂因牧師之死亡，致其牧區無人負責。有謂因公會津貼減少，牧師爲維持家庭的生活，及子女的教育計，有的不得不離去教會的工作，另就他種收入較豐的職業。以上三種說法，第二種理由似欠充分，因在這六年中，牧師死亡的數目并不特見增加。至於第一和第三兩種說法，各有其相當理由，然比較尙以第三種說法較爲充分。被調充任他種工作的牧師似無重返牧區工作之可能，公會津貼也不見能夠增加，牧師的家庭又不見能夠縮小，因此按照目前情形論，牧師人數似無法增加。然無論如何，教會應想法訓練新的牧師，以應教會的需要。

茲將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牧師減少的原因及其人數列表於次：（表中未列入西教士）

總數	原因							
	年 數	額 外 傳 道	被 革 除	降 為 地 方 傳 道	被 告 辭 退	自 動 辭 退	告 老	死 亡
一九三七	三							
一九三六								
一九三五	一		〇	〇	四	二	二	〇
一九三四	五		〇	〇	〇	二	三	一
一九三三	三		〇	〇	〇	一	二	一
一九三二	〇			〇	〇	一	〇	〇
一九三一	〇		〇	〇	〇	二	四	一
總數	一二	三	〇	六	一〇	一二	六	

上表之重要，非在指出牧師減少的原因，而在指出牧師減少的數目。尚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乃是這些減少的牧師的空缺，應如何設法補充之。下表可使我們對於牧師補充的問題略加認識：

表比人業院神美美數之減牧
較數之畢學會以及人少師

數 之 減 牧	者 牧 而 畢 學 由	
人 少 師	師 任 業 院 神	
7	告 報 無	1931
2	告 報 無	1932
7	7	1933
11	4	1934
9	1	1935
告 報 無	4	1936
13	3	1937
49	19	計總
人 4 生 業 畢 均 平 年 每		
人 8 數 人 少 減 均 平 師 牧 年 每		

上表看出畢業生任牧師者每年平均只四人，而牧師減少的人數多至八人。並且在這七年中，美以美會新添牧區共廿六處，這些牧區均乏人負責。這樣若將廿六個無人負責的牧區加上七年中所減少的四十九位牧師，則共有七十五處需要牧師，平均每年需要補充十一位新的牧師。可是按照目前情形，神學院每年只造就四位新牧師。所以教會若要有充足的牧師，神學院的學生至少

要增加三倍。教會若有何特別發展時，牧區還要增加，則所需要的牧師還要多呢！

有人以爲神學院之所以不能夠造就充足的牧師以供教會的需求，其故乃因神學院學生許多畢業後不任牧職而做別種的職業。還有人批評這般神學生進神學的動機，原無服務教會之意，只因希望繼續求學而乏資進入普通大學，又因神學院費用較省，所以只好進入神學院；因此他們一至畢業，許多就脫離教會的工作而從事其他職業去了。

關於此問題，我們如果把過去五年中美以美會神學院畢業生的人數及他們的出路加以研究，則可更加明瞭。

1933 級

畢業後所任職務及其人數	任職地點
牧師一人	<u>廣興</u> 教區
牧師二人	<u>洪城</u> 教區
牧師一人	<u>公州</u> 教區
牧師一人	<u>松都</u> (或 <u>開城</u>)教區
牧師一人	東三省佈道會
牧師一人	長老會(入學時係美以美會學生)
共計畢業七人，	全數任牧師。

1934 級

牧師一人	<u>春川</u> 教區
牧師一人	<u>鐵原</u> 教區
牧師一人	<u>松都</u> 教區
牧師一人	<u>平壤</u> 教區（現在日本 開西學院讀神學）
醫院牧師一人	<u>海州</u> 癆病院
經商一人	<u>濟物浦</u> 勝家縫機公司
教員一人	曾在 <u>平壤</u> 二年，現在美 國專攻神學。

基督教與遠東鄉村建設

共計——{ 任牧師 四人
續攻神學 二人
經商 一人

1935 級

牧師一人	<u>公州</u> 教區
教員一人	<u>甯邊</u> 美以美會學校

共計——{ 牧師一人
教員一人

1936 級

牧師一人	<u>海州</u> 教區
牧師一人	<u>春川</u> 教區

牧師一人	<u>鐵原</u> 教區
副牧師一人	<u>海州</u> 教區
學生二人	日本開西學院（本年將返任牧職）
學生一人	長老會農業
學生一人	<u>平壤</u> 普成法政學院

共計—— { 任牧師的四人
續攻神學二人
學農 一人
學法政 一人

1937 級

牧師一人	<u>鐵原</u> 教區
牧師一人	Kangsyu 教區（已故）
牧師一人	<u>海州</u> 教區
學生一人	青山學院（續攻神學）
教員一人	<u>東三省</u> 美以美會學校
共計	牧師三人 續攻神學一人 教員 一人

五年中畢業生共計廿九人，其中：——

任牧職 十九人 66%

續讀神學	五人	17%
在教會學校任宗教教員	二人	7%
從事他種職業	三人	10%
或可用以下分析法		
任牧職及續讀神學	廿四人	83%
任教員或他種職業	五人	17%

神學畢業後復轉他地續攻神學者，日後仍可任牧職。故按上表，學生畢業後擔任牧職者佔百份之八十三或曰五份之四。此外還有兩位任教會學校的宗教教員。上面敘述中，雖有批評神學院學生在畢業後多從事於他種職業，然而據上面統計看來，神學生畢業後切實擔任牧職者并不少。同時我們應當記得，別國神學院的畢業生也有許多沒有擔任牧職的。不但神學生是這樣，其他學校畢業生也莫不如此，例如美國康乃爾（Cornell）農學院的畢業生，切實從事於農業者也不過只佔半數。

茲將過去五年中美以美會神學院的男女畢業生比較於下：

高麗美以美會神學院若要供給教會以充足的牧師，其招生問題為一極重要的問題。關於此問題，我們如果研究在過去五年中學生中來自美以美會中學及來自其他學校的，各有多少，則可瞭然。

學年	全體學生			畢業生		
	男	女	總數	男	女	總數
一九三三—一九三四	二五	二四	四九	七	七	一四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二三	二四	四七	二	二	四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	二〇	二四	四四	八	八	一六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	二五	二四	四九	五	七	一二
一九三七—一九三八	二七	二二	四九	四	三	七

五年中美以美會神學院學生的來處

由美以美會中學	<u>1933年</u>	由公立中學或其他學校	
培材中學	0		
松都中學	0		
光生中學	3		
共計	3	共計	0
	<u>1934年</u>		
培材中學	1	公立商業學校	1
松都中學	0		
光生中學	1	漢城徽文私立中學	1
共計	2	共計	2
	<u>1935年</u>		
培材中學	1	漢城公立中學	1
松都中學	0		
光生中學	3	晉州公立中學	1
共計	4	共計	2
	<u>1936年</u>		
培材中學	0	漢城養正私立中學	1
松都中學	2		
光生中學	3		
共計	5	共計	1

基督教與遼東鄉村建設

1937年

培材中學	1	天津正進中學	1
松都中學	2	日本私立商業學校	1
光生中學	3	沙里院農業學校	1
共計	6	漢城養正私立中學	1
		平壤崇實長老會	2
		東三省雄津加拿大長老會	2
		共計	8

茲將以上五年中學生之來處分析如次：

中學	人數	平均每年人數
培材	3人	$\frac{3}{5}$ 人
松都	4人	$\frac{4}{5}$ 人
光生	13人	$\frac{23}{5}$ 人
公立及私立中學	9人	$\frac{14}{5}$ 人
長老會中學	4人	$\frac{4}{5}$ 人
共計	33人	

若將以上 33 人，用百份數算之

培材	佔	9%
松都	佔	12%
光生	佔	39%
公立與私立中學	佔	27%
長老會中學	佔	12%

由上列表中，至少可看出神學院生來處之不同。若從教會造就傳道人才的一方面來說，教會在過去的五十年中費了很多錢在高麗辦小學和中學，而結果入神學預備服務教會者却寥寥無幾，此實令人失望。亞本塞拉牧師 (Rev. H. D. Appenzeller) 在高麗美以美會五十週年紀念會時，所講那篇〈五十年中之教育事業〉中有這樣的一段話說：「我們可以勇敢地說：在過去的五十年中，只就建築學校一項來說，美國美以美會平均每天用一百元於建築高麗的學校，現在這些學校房屋（教會與醫院不在內）共值一、八二六、〇〇〇元。」

高麗教會已用了偌大的款項辦理教育事業，而所造就出來的青年中，服務教會者竟若是之少，此實令人奇怪！然而有一件事應當記得，則上表只涉及進美以美會神學院的學生而已，至於進入其他公會所辦的神學院的學生概未列入研究。並且有的學生在中學畢業之後則進入日本或他處的神學院，此均未在研究之列。）

現在我們要看中學課程及其對於任傳道事業的影響。高麗一般的中學課程大同小異，故只舉一校的課程為例於下：

高麗美以美會中學課程表（以下鐘點係五年中的總堂數）

點鐘	目	科
30		文日
28		文英
20		學數
15	育體及訓練	事軍
15		學科
11		業商
10		史歷
9		理地
7		文語高
5		倫理
5		畫圖
5		經聖
3		民公
2		樂音
165	計	共

（平均每年每
星期上課三
鐘點）

美國中學的課程每星期只廿鐘點，然而高麗的則多至卅三鐘點。由此可知高麗中學生功課的繁重。學生因功課繁重而無暇自由運用思想，加以每教員所教的一切都應按照政府所規定的計劃和目標而進行。學生經此五年的薰陶，而於畢業後，仍有志續入神學者，實極少數；其中偶有續入神學者，這種人必是對於神的呼召有清楚的認識者。

高麗長老會在平壤仍有神學院，其學生數目比漢城美以美會神學院的多。長老會神學院為三年制，美以美會神學院為五年制，茲將兩院課程比較於下：

會老長 院學神	會美以美 院學神	學 科
27點鐘	48點鐘	文英
30	44	約舊
45	44	約新
0	30	樂音
8	26	學理心與育教宗
23	24	學道神
25	20	史教聖
13	20	法道宣
0	16	目科修選
5	6	史道佈外國
0	6	文作
0	6	史方東
0	4	論概學哲
2	4	法道佈
0	4	會教修村
0	4	學理倫
0	4	學會社
0	4	學理論
0	4	學濟經
1	4	務服會社
6	2	學政行會教
0	2	生衛
3	0	學類人
190	326	計 共

(點鐘三十六年每, 中年三)

(點鐘五十六年每, 中年五)

由上表看來，這兩個神學院在基本課程方面，如聖經，神道學，聖教史等科目，兩院皆有。此外，長老會神學院有一科「人類學」為美以美會神學院所沒有。然美以美會神學院却有十科為長老會的所沒有。所以可說在神學基本科目方面，兩院幾乎一樣，然在「實際科目」方面長老會神學院則一無所有。

長老會神學院的圖書比美以美會神學院的較完備，並且該院教職員多係美國西教士，高麗教員數目較少。該院在行政上比較美以美會神學院更有一貫的政策。長老會神學院的學生平均年齡較大，並且多半曾任過傳道，所以在外來人眼中看來，此種神學院似乎是專為那些曾任牧師或傳道者而設。此院學生入學程度不限中學畢業，只憑入學攷試為標準。美以美會神學院的學生平均年齡較輕，因在一九三八年以前，此院收生只限於中學畢業者，所以學生多係初由中學畢業者。

長老會神學院的學生有許多在一年中只上學一學期，其餘幾個月的時間則在教會工作。這種方法，雖將畢業的期限延長，然而學生所學的頗為實際；因為他們已有實際的工作經驗，明瞭教會的問題及困難，故重返神學院續學時，他們所研究的皆有一定目的，並且切合實際。美以美會神學院的學生則不然。他們多半是初由中學畢業，且未有服務教會的經驗。所以他們在神學求學時，自己不知應研究的是甚麼，只好把教員所講的一一都記錄下來。他們中間或許有的本來是富有思想的，然而經過五年中學教育的薰陶，他們活潑的思想幾乎全被日本政府的教育政策所潛移。

默化了。美以美會神學院的董事部在一九三八年二月通過一條新議案，就是凡欲進神學者不限中學畢業，只要憑其入學攷試為標準。這樣，不但學生數目可以增加，同時學生程度也得以提高，并且許多有才幹，有學識的熱心平信徒，也得有機會進神學，準備為教會工作。

以上所說這兩個神學院還有一個不同點，就是長老會的神學院有它的差會和校董部一致地援助，因而校務進行順利，美以美會的神學院却不然。

神學院招生的問題與學生立定佈道的心志，很有密切關係，故將略為研究。

作者曾調查美以美會神學院自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間的四十七個新生。調查結果，看出他們現在年齡，小至十九歲，大至三十四歲，平均年齡為二十三·四歲。他們初進神學時的年齡，小自十八歲，大至三十二歲，平均年齡為二十一·一一歲。

高麗學生入學的年齡較美國學生遲。美國學生普通六歲入學，如入幼稚園者普通五歲即入學。這四十七個高麗學生的入學年齡平均為七·三歲，比美國學生約遲一至二歲。

這四十七個學生在小學讀書的年限少至五年，多至七年，平均五·七年。他們在中學的年限，

少的三年，多的六年，平均四·五年。這四十七個學生之中，有八個在中學畢業，後曾繼續入學，所入學校，如音樂、護士、醫學、師範、農業、及蠶業等。

這四十七個學生，大概都在中學畢業後曾做過事的，平均每人曾工作三年。他們所做的各種職業如下：教員九人、牧師四人；以下各種一人：經商、青年會幹事、機廠工人、蠶業、書記、木匠、護士、西教士的書記；有幾位在家種田；又有一位曾下過獄。

三份之二的學生尚能記起他們初次立志傳道時的靈性經驗。其他三份之一的沒有這種忽然立志傳道的經驗。這些沒有這種經驗者，有的說：「因為我父親是個牧師，所以我從幼年時即常想要做傳道。」有的說：「因我常讀聖經及他種宗教讀物，心中有感乃立志傳道。」

那些在立志傳道時有清晰的靈性經驗者，最小的年齡在十歲，最大的，至二十二歲時纔決定。平均算來為十七·三歲。

學生之所以立志傳道，常係由他人或係受了其他特殊影響的結果。茲將影響學生立志傳道之原因及學生數目列下：

如果把他們立志傳道的不同時期分類，有如下表：

目數	因原之道傳志立生學響影
13	師牧
9	親母
4	員教校學
3	道傳女
2	員教學日主
2	叔叔
2	母父
2	會年青的學中
2	士教西
2	親父
1	伴友時年幼
1	生學神的別
1	員教校學經聖
1	母祖
1	驗經中獄

立志傳道時				人數
在小學時	在小學時	在小學時	在小學時	4
在中學時	在中學時	在中學時	在中學時	10
中學畢業後從事於其他職業時	中學畢業後從事於其他職業時	中學畢業後從事於其他職業時	中學畢業後從事於其他職業時	12

至於學生因參與各種活動而使他們立志傳道的也是不一而足。根據調查「教書」爲影響學生立志佈道的最普通的原因。其他如：「教主日學」；「任西教士書記」；「教夏令兒童學校」；「在教會醫院任護士」等調查表中，尙有答覆：「因父親娶妾，所以母親立願將我獻身做傳道，好與罪惡奮鬥」；「獄中讀經有感」；「參加靈恩會」；「遵母遺囑」；「因深受母親信仰的感動」；「我常由父母口中，聽說這神學院的事情」；「當我尙在母腹時，卽被獻爲主工作」等。

由上列調查材料中，看出牧師與父母爲影響人立志傳道最主要的人物。同時看出教會與家庭的影響力量遠超過學校的影響力量。可見神學院招生的問題，與教會中各方面的人都有關係，不能單靠西教士，神學教員，或中學校長等幾個人的鼓吹。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神學院若要有更多的學生，則當與教會和家庭發生密切關係。神學院當變成整個教會生活的一部份，它應當服務教會，同時也要受教會的服務。換言之，神學院如要辦得有好成績，教會中人應共同努力提倡神學教育。神學院當有推廣部之設立，并且主持該部工作者必爲專門人才，方能勝任。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美以美會神學院推廣部已告

成立，該部係由 Y. H. Cheung 博士主持之。

由上面的一表中，已經看出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八年之間，有牧師負責的牧區，由百份之九十四減到百份之六十五；同時備用傳道的聘用，却由二十七人增至六十四人，增加了百份之三七。我們也看到，現在神學院平均每年只造就四位牧師，則可知道，這種數目太少，應當每年造就十位牧師纔夠應付現在教會的需要。無疑地，教會的數目尙是日漸增加，而需人方面，也正是日漸增多；故神學院應擴大加緊訓練人才，方能應付目前教會的需要。

公會間的敦睦與合作

在早期來高麗的各公會西教士皆彼此親切合作，精神極佳。一八九二至一九〇九年間，各公會（包括四種長老宗及兩種美以美宗的公會）曾共同劃分佈道區域，劃分後，各公會的教友及教會產業皆彼此交換，區界也重新整理，佈道事業之進行頗稱順利。各公會對於此種區域的劃分，皆表示滿意。此可由一九三四年羅德斯博士（Dr. H. A. Rhodes）的論著中看出之，他說：『在高麗

工作的各公會，經過了廿五年區域劃分的經驗，都覺得這種劃分的計劃是有益的，并且不願有所更改。如果一旦區域劃分的計劃宣告取消，勢必引起許多公會間的糾紛。（參看 Rhodes, H. A., "History of the Korea Mission, Presbyterian Church," 1934-Chosen Mission, Presbyterian Church U. S. A., Seoul, Chosen, P. 444）

一九〇五年「高麗基督教總會」成立。此會後來改名「高麗基督教聯合會」其組織係由四種長老宗及兩種美以美宗的公會各派代表而組成。此會宗旨乃為促進公會間的友誼及合作，同時共同編印聖詩，出版教務雜誌及編製主日學聯合會教材等。

一九〇五年，美以美會與長老會切實合作，共同出版教務雜誌。

一九一〇年，六公會合編的聖詩亦告出版。

一九一二年，六公會合組主日學聯合會。從那時候以後，每年有全高麗主日學大會的舉行，參加人數每年達二三千人。各地主日學成績極佳。主日學聯合會除編製教材之外，尚有提倡主日學領袖的訓練。

一九二三年，高麗基督教協進會，由各教會選派代表，組織成功。此會目的乃在提倡公會間的友誼與合作。

由上所述，看出自一八九二至一九三二這四十年間高麗各公會合作的精神，極爲發達。

可惜得很！自一九三二年以後，此種合作精神即逐漸崩潰。美以美會開始自行出版宗教教育材料。同時高麗長老會總會（非指長老會西教士）也議決將廿年來與主日學聯合會的合作大部取消。

一九三五年，長老會總會議決停止選派代表參加基督教協進會。

一九三六年，長老會總會議決取消公會間的區域劃分計劃。

一九三七年，長老會通知主日學聯合會，自一九三九年，如果聯合會繼續編印主日學材料，則長老會亦將自行編印主日學材料，及停止參加聯合會。從上述，可知四十年來各公會辛苦經營的合作計劃，竟在過去的五年中破壞無遺。此正如過去的五年中許多國際間的和平條約受同樣的摧殘一樣，實爲可惜！

現在再略述高麗各公會所屬教會在各地方佈的情形。高麗全境共有二四二三鎮，每鎮人口約自五千至一萬，包括八至廿村。高麗共有二四四四處鄉村教會，故平均每鎮應有一教會。然事實上却不然，因教會集中於幾個區域，以致六九七鎮（或百份之二十八鎮）全無教會足跡。教會之所以能如此集中，乃因有的公會專喜在已經有別公會的區域工作，而不願到那未有教會的區域去開創新事業。此種情形，看下表則可明瞭：

各公會鄉村教會分佈之情形	在已有他教會之鎮%	在無他教會之鎮%
長老會	18%	82%
美以美會	22%	78%
救世軍	78%	22%
安息日會	82%	18%
遠東宣教會	84%	16%
天主教會	89%	11%

長老會與美以美會的教會在「無他教會之鎮」之百份數如此之高，乃因一八九二至一九三六年間區域劃分協定的結果。可惜！此種協定已在一九三六年宣告取消了。

總而言之：高麗教會雖發達，然各公會不能合作實為高麗教會歷史上最不幸的一頁。

教會注重查經

東方各國的教會皆有其特殊的工作。日本教會特長於「鄉村福音學校」、「托兒所」及「新聞佈道」（新聞佈道意在利用普通日報登載宗教言論，藉以佈道）等工作。中國教會則特長於「家庭改良」、「識字班」及「小規模的社會改造計劃」等。高麗教會則特長於「犧牲性的獻捐」及「查經」等。

高麗教友對於聖經的研究極為認真。其教會雖屬幼稚，然全部聖經早已譯成高麗文。

高麗教會查經運動之所以成功，教會中各派人士各持其理由。聖經之直解主義者則謂查經運動之成功，實因直解聖經的結果。崇尚「聖經聖潔主義者」及「宗教教育」的人則各謂因他

們的努力，高麗的基督徒纔能夠變成研究聖經的學者。無論如何，高麗教友對於研究聖經的努力為各國所未有。

高麗教友上禮拜堂必須攜帶聖經。在禮拜堂裏，牧師讀經時，教友都打開聖經跟着默念。

主日學所用的教授法簡直與普通的查經班無異，然而參加的人數極多。因人數太多，禮拜堂太小，所以主日學必須分組，在不同的時間舉行。我們若看下表，則可知高麗教會的主日學及他種聚會的次數和時間。茲列一教會的聚會時間表於下：

據羅德斯博士(Dr. Rhodes)統計，高麗長老會的堂會及分堂共一五九三處，而主日學數目却多至一八二八校。主日學每校人數平均一〇八人，而每次做禮拜人數平均只一〇一人。此可見高麗主日學發達的情形。(參看 Rhodes, H. A., "History of the Korea Mission," Presbyterian

目名會集	間時	期日
學日主組童兒與組年青	時九午上	星
學日主組人成	時十午上	
拜禮大	時十午上	期
拜禮年青	十午下 半時二	
學日主組道學	一午下 半時	日
會聚團年青	時七午下	
拜禮晚	時八午下	三期星
會禱祈	時七午下	
班練訓員教學日主	時七午下	五期星

Church U. S. A., PP. 546—549)。

據葛拉克博士 (Dr. Clark) 一九三六年的統計，高麗長老會所有總堂和分堂共二九三〇處，主日學數目共三、二四〇校。主日學學生總數共三四四、二六八人，教友總數共一一九、九五五人（參看 Clark, C. A., "The Nevius Plan of Mission Work in Korea, PP. 317—322"）

高麗一般的教友對於聖經的研究之所以特別有心得，乃因其環境使然。高麗教會所處的環境與當日以色列民族所處的略同。因兩國同樣地處於三強不斷爭雄之間。以色列民族處於近東三強之間，高麗則處於遠東三強之間。兩國均常為強鄰彼此爭奪時的戰場，且常在強鄰管轄之下。自從基督教會在高麗設立之後，教會所遭遇的困難正與保羅時代的初期教會所遭遇的一樣。許多高麗教友下獄，任憑政府虐待，這與保羅時代的教會所遇見的正相同。有的高麗牧師在星期六出獄，星期日早上即登台講論基督復活的福音，在其講論中似乎含有特殊的消息。這種特殊消息為其他自由平等國家的牧師講道時所未有的，乃因他們所處的環境不同的緣故。故此，高麗教友以聖經為一本活的書。他們每逢打開聖經閱讀時，即覺其中每字每句都是上帝對他們所說的話。

高麗教會除了上表中所提那幾種聚會之外，每年農閒時——約在十二、正、二、這三個月——各地還舉行大規模的查經會。此種查經會有時只限於一牧區，然普通常包括十幾個牧區。聚會地點往往是在有西教士的所在地，從前此種聚會係男女分別舉行，現已漸有男女聯合舉行的趨勢。教友對於參加查經會極形踴躍。他們來赴會時，常是要挑着自己的行李和自己所要吃的米，并且要走五至卅英里始得抵達聚會的地方。公會對於赴會者只供給柴火、燈光及碗碟等，其餘費用概歸自備。參加者雖要自備費用，并且要走很遠的路程。有時還要經歷不少的辛苦；可是他們爲着熱心研究主道都很踴躍來參加。

作者寫此稿時，正在高麗參加一個查經會，該會參加者共二五〇人，會期十天。由此會中，益可看出高麗教友對於查經的熱心。參加者連柴火也歸自備，他們的柴火只夠炊飯之用，時值嚴冬，戶外積雪數尺，室內寒冷異常，但他們因爲經濟困難，不得生火爐，所以只好忍着冷來查經。

會期內每天課程甚爲忙碌。早晨五時，全體即齊集禮拜堂守一個鐘頭的「晨更會」。此會開始時，大衆各隨聖靈感動，隨時開聲祈禱。這種全體同時禱告，并看不出禱告者有何過度的感情衝

動，祇得看出他們都是出於至誠。新的教友常利用此同聲禱告的機會，以學習禱告。禱告完畢，繼則唱聖詩而後講經，最後，又同聲禱告，而告散會。散會後各回宿舍炊早飯，炊飯時彼此竭力合作，洗米的洗米，燒鍋的燒鍋。紅日東升，似乎向着他們微笑。大家喜氣洋洋地充滿了上帝的恩賜。

自九時至九時半尚有一靈修課。後繼以兩小時的查經。

他們所帶來的米，只夠每天吃兩頓之用，所以他們就利用中午的時間休息。

下午二時至四時有討論會。因為參加者多來自鄉村教會，故用一下午討論義工的題目，一下午討論教會財政問題，尚有一下午討論禮拜堂的佈置及建築。其餘的下午還是用於查經。

四時以後則進晚飯。晚間尚有一「奮興會」。教友年年參加查經會，所以對於聖經智識非常豐富。

此種查經會每年在高麗各地舉行的，約二三千處，會期或七天或十天不等。

高麗教友參加查經會的熱心更使我們覺得高麗人民對於靈性上的渴慕。有人批評：「這種查經會只是叫這般無教育的人民用學者的眼光以研究聖經，此實不合理。」還有人批評：「赴查

經會者會畢回家時，他們對於主前一九〇〇年以色列國的社會情形的認識，頗爲透澈，然而對於主後一九〇〇年的高麗的社會情形反而不懂。「高麗查經會雖有其弱點，然而它還是各國教會中最大的讀經運動。

高麗教會爲訓練教會中各種義工，而有短期聖經學校之設。每學期以四至六個月爲限。其目的在訓練屬長，義務傳道，主日學領袖，及其他義務領袖。這種學校辦得最好的，首推長老會。

此外，教會還用函授查經，青年訓練班，及青年讀經團等方法，以訓練教友。

由以上所述各方面，可以確定，高麗教會爲一以聖靈爲中心的教會。高麗教會的發達實有賴於查經運動。

教會分佈的區域

研究東方教會問題中，最有興趣的問題就是「教會分佈的情形。」這個問題包括教友的數目及其與全人口之比較，和全境內有教會的地方是多少處等問題。

作者在高麗時，為研究此問題而向政府機關搜集詳細地圖五十七幅，後由各公會的主管人查知各教會的名稱及其分佈的地點。後來用各種顏色紙剪成小紙塊貼在地圖上各教會的所在地，每種顏色，代表一種公會的教會。

下表可看出高麗各省的面積，及各省教會的數目。

高麗全省教會之數目

省名	教會數目	該省面積 (方英里)	平均該省方 哩有一教會	縣數	鎮數	村數	平均該村有 一教會
京畿道 (Kyungki)	450	4949	11	22	249	2729	6
忠清北道 (North Chongchung)	125	2864	23	10	107	1504	12
忠清南道 (South Chongchung)	197	3216	16	14	175	2256	11
全羅北道 (North Chulla)	238	3293	14	15	188	1778	7
全羅南道 (South Chulla)	319	5360	17	23	266	3098	10
慶尙北道 (North Kyungsang)	537	7331	14	24	272	3228	6

黃海道 (Wanghae)	440	6461	15	17	221	2068	5
平安南道 (South Pyongan)	424	5764	14	16	147	1938	5
平安北道 (North Pyongan)	428	10981	26	20	193	1480	3
江原道 (Kangwon)	244	10141	41	21	177	1971	8
咸鏡南道 (South Hamkyung)	194	12351	64	17	141	2940	15
咸鏡北道 (North Hamkyung)	105	7855	75	12	81	710	7
慶尚南道 (South Kyungsang)	303	4752	16	21	252	2612	9
總 數	4010	85318	21	232	2469	28312	7

關於上表，有兩點應當聲明：一、表中的二、三、二縣係包括十二個特別市和兩個海島；二、有的公會的統計將東三省的教會一并列入，但此表的統計就把它刪去。

表中的教會數目係將城市教會及鄉村教會一并算入，所以京畿道 (Kyungki) 省的教會數目也將漢城所有的教會算入，因而該省教會似乎特別發達，只要每十一方英里，或每六村則有一教會。同時咸鏡南道 (South Hamkyung) 和咸鏡北道 (North Hamkyung) 兩省因大部山

地，故教會比較落後。

我們不能用各公會教會數目之多少，而斷定其公會工作之好壞，因為首先到高麗傳教的幾個公會已先佔領了那些比較有希望的區域，剩下幾個困難工作的區域纔讓給後來的公會去工作。同時各公會的人才，和財力各異，所以不能用該公會教會數目之多少而斷定其工作之優劣。下表便是各公會禮拜堂的數目。（根據一九三八年春製地圖時之統計。）

各公會禮拜堂數目之比較

長老會	三五九
美以美會	八三
聖潔會（遠東宣教會）	一六七
救世軍	一五三
安息日會	一四〇
天主教會	二七
日本人的教會（不論何公會）	五
共計	四〇一〇

表中長老會係包括四種長老會就是：北長老會，南長老會，澳洲長老會，和加拿大聯合會。

美以美會係包括兩種公會，美以美會和監理會。表中還可看出高麗共有日本人的教會五十一處，其中百份之三十九位於城市。高麗人的教會，設在城市的尚不及五份之一。高麗的日本人教會與在日本的教會一樣，多是集中於大城市。

移居高麗的日本人加入教會者按照比例算，比高麗人加入教會的少。因為每一一，〇〇七日本人纔有一教會，同時每七，八八一高麗人則有一教會。

各國救世軍的工作多係集中於城市，然高麗的救世軍則不然。高麗救世軍共有教會一五三處，其中百份之八十七設在鄉村，這種百份之八十七的百份數比高麗鄉村人口的百份數（百份之八十三）還要高呢。其百份數之所以這樣高，第一因為經濟的原因，在鄉村設立教會，產業及種種費用均較城市為省。第二，因為鄉村的人口多，對於教會的要求也大，所以救世軍的工作則極力在鄉村區域推進。現在高麗救世軍的工作已漸趨於城市，其城市工作成績極佳。高麗的失業業者及無家可歸者甚難引起社會的同情，然救世軍已利用工業以救濟這般人。救世軍在高麗工作，與其

他公會竭力合作；并且它不在已有別公會的教會所在地或在該教會所在地的三哩內，進行工作。聖潔會（或曰遠東宣教會）有幾位很好的西教士。其教會總數共一六七處。此會對其所屬教會的津貼較其他各公會多。此會極主張聖經一切教訓是聖潔和神聖的，其百分之八十四鄉村教會係設在已有別公會工作的市鎮。

安息日會的文字工作和醫藥工作成績最優，其教會多數設在鄉村。在其一四〇處教會之中，城市教會佔百份之一，鄉村教會佔百份之八十九。該會百份之八十二的鄉村教會係設在已有別公會工作的市鎮。高麗安息日會工作的成績，不及中國或日本的安息日會。

高麗的天主教只有教會一二七處，此數尚不及全高麗各教會的百份之五。然其工作集中，教會組織嚴密，且因其將受洗的嬰兒都算為正式教友。故每教會教友甚多，平均每教會教友一二七人。在這一二七個教會之中，城市教會佔百份之十八。鄉村教會常設在鎮上利用其優越的地點和美麗的建築以吸引鄰近村莊的人加入教會。它百份之八十九的鄉村教會係設在已有別公會工作的市鎮。

作者會詳細研究以上所提過的四種長老會及兩種美以美會的分佈情形。研究結果，看出在二六〇九鎮（較小的鎮凡有一公會在該地工作的均算入）之中，完全無教會的佔八六六鎮（或百份之三十三・二）。每鎮有教會的佔八七九鎮（或百份之三十三・七）。上面已說過，如果每鎮有一小學，則每小學只能容納該地百份之三十的學齡兒童。這樣算來，這八七九鎮（每鎮有一教會的）的教會也只能夠容納百份之三十的人口而已。每鎮有兩個教會的佔四八六鎮（或百份之十八・六）。

每鎮有三個以上的教會的，只佔百份十四・五（三七八鎮）。這種鎮雖可算為福音比較普及的地方，然而其百份數太低。請看下表則可知六公會所屬各教會分佈之情形。

六公會所屬教會在二六〇九鎮分佈之情形

公會別	無教會	有以下諸教會數目之鎮數									總鎮數
		1	2	3	4	5	6	7	8	9	
美以美會	216	158	72	26	6	1	1	2	1	0	483
監理會	76	56	35	20	6	4	1	2	0	0	200
北長老會	708	304	225	109	66	25	13	4	1	1	955
南長老會	177	195	80	30	15	1	0	0	0	0	498
加拿大聯合會	98	65	33	14	7	3	0	0	0	0	220
澳洲長老會	91	101	41	15	2	1	1	0	0	0	252
總計	866	879	486	214	102	35	16	8	2	1	2609
百分比數	33.2	33.7	18.6	8.2	3.9	1.4	.6	.3	.07	.03	100%

茲將六公會工作區域的情形分析於下：

六公會工作區域中平均多少人口有一教會

次第	公會名稱	平均多少人口有一教會
1	北長老會	4,673
2	監理會	6,051
3	澳洲長老會	7,982
4	南長老會	8,399
5	美以美會	9,732
6	加拿大聯合會	10,189

六公會工作區域內平均每縣教會數目

次第	公會	每縣各教會數目
1	北長老會	19
2	監理會	13
2	南長老會	13
2	澳洲長老會	13
3	美以美會	10
4	加拿大聯合會	8

六公會工作區域內平均每鎮教會數目

次第	公會	每鎮教會數目
1	北長老會	1.56
2	監理會	1.22
3	南長老會	1.02
4	加拿大聯合會	0.98

4	澳洲長老會	0.98
5	美以美會	0.88

六公會工作區域內無教會的鎮的百份數

次第	公 會	無教會的鎮的百份數
1	北長老會	21.8%
2	南長老會	35.5%
3	澳洲長老會	36.1%
4	監理會	38.0%
5	加拿大聯合會	44.5%
6	美以美會	44.7%

六公會工作區域內有兩個教會以上的鎮的百份數

次第	公 會	兩個教會以上的鎮的百份數
1	北長老會	46.4%
2	監理會	34.0%
3	加拿大聯合會	26.0%
4	南長老會	25.3%
5	澳洲長老會	23.8%
6	美以美會	21.9%

六公會工作區域內有三個教會以上的鎮的百份數

次第	公 會	有三個教會以上的鎮的百份數
1	北長老會	22.9%
2	監理會	16.5%

3	加拿大聯合會	11.0%
4	南長老會	9.2%
5	美以美會	7.7%
6	澳洲長老會	7.5%

按以上六表各公會之次第而算出其總次第

次第	公會	六表中次第總數
1	北長老會	6
2	監理會	14
3	南長老會	19
4	澳洲長老會	22
5	加拿大聯合會	25
6	美以美會	30

至於以上六公會工作的次第之所有先後不同者，其解釋實難一致。但有幾點是很明顯的，茲述之於下。

北長老會在以上六表中均列第一位，其故乃因其人才及經濟皆得美國總部（或曰母會）充份的接濟。同時其工作只注重於教會的範圍，不像有的公會之側重於普通的教育工作。并且其西教士皆致力於訓練義務領袖，及遊行佈道等工作。因此種種原因，故其工作列第一位。

監理會之所以能列在第二位，乃因

其對於公會的意識最爲堅強，同時同工中彼此切實合作，加以其美國的總部也極力援助，且其婦女工作的人員爲遠東各國教會之最優良者。如此種種皆爲其成績優良的原因。

南長老會及澳洲長老會的工作區域比較困難。加拿大聯合會爲最遲到高麗的公會，其工作區域位在咸鏡北道（North Hamkyung）和咸鏡南道（South Hamkyung）兩個多山的省份。這兩省的工作最爲困難。

列在末位的美以美會，算是早到高麗工作諸公會中之一，并且它所佔領的區域也比較容易工作。然其美國總部對它不甚關心，故此會財政比較困難。此會西教士例假返國時不能有機會繼續求學，他們必須遊行演講，藉募捐以充實高麗工作的經費。同時他們在高麗工作，因經濟困難，常須與美國朋友通訊勸捐，因而難於專心工作。此會還有一種困難，就是其他公會皆在一總部指導之下而工作，此會則歸兩個總部的指揮。同時此會的女工作人員多於男的，并且注重遊行佈道的西教士比其他公會都少。

總而言之：高麗的鄉村教會爲今日東方各國諸新進的教會之最有希望的，高麗教會的工作及各方面的情形與新約時代的教會有許多共同點，故高麗教會誠可稱爲使徒時代的教會。

第三章 日本鄉村教會

日本的農業

日本農民約佔其全國人口的半數。據調查百家之中，有四十三家爲農民。

在一九三三年之前，農家數目逐年增加，然自一九三三年以後，因軍事工業發達，農家數目也即逐漸減少。近年來，農家數目雖又略見增加，然終不及人口增加之速，可知日本的農村人口已進入一靜態的時期。（參看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1926 to 1935 inclusive.*）

農業問題，極爲複雜，爲篇幅關係，本章中所提的農業問題只限其與鄉村教會有關者。日本農村問題有一件事情頗足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日本國土雖小，但其農家的數目約與美國的相等。據一九三五年統計，日本農家數目共五，六一〇，六〇七家。

日本農家副業極爲發達。農民中有副業者約佔百分之二十七。許多商品皆在家庭製造，這樣製造的成本低廉，所產商品，始足以競爭於世界的市場之上。

日本的農佃問題與他國略同。農民中的佃農，半自耕農（半自耕農所耕種的土地，一部份自己的，一部份爲租入的）及自耕農，約各佔三份之一。自一九二八年以後，佃農數目，逐年略見增加。據一九三五年統計，自耕農數目佔百分之三十一；佃農百分之二十七；半自耕農百分之四十二。

日本農場，面積極小。農家之耕種自·五至一·二三英畝農場者佔百分之三十四；耕種一·二三至二·四七英畝者仍佔百分之三十四；其他百份之三十二之中，耕種二·四七至四·四九英畝者佔百份之二十二，耕種四·四九英畝以上者佔百份之十。

日本政府雖曾將農家土地加以整理重劃；然農場面積仍是甚少。按目下情形，耕種一·二三至二·四七英畝的農家逐漸增加；同時其他幾種的農家則逐漸減少。

日本的風景非常美麗。境內小山甚多，山上綠林暢茂。山谷河流兩岸，及沿海地帶皆爲肥美農田。日本本部，可耕地只佔全面積百份之十六。水稻爲最重要作物。耕地之中，水田約佔百份之五十

三、旱地佔百份之四十七。

日本的鄉村區域散布了許多小漁村，其居民約百五十萬。這些漁村皆無教會。

日本農村之一特徵，即合作事業極爲發達，大部份人民皆爲社員。合作社種類，如信用、運銷、購買，及利用等皆有。這種合作運動，在日本現正方興未艾。農民大部貿易，皆由合作社管理，任務發達之情形，堪與丹麥、瑞典、新西蘭等國相比美。

日本農民極爲勤謹機警。他曉得保持地力，鬆土，及施用改良種籽。田園雜草絕跡。家畜飼養也得法。此外日本農民，尙極講究整齊清潔，且富有美感，住宅四周往往佈置齊整，且栽種花草樹木等，以爲點綴。

日本農民，工作勞苦。當麥季收成之後，立即繼續插秧。農忙時，男女一律下田工作，田中水深及踝，女人往往背着小孩，仍須終日忙碌於田間。

日本政府將其本國的宗教與愛國運動打成一片，因而人民的愛國觀念，及對於政府的信仰極爲堅強。基督教在這種情形之下，頗感進展的困難。

鄉村福音學校

日本教會之一特殊貢獻，則所謂「鄉村福音學校」。這種學校日本教會辦得成績最佳。農閒時農村青年，每自廿至卅人，共聚一堂，受短期訓練。訓練地點，往往借用禮拜堂。所授科目，如農業、社會學、經濟學、及基督教的基本智識等。受訓練時，師生共同起居，實為個別教育之良機也。參加這種訓練的學生返鄉時，不但可作更優良的農民，同時可作更有能力的基督徒。這種短期學校的訓練，係將農業與基督教打成一片，為訓練教會義務領袖之一良法，這個方法他國教會很可採用之。

邇來日本政府已模仿教會的辦法，辦了許多與「福音學校」略為相似的農業訓練班以訓練農村青年。因此有人說，普通青年對於福音學校的熱心已漸減低，是以教會應亟謀此種學校課程之充實，以維持以往的盛況。根據以往經驗，每逢教會創辦一件新事業，經試驗成功之後，政府立即採辦，且大規模應用之。

自從日本政府大規模提倡農業訓練班之後，福音學校則多注重宗教課程。據說，在一九三〇

年福音學校課程中，農業、經濟、社會等科目佔百份之七十，宗教科目佔百份之卅。現在的福音學校的課程則正相反，百份之七十爲宗教科目，百份之卅爲農業、經濟、社會等，這種學校分爲男女兩種，男的約佔百份之七十；女的佔百份之三十。

托兒所

日本教育還有一種特殊的工作，卽所謂「托兒所」。托兒所之辦理常在農忙時，因是時農家成人均下田工作，常將兒童留放家中無人看管。教會爲實行基督服務社會的精神，因而創辦托兒所，爲農家父母看管兒童。同時教會可利用這種工作與非教友的家庭接觸，藉以打破他們與教會間的一切隔閡，並且可以乘機領導他們歸主。在長野郡 (Nagano) 須坂 (Suizaka) 地方有一教會，該教會的主日學學生由托兒所的方法招來的，多至百份之九十四，在九州 (Kyushu) 北部的米原 (Maebara) 教會也有一位做母親和一位做祖母的因教會辦托兒所的緣故進入教會。在長野郡還有一個教會，辦了一個托兒所領袖訓練班，參加受訓者共卅五人，來自十五村。他們受訓之

後，許多參加公立托兒所的工作。教會除辦托兒所之外，對於進托兒所兒童的母親，也組織母親會，以教他們家事改良，及兒童護養法等常識。

新聞佈道

日本人民對於閱讀的習慣極爲普遍。日本火車每逢停站時，即有許多報僮進站售賣各種報章，什誌。其價低廉，雜誌每冊自一〇〇面至二〇〇面只售日幣十至卅仙。日本人乘火車時，讀雜誌與美國的旅行者讀報紙是一樣地普遍。日本的書店極多，連小鎮上也有許多書店。這種情形爲東方各國所未有。

因日本人民閱讀習慣之普遍，故教會則利用此機會進行所謂「新聞佈道」，（有時叫做函授佈道）。

這種佈道的方法，就是利用普通日報的篇幅，登載基督教的言論。閱報者閱讀此言論之後，如對於基督教發生興趣，則可以與主管新聞佈道機關通訊。一到他們對於基督教發生濃厚的興趣

時，這機關便介紹他們與鄰近的教會繼續習道。據報告，由這種佈道的結果，主管機關收到許多習道者的信件，結果甚佳。在信州（Shinshu）地方，第一次的鄉村福音學校共有學生廿名，其中十五名係由新聞佈道的方法招來的。（參看 A Paper by A. R. Stone of Nagano (長野) Prefecture, 1935）據新瀉郡（Nusaka）另一公會報告，該會有一次收進十位教友，其中七位乃由此種佈道法所感召的。

公共衛生事業

日本教會提倡公共衛生事業的極少。據作者所知道的，一九三七年十月起，長野（Nagano）附近的信濃（Shinano）鄉村牧區會請了一位公共衛生護士，用八個月時間在該牧區各村莊舉行衛生講演，及開衛生講習班。還有一次，一個教會在開短期訓練班時，也曾由政府機關請到一位公共衛生護士參加講演衛生的題目。此外，還有幾處西教士的師母們也曾開班講授西洋烹飪法，以改良日本人的食品。除以上所提這幾個例子之外，日本教會進行公共衛生工作的，或許還有，但也

不多。我們若用社會服務的眼光來比較日本教會與他國教會在衛生教育的工作上失掉了一個極大的機會。

鄉村牧師

基督教進入日本已有七十年的歷史。它初到日本時工作進行極感困難。當時比較容易與教會接近的，唯有城市中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所以初期的日本教會則建在一般人的身上。當時教會對於鄉村工作，簡直無暇顧及。雖經七十年的努力，現在已經設立教會的村莊也不過只二三百村，此外還有九，五〇〇村全無教會足跡。日本的村莊比較他國都大，每村人口普通都在五六千之間，有的多至二萬人。而這些人口衆多的村莊大半無教會的工作。

日本鄉村教會的工作，可算正在開荒時期，因每四十個村莊中，無教會的約佔三十九村。

日本鄉村教會工作的困難，據一般牧師說，是因爲農民頭腦頑固，不易接受福音。其實這個理由并不充份，因爲若將諸縣城教會的教友，按職業分類，則可看出教友之中多半還是來自附近的

村莊。可見，日本鄉村教會之所以不發達，與其說是因為農民固執，不肯接受福音，不如說是因為一般牧師的固執，不肯下鄉去。

有的牧師說：教會對於鄉村工作的困難，係因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影響了西差會的津貼，因而牧師下鄉的旅費也受裁減，所以鄉村工作不易發展。這個理由也不充份。日本牧師常在附近村莊設立「鄰童主日學」，而利用這主日學為在鄉村推廣福音的中心。這些主日學普通離開牧師的所在地至多四五英里。普通牧師們都有腳踏車。他們可以很方便騎車下鄉，並不需偌大旅費。普通日本牧師喜歡在家裏研究學問，而不喜歡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及推廣工作。一般牧師的家裏不看見一張牧區的地圖，更看不到甚麼「教會工作計劃表」。

日本牧師對於社會服務工作極少提倡。這或許有兩種原因：一、因日本政府的行政管理週到，窮鄉僻壤的各方面農民生活之改進，亦無不歸政府統制，故此，牧師們都說，一切鄉村改造的事業均無教會工作的餘地。這種說法，如按一外來人看來，並不十分確實；因為日本農村尚有許多事業，均未有人過問，例如，衛生工作，家庭改良，兒童健康，青年婚姻指導，青年職業指導等等均極需要教

會的提倡，同時牧師仍可與政府合作，幫忙介紹農業改良的方法，及向農民解釋政府所提倡的各種改進事業的意義。

日本牧師對於社會事業極少提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向來存着一種觀念，以為牧師係一宗教導師，其工作應分別為「聖」，其他社會事業皆屬於「俗」的工作，所以牧師不應親自提倡。按賀川豐彥博士意見為適合實際起見，「教會」兩字，應改為「實會」，（即實行的社會日文讀為 Jit-Kwai）至於牧師不注重社會事業的原因，還有一種解釋，就是神學院的課程向未給牧師以社會活動的訓練。日本神學院，皆附設於普通大學，其入學考試的資格，仍須中學畢業。神學課程共六年，三年預科三年正科。神學院課程中，外國文一科極為注重。希伯來文及希臘文為研究舊約與新約的必修科。有的神學院為研究神道學的方便，尚有德文一科。但是課程中，外國文科目雖是如此注重，而日本人對於學習外國文的天才又是極差，并且學生在畢業後，對於外國文多未加繼續研究，因而白費以前在神學院求學時的苦工。普通神學生對於神道學一科頗感興趣，且能精通近代各種神學的理論。

神學院課程對於教牧學、教會行政、宗教教育、青年工作、及社會學、經濟學等科目，極不注重。有一個神學院，用了兩位舊約教員，兩位新約教員，一位神道學的教員，至於實用神學、宣道法及其他科目共只用一個教員，此可見神學院對於實用科目忽略之一般。普通神學院的建築及設備却甚講究。其圖書館之充實爲東方各國神學院所未有。據一九三七年日本基督教年鑑的統計，各神學院學生數目如次：

日本神學校 (Nippon Shin Gakko) (NKK)	—————	一二七人
青山學院 (Aoyama Gakuin Seminary) (NKK-Union)	—————	一一五人
關西學院 (Kwansei Gakuin) (NMK)	—————	五一人
同志社 (Doshisha) 神學院 (NK-UB)	—————	五〇人
中央 (Ono) 神學院 (NKK)	—————	四〇人
聖保羅 (St. Paul) 神學院 (NKK)	—————	三八人

作者在日本與牧師聚會時，常勸他們多按基督教的原則提倡社會事業，他們總是一致推辭。

地答覆說：「日本情形却與別國不同。」許多爲國際和平奔走的差使，在日本演講時，也常碰到同樣的答覆。如果各國教會代表向日本牧師講述其本國教會對於社會事業的努力，無疑地，他們也都要碰到同樣的答覆。日本牧師這種答覆，據西方人士看來，并不十分確實，不過是爲「顧面子」的一種推辭。在演講時，若講員講述外國教會所進行各種事業，希望日本牧師採用，在日本牧師看來，這是一種錯誤的教育法。總而言之：日本教會最弱的一點，就是缺少社會活動。

要提倡任何社會活動：必須根據各地不同的情形而進行，否則易犯削足就履之弊，正如有些日本禮拜堂的建築採用美國西部禮拜堂的樣式，然而在日本這些禮拜堂蓋得很小，且沒有油漆，結果非常難看。不但建築方面要適合本地情形：就對付罪惡方面，也應如此。例如日本某地方有一教會，其教友數目比普通教會還要多，可是離開這教會，只有數步的地方，即有一家妓女館。這妓女館爲各種罪惡的中心。該教會竟聽其自然存在，而不想法對付之，此實與基督的精神大相逕庭。

農民因勞動多，所以他們所喜歡的就是實際的活動，而不是一套理論。故此，教會如能藉着各種社會事業以將它所傳揚的福音具體地表現出來，農民自能更容易地了解基督教的道理。大凡

缺少社會活動的教會，教友常是很多，日本牧師既常說：「日本情形却與別國不同，」然而在這教友少的原因上却與別國沒有什麼「不同。」此可由下段事實證明之。

有一天，許多牧師聚會的時候，作者勸他們多提倡社會事業，他們仍是一致地說：「日本情形却與別國不同。」第二天，作者研究這些牧師的教友名冊。結果，看出有一位牧師管理兩處教會，教友共計只十三人。還有一位教師管理三處教會，教友共計廿四人。還有一位管理兩處教會，教友共計卅人。其餘各牧師的牧區，教友人數如下：23. 79. 37. 83. 16. 15. 29. 18. 27. 71. 32. 50. 26. 20. 33. 13. 32. 34. 等。以上共有牧師廿一人，教會四十處，這樣算來，每牧師平均教友只有卅五人，每教會只有教友一八·二人。以上每教會的教友太少，作者恐因諸教會情形特殊，不足爲例，故另外研究十五個牧區，（每牧區由一牧師擔任。）研究結果，看出每牧師平均也只有教友卅八人，每教會也只有二十一教友。由此可知，缺少社會計劃，和社會活動的教會，教友數目總不會多的。

日本牧師和日本教會雖有弱點，然仍有其長處。一般牧師對於探訪教友，非常認真。他每三個星期，則將教友家庭都探訪一遍。星期日的禮拜，富有崇拜精神，禱告也懇切。整個禮拜的秩序可說

十分莊嚴和虔誠。牧師大概都是很博學的。他們所讀的書，比東方各國的牧師多。正如他們所做的佈道事業，及社會事業比東方各國的牧師少一樣。禮拜堂內部常是打掃潔淨，可是外部多久未經油漆。禮拜堂內的座位均附有椅墊。無論大小教會，每星期日皆將禮拜秩序印出。普通禮拜堂的兩傍有兩間小課室，其門係用帶有滑輪的推門，室內的地板鋪有草蓆。教友上禮拜堂時，都帶着聖經和聖詩。唱詩時，會衆全體參加。鄉村教會雖無唱詩團以引起崇拜空氣，然而禮拜時，還是十分莊嚴和虔敬。

鄉村教會的手工業

在九州北部福岡郡 (Fukuoka) 有一縣份名叫糸島 (Toshima) 全縣人口約五五・〇〇人，該地爲一產米區域。普通農場，面積甚小。地價，肥料，均極昂貴。人民生活，極爲窮困，雖終年勞苦耕種，而其收入僅足餬口而已。一般農民無日不在病、老、窮、債等困難壓迫之下。該郡之中部有一鎮名米原 (Maabara)，鎮上有一所美以美會的教會，牧師名叫隆夫內海 (Takao Utsuni)，素熱心

社會服務的事業。他的師母也是個熱心工作的人。

他的教會有特別的建築可爲幼稚園之用。他的師母就借用此地創辦托兒所。教會設有模範廚房，以爲進托兒所的兒童預備中飯。近年來，該地農民因天時不利，稻季損失達百份之八十四。這位牧師則想法應付他們的困難。所用的方法，不是單單散賑，同時也使農民有工作，以增加他們的收入。

該教會有一位婦女國外佈道會的西教士名提格女士 (Miss Carolyn Teague)，她對於社會事業也頗熱心，她由美國回來時帶來一種織檯布的方法。她就借用幼稚園教授鄰近的婦女織造檯布，結果成績甚佳。參加織造檯布的婦女共八十人。她們收入并不少，每人收入均足補助家庭的費用。織成的檯布，均由神戶一大商店代售。教會用提倡手工業以代替散賑，實爲救濟農民最有效的辦法。因其不但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且可藉此與地方上的人連絡感情，同時可將牧師星期日所講的道理實行出來。

在靜岡郡 (Shizuoka) 西南部，靠近 Enshu Nada 海的地方，有一個小鎮名袋井 (Fukurouji)。

鎮上有一所美以美會的小教會，牧師名叫外村（Onomura）爲一富有藝術觀念的人。他在他住家之旁邊建了一所小工場，他自己却叫這小工場爲「藝術室」。有一位西教士名麥威廉施（R. McWilliams）對於他所提倡的工業，頗感興趣，且多方地鼓勵他。可是有一次，他本公會的一位負責人去參觀他的工作時，對於他所做的，却不表示熱心，給他十分失望。他說：「這位大牧師無暇欣賞我的作品，希望他以後不要再來纔好。」

這位藝術牧師自己建造紡機和織機。并且利用一種野草和粗的棉紗，織成極美麗的草布，可作包書封面之用。染布的顏料，仍係他自己利用某種山草製成。他還利用絲廠所遺棄的蠶繭織成很時髦的領帶，此外他還織造極悅目的幔布，地氈，椅墊及數種衣服等，他說：「創造美麗仍爲崇拜上帝的一種方法。」不錯，上帝在日本各地都有顯出祂豐富的美麗來。

這位藝術牧師雖然造了許多美麗的東西，可是他的禮拜堂并不美麗。因爲那座禮拜堂是以前的西教士模仿美國堪薩斯（Kansas）和曼民托巴（Manitoba）一帶的禮拜堂而建造的，堂身全以木板釘成且久未經油漆。禮拜堂之一端有一鐘樓。這位牧師現正集中力量，希望能於不久

將來，改建一座美麗的日本式禮拜堂。他教他的教友製造各種工業品，而將諸工業品的收入儲積起來，備為建築新堂之用，教友們也都熱烈地贊助其新堂的計劃。他這樣做，不但是教教友織造美麗的布，同時也使教友對於美的觀念有新的認識，並且使它與宗教生活打成一片。

內海 (Utsumi) 牧師係用手工業以增加人民的收入，同時也增加教會的收入。外村 (Tononura) 牧師是利用手工業以教他的教友關於美的宗教價值，並且藉着新堂之建築以使美的觀念與每星期日的崇拜發生關係。

在長野郡 (Nagano) 北部古間 (Furuma) 地方有一個教會。管理此教會者係一有為青年牧師。按照日本的風俗，長子必須留家管理田產，及上廟執行家庭祭祀。其餘的兒子可免執行家庭祭祀之責任，因而他們對於信奉基督教比較容易。平常這些較小的兒子不是投軍就是進城謀生去。可是這個古間教會却有許多青年人，這是因為這位牧師創辦一所小規模的鑷刀廠，招收一般本地的青年在廠裏工作。因而他們不想進城謀生去。

鑷刀廠創辦的經費係由加拿大聯合會借來，資本共三二〇〇元。這位牧師用了這筆資本設

立了一座十五英尺寬和廿四英尺長的小工廠。

廠中諸青年工友皆按月領薪，此外工廠餘利他們還有分潤。工廠原料的購進及鐮刀的售出，皆利用合作社管理之。

古間地方夏季的水菓，蔬菜，產量甚豐，且時有生產過剩的現象，冬季諸農產品則皆極缺乏。這位牧師看到這一點，即創辦一所合作罐頭廠，使十家教友合作製造蔬菜，水菓等罐頭，留供冬日之需。這位牧師所做的，是具體而實際地應付當地的需要，同時為地方上創辦新的工業，且為教會造成更豐富的宗教生活。

教會的自養問題

在長野郡 (Nagano) 有一位對於鄉村工作很有經驗的面教士名斯頓牧師 (Rev. A. R. Stone) 他有一次說：「鄉村教會的自養問題」為一大問題，教會在這一方面進步最慢。這話實不錯！

教會自養雖是困難，可是各地教會對於自養的實驗正是努力地前進。

日本教友對於獻捐一事，頗為特別，小康的教友常是願意為一件特別的事情或在特別時期中而慷慨一次地捐輸，可是不願意每星期或每年的認捐，因他不以每星期或每年定期獻捐為崇拜的一部份。

在長野郡有一位教友想出一種很新奇的獻捐方法。該教友家庭很大，小孩甚多。他立願每小孩受洗時，即栽一棵栗樹，及至栗樹結果時，則將所結的栗子的四份之一捐給教會。他用這種方法，每年捐了不少錢給教會。

在宮城郡 (Miyagi) Oide 地方有一聖公會牧師名木村 (Kimura) 他因一位居住東三省的
朋友捐給他的牧區一塊三百英畝的地，就利用這塊地進行自養的計劃。這三百畝地只有二畝半已經開墾，餘者概係樹木，可為製造木炭之用。木村牧師的生活則全靠這塊大地以維持。此地約可值一萬元，估計在廿年中，每年約可出息五百元。這位朋友能慷慨地捐助這一大塊地，實令人夢想不及。木村牧師因其經濟來源有保障，故能專心為教會工作。他初到 Oide 時該地無一教友，經他

不斷地努力，現在該地教友已經不少。他所辦的主日學共有兒童二五〇名。他還辦了一個托兒所，并且切實與當地的公立小學合作。小學缺少體操教員，木村牧師則被請擔任此缺，因此該區兒童他都認識，他所辦的主日學之所以發達的原因亦即在此。該地的青年會乏人教授柔道術（按係日本拳術）木村素諳此術，亦被請擔任教授，因此他也認識許多當地的青年人。像木村這種熱心的青年牧師，在日本頗有其人。他們都希望能夠到那九，五〇〇個未聽過福音的村莊，進行新的專業，可是皆因經濟來源無保障，故都不敢冒昧前進。

還有一位青年牧師名曾根（Sone）。他初到他的牧區開始工作時，該地無一教友，且反對者甚多。公會津貼他的方法，非年年撥款津貼，乃是一時撥一大宗款給他，使他進行自養計劃。他將那筆款分配成爲五年的財政預算。其分配法如下：

購買土地	一，六〇〇元
設備費	三〇〇元
建築費	一，七〇〇元

托兒所辦理費——五〇〇元

生活費——三、九〇〇元

會根牧師說：「自從公會給我這筆津貼款之後，我就決志想法使我能夠自養，因此，就買了田地，自己耕種，并且蓋了房子。現在我的生活全靠田地的出產以維持。我所收成的如米、豆、什糧等，完全自用，未曾出賣。一位牧師如要自養，并不需要多大的田地，和多少錢財。」

因為會根牧師與農民共同生活，所以他了解農民的生活情形，他與他們共同工作而不是替他們工作，因此他能博得農民的同情。他將農村青年組織起來，成爲一種學術的團體，名爲「青年問題研究班。」他說：「青年人凡事好新，并且喜歡戴高帽子。」

會根師母曾受過助產的訓練，她因助產的工作得了許多人做朋友。現在日本尚有許多像會根牧師與會根師母這種青年夫婦熱心願意犧牲自己，到農村去進行同樣的事業。可惜因爲沒有經濟的後盾，而不敢向前。

日本農民窮困，現錢缺乏。他們多數活在窮苦的生存線上。收穫之後，立應清還肥料帳、交租、納

稅及還債息等，因而餘款極少。這般農民現款雖少，不能多捐與教會；然而他們皆願以捐工代替之。在其他田地比較不感缺乏的國家，教友捐輸的方法，除了捐現款以外，尙可將自己田地劃出一小塊，栽種五穀，而將其出產捐與教會。有時除了栽種五穀的方法之外，還可使教友爲教會養家畜，如養豬、羊、雞、兔等，而將其收入歸於教會。這些捐法，有的也可在日本試行。

有一種方法，頗能增加日本教會的收入，就是農產品的加工製造。日本有地農產甚豐，教會可利用其過剩的農產品加工製造。其種類，如製水菓、蔬菜等罐頭，及製葡萄汁、豆醬、麵包、炒米、及炒麥等。教會利用農產品加工製造的方法比較普通的捐工有兩種優點：一、可將過剩的農產品加以製造，免至浪費；二、可增加農家食品的種類，以減少營養不良病。

教會仍可利用小工業以增加收入，其法則使教友家庭織布或縫紉，而將其收入之一部捐與教會。有時教會可另闢一室爲各種手工業的工場，場工可由教友捐工擔任。捐工當在年頭與認現捐的運動同時舉行。教會當由教友組織一捐工委員會專管捐工及分配工作事務。捐工方法對於窮苦教友最爲有益。青年教友如能團體地捐工，其結果要比個人的更好。

牧師的職責固然是在宣傳福音及培養教友；至對於他是否應費一部份的時間以增加自己的家庭收入的問題，各方意見頗不一致。有人以爲牧師應以造布棚的保羅爲榜樣，自食其力。其法則由教會置一農場使牧師耕種，而將其收入維持他家庭的費用。有人以爲牧師的工作是一種神聖的工作，其他勞動的工作均係俗事，牧師不應親自參加勞動。

以上兩種意見各有其弱點。第一種意見，牧師自食其力，理想實妙，然而反觀今日日本的農家，則使全家老少一星期中勞作七天，他們的生活程度還是比他們所理想的牧師的生活程度低得多呢。並且許多農民雖用全時間於耕種，而年年反見債台高築。他們由農場出產的收入，幾乎僅夠其家庭費用而已。牧師如果要將傳福音所餘下的時間來耕種一塊夠以維持一家生活的農場，時間方面則發生重要問題。農業在日本既非大可獲利的事業，如果牧師要僱工代爲耕種，其結果必歸於失敗。

第二種意見，以爲牧師的工作是神聖的，不應參加任何勞動；這也未免過於固執。多數日本牧師自從進神學院時已存着一種觀念，就是牧師們的工作不管其有否成績，總有人該養活他們。這

種觀念，如果公會每年的津貼不停止，還是要繼續地存在。

以上兩種意見，各趨極端，實應找出一種中庸的辦法。要找出中庸之道，必須顧及以下幾個原則：第一、公會津貼逐年減少實為可惜；然津貼減少既成事實，就無論如何，教會應想法增加教友的捐款；第二、現在一般牧師的薪水太低，教會應給牧師有一較高限度的薪水。按照日本的情形來論，一位牧師如果有夠用的款項可以訂購必需的書報，參加各種教育團體，教育兒女，及老、病等費用，他的月薪最少當一百元；第三、牧師所講的所教的，當與人民日常生活，尤其經濟生活發生關係。要達到這種目的，牧師必須深入民間，與人民共同生活，這樣他纔會明瞭人民的生活狀況，且知如何設法以改進之；第四、目前鄉村教會的教友甚少，牧師的薪水，如用平常教友捐現款的方法以籌募，結果必無望其自聘牧師，所以鄉村教會應想法，使牧師的薪水由以下三法維持之：（1）現款捐：如教友人數增加，此現款捐自應隨之增加，同時其他兩法的進款當隨之逐減；（2）捐工：意指捐人工，和土產，家畜等；（3）牧師自己勞動：此項的收入係用以補充以上兩法之不足。教會可置一小農場或小園地，使牧師栽種菓樹、五穀，及養雞、兔、蜂、羊等家畜，和加工製造農產品，製造手工品等。牧師

自己勞動時，可用教友所捐的工以幫忙他工作，并且其收入應歸入教會，然後由教會支付，當爲牧師薪水的一部份。

牧師因自身參與農事工作，便有機會介紹優良種籽及畜種給農民；同時他也可提倡工業，改良人民的食品，及協助農民解決農產運銷和其他經濟的問題。以上所提的三種籌款計劃，各教區應擇定一牧區先行實驗，希望可由實驗中找出一條解決教會財政問題的途徑來。

賀川豐彥博士

賀川豐彥博士的工作影響日本教會的前進甚大。他所做的事業很多，已常有人論及之，故不多述於此。本段中祇要提及他的武藏野（Musashino）實驗區，及其附近的松澤（Matsuzawa）教會。武藏野實驗區的事業，在他所做的各事業中雖不能算是一件大的，然而而是他所最關心的。

賀川豐彥博士的實驗區，聘用一位農業專家，名藤崑（Fujisaki）先生。他爲本實驗區的開荒者。且極主以合作方式改造農村。他說：「當我們初到此地開始工作時，此地農民極其窮困，百業落

後。當地教會內部發生內鬨，人民對之印象欠佳，所以我們工作開始時，不便採取佈道的方式，而改以創辦「養雞合作社」爲出發點。

「養雞合作社」初開始時，只有四個雞蛋。當時人民都譏笑我們，可是現在此社辦理成績極佳。鄰近七十家之中，參加此社者，共五十七家。每年出產達千元。此社辦理成功之後，另外又產生一個「工業合作社」。這種合作社，窮苦佃農也都可參加。這對於他們不但有經濟上的利益，同時也有心理上的利益。

後來又創辦了一個「信用合作社」。現在此社社員有的已經在社裏存了二三十元。

後來又辦了一個「婦女縫紉班」。由這縫紉班又產生了一個「婦女儲蓄合作社」。社員二十餘人。這些社員受了縫紉訓練之後，許多已進城謀生去。她們不但受縫紉的訓練，同時也受合作的訓練。

我們實驗區各種工作中，還有一件值得提起的，就是「鄉村福音學校」。參加這種學校的青年，係來自日本各地。普通每期約廿人，有一年多至廿四人。他們來參加訓練時，都過着共同的生活。

實驗區也有定期的宗教聚會。我們還辦了一所青年夜校，入學者均係中學程度的青年，此校目的專在訓練，青年做社會服務工作。各學生每月中都要用一兩天去服務本社會中的窮人。

由以上藤端(Hirishaki)先生所述的一段話中，可看出賀川豐彥博士工作的理論基礎，就是要使農民能夠幫助自己，并且凡事由小規模着手。

實驗區附近的松澤(Matsuzawa)教會位在東京近郊之上北澤村(Kamikitazawa)，賀川豐彥則住家於此。這個教會在一九二四年纔開始。初開始時，聚會地方係借用賀川豐彥博士家裏，現在却已經建了一座禮拜堂，其大小約可容百五十人，禮拜堂旁邊尚有五六個小房間可為課室之用。這個教會創辦并不久，現在已有教友約二百人。星期日做禮拜者多係青年人。主日學的程度很高。教會的牧師名小川(T. Ogawa)，他曾畢業於日本的神學，後又留學美國。他除了星期日工作之外，平日也有各種活動，如查經班，及他種團體集會等。

松澤(Matsuzawa)教會辦了一所幼稚園，學生共七十五人，他們都係來自鄰近的村莊。這個幼稚園的教育原則，頗為特殊，它極主張利用花草、牲畜、石子等自然界的東西，以教兒童認識上帝。

幼稚園裏的玩具中，沒有人工造的娃娃，且有一個小博物館，和幾盤兒童們所搜集的蠶繭、昆蟲、種子、樹葉、花草、石子等標本。

該地方的勞動團體往往借用禮拜堂爲合作社或各種同業公會的會所。有幾位旅居夏威夷的日僑將他們的子弟送回這地來學習祖國的語言和生活習慣。

成功的鄉村牧師

日本有不少的青年鄉村牧師，他們的犧牲和服務的精神實堪吾人欽佩。前面幾段已曾提及幾位，茲將補述幾個於次。

在茨城 (Ibaraki) 郡有一位資格會 (Friends Church) 的牧師名菊池 (Kikuchi) 他原係一位公立小學的教師，因其常居鄉間，目睹農民的痛苦，及他們對於宗教上的需要，因而心中有感，遂至放棄教師的生涯，而從事於宗教工作。

他說：「當我由學校的窗戶向外觀看時，看到周圍農民，備嘗各種痛苦，因而不禁地決志放棄

教師的生涯，而從事於教會的工作，以便服務農民。

他辭去教師的職務之後，就把學生召集來，告訴他們說：「以前我是你們的先生，現在却要做你們的僕人了。」學生聽了頗爲所感。

他說：「後來我就將本地的青年組織起來，給他們各種訓練。自從這種訓練班開始以來，參加受訓的青年已達百廿人。」

他還說：「按照我的經驗，只靠口頭反對各種惡習，其結果必無功效。我講道時，向來未曾反對過喝酒和吃煙，然而我的青年朋友對於這些惡習都自動地戒除。我也未曾勉強人立志做基督徒，可是我的朋友都一一自動地成爲基督徒。」

由以上幾段話中，看出這位青年牧師所表現的服務的精神，已將該社會中許多頑固的心田溶化了！

岐阜郡 (Gifu) 坂下 (Sakashita) 地方有一位牧師名小川 (Ogawa)，他也是個熱心服務農民的人，并且他常站在窮苦農民的立場而幫忙他們共爭應得的利益。有一次，該地佃農爲向地

主要求改善待遇而發生罷工。小川(Ogawa)牧師立即起來，領導佃農與地主抗爭。他說：「當佃農罷工時，我加入佃農的戰線，向他們說：教會是屬於民衆，同時更是屬於本地的佃農的，它與那些旅居外地的智識階級的地主無干。」

他還說：「教會服務社會，比較社會贊助教會更爲重要。一個鄉村工作者必須有刻苦、開荒的精神。我辦了一個專門訓練合作社領袖的夜校。農忙時我也辦了六處的托兒所。并且組織了一個所謂「健康視察委員會」。我們爲女界也另辦夜校，其課程附有「看護學」的科目。她們讀完這課程，則可被請看護病人。每一天一夜，看護費五角，窮苦的農民如果無力交付看護費，也可用土產代替。」

這位牧師的牧區約有二百家。他住在這二百家中，不斷地觀察他們的需要，及想法幫忙他們。同時也引導他們將基督的教訓實行在日常生活裏。

日本北部東北 (Tohoku) 地方還有一位長老會的牧師，名本宮 (Motomiya)。他對於農村事業也極熱心，并且將教會變成一個服務社會的中心。

他說：「我的教會所在的村莊，共有農民三百家，他們每家皆有一種同樣的困難，就是爲明日的糧食而憂慮。因此我們的禮拜堂常爲這般農民討論生計問題的會所。」

鹽釜 (Shiogama) 地方還有一位浸禮會的牧師名齋藤 (Saito)，他在 Pifu 村設了一個教會。現正努力實驗，希將該村完全基督化。

靜岡郡 (Soizunola) 九頭龍 (Kuzura) 民衆學校有一位農村工作的健將名大谷 (Ohtani) 先生。他所做的事業以及他的精神皆足爲基督教鄉村領袖的榜樣，由他謙虛的態度和懇切的談話中，吐露出來他內心的一切，令人難於描寫。

他說：「農民有時雖少發言，可是他們無時不在觀察他們領袖所做的一切。一個基督徒的鄉村領袖所做的，如能適應農民的需要，他們立即信任他，跟從他。

鄉村改造是一回很慢的事情，有人希望他的工作立即見效，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我對我的工作有十年的計劃。

一個從事於鄉村事業者，如其工作一有成績時，各地立即函電交馳地請他去演講，這樣一來，

他自己的事業未免受些損失。

基督教的鄉村領袖最重要的，就是應先注重一己各方面的發展，然後纔談得到教友生活的長進。他應將一己的各種奢望除掉，並且要負起他的十字架來。他應願意在小村裏埋頭苦幹纔行。」

日本實驗鄉村牧區

巴得非博士 (Dr. Kenyon L. Butterfield) 曾在一九三一年遊歷日本。他在日本時曾用五六、七、這三個月的工夫協助日本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製定一個鄉村教會計劃。計劃中，巴氏極力提倡所謂「鄉村牧區的組織」。參看 (Rural Community) Parish, Butterfield, K. L., "The Rural Mission of the Church, in Eastern Asia," P. 129 ff,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N. Y., 1931) 自巴氏訪日後之六年中，日本教會對於他的計劃頗多討論，然而實行的只有四處，愛媛縣 (Ehimeken) 的河上 (Kawakami) 教會 (屬監理會) (2) 伊豆 (Izu) 的柏窪 (Kashiwa-

kuho)教會(長老會)(3)播摩(Harima)鄉村佈道區的飯盛野(Timorino)教會(長老會)(4)長野(Nagano)的信濃(Shinano)鄉村牧區(加拿大聯合會)

日本教會對於巴氏的計劃之所以多討論而少實行的，乃因此種計劃向來爲日本教會所未有，是以未敢輕試。雖是這樣，還是有許多思想前進的青年牧師願意按照一九三一年巴氏在御殿場(Gotamba)大會所擬定的鄉村教會計劃大綱而進行實驗。

這種計劃愈討論而不實行，則所產生的問題愈加複雜，後來連「鄉村牧區」的名也改爲「基督教鄉村文化改進社」(簡稱改進社)。

「改進社」有兩種目的，(1)實驗和示範基督教的鄉村事業；(2)訓練基督教的鄉村領袖。「改進社」所實驗和所示範的各種鄉村建設的方法，應用的材料，及工作計劃等，目的都是希望教會能站在自養的立場來進行各種建設的事業。其實「改進社」不足爲示範之用，因爲它單就建築及設備等費，就用了二五、〇〇〇元，此外還要常年經費二二、〇〇〇元。其財政預算中單就「電光和熱氣」一項費用，即年達六〇〇元，此款約與有的鄉村的牧師一年的薪俸相等。「改

進社」所用偌大費用，鄉村教會如何能模仿呢？所以說「改進社」所辦的事業不足爲示範之用。「改進社」的工作是將巴氏「鄉村牧區」的實驗和訓練鄉村領袖這兩件事混成一團。這兩件事都是有價值并且都是急需，然而他們必須分別進行方可。

現在日本各地對於創辦「鄉村實驗處」這回事，還是很感興趣。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正在討論進行這種事業。至於實習處創辦的目的各有其說法；有的爲欲矯正教會以往所忽略的工作；有的爲欲補充神學院課程之不足，使神學生有實習的機會；有的目的混雜不明。雖是這樣，然而普通「實習處」大概都帶有示範鄉村工作和訓練鄉村牧師這兩種目的。無論如何，這兩種目的是不相同，因爲用作訓練鄉村領袖的「實習處」對於各種設備常是比較完善，并且每年費用很大；這種「實習處」若要同時爲示範牧區，普通的鄉村教會實難於模仿。「實習處」爲一訓練神學生熟習各種鄉村建設方法的地方，所以它當有各方面的事業，如農會，社會組織，家庭改良，教會事工等等。并且它也要有一大塊農場，及各種建築和各部職員。現在日本已經有一個地方對於這種事業辦得很有成績，那就是前曾提過的靜岡郡 (Shizuoka) Tagaia Nishinura 地方的九頭龍 (Ku-

zura) 高級民衆學校。主管這事業者爲一農鄉工作健將大谷 (Hiichi Ohnari) 先生。他在日本農業學校畢業之後，留學丹麥二年專攻鄉村工作。其學識豐富精通德丹英等外國文字，且曾於最近著了兩本關於日本鄉村建設的書籍。他不但是個出類拔萃的基督徒，同時也是個富有經驗的教師。民衆學校的農場約廿五英畝，種了五六種五穀和不少菓樹，那些菓樹都在結菓年齡。農場上還養了許多改良種的豬、羊、兔、雞等家畜。民衆學校裏還有製罐頭、製麵包、和製豆腐等設備，所製的東西皆按照成本售與村上的人民。他也開班講習衛生、烹飪及家政等常識。宿舍約可容卅人，可是有一次，這裏開了三天的大會却容納了三百個客人。合作社辦理成績極佳。禮拜堂建築樣式頗爲特殊。此種事業不但得鄉人的資助，且得政府的津貼。大谷先生覺得他的工作不屬於任何公會，可是極願與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或其他教會機關合作。

作者覺得協進會應與大谷先生合作，設法使九頭龍 (Kuzure) 民衆學校變爲協進會的「實習處」。這樣則各公會或各教會團體都可將它們的神學生送到九頭龍去實習，實習期限，或一年或一暑期不等。

未畢業的神學生若能有機會到這種成功的實驗區去實習，得着鄉村建設各方面的經驗，那對於他將來的工作必大有裨益。普通神學院都在城裏，所以學生若要下鄉實習，則當由學校或其他教會團體供給暑期實習獎學金。大概估計起來一位學生在暑期內用兩個半月在九頭龍實習，其膳宿費及學費約需卅元，加以路費十元，共需四十元。各公會如能與教會合作，每年至少可供給一個學生實習的獎學金。

以上所提過的四個鄉村牧區的事業雖有失敗的地方，可是大體是成功的。茲特將其詳細情形敘述於後：

第一個牧區是河上（Kawakami）教會。這個教會位在Shikoku島，愛媛縣（Ehimeken）靠近松釜（Matsuyama）的鄉間。它從開辦以來遇見許多困難。它有六英畝農場。牧師住宅，禮拜堂，及農舍（意指場工所住及堆種籽、農具、及養牲畜等房子）等皆築在一起。農場上所栽種的多係菓樹，此外尚養一些雞和羊。此處事業并不十分成功，因農場的土地太瘠弱，農場係位在一斜坡上，所栽菓樹，因希望其速結菓子，故在栽植時過於匆促，未將斜坡築成階層，因而大雨一來，所有肥料，立

被沖瀉淨盡。如果能在未栽菓樹之先，用多些工夫先將階層築好，而後栽植，其結果必較茂盛。尚有一種原因就是這個教會屬於美以美會，按照美以美會慣例，每逢年議會時，牧師常被調動，所以逐年主管此牧區的牧師，有的對於農事却熟識，同時也感興趣；然而有的對農事全無認識，并且不感興趣，致農場辦理不良。原來此種實驗，意在藉農場使牧師與教友共同耕種，而將其收入補助現款之不足，因而可以免去公會津貼。然因以上所提兩種緣故，致使實驗未能完全成功。但是該教區的區長對於此種實驗的失敗，却極力否認，即創始此事業的西教士，也因此地工作成績欠佳，而被調他處。此處實驗困難雖多，然它的前途尙有很大發展的機會。

第二個鄉村牧區爲飯盛野 (Timorino) 的長老會。這個牧區自開始至今實驗成績極佳。牧師爲一神戶中央神學院 (Ohno) 的畢業生，他在神學院求學時，即專攻鄉村教會。一九三一年本牧區初開始時，他則被請主持其事。本牧區係在一西教士名克拉克博士 (Edward M. Clark, Ph. D.) 指導之下而進行的。

本牧區未開始之前，克拉克博士則向其公會（美國長老會）請求一筆款項共六千元，預計

可作十年中請一位月薪五十元的牧師的費用。後來就用這六千元之一部份購置二英畝半的農場，其用意則希望後來能藉此農場進行教會自養的計劃。他又從他的學生中挑選一位重治掘井 (Jurji Horii) 牧師主持其事。後來，在農場上建了一座房子，其中一間可當禮拜堂用。牧師除管理農場之外，還進行宗教工作，工作甚形忙碌，他每星期平均要領會十次。現在牧區內已有五處分堂。這五處的教友有時也同集在一起禮拜。他也爲附近的農民開設農民短期學校，及農業、衛生等講習班，并且設法使有病者得以療治。他除經營農場之外，尙辦幾種小工業，如製造葡萄汁的罐頭，成績最好。教友捐工幫忙牧師耕種者日多。現在這牧師的生活係由三方面共同維持：(1) 教友捐款；(2) 農場出產，及工業收入；(3) 公會津貼。

茲將過去六年中飯盛野 (Imorino) 教會的進款列表於下：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飯盛野教會逐年進款之比較

	教友捐款(元)	工業(元)	公會津貼(元)	總計(元)
一九三一	101.00	100.00	100.00	301.00
一九三二	104.15	100.00	100.00	304.15
一九三三	137.35	115.00	100.00	352.35
一九三四	221.10	317.00	100.00	638.10
一九三五	1,149.91	330.00	150.00	1,629.91
一九三六	319.50	300.00	300.00	919.50
統計	2,123.33	1,172.00	1,260.00	4,555.33

一九三五年教友捐款特多，此因是年特別捐了一筆八三五・二九元的款爲建築一座「休養所(Pest House)」的經費。此「休養所」係專供無力進醫院就醫的病人在此休養治療之用。目前農場的收入并不多，因場中所栽菓樹——柿子樹五十棵，梨樹廿五棵，桃樹二百棵——均未及結菓年齡。

本牧區自一九三一年開始工作至一九三七年的七年中，領洗進教者共七十九人。現在教友數目共八十人，此種人數，比較普通日本教會的人數還多。

克拉克博士曾著一小冊專為說明這種工作的重要（參看Clark, Edward M., "The Harima Rural Mission,"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 New York.）小冊中曾說及這個教會之所以選定在這保有十萬農家（約五十萬人口）的地方的原因。他也提及，長老會在日本工作已有七十年歷史，然而以往的工作大部注重於城市，因此教會未曾在此十萬農家的區域進行任何工作。他又覺得，「鄉村教會如要專靠教會的款項而請到足額的牧師，勢不可能，教會處在公會津貼逐減及由以往的津貼制度所產生的不良結果的情形下，必須另尋途徑。」因為這個原因他纔向他的公會請求以上所提的一筆款，購置一教會農場，使牧師與教友合力耕種，而將其出產補充教會的收入，希望後來能完全免去公會的津貼。

至於重治堀井（Teru Horii）牧師為何要提倡衛生，家庭改良，及農業改良等工作的問題，克拉克博士在他所著的小冊中，則用推想耶穌在這五十萬飢寒交迫的農民中所要做的工作以解

答之。

克拉克博士曾與其公會商洽在神戶之西兵庫郡(Hyogo)之南部設立十處這種鄉村牧區。第一處就是以上所提的飯盛野(Imorino)牧區，業已成功。此外還有兩處已經開始，并且進行順利。這些牧區開始時，當地皆無教友。其他七處正在尋覓地點，相機進行。克拉克博士對於此種工作頗有經驗。這整個五十萬人口的區域，則名為播摩(Harima)鄉村佈道區。

不諳日本國情者，每以為日本基督教的進展極慢。其實他如果曉得六十年前日本基督教徒被處死刑的情形，他就要覺得日本基督教進展之迅速。重治堀井(Juriji Horii)牧師家裏的牆上吊着一塊木板，上面載着以前日本政府禁止基督教的條例。這塊木板係這位牧師在村上拾到的，他將其吊在牆上，藉以鼓勵教友，使他們曉得基督教在日本進展之迅速。木板上載着下列各條：

「法令、基督教向為我國所禁止，本局為欲根本消滅之，故特頒布賞罰條例如左：

(1) 凡到局告知西教士入境者，賞銀五百元。

(2) 凡到局告知有何人充當西教士爪牙者，賞銀三百元。

- (3) 凡到局告知有何人曾否認基督教，而現在又承認爲基督徒者，賞銀三百元。
- (4) 凡到局告知有人爲基督徒者，賞銀百元。
- (5) 凡到局告知以上各條中的一條，且告知者本人爲基督徒，賞銀五百元。
- (6) 如甲村窩藏基督徒被乙村告發，則甲村全村人民均應受罰。
- (7) 如有發現上條情形，該村村長當受額外處罰。
- (8) 如「五家」之中（按「五家」係當時日本保甲制）窩藏基督徒，則此「五家」均應受罰。

(9) Shotokugunner 五月（按係日本年號。）

當堀井 (Hori) 牧師初抵飯盛野 (Imorino) 開始工作時，當地人民皆反對他。因爲人家不肯借他房子爲聚會的會所，所以他常是吹着喇叭召集聽衆，在街上講道。情形雖是這樣困難，還是不灰心，反而更加堅決爲人民而犧牲。後來他買到一塊農場，則以這農場爲服務這般農民的根據地。起初人民都反對他，所以他爲博得人民的同情，常找機會服務他們。現在則情形迥異，因爲

他們反得自己來找他與他來往。有一天，有一個以前會反對他，而最近已經進了教會的人來訪他，告訴他說：「我們聽說，一般牧師常是遊行佈道，每到一處只能逗留幾天，實爲可惜！可是我們希望你能夠常住在我們中間纔好。」

第三個牧區爲伊豆 (Izu) 牧區。根據各方報告，其工作甚佳，惜因作者無暇親臨其地故從略。第四個牧區位在長野郡 (Nagano) 川中島 (Kawanaka Jima) 區的信濃 (Shinano) 地方。

輔導此地工作者爲一加拿大聯合會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西教士名斯頓先生 (A. F. Stone)。牧師名 C. L. 木俣 (Toshi Kimata) 爲一日本美以美會教友。該地一部份的教友仍屬於日本美以美會。木俣牧師係畢業於日本青山神學院 (Aoyama Gakuin) 後由其公會保送入美國德留神學院 (Drew Seminary) 專攻鄉村教會。一九三六年四月被聘主持本牧區事務。牧區範圍包括全更科 (Sarashima) 縣的廿七鎮。

當木俣牧師初抵此地工作時，此縣教會已有卅年的歷史。牧區內也有兩處縣城教會的分堂，這兩處分堂雖已設立卅年，然教友人數總共只廿五人。本縣廿七鎮中有十六鎮完全沒有醫生，或

其他醫藥機關。農民營養不良爲此地之一嚴重問題。農家負債極重，據調查，每家平均負債爲九二〇元。

木偶牧師說：「我們的工作非只限於教友，乃是以服務全牧區的每一個人爲目標。」

「我覺得我的責任是應服務全縣一切的人民，所以在未正式開始工作之前，必須調查本縣的情形及盡量與本縣各文化團體，合作社，青年會，農業學會等機關聯絡。惜以前本牧區內的美以美會有幾位青年人犯了某種不合道德的行爲，因而污辱了教會的名譽，從此地方上的人對於教會的印象欠佳。因爲這種原因，當我拜訪當地的政治領袖時，他們都不願將本地實情相告，直至我拜訪他們至少廿次之後，他們纔諒解我，始肯將本地各方面情形坦白地告訴我。我曾訪過卅個郡府的長官，和七十個本縣各鎮的領袖。向他們搜集許多關於本縣各方面的統計材料，然後根據這些材料，擬定牧區的工作計劃。」

他還說：「社會改造當先考究人民窮苦的根源，而澈底地剷除民痛，方能奏效。農民頭腦頑固，凡事不易由外來人推動，故當藉本地領袖推進之。」深入民間，與農民打成一片」這種話，講得雖

容易，可是實行極難。雖然是難，還是要實行，否則工作必無成功之希望。我們如果能深入民間，使農民認識我們是他們的自家人，並且得到他們的信仰，那麼，許多工作上的困難，立可排除。這樣，他們也就容易接受基督的福音。」

木俣牧師的住屋極其簡陋，正如農家所住的一樣。其地點正靠近全縣的中心地帶。他的師母係牧師的女兒，且是個能幹的內助。當他在美國德留神學院讀書時，因其經濟不甚充裕，故常在學校的廚房幫忙，或在暑期內尋找麵包店的工作，得點收入以補費用之不足。他這種苦幹的精神，可使我們曉得他對於牧區的工作是何等的努力！

他說：「我們提高農民生活的第一步，并非由農家的大門走進，乃先走進農家的廚房。此處兒童之患營養不良及癆病者極多，故為改良食品計，而築一公共爐灶。婦女們都帶着自製的麵粉到此爐灶的地方製成麵包，餅乾等新式食品。這種食品不但比較經濟，且在滋味和營養上均非白米所能及。」

木俣牧師第二步的社會計劃，就是介紹家庭副業。賀川豐彥博士贈他一具炒米機。農民就帶

着米、麥到他的地方來炒。炒成的米、麥、滋味極佳。

他說：「以前農民帶來製麵包和餅乾的麵粉往往混雜砂土。我問他們，此砂何來？農民說：麵粉中混雜砂土，可增加重量，因此可賣得更多錢。我當即請這些父母將他們的小孩帶來，驗查小孩牙齒。看出小孩牙齒多因吃砂而損壞。父母們看了，始知麵粉中混雜砂土之害。從此以後，他們的麵粉則不再混砂土了。」

經木侯牧師不斷地努力，現在本牧區已有五處主日學。每年開辦鄉村福音學校一期。婦女們也已有縫紉班之組織。且於農忙時，開辦兩處托兒所。最近本區已添聘一位公共衛生護士進行鄉村衛生的工作。

按照木侯牧師的調查，在本年中本牧區農民平均每家人超一二三元，每家負債總額達九二〇元。人民因受重利、重捐、及疾病等痛苦的壓迫，結果營養不足，生活程度降低，每千嬰兒中的死亡率高至一六二人。爲母親者仍須在田間終日勞碌，結果尙難得一飽。男子多被徵召受軍事訓練。農民有因經濟壓迫，不得不將女兒出賣充當妓女。如此種種困難，木侯牧師與他的師母正在埋頭苦

幹，力謀補救的方法。

木俣牧師還說：「我所做的事業，尙未有大的成就，不過現在還是向着目標而努力前進。我已獻身爲本牧區的民衆服務。我要在這牧區內埋頭苦幹。我願意基督藉着我的人生表現出來，我願意道在我身上成了肉身。」

由木俣牧師所述的一切，可以看出，解決鄉村的問題，不能單靠計劃和組織，要之在乎牧師的精神。日本許多牧師常以政府已管制了各種社會事業爲托詞，而不願有什麼社會活動，其實他們還是有極大社會服務的機會，因爲木俣牧師在這牧區工作并不久，然而他却被政府任爲當地鄉村改進委員會的委員了。

木俣牧師仍利用生產的方法以進行自養計劃，他所以這樣做，爲的是要使農民的社會經濟生活與上帝的旨意合而爲一。

像木俣這種新式的牧師，在日本已經漸有其人。這種牧師需要有毅力，且要能勝過幾種困難：如人民向城市移動，向工廠移動，及人民之軍役問題等。

日本的神學院平常皆附設於普通的教會大學，并且都是在大城市。其他讀文科或商科的大學生，都是準備畢業後在城市工作。城市教會的工作又與鄉村的不同，所以這班神學生在學生時代所接觸的環境，無論其在大學裏，或在教會裏，均與鄉村工作無關。日本的教會大學無一設農學院者，因此教會內部的鄉村工作人才極感缺乏。從前西教士之所以致力於城市，而忽略鄉村工作的，或因當時環境的關係，然而現在情形則略有不同，而一般西教士已漸轉移眼光到這一〇，〇〇〇個村莊來。這些村莊之有教會工作的尚不及百份之二·五。不但西教士的態度是這樣，則許多青年的日本牧師也因着那幾位熱心鄉村工作的西教士的影響，而願意犧牲自己深入這三千五百萬農民中去進行所謂「鄉村牧區」的計劃。他們所以如此苦幹，是因為他們已經看到日本的鄉村教會有其偉大的前途。

近年來，各國教會對於鄉村牧區提倡頗力。這種牧區，在美國稱爲「大牧區」(Larger Parish)，中國則稱爲「實驗鄉村牧區」(Experimental Rural Parish)，英國美以美會則稱爲「牧區或「聯區」(The Circuit)。這些名詞都是同樣地指着在一確定的區域內，幾個教會合作地向每一家

的人服務。根據過去的經驗，牧區工作應有幾種標準，茲將其提出於下，以作提倡鄉村教會事業者之參考。

進行鄉村牧區計劃的各種工作人員當各執其事，務使他們的工作不致有所重複。每牧區當有三種工作人員：(1)牧師一位；(2)婦女工作人員一位；(3)義務傳道若干位。

牧師當為神學院畢業的，且當另外有三至九個月的實習。實習地點，可在九頭龍 (Kuzura) 民衆學校。牧師職務專管傳道及教會的組織行政等。

婦女工作人員應注重教育工作，如宗教教育，健康教育，和辦理幼稚園等。

義務傳道職在幫忙主領分堂的禮拜，教主日學，及領祈禱會等。

鄉村牧區的大小，當與日本的縣為單位，其半徑約自五至六英里為最適宜。各工作人員應有牧區的明細地圖，圖內畫明各大小路、村莊、學校、廟宇、及公共機關的地點，且填明區內各教會、分堂、及教友家庭的所在地。

牧區內各大小教會，不應有總堂和分堂的區別或歧視。當視為一團彼此平等合作的教會，牧

區一切行政事宜當歸一牧區委員會統理。至委員會則當由各大小教會選派代表組織之。

如一村莊有幾位基督徒按時集會，且有一定的會所，他們則可算為組成牧區的一個單位，或曰團體。這種單位平常可分為三種：(1)家庭教會(Home Chapel)；意指一基督徒團體按時借用人家以聚會；(2)村莊教會(Village Chapel)；意指一基督徒團體租用民房為聚會所；(3)堂會(Church)；意指一較大的基督徒團體，自己能夠建築禮拜堂，并且按照其公會的規章選出各種職員。

牧區內各團體，不管其大小，均應自置產業（如禮拜堂，及各種設備），其餘捐款當全數繳交牧區委員會為本牧區的經費。

每牧區理想的教友數目為一百人。此一百人約分為五至八個單位。

一個所謂「實驗鄉村牧區」的工作，當足供其他鄉村教會之取法。其工作的對象最主要的，是全區的人民，而不是神學生，或其他教會的領袖們。雖然牧區的事業可供他人的研究，參觀，然不應被視為一種固定的模型，因他是不斷地實驗新方法以將宗教實行在社會和經濟系統中。

「實驗鄉村牧區」的工作人員不應太多，因除了牧師和婦女工作人員二人之外，如果添用其他受薪的人員，普通鄉村教會則無法仿倣。

牧師如要使宗教與人民的經濟生活發生關係，他必須與人民過着同樣的經濟生活，纔能了解他們的經濟問題，因此纔曉得如何領導他們去改善這些問題。要達到這種目的，他當有一塊小農場，或某種手工藝的設備，可以自己勞作，并且也可由這農場或工藝的收入以補充他的薪水。教友如逐漸增加，則捐款也應隨之增加。如牧區開始工作五年之後，公會仍繼續與以任何津貼，則當全數充為特種教育或生產設備的經費。

牧師當以整個牧區的每一家為工作的對象。這牧區約包括六至八個連在一起的村莊。每村至少當有一處「家庭教會」。

牧師當就地挑選有希望的教友，加以訓練，使他們擔任主日學教員，和義務傳道等職。他的工作大部份應帶有教育的意義，如開設衛生、農業、運銷、家庭改良、及兒童健康等講習班。衛生講習班開設之後，當繼以診療所及衛生保險合作社的組織。其他各種講習班亦當各繼以具體的工作。宣

傳福音爲整個牧區各部工作之一部份。社會服務工作當視爲基督徒生活自然的表現，不應視爲引人歸主的「魚餌」。宗教工作不可只限於星期日，平日也當有各種宗教活動。牧師的講章雖以經文爲題，然當以上帝的話和上帝的工作爲講道的材料。

這種牧區的計劃，意在用精密的佈道法，以代替以往所用的廣泛佈道法。如一牧區成立後，鄰近的牧區亦當相繼成立。此兩牧區中心距離不得超過十英里。

「實驗鄉村牧區」的「實驗」兩字，係指在該牧區實地試驗各方面工作的新方法而言。有時可使甲牧區特別注重於農業改良的實驗，同時乙牧區注重於手工業或他種改良的實驗，但其目的皆在尋找教會自養及將宗教應用於經濟生活的新方式上。

現在日本教會有的已決志在每教區內設立這樣的一個「實驗鄉村牧區」。

第四章 教會財政與自養問題

鄉村教會的財政問題極爲複雜。凡研究此問題者，對所研究的雖不能彼此完全同意，然而對於教會財政的困難，及應急謀補救之一前提，則完全相同。

美國南方的教會有一次在開年議會時，規定改善牧師的待遇，而議定牧師最低限度年薪爲一千元美金。有人對此一千美金的規定尙嫌太低，其實與會的牧師中，年薪不及此數者有一百人；此一百人每年平均薪水只及四九九元美金。可是，年議會雖如此規定，而教友如不能負擔，則其結果仍是無效。所以最重要的，教會應想出一種新而且實際的財政方法來，方能補救這個困難。

鄉村教會財政的困難，不但美國是這樣，東方的教會更是如此。東方有許多熱心的青年，爲了立志佈道而進神學院求學，及至神學院畢業後，忽變初志而從事他種報酬較豐的職業。還有許多優秀的青年，熱心爲主工作，因得西教士或差會的援助，保送出洋留學，期其回國後服務教會，然而他們返國之後，許多改圖別業去了。這便是教會財政困難，牧師薪水太低的象徵，我們亟宜想法補

救之。

鄉村教會財政困難的原因甚多，而鄉村農民的窮困，亦爲困難原因之一主因。比方某農家有甲乙兩弟兄，兩人才幹相等，且所得遺產的價值亦相等。甲繼父業，居家耕種，乙則用其資財以習醫。醫學畢業後，則在城市開業行醫。甲在鄉下居住，田產，房屋，家畜，和倉庫等均應繳稅；乙在城市開業，店中所用一切器具，付稅極少。如果乙欲裝置一愛克司光的儀器，其零件可用小包郵寄，運費低廉；甲如欲運出與乙同樣價值的土產，或當裝兩大車的草，及一大車的豬，其運費昂貴。或許甲還負了乙的債，利息雖輕，然每年須將母利攤還。乙在幼年時，衣、食、住、教育等費用皆與甲一樣地由家庭負擔；然及其長大，各有一職業時，乙則移居城市，將所收入的，盡用於城市。卽有餘款亦儲存於銀行，或加入人壽保險公司，該銀行或公司又轉將此款投資於農村，吸收農村資金。因此農村就愈趨窮困，而且大工廠均集中於城市，更使農村的人口向城市遷移了。從上述的原因，向城市遷移的青年，在美國年達二百萬人；不但人口向城市遷移，同時資金亦向城市集中。據統計，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間美國農村資財向城市集中，數達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由此可知鄉村

教會所以窮困之一大原因也。（參看 Griffith Ross J. "The Bible and Rural Life" Standard Publishing Co. Cincinnati 1937, P. 108.）

農村窮困爲一普遍現象。美國農家平均每家負債三千元美金。美國素稱爲黃金國家，農家尙且如此負債，何況東方的國家呢？東方諸國，人口衆多，耕地不足，故農場極小。普通農場約自二至四英畝。偌小的農場，供給一家之生活，尙感困難，還談得到維持教會和學校教育的經費嗎？

農民的窮困爲教會財政上最大的困難。據卜凱教授調查中國七省內十七個地方，共有二八六六個農家，結果：農家平均的收入每年爲二九一元（每人約五十二元。）若將收支相抵，實際上只剩一三九元，此一三九元係供全家一年中，除食住外的費用。（參看 Buck J. L. "Chinese Farm Economy" Pp. 81—100）

按以上數字看來，假設每鄉村教會都能實行什一捐，教會的收入仍是不多。上述之二八六六個農家中，教會家庭佔一三九家。每家對教會的捐款，平均一年只二·一八元（參看 *Chinese Farm Economy*, P. 410）據平信徒調查團報告書第五卷之記載，每教友的捐款年約一元。

美國每農家財富的總值較之中國農家約成一六·七與一之比。由此種比率，看出中國鄉村教友對教會的捐款并不太少。美國鄉村成人教友每年每人平均捐一三·二七元美金（參看

Fry, *The U. S. Looks At Its Churches*, P. 94）據另外一種調查，美國教友的農家一年中平均每家對教會的捐款爲二八·二〇元美金（參看 Kirpatrick E. L. "The Farmer's Standard of Living" U. S. D. A. Dep't Bul. 1466, Washington, 1936）

鄉村教會財政的困難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每教會的教友太少，不能夠維持一位牧師的薪水。在美國有一縣城的禮拜堂，教友數目共一六〇〇人，用一位牧師。同縣的鄉村區域共有鄉村教會廿五處，有教友一五〇〇人，牧師十五位，他們都屬同一公會。縣城的一六〇〇教友，只須供給一位牧師的薪水，及一間禮拜堂的維持費，然而這一五〇〇個鄉村教友除供給十五位牧師的薪水外，還要維持廿五間禮拜堂的維持費，那就困難多了。就生火爐一項來講，縣城教會只要生一個火爐。然而鄉村教會就要用廿五個火爐。鄉村的天氣較城市冷，火爐所用的煤炭，其運費又比城市的貴。鄉村牧師子女進大學，費用又不得優待。因此鄉村教會及鄉村牧師的財政，處處感覺困難。其補救

方法唯有將舊有許多小教會聯成一大牧區，聘用一兩位牧師。這樣每牧區教友多，牧師薪水自有辦法。中國鄉村教會的財政問題，更加困難，因其每教會教友平均只卅五人。偌小的教會，永無希望自己負擔一位牧師的薪水。所以我們應採用大牧區的方法以補救之。

鄉村教會財政的困難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牧師們缺乏理財的常識。有一次有人向五十個中國鄉村牧師要他們教會每年財政的預算表，其中有此預算表者只有廿四人。此廿四個預算表中，收支能正相抵的，一個都沒有。其中雖有一表收支兩總數恰相等，然而把它重算一遍，則發現其加法有錯誤。此種困難，實易補救，因牧師稍有練習，很容易學會簿記的方法。

鄉村教會的財政還有一種困難，就是教友的現款太少，教會如單靠教友的現款捐，必不能維持。爲補救此種困難，教會除使教友捐現款之外，應同時使他們捐土產、家畜、手工藝、及人工等以補現款之不足。

在高麗有一座新建的大禮拜堂，其座位約可容二千人，該教會教友多係窮困的，現款捐太少，故以捐米替代。其法即使每家備一米袋，袋上有該教友姓名。婦女們每逢煮飯時，則將煮飯的米數

匙放進袋中，至星期日，則將這袋米帶來捐給教會。這樣積少成多，這座宏偉的大禮拜堂終因教友節食的精神而築成。此法在美國紐約城或許不甚適用，然在東方諸後進的教會，則收效最大。其他土產或手工品也可用同樣方法捐與教會。

教會的財政問題除了上面所述之外，還可看見各地教會都在實驗各種新方法，希望可澈底解決此種困難。現在略述美國近年來「牧師薪俸均等運動」於次：

美國美以美會有幾處的年議會已在推行所謂「薪俸均等的運動」。其法則由年議會規定一牧師最低限度薪俸的標準。凡牧師薪俸超過此標準者，當將其薪水百份之若干繳交一中央機關或總機關。這個機關便將這一筆鉅款專為「牧師最低限度薪俸的津貼款」。這機關遂根據此標準，而支配或津貼有些不及標準薪俸的牧師。這項津貼款不但可由牧師方面籌募，同時也由牧區方面籌得，如能雙方并用，結果常極良好。此種截長補短的方法，對於牧師的薪俸問題頗有補助。如果年議會中多數牧師是領低薪水的，此法比較難於推行，因其實行，全靠領高薪的牧師之自動與樂意；但採用此法的年議會已逐漸增加。

美國伊利諾州 (Illinois) 厄凡斯香城 (Evanston) 加拉特聖經學院 (Garrett Biblical Institute) 特約社會學教授萊弗氏 (Murray H. Leifer) 曾用相當時間研究幾個美以美會年議會的牧師薪俸均等問題。茲將其研究結果，分列如次。

據萊弗教授一九三六年三月間報告，美以美會實行薪俸均等計劃的，已有廿五個年議會，現尚有十五個年議會對此計劃正在考慮進行中。此種計劃均可分為三種：(1) 津貼款全由牧區擔負的，(2) 津貼款全由牧師擔負的，(3) 津貼款由牧師與牧區雙方共同擔負的。

第一種的計劃可以新罕布什爾年議會 (New Hampshire Conference) 為例子。該年議會去年用此計劃由其牧區募了二，五〇〇美金，而分發給廿五個牧區的牧師傳道。今年尚希募得同樣數額。此款可抵牧師薪水的百份之二·五 (包括牧師宅租)。

第二種計劃可以底特律年議會 (Detroit Conference) 為例子。這種計劃的津貼款全由牧師擔任。其法則凡年薪在一，五〇〇元美金以下之牧師，每年當繳其年薪百份之〇·五與總機關；凡年薪在一，五〇一元至二，五〇〇元美金之間者，當繳百份之一；凡年薪在二，五〇〇元

以上者繳納百份之一·五，此法實行之後，結果甚佳，各牧師皆按額繳清。考其原因或因此年議會所訂應繳納之百份率，不比他年議會為高。在一九三五年，該年議會的最高限度薪俸為八〇〇元美金；一九三六年為八五〇元美金。

第三種計劃可以巴底摩年議會（Baltimore Conference）為例子。此種計劃的津貼款係由牧區與牧師雙方擔負。各牧區所應擔負的款額為其牧師年薪的百份之二·五。此外，牧師們凡薪俸在一，八〇〇元美金以下者，應繳其年薪百份之·五；凡薪俸在一，八〇〇元美金以上者應繳百份之一。按該年議會所規定的最低限度薪俸，已婚的會員為一，五〇〇元美金，外加住宅；未婚會員和已婚的備用傳道為一，二〇〇元美金，外加住宅。

加拿大聯合會（United Church of Canada）所規定的，已婚牧師最低限度年薪為一，八〇〇元美金，外加住宅。此額如各地教會不能全數擔負，其缺額由國內佈道部補足之。

美國天主教會所領薪俸幾乎都是一律的。據全國天主教大會社會部幹事賴安博士（Dr. John A. Ryan）報告：「天主教的副牧師所領年薪因地方不同而有差異，其額數大約自五〇〇

元至八〇〇元美金，外加寄宿費。正牧師年薪比副牧師約多自二〇〇元至四〇〇元美金，外尚有禮拜堂與住宅等維持費的津貼。津貼費之多少，視牧區之經濟情形而定。

北明尼蘇達年議會 (Northern Minnesota Conference) 所採用的薪俸均等計劃，係上面所說的第三種，其「最低限度的薪俸津貼款」係由牧師與牧區分擔。結果亦極完滿。一因各方所應負之津貼款不重，易於繳清；二因凡不繳款者則將其名在年議會開會時公佈之。因此應繳納者無不如數繳清。茲將其整個計劃詳述於次：

(1) 已婚牧師的最低限度薪俸當為年議會全體會員平均薪俸的百分之六十 (一九三六年此百份數為一，五〇〇美金)，未婚牧師為百份之五十，每一位十八歲以下的兒女加貼百份之五，加至其薪水為全體會員平均薪俸的百份之八十為止。

(2) 依照年議會綱例，「最低限度薪俸」當於每四年重訂一次。

(3) 大會當推舉若干人組織「牧師最低限度薪俸委員會」，其組織法及各部人數均與年議會司庫部相同，每年選舉一次。委員會組織分為會長，副會長，書記，司庫等部。各部人員由委員會

內部互推之。委員會來往賬目當詳細記載，且每年當經核賬員的稽查。

(4) 委員會當分派各會員，——包括在國內他處服務的會員——對於「最低限度薪俸的津貼款」應繳款額，其總額當等於津貼款之一半（他半由教區擔負）。凡備用傳道，試用傳道，休假的教師，及額外傳道等年薪不滿九百元者，可免攤派此款。茲將以後四年中各牧師對於津貼款應繳之額列下：

牧師薪俸

應繳款額

- | | |
|---------------------|---------|
| (1) 九〇〇至一，二〇〇元美金者 | 薪水之 1% |
| (2) 一，二〇一至一，五〇〇元美金者 | 薪水之 1½% |
| (3) 一，五〇一至二，〇〇〇元美金者 | 薪水之 1¾% |
| (4) 二，〇〇一元以上 | 薪水之 2% |

必要時委員會可隨時向第四組(4)特別募捐。

以上所攤派的款額有何不足時，其不足之數當由委員會攤派各牧區另籌補足。

(5) 其他一半津貼款，由各牧區擔任。在以下四年中，其攤派額與各該區的牧師所繳納的相等。

(6) 所攤派款額當按季繳清，繳款時當即由司庫發給收據。所收款項應妥存銀行。所存銀行當經大會同意。

(7) 委員會應將不克繳款的牧師姓名，當年議會開會時，或在開會之三天前，通知大會。該牧師若果因疾病或何不測境遇無力繳款，可由大會三份之二會員通過，免其繳納。

(8) 凡按額繳款的牧區及會員，其名均得列入榮譽名冊。教區長應負責鼓勵，使其區內各牧區名均得列入此名冊。本年議會特派在他機關服務的會員，仍應按額攤派此款。如其所服務的機關仍樂捐助，且其捐額為此特派員應繳款額之一半以上的，其名仍得列入榮譽名冊。榮譽名冊將由大會年鑑發表之。

(9) 委員會應當年議會開會時或開會後，將津貼款發給各領最低限度薪俸以下的牧師。但無繳款者不得分享此款。

(10) 如遇津貼款不夠分配時，可將此款扣除委員會的辦公費，而後將餘款用比例法，按各牧師應領多少而分發之。此款除專爲此用外，不得撥爲他用。

(11) 會員若因何種特殊緣故，不得領到應領的津貼款時，不得自由在官廳控告本大會或牧區，當將其不滿之理由提交大會攷慮，請求設法補救，而後由大會根據友愛精神，非根據規條，處理之。

(12) 此「最低限度薪俸津貼款」的計劃如經大會會員三分之二通過，立即發生效力。

此計劃原則可供東方各教會所採用，故詳述之。

蘇格蘭教會所採用的牧師薪俸均等計劃比美國的還要好，並且其「牧師最低限度薪俸」比美國的還要高。美國的「牧師最低限度薪水津貼款」係由牧師擔負或由牧師與牧區分攤。這樣，薪俸較高的牧師，對於支出其一部份薪水，分給其他薪水較低的牧師，常感困難，因爲其薪俸高，同時其家庭各方面的生活費用也大，因而此種均等計劃在多數領低薪的牧師團體中則難於實行。蘇格蘭教會則不然，因其「最低限度薪俸津貼款」不由牧師分攤，係由各教會捐募，當爲普通

教會財政預算之一項。各教會將所捐募的津貼款直接送交一中央機關名為「牧師薪俸維持委員會」後由此「維持委員會」將款按月分給那些薪水低於最低限度的牧師。蘇格蘭教會的「牧師最低限度薪俸」的定額係由總會決定。一八三七年，蘇格蘭牧師的最低限度薪俸為三百鎊（等於一五〇〇元美金），外加住宅。蘇格蘭的物價低於美國，所以這三百鎊在蘇格蘭比在美國能做更大的事情。此計劃實施後，成績甚佳，此可由其一九三七年總會報告書中的一句話看出來。它說：「本會本年仍可宣佈最低限度薪俸為三百鎊，外加住宅，我們應為此存感恩的心。希望此後教友能更加努力的捐輸，使此款額能夠逐漸增加。」

茲將一九三七年最低薪俸維持委員會的財政報告捐錄如下：

進項	鎊	先令	便士
由各教會捐募	三九, 五九三	二	八
特別捐	七三〇	十	二
基金利息	一, 〇〇〇	六	十一

總計

四一，三二三

十九

九

在二六五二處蘇格蘭教會之中，牧師薪水低於三百鎊者佔七六六處（百份之二十九）它們多係鄉村教會，且需要「薪俸維持會」的津貼。按蘇格蘭教會規定，鄉村教會牧師的最低限度薪俸為三百鎊，城市牧師為三百五十鎊。

在過去廿五年中，美國牧師最低限度的薪俸是否提高，實屬疑問；然而蘇格蘭教會在過去廿五年中却提高一倍，因一九一一年蘇格蘭教會最低限度薪俸為一六五鎊，而一九三七年却增至三百鎊，另加住宅；則將來必能達到四百鎊的目標。

因為蘇格蘭全體教會既擔保了各牧師的薪俸，故不願使小的教會也用一位專責的牧師。因小的教會若各用一專責牧師，則需要津貼的教會數目亦必因之增加，結果此維持牧師薪俸的計劃必無良好效果。所以自此計劃實行後，小的教會隨即聯合而成爲較大的牧區。據調查，在過去的五年中，許多小教會已合成爲二七〇個較大的牧區，這些小教會約佔全數教會十份之一。

蘇格蘭教會維持牧師薪俸的原則全根據基督教「友愛精神」而產生。此可由該維持委員

會中一委員的一段話而證明之：

「教友對於牧師津貼款的捐募全以理解各方面事實，及由這些事實所產生的結論為基礎。現在蘇格蘭人民的經濟情形各地不同，人口密度有的每方英里多至數千人，有的少至六人或十人。因此有的地方富人紛集，有的則全係窮人。現在救濟這般窮人的負擔，其責任已全靠在小康者的身上了。」

教會對社會的每一個人皆有應負之責。然而教會如欲執行其職務，使諸貧困者得有更豐滿的生活，並且欲使各地教友能夠聯合起來，進行各方面教會的活動，教會就當聘請優秀的牧師。這種牧師有許多教會無力聘請，是以教會當有牧師最低限度薪俸津貼款的準備。」

他國牧師常在經濟困難威脅之下，而蘇格蘭的牧師則不然，因他們的薪俸來源有保障。薪俸來源既無問題，就可放膽實行他們的職務，依照教友的需要而宣講福音。他國牧師常因經濟困難，講道時要提心吊膽，以免所講的有損及教會中某某中堅份子，因怕薪俸的來源被人斷絕。這種情形，在小而窮的教會裏常是發生，你看做這種牧師，何等可憐？

蘇格蘭教會的牧師薪俸制度還有一個優點，就是鄉村教會也有最優良的牧師。鄉村牧師的薪水不發生問題，所以他能專心於工作及研究學問，因此蘇格蘭的鄉村牧師許多成爲有名的著作家及學者。

蘇格蘭教會的薪水制度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可使牧師在一教會的任期比較長久。牧師的薪水來源穩固，則不必常因欲得更高之薪水而他就。這樣，他的工作可有更長久的計劃，事業纔得有所成就。美國牧師則不然，一年數遷，大有「五日京兆」之慨。故有人譏笑美國牧師說：美國牧師一生因搬家而必須把他的書籍包起來，而後又要解開來，所用去的時間，聚積起來，足夠給一位蘇格蘭的鄉村牧師著一本聖經的註解。美國牧師的書籍搬壞的多，而看壞的少。以前美國長老會全國佈道部威爾遜先生（Warren H. Wilson）對於蘇格蘭教會所用的薪俸制度頗感興趣。他在末年時，盡力在其本公會提倡此種制度。

有人對於蘇格蘭教會的薪水制度或許要反對說：「這樣，那學識高的優異的牧師要爲着那學識低的牧師而犧牲，這未免太欠公平。」其實不然。考其原因有二：第一，學識高的牧師若先曉得

他的教會的收入一部份是要分給那些學識低的牧師，那麼，他就不願意選這種學識低者在他的教區任事。這樣，學識低的牧師自歸淘汰，結果反可提高牧師的程度。第二，牧師薪俸來源有保障，他就能夠專心工作，並且有更充裕的經濟買書，有更多的機會研究學問，且有更長的任期。這樣，不是反使牧師的工作能力增加嗎？

或許有人要反對蘇格蘭教會的薪俸制度說：「教友如果曉得他們所捐的津貼款當送交一中央機關；或以為牧師的薪水可由一中央機關補足，那麼，他們會不盡力捐輸。」蘇格蘭大會為應付此種困難，已組成一特種委員會，這委員會係由牧師若干位及平信徒若干位合組而成。每逢有教會不力於捐輸時，大會立即派諸委員實地視察，考查該教會情形，若該教會果係捐輸不力，當由委員會擬定一該教會應捐的數額，囑其按額捐募。如果該教會仍是不肯按額捐募，大會則將其牧師調回，使該處無牧師負責。教會章程雖是如此規定，可是這種教會幾乎未曾有過；因為實行了這種薪水制度，事實上更加使教友愛護他們的教會。

長老會與蘇格蘭教會對於此中央集款制之實施，成績良好。其成功原因，長老會教友的慷慨

捐輸，及蘇格蘭教會之善於理財，固有以致之，然此制度本身之妥善，實為最重要的原因。在世界各地，凡有實施此種制度的教會，幾乎都有達到同樣良好結果的可能。茲復舉一例以證明之。在地中海的東岸有兩公會在該地工作：一為美國長老會，其工作區域係在該地北部之敘利亞；一為英國聖公會（或曰安立甘會），其工作區域係在南部之巴勒斯坦。這兩公會的分界處，係起自海法（Haifa）與推羅（Tyre）之間，東向經拿撒勒北部而至黑門山（Mt. Hermon）之南為止。這兩地面積皆不甚大。敘利亞農產較豐，而巴勒斯坦由聖地遊客的收入亦頗不少。敘利亞人民的住屋較為整齊美麗。巴勒斯坦的物價就較為昂貴。兩地皆用阿拉伯語，且皆有不少的回教徒，希臘教徒和馬若尼特民族（Maronites）。巴勒斯坦多猶太人，而敘利亞則多馬若尼特人。由以上種種比較，這兩個地方由新教教會工作機會的立場看來，并無若何差別。

敘利亞教會的牧師平均年薪四百元，而巴勒斯坦的則平均一千元。巴勒斯坦各牧師一年中所有的收入，除了兒女津貼費，房租，旅費，及服務期間長短略為不同的津貼外，幾乎一律領薪一千元。敘利亞各牧師所領薪水則略為差異。有一次，一位敘利亞牧師領薪三百五十元，他向其公會之

西教士發出怨言，其故只因其鄰區的牧師領比他多十元的薪水。牧師薪水若一律，彼此似較滿意；怨言亦可減少。作者在敘利亞時，曾參加十天的短期牧師訓練班，至討論「牧師薪水與津貼」的問題時，諸牧師所發表的意見均令人發生不良印象。

有人或將以為敘利亞牧師薪水之所以低，乃因該地差會強迫教會自養之故。其實不然，因在五十五個教會之中，自養的不過四個。

帕勒斯坦安立甘會的財政情形則與敘利亞的不同，因其採用中央集款制，故效果良好。此中央集款的方法，就是使各教會將所募牧師捐逕送耶路撒冷的中央委員會，而後則由此委員會按月發給各牧師。用這種方法，教友所捐非單為該堂牧師自己的薪水，故牧師可勇敢地鼓勵教友多捐。按耶路撒冷教會的規定，正式牧師的年薪至少為九百元，外加住宅。服務五年後，其薪水則增至一〇八〇元。該地牧師對於此種財政制度皆表示滿意，且其效果良好。這集款制之一優點，則在認捐者非為本地教會而捐，乃用籌募中央款基金的方式而認捐。這樣可以減少許多教會中的糾紛；若為本地教會籌募基金，結果常不甚成功，且常引起糾紛。帕勒斯坦的教會都解盡力地認捐，僅耶

路撒冷的教會就捐了二一〇〇元，此數已超過其自己教會牧師薪水之一倍。

教會如果採用中央集款制，其款必須由牧師中推選若干人組成委員會管理之。山東長老會，濟南區會對於此法之實施，結果欠佳，乃因其管理此款者係由一人包辦。

東方教會的財政問題比較西方的更爲嚴重，因教友比較窮困，且有許多新的地方需要開荒的工作。加以教友依賴差會津貼的心理，使此問題更加困難。但是，許多東方教會的領袖已在致力於各種實驗，以期解決教會財政上的困難。

因東方教會掌握財政者多係西教士，故將英美教會之成功的財政計劃詳述於上，以資參攷。上面已經說過，東方教會爲謀教會的自養，而實驗各種新的財政方法，其中最新穎的方法名爲「按捐論工法」。它的意思就是牧師在一教會工作時間之長短，視其教友捐款之多少爲標準；假使牧師年薪爲三百元，教友只能捐二百元，那麼，牧師就用八個月的時間在該教會工作；其餘一百元薪水由公會津貼。而這剩下的四個月的工夫也由公會調往他地進行新工作。此法係美國長老會國外佈道部所發明，它對於教會自養及減少差會津貼之事提倡最力。

這個方法當初擬定時，原有兩種用意；一爲取消差會津貼，二爲利用牧師剩餘時間去開闢新的佈道區，及實驗新的佈道方法，且使牧師有開荒佈道的經驗。然而此法最重要的目標，還是希望教會能夠完全擔負其牧師的薪水，至於利用牧師剩餘時間去開闢新工作的一層，還屬次要。此法實施後，能夠切實達到所希望的目標的教會，數目極少。假如教會能聘一專門幹事，在教區內的各教會裏提倡各種自養的方法，以增進教會的收入，那麼，自養教會的數目也必能逐漸而增加。

此種「按捐論工法」在初實施時，如能由幾個比較發達的教會入手，結果當較良好。因爲事實上，有許多新創的小教會，它們雖然盡力捐輸，還是不夠維持一位牧師的薪水；同時它們又是最需要牧師的教導；所以這種方法若對強弱教會，一律地實施，則無異抑制了弱的教會的進展。因爲有許多的小教會不能夠自聘牧師，又因普通佈道員直轄於公會，且其全部薪水由公會支付，於是便有許多牧師爲穩定生活計，自願降爲佈道員，請求公會聘用。近來長老會北平區會就有這種的事實發生，故其全區皆無牧師，概以佈道員代之。這種財政方法雖有其弱點，然而長老會對於這種實驗的努力和勇敢，實令吾人欽佩！

現在中國的友愛會 (Church of the Brethren) 還在實驗一種財政方法，名為「平均負擔法」，所謂平均負擔法的意思，係指本地教會能捐多少，則公會也津貼多少。教會若捐一元，公會也貼一元。所以教友每捐一元，則教會實收二元。此法頗能鼓勵教友多捐，尤其小的教會更加有效。并且此法實施之後，教會間許多由得到不同津貼所引起的誤會及妒忌，亦可消除。然而此法仍有其弱點。因為新創的小教會捐得少，所得津貼也少，結果還是無法自聘牧師，同時它又是最需要一個牧師的教導。不過，此法雖仍有其弱點，然較之以前舊的財政方法已進步得多了。按以前的財政方法，教友只想少捐，而希望公會多津貼；同時，差會方面，也是同樣地想減少津貼，而希望教友多捐；其結果必使教會的財政又覺艱難。

還有一種新的教會財政方法名為「逐漸遞減法」。其法則將公會的津貼逐年減去百份之十，而希望教會在十年後完全自養。此法實施後，收效甚微。因為若照「按捐論工法」，牧師無論如何，薪水不至於減少，他可將剩餘時間在公會直派之下而工作，若照「平均負擔法」，則教會捐款多，外來津貼也多，這對於教友捐輸頗能鼓勵；但是若照「逐漸遞減法」，牧師只是坐視其薪水之

逐漸減少，而無法補救之。其中雖有比較發達的教會逐年尚能夠想法維持，然而多數弱的教會唯
有束手無策，不知何以應付。故實施此法的公會其用意雖甚善，然而教友對此却不見得熱心。

自從世界經濟不景氣以來，教會的自養問題更是議論紛紛，儼成各公會努力的對象。在中國
有一個公會的牧師們，平均每人月薪只十七元，該公會還是迫着這些教會要達到自養。這無異將
這些牧師釘在自養的十字架上了！有的教會雖以為自己已經達到自養的地步，然而詳細研究其所
謂自養者，其捐款僅足維持燈油費而已。教會若不管捐款的多少，只要能夠免去公會的津貼，則算
為自養，這實大錯！

一九三七年南京金陵神學院研究一六六九個鄉村教會的結果，看出其中自養的教會不過
五份之一。上面所提的敘利亞五十五個教會之中，自養的只有四個，並且這四個都是城市教會，日
本教會在自養方面雖說已經趕上美國，但詳細研究，則可曉得日本的教會多半是在大城市，資金
比較充足的地方。有人研究一個鄉村區域靠近鐵路各教會牧師的薪水，以視其由教友捐助的百
分數（餘者由差會津貼）其研究結果如下：22, 42, 33, 20, 100, 33, 100, 17, 33, 28, 20, 33,

100, 46, 77, 42, 20, 66, 21, 66, 50.

由上面所述，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教會的捐款，除了現款捐之外，應兼用他種捐輸的方法，使窮苦的教友也得有捐輸的機會。二，教會對於自養的問題，應找出一個比較可靠和永久的方法來。要有一個比較可靠的方法，必須先有充裕的財政基礎。正如蓋屋，當先有相當深度的地基，日後方不致傾塌。亦如公債票之不應濫發，方不致負債而至破產。東方的農家，農場太小，不夠維持一家的生活。因而經濟基礎極不穩固，時在饑寒交迫的情形中。教會財政也因而感受到同樣的困難；所以教會如果要有更充裕的財政基礎，則當有更多的教友，并且教友的收入必須能夠維持適當的生活纔行。

美國的牧師對於工作方面，常有兩種不同的觀念：一，則牧師應當擔任一個總堂。有時牧師的薪水不夠，也可以兼任一個分堂，以分攤薪水的負擔。二，則牧師應在一規定的區域內，不管區內有多少教會，當向一切的人民服務。這第二個觀念是叫做英國循環區（或曰牧區）的制度。在美國，這兩種觀念，常是彼此衝突，結果第一種觀念——總堂觀念——似乎比較得勢。因為牧師更喜歡

擔任總堂的工作，美國牧師以爲若只擔任一個總堂，其地位比同時兼任幾處分堂還高。分堂的教友常是很少，他們的力量不夠維持一個牧師的薪水。所以應當利用大牧區的方法，使每教會的教友增多，這樣牧師的薪水才有辦法。美國的鄉村教會要使它能夠自養，至少當有二百教友。中國農家較窮，農場又小，所以要使一個教會能夠自養，教友數目必須在二百以上。高麗教會的捐輸雖比各地都努力，然而按照美以美會的統計，牧師薪水都是很低，並且薪水之由教友捐助的，只及百分之八十三，平均每教會教友只有九十二人。所以高麗教會也當有二百教友纔能夠有充裕的經濟。日本許多自養的教會雖然祇有一百個教友，但是它的社會事業做得太少了。所以日本教會若要有一個完備的工作計劃，也當有更多的教友方可。

大牧區的意思，是指在一區域內許多教會聯合在一起，利用許多義務傳道，在一個牧師指導之下而進行工作。這樣，一個牧師所管理的教友數目多，牧區也擴大；同時教會也得以自養。這種大牧區的方法，在東方尤其需要。美國如要實行這種方法，則當把鄰近同一公會教會都聯合起來，並且對於鄰近他公會的教會也應聯絡，這樣牧師的薪水則有辦法。

除了將牧區擴大的方法之外，還可以用許多其他方法以幫忙解決鄉村教會的財政問題。我們可以用種種方法增加農民的收入，如介紹優良種子優良畜種，除滅病蟲害，施用肥料，保存地方，和組織運銷合作社等方法。各種農村改進的技術方面，可由農學院或其他農業機關擔任之，鄉村牧師也可從傍輔導。鄉村教會如果能同時提倡農業改進，並且使它與各方面的改進互相聯絡，則不但農民的生活程度因此提高，同時教會的收入也得以增加。

要靠增加農家的收入而增加教會的收入，是一種慢的步驟，所以教會必須利用各種方法使教友都能各盡所能，捐助教會。有錢的捐錢，有力的捐工，有土產的捐土產，能教主日學的教主日學，能唱詩的參加唱詩團，會領禱告會的領禱告會，會升火的升火爐，會打掃的打掃；這樣，教會的收入得以直接或間接的增加。這種方法，尤其小的鄉村教會更應採用。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 (North Carolina) 有十四縣的人民住在大霧山 (Big Smoky Mountain) 的山邊。在這區域內有農民聯合會的組織。這聯合會所辦的運銷和購買合作社成績最優，它除辦合作社之外，還提倡新的工業，介紹新的作物品種及開拓新的市場以增進會員的收入。區內有一

位牧師，名為克拉克（Rev. Dumont Clarke），他用全部時間幫忙這一帶的鄉村教會，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克氏覺得這一帶的人民太窮困，教會如只靠現款捐，必無法自養。因為有的教會尙當由差會津貼，一般牧師的薪水太低，許多教會無適當的人負責。克氏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實驗用教友捐工的方法以補助現款之不及。

克氏鄭重聲明，捐工的方法并非代替現款，乃是補充現款之不足。這種捐法，并非到年終時，教友將餘剩的土產帶來捐給教會，乃是在年初認捐時，除認現捐之外，另外允許為教會養幾頭家畜或種一些五穀；這種為教會種五穀的方法叫做「聖田」的方法，而種五穀之地，則稱為「聖田」。自從克氏推行這「聖田」的方法之後，這種「聖田」的運動在美國進展迅速，一九三〇年，採用這種方法的教會共有六處；一九三一年則有五十多處，一九三三年增至一百多處。六年後，採用此法的，已達二百多處。

認捐之事，當由教友組織委員會負責之，牧師不必為此委員會多費時間，每逢年初，當舉行教友逐人認捐運動，使有錢的捐錢，有力的捐力。父親可以捐一畝玉蜀黍，或一畝棉花，或一行山芋。母

親捐星期日雞所生的蛋。兒子可以爲教會養一頭豬，或一頭羊。女兒也可以養一隻母雞，使其生蛋，孵卵，而後將整窩的小雞捐給教會。所捐各種土產，并非送給牧師，乃應利用合作的方法出售，而將其收入，交給教會司庫。這樣，教會的捐款得以增加。

認捐不限於個人，有時也當利用團體認捐的方式。主日學的青年班可以與他們的教員共種一些山芋。兒童班的小朋友，可以每人由教員處領取一隻初出壳的小雞飼養之。成人班也可租一塊地共同耕種。在美國有一個小教會的教友共同耕種一些山芋，名爲「聖田山芋」。收成時，那些山芋共賣了一八九·三元。此外，他們還種了四英畝玉蜀黍。這樣共同努力爲教會耕種，他們看做一種的娛樂。他們愛護教會的熱誠及彼此合作的精神因此增進。有人或許要批評這些教友的頭腦太簡單了。其實他們所用的方法比從前以色列民族事奉耶和華的方法已經高過不少。出埃及記三十四章二十六節，爲牧師對教友講道時，關於此類題目，是最適宜的經文。

凡會試用這種「聖田」捐法的教會，都覺得教會的收入因此增加。一位佃農，平常所捐的也許不到一元，可是，自從教會實行「聖田」捐法之後，他捐種一英畝的棉花。收成時，這英畝棉花值

廿九元。有的教會，以前當靠差會津貼，現在因實行這種捐法而教會收入大增，因而自動請求其總會取消津貼。克氏將這種「聖田」的價值概括為幾條於下（參看 Clarke, Dumont, "The Country Church and the Lord's acre plan" The Farmers Federation, Asheville, North Carolina.）

「一、可增加教會的收入，因為農民現款缺少，所以他們如果能捐土產或捐工以代替現款。最為適宜。二、用「聖田」的方法可以養成教友有受託的精神。三、不但可以有物質上的收穫，更重要的，是同時能得到精神上的收穫。每逢教友為教會耕種時，他必定會想到，他所種的，為的是要獻給上帝，所以他是與上帝同工。同時為上帝工作，他的思想、人格，因此慢慢地與基督同化。所以凡是為「聖田」耕種的人，無論老少，不但能有更快樂的家庭，同時也能有更好的農場和更健全的教會。」

「聖田」的捐法還有一點，為那些熟識美國鄉村教會婦女互助會者所未會知道的，就是用這種捐法男女是一樣地捐工，並且男人所捐的工，效果常是比婦女大。此外，此種捐法還有一種特點，就是認捐時常在年初。

「聖田」捐法如能適當的應用，其效果極大。茲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印地安納波里斯的新聞(Indianapolis News)關於此事之登載摘錄於下：(參看 Griffeth, Ross, J., "The Bible and Rural Life," Standard Publishing Co. Cincinnati, 1937, P. 71)

「論到農場的一方面，現在梵柏倫美以美會 (Van Buren M. E. Church) 已經有了廿二英畝的農場，出產的收入達一，九八五·二三元美金，此款將為償還教會債務之用。這廿二英畝的地分成九處，教會的牧師名何干 (A. F. Hogan)，他領着教友——不論男女老少——耕種，所種十六英畝的蕃茄，收了一二三噸半，直錢八二一·八八元美金。還有五英畝半甜的玉蜀黍收了一四，九〇〇磅，值錢五八·二五元美金。還有幾位教友，沒有參加耕種，不過他們所捐的雞和其他土產，也可賣了九四三·五〇元美金。」

這種新的捐法，東方的鄉村教會尤為適用，因為東方農民的現款比北卡羅來納州西部的農民還要少呢。此法也會在中國試用，結果很好。平常中國教友種「聖田」都是大家共同在一塊地上耕種，不像美國教友各人自種其地。

河北灤縣有一個美以美會，曾試用這種方法，結果十分完滿。該教會的牧師姓余，他租了十畝地使教友捐工耕種。他們用四畝種玉蜀黍，四畝種高粱，二畝種黃豆。第一年這十畝農場共收入一百元。除去地租及種子四十元外，得淨利六十元。此六十元可供牧師兩個月的薪水。第一年試驗成功，第二年教友就捐集二百元買了一塊七畝半的農場。他們利用這個農場生產，同時也爲推廣優良種子的中心。據余牧師說：「這種教會的農場，進行并無困難。教友都很快樂地共同工作，同時覺得他們是與上帝同工。」

這個教會對於此種捐法進行之所以能順利的，乃因它將這種事情讓教友自己管理，并且使教友覺得，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如果這種事情讓牧師個人包辦，并且所收入的全部歸於牧師一人，其結果必至失敗。在北平附近有一位牧師，辦了一個牛奶場做副業。他天天忙於牛奶場的事務，而無暇顧及教會的工作，因此教友反對，後來他自動辭職，專工辦理牛奶場去。

華北還有一位牧師，略諳醫術。他就在禮拜堂開個診療所行醫。以其收入補充薪水之不足。後來生意日見發達，收入亦豐，天天忙於醫務，無暇顧及會務，因而也引起教友的反對。後來他允許盡

義務，無報酬的做傳道，由他醫藥的收入充生活費。這個意見，起初教友却同意，但是後來還是請他辭職。以上所提兩個例子或許不是常有的，不過用以說明，教會自養計劃，不應由牧師一人包辦，當使教友與牧師共同工作；并且其收入不應只歸牧師，當充為整個教會的經費。

江蘇省有許多教會已經有了自養的計劃。南京附近的葛塘集基督會有十五畝地。溧水的長老會有一百畝旱地，十四畝水田，和兩頭牛。溧陽長老會有十畝地和兩頭牛。唯亭的教會有四畝樹木。淳化鎮長老會有三畝水田，廿四畝旱地，五頭豬，一頭牛，還有十六畝桃園。男教友看管桃園，女教友將桃子製成罐頭，運進城裏發售。在去年夏季時，桃樹可收入二百元左右。

東方的國家因為耕地太少，所以教會如果讓教會養家畜，其結果或許要比種地好。南京附近有一個銅井鎮，該地農民因牛瘟，荒災，及負債等原因，耕牛或死，或出賣，亟須用牛。該地的長老會為欲救濟此種情形，而買了十頭母牛，分給教友飼養。教友養牛可利用牛力耕田。各牛每年皆可生一小牛。小牛斷乳後則送交教會，教會將其分給其他教友飼養，或將其出賣。出賣的錢歸入教會。這個教會由養牛的收入每年約可維持教會半年的經費。用這種方法，農民并無需多費時間，而得利又

可靠；這頗堪爲中國各地鄉村教會的採用。

這種教友捐工的方法，日本教會正開始採用，進行堪稱順利。靜岡郡（Shizuoka）川崎（Kawaguchi）的美以美會有一塊小茶園，此園係人家所贈送。贈送時，雙方言明將其收入充社會工作的經費。茶園的管理及採茶等工作均由教友擔任。每年所產的茶約售一百元，除肥料廿元，及地稅二元外，可得淨利七十八元。茶樹行間尚可種豆，可爲額外的收入。教友熱心看管茶園，這種服務，他們自己都覺得十分高興。去年茶園的收入係用於辦理託兒所。除了這教會有茶園之外，其他許多教會也都有同樣的自養計劃，此在日本鄉村教會章中已提及，故不多贅。

教會對於此種自養計劃的設施，最好當按部就班地進行。由訓練教友來管理教會財政入手，不應立即停止教會津貼，而大規模地進行自養的計劃。因此種突然的變更，勢將歸於失敗。近年來差會津貼突然減少，有的完全停止津貼，故許多教會關了門，許多有經驗的牧師失了業，許多有希望的事業突然停頓，誠爲可惜！

捐款的方法，不應限於現款捐，當兼用各種捐法。並且認捐者不應只限於家主一人；婦女，小孩，

也應認捐。每年當舉行逐人認捐運動一次。認捐單可採用下列格式：

會友認捐單

我的一切恩賜都由上帝而來，所以我承認祇對於我的一切，有絕對要求的權柄，因

此我樂意將以下諸項捐給教會：

主日捐……每主日 元 角 分（如果可能，當於每主日收捐時交清）

收穫捐……（現款或土產均可，當在收成時交清）

捐工……工，（我願捐助以上諸工，以耕種自己田地，教會田地，或做手工，將其收入

歸於教會。）

捐五穀……（我願盡心看管以上五穀，將其收入歸於教會，五穀栽種地點：自己田

地，教會田地；種子來源：自備，教會預備。）

捐家畜……（我願盡心看管以上家畜，將其收入歸於教會。家畜資本由自己負擔，

由教會負擔。

手工藝……（我願手製以上諸件東西，將其收入歸於教會。）

認捐人簽名或蓋印

（各教友當由以上各項中盡量選擇若干項填寫之，括弧內之選擇式句子如自己田地，教會田地之類，可就其是者加「レ」號表明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除以上幾種認捐之外，每逢特別時期，如收穫日，結婚，生日，病愈等特別可感恩時，尙可有特別感恩捐。

教友每逢繳進主日捐時，司庫當在賬簿上在其各人名下上賬，這樣可以鼓勵教友多捐。美國教會收主日捐時所用以放錢的信封，價格太貴，東方的鄉村教會不能採用。主日收捐時，如果當場算賬，未免妨礙崇拜的精神。所以有許多教會在禮拜堂內大門傍邊的牆上，掛了許多小布袋。袋上

有各教友的姓名或號數。教友進門時，取下自己的布袋，將主日捐放進袋中。等到收捐時，纔將布袋放進捐盤。禮拜完畢，司庫則將各人捐款記在各人的賬上，而後將空袋放在原處，爲下星期日之用。東方的鄉村教會，無銀行，無錢莊，故農民無處儲蓄，無處核賬，加以農民的進項幾乎入不敷出，因此所賒的賬，大概全在收穫時歸還。所以教友所認的捐有的當在收穫時繳交。收穫捐當在收穫之前認定，而教友賣穀時當將此事牢牢記着。

可是，年收豐歉之不穩定，有的教友以爲捐土產比捐錢較爲穩妥，如同捐幾斗米或麥等等。這樣，他在收成時將所認捐的土產帶交教會，教會則將其變賣，其收入歸於教會。如果牧師的家庭需要這些土產，他可取用，然當按市價計算，當他薪水的一部份。

農民因受天時影響，故收穫之豐歉，價格之高低，無從預測，所以若認捐的方法只限於現款，則所捐的常是太少。倘使採用「聖田」的捐法，則不管年收豐歉，價格高低，教友總是在收成時，將他所認捐那一塊地的出產捐給教會。他可以捐半畝米，一畝麥，一行山芋，或花生或其他別的都可以。這樣，他在田裏爲上帝工作，同時所可以培養靈性；並且可以將平日的工作與主日的崇拜打成一

片。

東方的農民在農忙時雖然工作勞苦，然而冬季還是有許多閒暇的時間。他們的現款雖少，也可利用農閒捐工與教會，所捐的工，可以補充教會的經費。捐工可按日計算，而女工則可用以打掃禮拜堂，或織布，製罐頭等手工藝代之。

現在許多東方的鄉村教會對於教會自置農場一事，頗感興趣。此風在高麗尤盛。其法甚善，然此農場不應當爲一種公產出租給別人，因爲這樣做，不但減少教友的活動，同時使他們更不熱心於教會的事情。反之教會的農場應使教友共同耕種。這種共同耕種的優點甚多，它不但可以減少教友間的糾紛，反得以養成合作的精神。它不但可使無錢的教友及婦女兒童等有捐工的機會，同時可以使他們更關心於教會，並且可以增加教會的收入。它不但使人對於宗教感覺到滿意和鼓勵，同時還可給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基督化的精神。牧師也可乘這機會與教友共同工作，與教友打成一片。此外，教會還可利用此農場爲新式農業的實驗場，使教友與附近農民明瞭科學的農業方法。

教友如果爲教會栽種五穀，教會當給以改良種籽。這種種籽，可由農學院或其他農業機關得來。教會也應介紹新的菓樹和菜種給附近的農民以改良人民的食物。所以教會當有苗圃爲推廣樹苗和菜種的根據地。這樣，農業改良自然地成爲教會自養計劃中之一部份。

各種捐法皆有其利弊，教友捐五穀難免要遇到歉收，所以如能兼用捐家畜的方法，則可彌補歉收之不足。

養家畜有時也要遭瘟。但是畜瘟可用防疫注射補救之，此種疫苗，現在政府已在製造。

教友爲教會飼養豬、羊、鷄、鴨、及蠶等，其得利比較可靠，其優點與種五穀相同。有的教友宜於養家畜。教會如果實施養家畜的計劃，則當乘機輸進改良的畜種與農民。

教友中常有需要耕牛者，但多無力購買。教會如能購買牝牛，借給這種教友飼養，教友可利用其畜工。每年生下小牛，或出賣，或轉借其他教友，均可獲利。

東方的鄉村教會極需要家庭手工業，如織布、縫紉、製罐頭、做鞋、織草蓆等等。教會如能利用這種工業，不但可以增加教會收入，同時可以發展新式家庭工業。

教會如欲進行各種自養計劃，則其方法及章程當詳細擬定。家畜與五穀的品種當選優良的。手工業當選新奇而能得利的。教會農場若能表現改良農業的目的，及教友合作的精神，則其自養的價值將因而倍增。茲將幾種自養計劃的章程列舉於下：

養牛章程

1. 教會購買一小牝牛（黃牛或水牛均可）年齡約一歲的。
2. 此牛購進後，當立即借給一位需要畜工的教友承養。
3. 必要時，此牛當注射牛瘟預防針，注射費由教會擔負。
4. 牛自二歲起，每年當使交配，其費用由教會負擔。
5. 此牛若生小牛，則小牛當於生下之一年後斷乳，送交教會，教會將其出賣或借給別的教友。
6. 如牛生病，承養者應立即報告教會。
7. 每逢年終，承養者如不欲繼續承養，當先一個月向教會聲明。
8. 若遇牛有失落，被偷，或被虐待等情時，承養者應當賠償。

9. 教會將牛出借時，當與承養者簽訂合同。
10. 生下小牛，送交教會，牠的出賣，將其收入歸於教會，牠的或出賣，或借給別的教友。
11. 母牛年老不能生產時，（約十歲）當將其出賣，其收入歸於教會。
12. 教會的行政委員會當與承養者簽訂各種合同。開始此計劃時，教會如對外借款開辦，其合同當由各行政委員聯名簽字，共負一切責任。
13. 所有承養者當組成「耕牛承養團」，以便與委員會簽訂連環擔保的合同。

養豬章程

1. 教會當買一小母豬，年齡約兩個月的。
2. 此豬購進後，當立即借給一位教友承養。
3. 母豬購進後之頭兩年，每年當注射霍亂預防針，其費用由教會擔負。
4. 每豬飼養一年後，當常按時交配，其費用由教會擔負。
5. 母豬如生小豬，當於生下兩月後，將其全窩的半數送交教會，餘的歸於承養者。

6. 母豬年老不能生產時，當將其出賣，其收入一半歸於教會，一半歸承養者。
7. 若遇豬有失落，被偷，及被虐待等情時，承養者當負賠償之責。
8. 教會將豬出借時，當與承養者簽訂合同。
9. 教會的行政委員會當與承養者簽訂合同，開始養豬計劃時，教會如有對外借款開辦，其合同當由各行政委員及牧師聯名簽字，共負一切責任。
10. 所有承養者當組成「母豬承養團」，以便與行政委員會簽訂連環擔保的合同。

養羊章程

養羊章程與養豬章程大致相同。

養鷄鴨章程

1. 教會當買出壳後約三個星期的小雞和小鴨若干隻分給教友承養。
2. 教友承養十個月後，將其承養的鷄鴨之半數送還教會。
3. 教會當組小組委員會以幫同牧師負責此事。

其他自養計劃

其他自養計劃，如養蠶，養魚，種菜樹，及家庭工業等，均可模仿以上諸章程進行之。

鄉村教會如能得到有經驗的牧師，加以有個精密的社會計劃，則可將此自養計劃逐一付之實施。若開辦時經濟困難，則當由募捐或借貸的方法籌得開辦費。近來中國已有「中國鄉村教會流動基金委員會」（以後簡稱「流動基金委員會」）的組織，其目的則在輔助各地鄉村教會進行自養計劃，同時藉以改進中國的農業。

茲將向「流動基金委員會」借款，本利歸還辦法列下：

1. 凡借款者每年當繳還年利五分。

2. 本金歸還辦法如下：

A. 所借的款若用於購買豬，羊等家畜，則本金當於兩年內全數還清。

B. 所借的款若用於購買雞鴨，則本金當於一年內還清。

C. 所借的款若用於購買耕牛，其本金清還辦法如下：

借款滿二年時，歸還百分之十。

借款滿三年時，歸還百分之二十。

借款滿四年時，歸還百分之三十。

借款滿五年時，歸還百分之四十。

共計五年後全數歸還

（每年還款逐漸增加，乃因逐年生下小牛，可有進利。）

D. 所借的款，若用購買蠶卵、魚苗、菓樹，及開辦家庭工業等，其還款辦法仍可酌量採用上列諸辦法。

3. 教會的行政委員會當於借款時聯名與「流動基金委員會」簽訂借款據。

「流動基金委員會」係由南京金陵神學院、金陵大學、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三機關各派一代表組成之。該會一切賬目均經詳細審查。現該會正在進行向各鄉村教會貸款事宜，其辦法已詳述於上。如有教會願意申請此款，可逕向南京金陵神學院中國鄉村教會流動基金委員會司庫部

接洽。

關於獻捐方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的獻捐當富有崇拜的精神。牧師每逢收捐後，有奉獻的祈禱，也就是這個意思。

獻捐不但當帶有崇拜的精神，同時應帶有犧牲的意義。中國安息日會對於這方面最爲特色。該會每年有六個星期稱爲「收穫期」(The Harvest Ingathering)。「在此六星期中，每教友至少當犧牲十小時的閒暇時間爲教會推銷宗教讀物；所售讀物如有獲利，其利益當歸教會。每年推銷讀物時，各教會皆有一定推銷的限度應當達到，未達目的則不止。

該會每年還有一星期名爲「犧牲週」(The Week of Sacrifice)。「在這一週中，各教友的收入，全部歸入教會。此與各教友每年爲教會工作一星期無異。

此外該會每年還有一星期名爲「大週」(Big Week)。「在這一週中，教會的售書者作大規模的售書運動。而將一週中售得最多的一天的贏利捐給教會。

安息日會除了出售宗教讀物之外，尙出版幾種很實用的書籍。一九三七年所出版在中國銷

售的爲關於禁煙酒的書籍。一九三六年爲關於癆病預防法，該書在中國推銷了廿萬冊。一九三五年爲關於家庭改良的題目。

這種帶有教育和犧牲性質的獻捐，全國的安息日會皆一致實行。這種精神該會常利用主日學時訓練。全世界安息日會的主日學都一樣的，在每次主日學時，要撥出五分鐘爲向外佈道的訓練。在此五分鐘中有講故事，讀國外宣道士的書信，或有特別的佈道詩歌，及禱文等。每週所用材料均由一總會編製，而後譯成各國文字以供各地之用。

安息日會牧師薪水的供給，係採用「中央集款制」。其法則將各教會的牧師捐，除了留一小部份爲禮拜堂修理費之外，全數送交年議會司庫，而後由司庫按月分配發給該年議會各牧師傳道。這種方法美國的母會及其國外佈道區域均一致採用。

除了以上所提「犧牲週」及其他各種獻捐方法之外，安息日會還注重什一捐，教友中之實行什一捐者約佔五分之四。

安息日會因用各種獻捐的方法，所以每教友的捐款，平均有其他公會每教友所捐的三倍。在

美國，該會每教友每年平均捐四十三元美金，若將該會全世界的教友平均來算，每人約捐二十美金。這便是注重犧牲的獻捐的結果。

現在美國對於牧師薪水均等的計劃，進行較前順利，其解決鄉村教會財政困難的功效，頗有可觀。

蘇格蘭牧師薪水支付的方法比美國好，因為領低薪的牧師的額外津貼款不像美國的由薪水高的牧師共同分攤，乃是由教友擔負，算為教會預算的一部份。因此蘇格蘭牧師最低限度的薪水比美國的高，並且準時支付。

帕勒斯坦的安立甘會對於「中央集款制」之實施成績甚佳。因為用了這種方法，牧師的薪水提高，並且給牧師覺得經濟來源有保障，因而工作效率高；教友數目也增加。

長老會現在東方實驗一種「按捐論工的計劃」。這種方法乃是差會對各教會的津貼完全取消，而用牧師餘剩的時間於別的牧區工作。這樣，牧師還得領到全年的薪俸。

中國兄弟會 (Church of Brethren) 對於本地教會的津貼法，是看本地教會能捐多少，差會

也貼多少。這種方法，頗有鼓勵教會捐輸的功效。有的公會是用「逐年遞減津貼法」此法最爲簡單，並且對各本地教會的財政困難貢獻最少。

現在比較進步的鄉村教會正在努力於改良教友的生計，以增加教友的收入，因爲他們相信生計富裕爲改進教會及改進其他社會機關之必要條件。

大牧區的方法可以增加每教會的教友數目，同時也可增加教會的收入。在交通便利的國家，實施此法，可將許多小的教會聯成一起，使成爲一大教區。在東方新進的教會如欲實施這種方法，可在以前廣泛方式佈道過的地方，加以精密的工作，即可收良好的結果。

在美國補助教會經費最普通的籌款方法，就是利用「聚餐」或募捐節(Bazaar)。「這些方法頗能補助教會的經費，然時有發生不良結果。

在美國「聖田」和養牲畜等捐工的方法，收效極大。

東方農民，田地及資本均極缺乏，所以教會如欲實行此種捐工計劃，則當供給幼畜種子或農場等。

總之，無論應用何種獻捐方法，最要緊的，當有崇拜和犧牲的精神，因為我們所捐的是獻與上帝。

第五章 義務傳道

二百年前，英國美以美會即開始應用義務傳道的方法，其結果甚佳，充任義務傳道者，雖女人也可合格，但是，普通的都是男人。他們都是本牧區的青年教友。自經牧師與其他義務傳道共同議決，挑選他們為義務傳道之後，則加以相當的訓練，其任務為代理牧師主領主日禮拜及他種集會。英國美以美會現仍大批地應用義務傳道，每七次禮拜之中，由義務傳道主領的約佔五次。這種傳道，在英國稱為「本地傳道(Local Preachers)」。

現在義務傳道的方法各地均在採用。大不列顛與愛爾蘭兩地每牧師平均用八至廿位義務傳道。新西蘭(New Zealand)的教會比較幼稚，每牧師約用義務傳道四位，澳大利亞洲的則用七位。南非洲的教會對於義務傳道應用最多，每牧師平均管理教會十五處，而用義務傳道多在廿一位以上。

前已說過，義務傳道的方法係由英國美以美會所創始。該會的發起人為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 他因在一七三八年五月廿四日參加一個佈道會而受感動，恰巧在他得着這種靈性經驗之前三天，他的兄弟衛斯理查理 (Charles Wesley) 也參加一個佈道會而獲同樣的經驗。主領這兩次佈道會者，皆非甚麼大牧師，亦非會督或神學院的教授，不過是兩位平信徒，一名荷蘭先生 (Mr. Holland)，係一油漆匠；一名布來先生 (Mr. Bray)，為一機器匠。衛斯理約翰與他的兄弟受了感動之後，大發熱心，到處佈道，遂成為當日大佈道家。這兩個兄弟則共同發起美以美宗的運動，且從運動初開始時即大批使用義務傳道。

他們設法使屬長 (Class Leaders) (一種義務工作人員) 管理新設立的美以美會的靈性生活，後來又訓練義務傳道主領禮拜。

牧師時在牧區內遊行巡視各教會，主領各教會的聖禮及訓練義務傳道，所以他不能常在一教會工作，因此，凡牧師不在一教會時，該教會的禮拜則全由義務傳道負責主領。這種利用義務傳道的方法，即所謂英國美以美會大牧區制度 (Large Methodist English Circuit System)，現在各國教會皆採用這個方法。

現在英國美以美會每牧區平均有六至卅個教會，其中有的能夠自養，有的則不能；這些不能夠自養的教會普通稱爲「分堂（Chapels）」，每牧區平均有牧師數位，其中一位年紀較大的，充任區長（Superintendent），其職務則製定全區各傳道的工作計劃；還有一位年紀較輕，爲初自神學院畢業者。除了這些牧師之外，每牧區還用十二至五十位不受薪水的義務傳道以協助全牧區的工作。

據最近統計，英國美以美會的大牧區在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兩島共有八八七區，在海外的還有四四六區。

利用大牧區的方法可使偏僻的地方也得以聽到福音，并且將整個牧區聯成一個大的單位。牧師可以住在較大的地方，然後他的工作係以全區爲對象，所領薪水也由全區教友供給。這樣人才，經濟都集中，強的教會可以幫忙弱的。此實教會二百年來最有效的佈道方法。

牧師與義務傳道每三個月聚會一次，討論牧區工作之進行。聚會時，由區長計劃往下十三星期中各牧師傳道的工作日程表，表中包括各教會聚會的日期及主領者的姓名。後將此表印就分

發各牧師傳道。有的牧區包括廿至四十個教會，聘用四至六位牧師，及三四十位義務傳道。

利用義務傳道幫忙工作的方法，不但可使牧師成就更大的事業，同時所用的錢也比較經濟。許多平信徒因此受了訓練，參加教會的工作，他們有的竟成爲國家的領袖。這樣無論得時不得時，福音皆被傳揚。這種方法最適於各國鄉村教會，各公會應採用之。

以上所述皆係英國美以美會的牧區方法，此法英名（譯爲聯環區）Circuit。英國安立甘會也給我們另一種牧區方法，在英文爲 Parish。美以美會的牧區方法係採用廣泛的工作方式，且適於教會比較新創的地方；安立甘會的牧區方法係採取精密的工作方式，且適於教會較有歷史的地方。美以美會的牧區以佈道爲中心工作；安立甘會的則以牧養教友爲首要事工。美以美會的牧區工作係以禮拜堂的講壇爲中心；而安立甘會的則以家庭和村莊爲中心。此意并非指美以美會的牧區完全忽略牧養教友，而安立甘會的完全忽略講道；乃指兩種牧區方法各有其注重點。美以美會的牧區方法可用於教會幼稚，經濟能力薄弱，以及交通較不方便的地方；安立甘會的牧區計劃，適於交通比較方便的地方，并且需要更多的錢，故教會比較發達的地方，此法最爲適宜。（按

Orbit 卽循環意，係指在一廣大的區域內有許多教會，各用義務傳道若干位，由牧師遊行各教會巡視指導，并且注重講道工作；Parish 係指在較小的區域內，教會用各種社會服務的方法以推行佈道事業，且向區中的每一家服務。）

美國的美以美會仍爲平信徒所創立。有一名恩巴立腓力 (Philip Embury) 者曾在愛爾蘭任義務傳道。後移居紐約從事於木匠的職業，此時他還是繼續做着義務傳道的工作，每逢主日卽在自己家裏召集鄰人，公開講道。當時在紐約還有一位平信徒名衛布 (Webb) 係一軍官。他有兩位助手；一爲他的兵士；一爲他的表親赫克女士 (Miss Barbara Heck)。以上所提這幾位平信徒竟立了美國美以美會的根基。由這幾位平信徒開始，現在美國美以美會共有義務傳道二〇，〇〇〇人，牧師三〇，〇〇〇人，教會四五，〇〇〇所，教友八，〇〇〇，〇〇〇人。

當美國革命戰爭爆發時，上面所提的赫克女士則離開紐約，移居加拿大。她就在加拿大創立了美以美會的根基。

一七八六年，有些宣教士由英國乘船向着諾法斯科細亞 (Nova Scotia) 開行，中途遇風，船

漂流至西印度 (West Indies)。他們即在西印度登陸。登陸後，發現該地已有美以美會教友一，八〇〇人。後經調查，始知諸教友係一造船匠的平信徒名巴斯特 (Baker) 所結的果子。

同樣地，德國的美以美會仍由一德國平信徒所發起。他在倫敦時曾任義務傳道，及返德國後，他還是繼續着義務傳道的工作，并且組織了德國美以美會。

印度的馬都拉斯 (Madras) 和印度他處的美以美會亦均由平信徒發起的。

中國的美以美會亦由一英國平信徒所發起。這位平信徒係一青年人，且為農家子弟，他立志遠涉重洋之後，即向其父親索取路費，遠渡來華，抵華後，即在華南設立了第一個中國的美以美會。(參看 Bashin, E. A., "Lay Preachers," 26pp., Tung Shing Co. Canton, China.)

關於英國美以美會義務傳道的問題，有兩點應當注意：一，義務傳道的地位已為教會所公認，且為全體教會所敬重；二，義務傳道并非用以代替牧師管理教會，乃在牧師指導之下而工作。

英國的義務傳道普通皆由各牧區中挑選有希望的青年充任之。他的資格，最重要的是有好品格，正當的動機，有靈性經驗，及天才；至教育程度尚屬其次。如有青年願意充當義務傳道，他當經

過相當的試驗。試驗的方法，則請他主領一次禮拜。當他主領禮拜時，這些有經驗的義務傳道應列席參加，藉以評定其是否合格。如果他試驗及格，則由本牧區的牧師傳道開季會時推荐之，并且當場通過他爲試用義務傳道。試用一年之後，經審查合格後，則通過任其爲正式義務傳道。此後，他還要按時受牧師的指導和訓練。

義務傳道所應受的訓練均非強迫的，乃係自動的。其訓練科目包括聖經、神道學、宣道法、等函授課程。此外，他們在讀書方面也受相當指導，牧師時常發給他們書目單，單中書籍均爲適合義務傳道工作用的。他們可按書目單中的書籍，隨意挑選閱讀。各牧區的牧師按時開辦訓練班以訓練義務傳道。義務傳道講道時，由牧師所得到的矯正和指導，爲各種訓練中之最有價值者。各牧區每年開辦短期學校一次，以訓練義務傳道，入學受訓練者，多係青年，且甚踴躍。

每逢星期日早上，就有一批義務傳道，或步行，或騎腳踏車，或乘汽車，出發到指定的禮拜堂去。有時牧區長用他自備的汽車，載他們到各指定的地點去。星期日晚上還有一批義務傳道出發。星期三晚上再有一批出去。各義務傳道每星期中領禮拜一次。他們出去領禮拜時所用的路費概係

自備。他們都覺得自備路費爲主工作，是極榮耀的一回事。

這些義務傳道雖是平信徒，且未曾受過正式的神學訓練，然而他們并非未受教育的人們。他們有的是教員，有的是醫生，有的是農民或商人。許多是農工界的領袖，總而言之，他們都是本地方的領袖。

他們不但是本地方的領袖；同時許多全國的領袖，以前曾任過義務傳道。英國以前的首相兼工黨領袖，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是其一例。還有幾位內閣閣員及議院議員亦皆曾任過義務傳道。英國勞工運動的領袖，平常皆爲義務傳道。洛芝得爾（Rochdale）織工合作社的創始人仍爲一義務傳道。

英國美以美會的神學生在未進入神學以前，皆應有兩年義務傳道的經驗，可知英國美以美會的牧師皆由義務傳道中選出的。他們在任義務傳道時，一方面可以盡量發展他們的佈道天才，又一方面可以藉此兩年時間以認清他們的使命。

牧師傳道在季會時，所計劃的工作日程表，係盡量設法使每一義務傳道不致在一月中至同

一地點兩次，這樣，他每月只需預備一個新的講章。平常牧師每星期要預備三篇新講章。所以義務傳道每月所預備的一篇講章必定比較新穎，使聽衆不至於厭倦。

義務傳道在平日還是做着自己的職業。他天天與各界人接觸，因此所講的道必定是適合實際，並且多係出自個人的宗教經驗。他講道時所引用的比喻，多半取材於日常生活，那麼，聽衆便易於了解。又因他爲教會工作完全出於犧牲的精神，所以在講道時富有熱情，易於感動聽衆。

這般義務傳道無報酬地爲教會工作，許多平信徒因此受了感動，也自動犧牲時間和金錢爲教會進行別種工作；如設主日學，或在鄰近村莊進行開荒佈道，或其他由愛主和愛教會的心所發出來的服務。

有人或許要想在一牧區中，各義務傳道所做的皆無聯絡，因此不能有整個教會的工作計劃。此種觀念實屬錯誤，因爲每個牧區，至少有一位以上的專責牧師總攬整個牧區各教會的工作，並且這些牧師也遊行到各教會講道，栽培教友。義務傳道不過是補充牧師的工作而已。

美國教會也採用英國義務傳道的方法，然而美國的義務傳道不像英國的不時得到牧師的

指導和訓練。并且美國義務傳道係全時間被僱用。他們未嘗受過相當訓練，有的竟代替牧師負起全牧區的責任來。他們所領薪水都是很低的，有的因有特別講道的能力，則其薪水或略可增多。

那個時候，美國有幾個公會，如浸禮會、美以美會、基督會和神召會等，因進展甚速，正式牧師不夠分配，所以就大批地聘用受薪的義務傳道。當時，他們也被稱為牧師，或稱「受薪的本地傳道。」

美國教會不但採用英國義務傳道的方法，同時也採用了英國美以美會的牧區制度(Circuit System)。每牧區仍聘用牧師兩位。早期的牧師被稱為「牧區騎士(Circuit Rider)」(因其常騎馬巡視區中各教會故名)。當時美國的人口稀少，且多居住鄉村，據一八〇〇年統計，十三人之中，住鄉村者佔十二人，教會與一般小學一樣地多係築在路傍的小山上。

那時的牧師對於探訪教友頗為認真，并且講道次數甚多。他所領的薪水雖少，可是教友都慷慨地將各種土產送給他，所以他若早上出外探訪教友，晚上回家時常帶回許多肉、菜、及各種農產品。或許因為他每逢探訪教友，則可滿載土產而歸，所以他對於探訪教友更加努力。今日的牧師探訪教友時不但無人贈送土產，即連他所坐的汽車所燒的煤油還要自己花錢呢。

而且，那時美國的牧師多係由義務傳道擢升的，所以他們未曾受過大學或神學的教育。教友所喜歡的，是牧師多講道及多做探訪工作，因此牧師無暇研究學問及預備講道的材料。有一次，一位牧師，因他多在家裏讀書，而少做探訪工作，因此教友不贊成他，將他辭退了。他們說牧師讀書太多了！

從前機器尙未發達，工作的力量全靠人力和牛力。後來水力發明，人民則利用之以磨穀，鋸木及製造等。因此麵粉廠、釀酒廠、鋸木廠、硝皮廠及牛酪廠等相繼設立。因工廠設立，人民則向着工廠地方集中，而工廠傍邊也成立了許多村莊。以前牧師們工作的地點全在鄉村，現則轉向於村莊。後來村莊漸漸發達，成爲市鎮，中學校也在鎮上設立了。

以後，蒸器機發明，各種大工廠相繼設立，因而城市隨之發達。以前所用的水力，現則以機器替代；以前盛極一時的市鎮，現則其人口向城市移動；以前鄉村牧師皆以市鎮爲工作的中心，現亦轉移眼光，而以城市爲可羨慕的地方。這樣一來，以前以爲社會中心的鄉村教會，現則降爲分堂，或佈道所。諸如此類的現象，都是工業革命的結果。

不但城市的大工廠吸收了不少人，同時農業機器之應用也使不少農村青年失了業，他們不得不離開家鄉向城市跑。例如以前所用帶網兜的舊式收穫器，現則改用收割機；以前用以打穀的連枷，現則以打穀機代之；後來新式的混合機也發明了，收割機與打穀機則以混合機代之。以前耕地全靠牛馬，現則以曳引機代之；以前刈草的工人所作的工，現亦以機器代替，農業機器的使用愈廣，人工的使用則漸少，因而許多佃農失了業，不得不搬家進城謀生去。地主們爲兒女受教育的方便，也搬進城裏居住，只留下幾個佃戶在鄉下看管田園。這個緣因，皆因機器發達的結果。以上已說過，一八〇〇年美國人口十三人中居住鄉村者佔十二人；後因機器發達，人口向城市移動，故據一九〇〇年調查，美國人口居鄉下者尚不及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在這一百年中，美國人口有驚人的變動，以前鄉村教會極盛一時，現因鄉村人口多向城市搬移，故每逢星期日，做禮拜的人數寥寥無幾。此實鄉村教會之一大問題也。

因爲鄉村教會人數太少，并且顯出萎靡不振的現象，所以一般鄉村牧師對於鄉村教會不感興趣，也都希望向城市跑。有的公會年年使用委派的方法以規定其牧師傳道的工作地點，這種公

會的鄉村教會尙可有牧師維持，故其教會工作尙可進行；但是區會制（或曰集議制）的公會所屬鄉村教會則多無人負責，故其工作多半停頓。

在這種情形之下，教會在一定區域內，向每一家服務的牧區觀念完全失掉。後來產生了另一種制度，就是一位牧師要管理許多的佈道所。牧師所管理的佈道所數目之多少，係以其才幹及經驗爲標準。按理論之，愈有才幹及愈有經驗的牧師應管理愈多的佈道所；然而美國教會的情形反以爲愈有才幹及愈有經驗的牧師應管理愈少的佈道所。初從神學院畢業的牧師也許要管理五個佈道所。不善於佈道或懶於研究及懶於探訪教友的或許終身脫不了管理三個佈道所。善於講道且能幹的牧師，他希望每兩三年則可脫去一個佈道所的責任。直至被升爲堂會的牧師，那時他只要管理一個堂會，自己却覺得很高興，以爲是做城市的大牧師了。其實許多所謂堂會的，還是在鄉村裏。茲將舉出數例以明瞭美國一般牧師對於鄉村教會的態度。

在某地方有一個兩千人口的標準村莊。該村現有教會五所。其各所屬公會爲浸禮會、公理會、美以美會、聖公會和天主教會。這五個教會皆有所謂「堂會」。離此村莊二英哩半的鄉間，還有一

所公理會的小教堂，因為教友太少，無力單獨聘請牧師，不得不用一位學識很低的傳道——有時連傳道都沒有——在那裏苟延殘喘。村上公理會堂會的牧師以為自己是個「城市」牧師，不應下鄉去幫忙它，而將這事置若罔聞，離此村莊三英里地方，還有一所浸禮會，仍是因為教友太少，無力自聘牧師，只好由村上浸禮會的牧師兼管。由村上至此教會雖有公路可通，然村上浸禮會的牧師興趣全在「城市會友」，很少下鄉，致使此小的浸禮會多半時間沒有牧師負責。離此村莊不及四英里，且有公路可通的地方，還有兩處小的美以美會；可是這兩處多已經關了門。村上美以美會的堂會教友不多，他們的捐款只夠維持牧師的生活費而已，所以也只好聘用一位半工的牧師。當作者初次參觀這兩處關門的美以美會時，有一處是看見一位鄰居在禮拜堂的院裏料理秣草，禮拜堂的四周都是草堆。鄰近的住家約有卅多個兒童，可是教會對他們都不能有甚麼工作。其他一處關門的美以美會，當作者參觀時，看見一位老太太在禮拜堂裏主領主日學，禮拜堂內還可看到以前「婦女互助會」的遺跡。現在這兩處美以美會因為已經關了門，故不歸村上美以美會的管理。村上美以美會的牧師因此不必再下鄉去，故常引為自慰。

還有一處有一千六百教友的標準城市教會。牧師爲一才學兼優的人，會友都喜歡他。在一般人眼光看來，他是個成功的牧師。他的教友中有的散居該城近郊，就自己集款建築一所小禮拜堂，爲每主日早上開主日學及主日晚上做禮拜之用，此小禮拜堂係由一位神學院的實習生負責。這位實習生每年在神學院舉行畢業典禮時必須更換一次。因此教會工作不能有一貫的計劃，爲欲解決這種困難，有人建議將此實習生調作城市教會的青年幹事，而使此小禮拜堂直轄於此城市教會。可是牧師不許。他說：這樣大的一個教會兼管一個小分堂，此事若載在會錄上，確實難看！

還有一處標準的村莊教會，它已經有了卅三年的歷史，且時以其爲「堂會」自負。其實它現在的教友所能捐的款，還不能夠維持一位牧師的薪水，所以必須附屬於另一教會，牧師時來時去兼管此教會工作。這位牧師年薪一千元美金，但須供給一位女兒在大學裏念書，這個村莊除這個教會之外，尚有六個其他教會，然全村人口不過一千人。牧師們因喜歡在較大的地方工作，故將七個教會集中在同一村莊，而時將周圍鄉間區域忽略了。

由以上所提諸例子，皆可看出美國一般牧師傾向城市的心理，及整個教會生活的趨勢。

在美國如果同一牧區有兩三個教會，它們共聘一位牧師，則牧師在星期日當在這兩三處輪流主領禮拜，這樣就發生一種問題，就是這幾處教會之中，牧師應在何處主領早上的禮拜呢？這些教會常因此事而起爭執，爭執結果，強的教會——（指捐款多的）——常得在早上做禮拜。雖然美國農民在一星期中的六天下午，都可進城購辦東西，或參加農會、母親會、及農業推廣會等活動，然而他們在星期日下午總有其他事務，難於上禮拜堂做禮拜，所以星期日輪到在下午做禮拜的教會常是最弱的。這兩三個教會若要得到同等的待遇，必須不管其需要之大小，及教友數目之多少，各教會對於牧師的薪水都要一樣地負擔才行。教會若要成立為堂會，它必須能夠自請牧師及自建牧師的住宅，所以同一牧區內的各教會皆向着這種目標而努力。

英國教會的牧區觀念是要利用牧區的方法，以擴展工作區域；美國教會對於牧區的觀念恰巧相反。它以牧區的方法以縮小工作區域，直至成為堂會。英國牧師學識愈高，愈會利用義務傳道以幫忙許多分堂的工作；美國牧師則相反，他們以為學識愈高所管理的教會應當愈少。美國牧師對於在一確定區域內服務所有的人羣觀念，早已失却無遺，他們以為做堂會的牧師，只管理一個

堂會的工作，這算是他最大的成功。他們要服務教會，而不是服務該教會所在的社會中一切人羣，此種觀念實爲大錯！

英國的義務傳道係不受薪地爲教會工作，他們在平日還是做自己的職業以維持生活；美國的義務傳道則受薪，並且全時間被僱用。後來因爲美國牧師的教育程度提高，所以這般受薪的義務傳道，不夠資格充年議會的會員，故此只給與「備用傳道」的名目。這樣一來，英國教會只有牧師與義務傳道兩種工作人員，然而美國教會則有三種工作人員；卽牧師、備用傳道、義務傳道。

高麗的義務傳道

東方的西教士，大部來自美國，所以他們就把這三級人員制——牧師、備用傳道、義務傳道——帶到東方來。

作者在高麗時，曾做過一一二位美以美會牧師和傳道的調查。在這一一二位牧師傳道中，二位爲牧師；二六位爲備用傳道；其餘六〇位爲義務傳道。

義務傳道係不受薪的，他們平日還是做着自己的職業。茲將這六〇位義務傳道的職業分類

如下：

分類表	之職業	務傳道	高麗義	六十位
農夫	——	——	——	34人
商人	——	——	——	11人
現無一定職業者	——	——	——	6人
教員	——	——	——	4人
醫生	——	——	——	1人
農兼商者	——	——	——	1人
廠工	——	——	——	1人
理髮師	——	——	——	1人
店夥	——	——	——	1人
共計				60人

備用傳道，以前也都是做以上幾種職業的人，後來因為教會缺乏比較專責的工作人員，故將他們升為義務傳道。至於教育程度方面，備用傳道與義務傳道并無若何差別。據以上一二位牧師傳道的調查，看出義務傳道之會進私塾者佔百份之八十八；同時備用傳道會進私塾者佔百份之八十四。至於進正式學校者，備用傳道比義務傳道略多。若以進神學論，備用傳道只有百份之八，義務傳道只有百份之十，他們平均在神學年限只有兩年。這兩種人受教育的總年限，亦無若何差

別，平均備用傳道一〇・二年，義務傳道九・五年。

備用傳道的年齡普通比義務傳道還少，並且已經服務教會的年限也較短。備用傳道平均服務教會七年，義務傳道九年。

據以上的調查，備用傳道中，由義務傳道擢升者佔三分之一。因一時教會乏人負責，故備用傳道多被委派代替牧師管理整個牧區的事務。這樣一來，高麗的教會與美國的教會同出一轍，都是將沒有受過相當訓練的義務傳道——名爲備用傳道——全時間的僱用，並且叫他們擔任整個牧區的工作。這種備用傳道因其代替了牧師的工作，故每星期也須講道三次，然其學識太淺，會衆對於他所講的道，未免要發生厭煩，因而影響到參加禮拜的人數。事實昭示我們：義務傳道所領的禮拜參加人數平均還有六十二人；而備用傳道領禮拜時，參加者，只有四十一人。

教會若不將這些備用傳道全時間僱用，而讓他們與義務傳道一樣地各務其業，他們對於教會的貢獻也與全時間僱用的差不多。義務傳道平均每月領禮拜七・二次，每次參加人數六二人，一月中參加禮拜總人數爲四三九人；然而我們若看下表，則可曉得備用傳道所做的工作，比義務

傳道所做的只略多而已。

備用傳道與義務傳道工作比較表

義務傳道	每月平均講道次數	7.2	每次禮拜參加者平均人數	6.2	一月中參加禮拜總人數	439
備用傳道	每月平均講道次數	13.8	每次禮拜參加者平均人數	41	一月中參加禮拜總人數	545

教會聘用備用傳道對於牧師們要發生不良的影響；因為這般牧師看見備用傳道并未會受過相當的訓練，而所擔任的工作却與他們一樣，他們就未免要想起教會對於他們所受的五年中學教育和五年神學教育并不加以重視。并且普通的大學畢業生因為不熟識教會內部的情形，常以為牧師的教育程度都與這般備用傳道一樣的，因而鄙視教會而不願親自參加教會的工作。不但如此，因為備用傳道中會進中學者只有四分之一，餘者均未曾受中學教育。試想，這般傳道所講的道理及所作的工作能使中學畢業生受感動以致參加教會的工作嗎？所以聘用備用傳道的結果，不但降低了牧師傳道的教育程度，同時也將教友的教育程度降低了。

教會聘用備用傳道，不但對於牧師會發生不良的影響，就對於義務傳道也是如此。因為義務傳道每逢星期日與星期三晚上無報酬地爲教會工作，他們看見備用傳道並沒有特別資格，並且爲教會所做的工作與他們自己所做的大同小異，而且受薪，因而未免要想起教會對待他們太不公平了。

因爲備用傳道受薪，故引起一般青年義務傳道也時刻希望能夠被升爲備用傳道。有一次，一位西教士開了一個義務傳道訓練班，意在訓練義務傳道能更有效率地爲教會服務。訓練班完結時，這些義務傳道都要求發給畢業證書，這位西教士爲鼓勵他們，不得已也就發給他們修業證書。那知他們拿了證書之後，個個要求被聘爲備用傳道。此乃因聘用義務傳道爲備用傳道的結果。

現在略加研究，高麗美以美會因聘用備用傳道，對於教會的影響如何，從下表可看出九年中高麗美以美會的備用傳道，及年議會會員（或曰牧師）的關係。

係表的關係會議年傳道備用		
年別	備用傳道	年議會會員
1930	25	176
1931	37	161
1932	27	165
1933	39	147
1934	36	139
1935	49	135
1936	無	報告
1937	59	131
1938	64	132

上表看來，備用傳道逐年增加，同時，牧師數目逐年減少，這便可表示教會工作人員的教育程度逐年降低。我們已知道，教會聘用備用傳道不但使教會不易得到受過高等教育的牧師，同時義務傳道因不能得到與備用傳道同等的待遇，致灰心於教會的工作。

高麗的西教士採用美國教會的方法，結果不但多耗錢，而且降低工作人員的程度，實為惋惜。

教會如果不多採用英國美以美會義務傳道的方法，其結果只能夠在鎮上設立一所會堂，而使偌大的鄉間區域永無聽到福音的機會。

美國教會的經濟情形比較富裕，或許可以想法使每教會，或每堂會能夠有一位牧師；可是這個辦法，東方的教會斷無可能，因其經濟力量非常薄弱。故此東方的教會應竭力提倡英國的大牧區制度。

如要實施大牧區制度非大量地應用義務傳道不可。因其可使牧區擴大，且使每牧師能夠管理五至十個教會；這樣，牧師的薪水既有辦法，公會的津貼可用於開闢新的工作區域，教會的事業因此得以向外發展。

高麗公州 (Kongju) 教區的 Kyung-Chun 牧區用了十三位義務傳道。他們在近來的一月中共領了三十五次會，這一月恰巧是一九三七年十月，有五個星期日的。茲將該牧區的 F. W. Syn 牧師與其十二位義務傳道在這一月中的工作時間表列下，以供讀者之參考。

Kyung-Chun 牧區牧師與義務傳道領禮拜時間表

(一九三七年十月份)

時間	地點 領會者	Kyung-Chun	求 禮 (Kyu Roe)	Roe Sung
第一 期	主日上午	D. W. Chang	H. Y. Lee	T. W. Syu
星 期	主日晚上	T. W. Syu	John Kim	K. S. Yang
第二 期	星期三晚上	T. K. Shin	D. W. Hahn	S. C. Yang
星 期	主日上午	T. W. Syu	I. D. Sung	C. S. Lee
第三 期	主日晚上	T. W. Syu	I. D. Sung	K. S. Yang
星 期	星期三晚上	I. D. Sung	I. D. Sung	S. C. Yang
第四 期	主日上午	C. S. Lee	T. W. Syu	H. Y. Lee
星 期	主日晚上	T. W. Syu	S. B. Hong	S. C. Yang
第五 期	星期三晚上	D. C. Woo	John Kim	K. S. Yang
星 期	主日上午	T. W. Syu	S. B. Song	I. D. Sung

星	主日晚上	T. W. Syu	John Kim	I. D. Sung
期	星期三晚上	T. K. Shin	John Kim	K. S. Yang
第五	主日上午	T. W. Syu	I. D. Sung	D. C. Woo
星	主日晚上	T. W. Syu	S. B. Song	I. D. Sung
期	星期三晚上	I. D. Sung	John Kim	K. S. Yang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 Kyung-Chun 教會十五次禮拜之中，有七次是由五位義務傳道主領；求禮教會十五次禮拜之中，有十四次由六位義務傳道主領；Boesung 教會十五次禮拜之中，仍是十四次由六位義務傳道主領。總共在全牧區五個星期的四十五次禮拜之中，由義務傳道主領的佔卅五次。

茲再舉出公州 (Kongju) 牧區的另一牧區，名論山 (Ronsan) 在一九三七年十月，牧師和義務傳道的工作時間表：

論山 (Ron San) 牧區牧師與義務傳道領禮拜時間表
(一九三七年十月份)

時間	地點 聚會者	論山 (Ron San)	Yook Kok	Deung-Ri	Kwang-Ri	中東 (Chun-Dong)
第一 星期日 上午	主日 上午	C. C. Chun	Y. K. Lew	C. S. Youn	H. C. Lee	
星期日 晚上	主日 晚上	H. C. Lee				
第二 星期三 晚上	星期日 晚上	Y. S. Kim				
星期日 上午	主日 上午	H. C. Lee	M. H. Sya	Y. K. Lew	S. L. Kim	
星期日 晚上	主日 晚上	C. S. Youn		H. C. Lee		
第三 星期日 上午	星期日 晚上	H. C. Kim	H. C. Lee			
星期日 晚上	主日 上午	H. C. Lee	C. S. Youn	C. C. Chun	C. M. Choy	
星期日 晚上	主日 晚上	S. L. Kim				
第四 星期日 上午	星期日 晚上	H. K. Kim				
星期日 上午	主日 上午	H. C. Lee	C. S. Pak	T. Y. Shin	Y. K. Youn	

星期日	晚上	C. C. Choy				H. C. Lee
期	星期三	晚上	H. C. Lee			
第五	星期日	上午	H. C. Lee	E. S. Kim	S. L. Kim	C. C. Chun
星	星期日	晚上	S. H. Kim			
期	星期三	晚上	H. C. Lee			

論山牧區的牧師名 C. H. Lee，他在這一月中共主領禮拜十一次。論山教會一月十五次禮拜之中，有八次由義務傳道主領，每人主領一次。其餘三個教會，在十位義務傳道幫忙之下，每星期至少有禮拜一次。全牧區共用義務傳道十五位，其中十一位，一月中各主領一次。論山教會一月中之各次禮拜，由義務傳道主領的佔八次，Dung-Ri 教會五次，Kwang-Ri 教會四次，Yook Kulk 教會五次，共廿二次。牧師一月中領禮拜十一次，而義務傳道共領廿二次。此可見因應用義務傳道的方法，牧區內禮拜次數增加了兩倍。

如果高麗各牧師能採用以上聘用兩位牧師兼應用義務傳道的方法，則福音傳遍於高麗各

地，可拭目以待也。

高麗教會因爲採用了美國教會的方法，所以每牧師平均只負責兩個教會，結果全高麗無教會足跡的鎮數佔六九七鎮（或曰百份之廿八鎮）每鎮大約包括六至十五村，人口約一萬。

高麗政府正在計劃，希望能夠在每鎮設三處小學（卽中心小學）。如果教會也希望達到每鎮設立三個教會的目標，那麼，現有教會數目則當增加三倍，每一牧師，就當負責六至九個教會。要達到這種目標，除大量地應用義務傳道之外，別無他法。

中國的英國美以美會對於農村工作成績極佳，因其多用義務傳道的結果。據統計，全國的英國美以美會共有牧師七十位，然義務傳道多至一千位。在浙江溫州教區只用三位西教士，和八位中國牧師，就能夠管理二百個教會，其唯一原因則在使用二二八位的義務傳道。

利用義務傳道以擴展牧區的方法，實爲東方鄉村教會所亟應提倡的。

第六章 禮拜堂之建築及設備

日本靜岡郡 (Shizuoka) Tagata, Nishinura 海邊有一小村，名 Koina。村中有一間禮拜堂，建在小山上。此堂係由教友們自己捐工捐錢築成的，這影響村民的精神生活甚大。小山高數百呎，登山遠望，青山綠水，引人入勝。禮拜堂的建築簡單，前面開一大窗，窗前瞭望富士山及港內諸小島的風景，歷歷在目。牧師講道時，站在講壇的一邊，以免遮住窗前的美景。農民們在六天中，彎着脊背，低着頭，忙於田間工作，及看管雞鴨豬羊等；及至星期日，則上禮拜堂敬拜上帝，同時得以瞭覽美景。本堂牧師爲一農業學校畢業生。他在本村領導農民辦理運銷合作社。每逢星期日，則自動地主領禮拜。當他走上講台時，他自己每覺得是全善全美的造化主的差使。

從前沙脫爾 (Chartres) 的人民自動出工出力建造一所莊宏偉大的沙脫爾大禮拜堂。這座大禮拜堂在這幾百年中感動了許多人。理姆斯 (Reims) 的人民歷年修築他們的大禮拜堂，也無非是表現他們高尚的熱望。歐洲各鄉村禮拜堂的建築都是超出一般的民房，這種建築正如普

樂與圖畫一樣，都是由人民的靈魂和熱望所映出來的，這種建築術過了長期的演進，纔達到今日的情形。現在有的國家，因其教會還在幼稚時期，建築術尙極簡陋。

美國禮拜堂建築術的各個時期

美國鄉村小學爲一公共的機關。教會及其他團體均可借爲聚會之用，所以起初美國教會聚會時，有許多是借用小學。其建築簡單，只是一個房間。這種學校分佈在鄉下，約每兩三英哩的周圍內即有一所。雖然中心小學的方法已實行了三十年；可是現在這種由一個教員負責的小學，美國還有十七萬所。初期美國禮拜堂的建築與這種小學校大致相同，均係長方形，不過禮拜堂稍大些，堂的一端有一尖頂的鐘樓。當時這種學校式的禮拜堂，在美國很普遍一時。這種建築宜於集會和佈道，而不宜爲聖殿之用。此乃美國禮拜堂初期的建築。

美國是個凡事講求實用的國家，禮拜堂的建築爲要能夠適合各種活動之用，因而進入第二個時期了。在此時期，教會工作可分爲三方面：一爲講道；一爲主日學；一爲社會活動。講道時，則用大

禮堂；辦主日學則用幾間小課室，彼此隔開以免互相吵鬧；進行社會工作，則用一交際室，內置一桌以供遊戲及教友聚餐之用。禮堂常爲半圓形，像個戲院。講壇有時放在一隅。主日學的小課室築在禮堂的周圍。交際室常利用地下室。此室暗而又濕，因其較地面低，窗戶又小。不久，地下室即棄而不用。以前的宗教教育，以班次爲單位；這時則改以組爲單位。所以從前小課室不合用，當另築幾間較大的。是時中學校已經有了健身房，教會常利用之爲宗教教育之用。後來教會看到崇拜比講道更加重要，所以禮拜堂的建築亦當隨之改變，使其適合崇拜之用。因而美國的禮拜堂建築又轉進了第三個時期，即所謂哥德式（Gothic Style）的時期。此種建築爲尖頂式的，最能引起崇拜的精神。所以人人都覺得這種建築最適爲聖殿之用。在大禮堂後面有幾個房間，可爲各級主日學的課室，亦可爲臨時交際室。哥德式建築現在美國已漸普遍。在歐洲大陸和英國，這種建築早已普遍；鄉村教會也用這種形式築成，築法雖簡單，然頗爲美觀，且合崇拜之用。

日本禮拜堂建築術的各個時期

東方的教會雖比較幼稚，然其禮拜堂的建築仍可分爲幾個時期。據日本近江八幡（Omihachiman）的著名建築家服雷斯博士（Dr. Wm. Vories）的看法，日本禮拜堂的建築可分爲三個時期。最初期的，他稱之爲「榮耀的課堂」（Glorified Classroom）。此乃初期西教士到日本後所建單間式的禮拜堂，用爲向慕道友講道之用。

第二個時期的建築，服雷斯博士稱之爲「補充式的禮拜堂」（Subsidized Church）。這種建築只是一間講堂，供人坐着聽道而已。我們也許可以叫它做補充的講道堂（Subsidized Preaching Hall），其所以稱爲「補充式」，乃因其附有西式座位及椅墊，不必如平日之坐在地板上。（註：日本人在家裏都坐在地板上。）禮拜堂所佔的面積小，并非因爲地價太貴。如果是因爲地價太貴，何以附近的西教士住宅都有美麗的草地呢？禮拜堂多用木料築成。現因差會津貼減少，故久未油漆。這一期的建築在日本算最普遍。大城市的禮拜堂，則全係西洋式，它們不代表日本人的藝術思想。

服雷斯博士覺得現在日本的禮拜堂不足以引起崇拜的觀念，只能當做一個「會所。」他說：

「事實告訴我們，日本人在聽讀天皇的聖諭時，若有人移動或低聲接談，衆皆驚奇。然而禮拜堂裏祈禱讀經時，如有人遲到或與鄰位接談，會衆却置之罔聞。」

按照服雷斯博士的意見，第三期的建築當爲哥德式的建築。他以為聖殿的建築或可採用佛教或神道教廟宇的樣式；不過爲整個教會的教育工作起見，廟宇式的建築不甚適用。印度、中國和日本的佛教廟宇，都按一律的樣式建築，爲何基督教會不能有另一種普遍式的建築呢？今日採取獨裁方式（Tofolitarian）的國家，皆以基督教有軀域之分，此實與基督的教訓大相逕庭。

高麗禮拜堂建築術的幾個時期

高麗禮拜堂的建築可分爲四個時期。教會初開始時，常是借用教友的家庭。及至教友人數漸多，則購置一間房子，將內部幾道屏牆拆下，使成一禮堂。有時在房之一邊留下一小間爲訓練慕道友之用。禮堂裏添置一講壇，且將內部修飾，重糊白紙。禮堂外豎一鐘架，做禮拜堂唯一的標誌。這樣即成爲一鄉村禮拜堂。此種改造式的禮堂，乃高麗禮拜堂第一期的建築。

及至教會的經濟更富裕時，則建築新禮拜堂。此種建築形式係東西洋合參，屋頂蓋以洋鐵板，正與棧房或汽車房一樣。房子的骨架則用木頭搭成。牆壁以木板釘成。有時以蔗桿編成，兩面糊以厚泥，牆壁外部加塗白灰。比較上等的房屋，雖土面兩尺的基牆，均以磚石築成。這種建築，除了屋頂之外，其他材料與一般較好的民房無異。建築樣式係單間而長方形，其大小約可容一百至二百人。講壇設在禮堂的一邊，非在其一端。此種建築適於講道之用，故或可稱之爲「講道堂」(Preaching Hall)。「主日學沒有另外房間，只好也用這間講堂。普通主日學的教授法與平常的講道無異。建築的樣式雖難於引起崇拜空氣，但是高麗的教友對於愛護他們教會的熱誠，較之其他基督教的團體有過之無不及。

高麗禮拜堂第三期的建築與西洋的無異。普通皆以磚石築成，而內部則無座位。高麗人禮拜時概坐地板上，所以堂內未置板櫈。在西洋人眼光看來，這種禮拜堂正如西方廢棄不用的禮拜堂一樣。因其建築少有經過正式建築家的計劃，故其裝飾簡單而不美觀。雖是這樣，每逢星期日，禮拜堂還是感到人滿之患。

第四期的禮拜堂爲古典式的建築（按古典式即指哥德式之意。）此種建築現正在萌芽時期。現在鐵原（Chulwon）和元山（Wonsan）兩處的教會則用此種建築。

中國禮拜堂建築術的各個時期

中國初期的教會與高麗的一樣，都是借用人家，名爲「家庭禮拜堂」。因爲普通中國教會的教友比高麗的少，經濟也比較困難，所以這種禮拜堂有的至今尙未改建。這類禮拜堂數目很多，可稱爲第一期的建築。

第二期的禮拜堂爲一單間式的建築，名爲「佈道所」。其建築與普通民房無異，多以土爲牆，草爲頂，此「佈道所」專供遊行佈道士或西教士抵此時佈道之用。建築費多由差會撥出，而由當地教會領袖負責看管，所內置有無靠背的板櫈，牆上掛着聖經圖畫，及用大紙寫成的讚美詩。

第三期的建築係將禮拜堂和牧師住宅蓋在同一圍牆內，正如普通人家用圍牆以防衛盜賊一樣。圍牆內所有建築，普通包括禮拜堂一間，會客室一間，有時還有一間閱報室，和一兩間課室。此

外牧師住宅也佔四五個房間。這些房屋約分成四五座，中有一小路。出入概由大門。許多禮拜堂以前都有僱用門房，現因差會津貼減少，此缺便由牧師的家人充任。禮堂普通位在院內的中心，或靠近前牆。堂內光線不足，因其窗戶太少，且正靠近鄰家的牆壁。晚上燈光又不足。中國教會平均用油燈的約佔三分之二，用打氣燈的佔三分之一。牧師的豬、鴨，都放在這院裏。牧師如有驢子，也是關在這院裏。有的牧師曉得一點醫藥常識，爲要幫忙附近的農民，又要另闢一室爲他每天門診之用。

禮拜堂內的牆上常是掛着圖畫。小風琴幾乎是禮拜堂內唯一的舶來品。中國教會有一件很特別的情形，就是約三分之二的教會在大門外有個通告牌，牌上不但公佈下星期日禮拜的秩序，同時也有國內外的新聞。

禮拜堂之上端有講台，台上有講壇，可是台上很少放有聖壇或十字架。禮拜堂內的椅子幾乎都是沒有靠背的。西方和日本禮拜堂式的座位，在中國的鄉村教會則甚缺少。禮拜堂內常有黑板。遠路的教友在星期日當在禮拜堂吃中飯。路途更遠的，不克當天回家，故當在禮拜堂過夜。因此約三分之二的教會有廚房和碗筷等設備；有的還有一個房間可供教友宿夜。幾乎各教會都有茶水。

的設備。這種禮拜堂的樣式若由街上看，正與其他民房無異。

第四期的建築爲西洋式的，正如美國中西部的（Mid-Western States）的鄉村禮拜堂一樣。哥德式的建築在中國尙極少。

新式禮拜堂建築的計劃

以往教會的建築和設備雖極簡單，然其活潑的生氣却超過任何機關。此可見一般教會領袖動力之所在。初期美國教會聚會時，都是借用村上的小學或其他小房子。會所只有一座臨時講壇。至於應用視覺的教育設備，及有色的玻璃窗，則一無所有。高麗教會現極興旺，初創時多用「改造的民房」。這種建築雖是土牆草頂，然而教會發達的情形，實令人興奮。教會因着這種活潑的動力而不斷地演進，教會的建築也應按着時代而不斷地進步。因此教會應有新的設備，聖殿佈置應使其能夠引起崇拜觀念，曠地上應佈置美麗，禮拜堂的形式及外表也應使其更加莊偉，地板宜常打掃，室內的燈光及火爐等設備也當改良，牧師應有更好的住宅。星期日禮拜堂鐘聲一響，衆人都可

以上這美麗的地方去。欲實現此種新計劃，教會當有更多的教友。並且教友對於教會的愛護和忠心也與日俱進。這樣，教會纔有更充裕的經濟。多伯先生（Mr. Mark A. Dawber）曾任美國美以美會國內佈道會鄉村部幹事共十五年，其經驗豐富，對建築術素有研究。他說：「現在的教會，單間式的建築時期已經過了，現在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就是每個鄉村教會應有各種建築以供崇拜、教育、及社會活動之用。禮拜堂如果夠大，則教友也當有充份的熱心，纔能夠使教會有各種的設備，纔能夠有充裕的經濟以聘請合格的牧師，也纔能夠領導各種社會活動及人民的道德和宗教生活。近年來美國教會對於這種新式禮拜堂的計劃已有顯著的進步。實行此種計劃的教會若有合格的牧師領導着，該地社會生活立可看出進步。現在美國許多教會正在考慮此種計劃及其領袖的問題。因其與教會前途是息息相關的。」（參看 Dawber, Mark A., "Rebuilding Rural America," Friendship Press, New York, 1937, Pp. 190—191）

禮拜堂的院裏

教會以外的人，如果走過一間禮拜堂，看見堂的兩邊及背後均無樹木，其四周又無灌木樹，窗門又久未油漆，他對於此教會一定要發生不良的感想；教友對禮拜堂既不愛護，如何能希望教外人對教會發生興趣呢？堂的外觀極有影響路人對教會的印象。一座能引起崇拜精神的禮拜堂，如果加上一個美麗的草地，極能影響每星期日參加禮拜的人數；因為宗教的表現是藉着整齊和美的觀感。

草地

禮拜堂前草地的重要正如油畫的畫布一樣。每個教會無論其如何窮困，總能夠有一塊美麗的草地。教友們如能大家捐一天的工，則可將地面填平，修齊，且將各種雜物移掉，使其變成一塊美麗的草地。佈置禮拜堂的環境最重要的，堂前當有草地。地上除草之外不應栽有任何樹木。大樹和灌木樹不宜栽在堂前，當栽在堂的兩邊及其背後。此種樹木正如圖畫的外框，在佈置風景上極為重要。

普通農民都曉得，草地在未下草籽之前當先下肥及鬆土，鬆土深度至少六英吋。建堂時，所挖起之地下土不宜爲長草之用。普通下種期當在早秋，如須於春季下種，夏季草地必須澆水。

草地宜常修整，每年春天當以石滾碾平。每星期當剪草一次。每年教友認捐時，比較窮苦的，可以捐工以代捐錢。教會當局則將所捐的工，分派使他們輪流管理禮拜堂內外的整潔。所栽的草，無論屬那一種，若能善於管理，定能增加禮拜堂的美觀不少。

樹木

樹木當栽在禮拜堂的背面及兩傍的地界上。它不但使禮拜堂有個背影，同時也有樹蔭以調和溫度。然而它最大的價值還是增加美觀，使聖殿的環境不致於荒涼乾燥。由創世記第一章中，可看出上帝造化之第一條定律是美麗和整齊。那麼，這種定律，在我們佈置禮拜堂四周的風景樹時也當注意。

禮拜堂院裏所栽的樹，常青樹與落葉性的樹，兩種當並用，如能得到本地粗壯的樹種爲最宜。

樹苗可向苗圃購買。樹身直徑約二英吋，高約十英呎時移植之爲最穩妥。東方的土地缺乏，教會又窮乏，所以風景樹有時可用栗樹或其他葉樹代替。其收入可補充教會經費。看管諸葉樹者可由鄰近的教友擔任。樹苗移栽時，常不易預測其將來長大的身量，所以有時栽之過密，及至長大時樹枝相擠，因而時遭拆傷。並且樹木若分離栽植，長大後，更加美麗。所以栽樹距離以五十至六十英呎爲最宜。

灌木樹

佈置禮拜堂，風景樹和草地固然重要，灌木樹也不可缺少。堂基周圍如栽灌木樹，能使禮拜堂的四圍有更美麗的調和。日本的伏牛花可當爲灌木樹之用。其栽植地點不應緊靠窗前，當在兩窗之間。堂基四周如無水溝，則灌木樹當栽離牆稍遠之處，以免爲簷水所傷。堂基四角當栽比較高些的植物，如紫丁香和繡線菊等。門廊兩傍，各栽常青樹一叢。這樣直線形的牆壁的周圍也有所點綴。有時所種的花草樹木可選擇在不同時期開花的，使院裏可以不斷地有美麗的景色。

藤類植物

藤類植物可將光滑的牆壁遮蓋，且將尖銳的牆角軟化。對於用磚石築成之大屋，藤類植物更有其特殊的價值。此種植物若爬在木造的房上，并無大害，不過它能保持濕度，而使屋頂的木板腐爛。若用木架靠在牆邊，使藤由木架爬上，此弊即可避免。種植地點當於離牆根約十八英吋的地方，纔能得到較好的土壤。在英國這種植物常是爬在籬笆、圍牆和堤岸上。藤類植物種類甚多，如同常春藤，忍冬屬的藤類及美國爬藤草等，各地均可栽種。如果陽光充足，蔓性的玫瑰，鐵線蓮屬的藤類，及紫藤等，也可生長。藤類植物定能增加禮拜堂的美觀不少。

道路

禮拜堂的環境不但要有美觀，同時要能實用。堂之背面或其一邊，當有運動場，院裏的道路，不但為行走之用，同時也可增加美觀。築路的材料，平常都用水泥。水泥造的路，并不十分雅觀，然而非

常耐用。粗砂、炭渣、磚、石等，也均可利用，磚頭造的路，至少當有三吋高水泥的路基。粗砂造的路，當以碎石爲路基，深約四英吋。路的兩傍當以水泥或磚頭築成低的邊牆，以免路面砂土被水沖蝕。石路最爲美觀；所鋪石塊當與地面齊平，以便使用剪草機。用木板鋪成的路現在已甚普遍，此種道路，當加修理。有的教會將其道路築成曲線，使草地更加美麗。

鄉村小禮拜堂既是窮困簡陋，對於佈景方面更是重要。城市中的大禮拜堂雖然美觀，然而四圍曠地太小，鄉村教會平常都有很大的曠地可以栽種樹木花草。現在許多舊的鄉村禮拜堂正在改良，使之成爲一座美麗的建築。

禮拜堂的地點

禮拜堂地點的選擇極爲重要，因爲在建築時，如所選地點不適宜，日後則難於改正。

禮拜堂的地點應在牧區的中心，並且當築在高處，纔得引人注意。如果該處無高地，則當將地基築高，四周以土填起，使成斜坡，這樣，禮拜堂的高度可超出衆屋之上，以引起崇拜觀念。斜坡且可

利於排水。若禮拜堂所處的環境欠佳，或爲高屋所遮，則極爲可惜。新加坡（Singapore）美以美會的八座禮拜堂均築在小山上，風景美麗，且俯視四鄰。

禮拜堂不但當建在牧區的中心，還要遠離各種吵聲，及有污濁空氣的地方。大凡，東方的街道，都極喧囂，故禮拜堂至少當離街道約六十英尺，同時其地點又不應離交通要道太遠，以致交通不便。

建築師

許多鄉村禮拜堂由教友捐工自己建築。教友中常有木匠，泥水匠，銅錫匠等人才。他們都可參加工作。此不但可以表現教友的宗教精神，同時也可加強他們的宗教動力。他們所造的，雖爲物質的殿，其實無形之中也在建造心靈的殿。因他們親手參加建造，所以更能引起他們對教會的愛護和忠誠。

利用教友捐工建築，雖有其長處，然仍有其短處，因這些教友或許不懂新式建築的原理，以致

所造的不合爲教會之用。許多獻工的本地木匠和泥水匠雖能建造很好的住宅和店舖，然對於禮拜堂的建築，則不知如何設計。所以禮拜堂的建築當先由正式的建築師設計和繪圖。鄉村教會的財政比較困難，有時所預算的只夠購買材料而已，又因鄉民的思想比較實際，所以很少有人想到第一筆的建築費應先花在建築師設計的預算上。

美國過去十五年中，對於鄉村教會的新建築最感興趣者，首推多拍先生（Mr. M. A. Dawber）。他常是力勸每個新堂的建築委員會對於新堂之建築當先得合格的建築師的設計。他說：「每逢禮拜堂建築之先，應按照其所處的地點和環境，先有通盤的設計。該地的樹木，周圍的曠地，及前面的遠景等，情形均應在設計時一併列入考慮，使所築成的禮拜堂真正成爲社會的活動中心。因欲達到此目的，使教會能夠應付近代的需要，故於建堂時，必須有專門研究教會建築者之指導。許多鄉村教會則因由普通的建築師——有時只由本地的泥水匠——設計建造，因而不合用。這般人雖能建造普通的住宅及店舖，然而禮拜堂的建築則非他們之所長。他們有的非常慷慨爲建堂義務工作，我們對他們愛護教會的精神不能不表示十分感激；然因教會的建築術係一專門

技術，故當有專門人才方能勝任。（參看 Dawber, M. A., "Rebuilding America," Friendship Press, New York, 1937, P. 192）

有的教會因交通不便無法請到建築師，則當搜集各種關於教會建築的書籍或小冊，以資參考。東方的教會似乎尚無何種建築的標準。日本近江八幡（Oni-Hachima）地方的服雷斯博士（Dr. Vories）對於東方教會的建築頗有研究，現在他正在與其他建築師計劃一種合於崇拜用的禮拜堂。他還是覺得歐美所盛行的哥德式仍應為東方教會的標準。他批評那一批由美國來的「好遊的調查團」用短促時間的研究而寫出一大部報告書，其中且建議東方的教會應有「本色的建築」。服氏又說：「佛教廟宇建築的樣式到處都是一律，為何在日本的基督教會要按着佛教的廟宇來建築呢？我還是堅持着，全世界的基督教會，無論是在城市，市鎮，或鄉村，都應採用哥德式的建築，以示一致。」（參看 Vories Wm., "Church Architecture in Japan," Article in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1937, pp. 203—208, Published by Kya-Bun-Kwan, Cinza, Tokyo.）

建築禮拜堂時，有一條原則必須記得，就是在建築之前，當先決定教會的工作計劃，而後按照

計劃而建築。這樣，所建的纔能適用，否則易犯削足適履之弊。換言之，教會建築的樣式當按工作之注重點而規定，如果注重崇拜，則當築一易於引起崇拜精神的聖殿；如果同時注意宗教教育，則當加築各種課室，以供應用。

聖殿

現在許多教會都覺得在禮拜堂之上端放一座聖壇——一隻檯子上放一十字架——頗能引起崇拜精神。有的將聖壇放在講壇之前，然而有的將其放在講台之後部。如將聖壇放在講台後部，那麼，牧師講道當站在台之一邊，讀經時站在台之他邊，以免將其遮住。此種佈置，無非是要使守禮拜者能以其前面所排着的十字架為崇拜的中心思想。有的教會在十字架各邊置一燭台，藉以集中會衆之注意力，拿撒勒的會堂即其一例。

日本長野郡 (Nagano) 古間 (Furuma) 地方有一間新的小禮拜堂，內部佈置頗合崇拜之用。講台上一邊放一講壇，他邊放讀經台。講台後部之正中處放聖壇。禮堂若借為辦托兒所，開勉勵

會、主日學、或其他演講用時，講台則以摺屏遮着，使會衆只在崇拜時，方得看見聖壇。

有的國家，禮拜時坐地板上。這樣，講台高度則不應超過一英尺。若禮堂太大，講台可高些！然不應超過十八英尺。講台大小，以不超過長度十二英尺，寬度六至八英尺爲限度。講台前面若以欄杆圍着更妙。講台的後部可築一凹形小室爲聖壇所。

除了大禮拜堂的唱詩團以外，平常禮拜堂的唱詩團最好坐在台下，以免會衆在崇拜時分散注意力。有的教會，有兩個唱詩團；成人唱詩團坐在台下之一隅，兒童唱詩團坐在另一隅。唱詩團極能引起崇拜精神，然他們若能坐在台下，其收效更大。

聖殿的高度對於崇拜精神，仍極有關係。用桁樑支撐着的屋頂比架橫樑的或用天花板的屋頂都更能引起崇拜空氣。用這種屋頂的聖殿，冬季雖較冷，然而夏季却涼得多了。禮拜堂之所以常有極斜的屋頂，及有尖閣的建築，也無非爲增加高度，引起崇拜的精神。

聖殿的面積以長方形爲最宜，因可使聲浪清楚，建築費也比較低廉。其長度與寬度之比約等於二比一。有的地方，男女會衆各坐一邊，則其比例或可改爲三比二，如同六十尺長則當有四十尺

寬。講台當置於禮堂之一端，而不應放在傍邊。禮堂的大門當在禮堂之另一端。築牆時，所用材料，石爲最宜，磚則次之。

門廊

以前，許多東方的禮拜堂都有兩個前門，一爲男用，一爲女用。後來，一般人都覺得，最好禮拜堂當附築一門廊。門廊的進口處只有一門。男女出入概由此門。此門廊當築在禮拜堂之一端，與聖壇所遙遙相對。如不附築門廊，則當於堂身——四方形面積之範圍內——前面的兩邊各隔成一小室，男女各一，爲掛衣之用。有的禮拜堂除附築門廊之外，同時有此兩室。門廊內有掛衣鉤及鞋架，兩小室則爲主日學課室。掛衣鉤各相離約八英吋，高低不一，所以兒童仍可應用。門廊的功用可使出入的人不致過於擾亂崇拜的空氣，同時可減少外面的吵聲。小孩好動時，仍可將其帶到門廊裏，或小室內，以免擾亂秩序。天冷時，門廊也可保持室內溫度，使每逢開大門時，空氣不致直流入堂中。堂前加築門廊仍可增加禮拜堂的美觀，使直線形的牆壁有所點綴。

禮拜堂若祇是一個房間，則許多雜物無處安放。如果將雜物放置堂中，未免有礙觀瞻，故應另闢一小室，裝置書架，以放主日學材料及書籍等。小的禮拜堂可在掛衣室內另闢一小間放置掃帚、雞毛帚等雜物。若能在地下層或禮拜堂外闢一小室堆放燃料更為合宜。

禮拜堂內的廁所更是重要。現在許多教會對於公共衛生頗感興趣，已按照衛生署所設計的樣子建築新式廁所。

大鐘

鄉村教會的聚會時間比任何鄉村機關準確，這大概是因為禮拜堂有敲鐘的緣故。平常，禮拜堂的尖閣內常有一鐘架，以懸此鐘，東方的教會常在禮拜堂後的院裏另築一鐘樓。按照建築師的意見，大鐘應放在禮拜堂的尖閣內，不必另築鐘樓。這種鐘樓，如果用水泥築成，則當有木的鐘架。此種大鐘，現在許多中國的鄉村教會極其需要。

時鐘

禮拜堂內的牆上應否有個時鐘？關於此問題，意見殊難一致。有謂堂中有時鐘可使聚會準時開始和準時完畢。如果要用時鐘，當掛在後面的牆上，使牧師的臉對着鐘，而教友則背鐘而坐。報點的敲鐘當取下，以免報點時擾亂聽衆。

熱氣與燈光的設備

禮拜堂的溫度和光線極有影響崇拜精神。地下室如能裝設熱氣爐爲最妙。如遇爐內空氣不通，或因刮風而火煙向爐口漏出時，則應將煙囪築高，煙囪太小，或有漏洞，亦能使火煙漏出。無管式的火爐最宜裝置在地下室爲加熱之用，且價目低廉。如要在大禮堂內生火爐，則當用護熱套，以保持溫度。寒帶的教會，許多缺乏適當熱氣的設備，因而冬季開主日學時，兒童常感不舒，及至禮拜將近完畢時，堂內熱氣漸散，令人難受。現在新造的禮拜堂，天冷時，在交際室都裝有火爐。若於生火爐

時，使堂內充滿新鮮空氣，則溫度較易增加。堂內空氣如不時更新，則易令人瞌睡。因此，有人以為教會若有一勤謹的看堂者，能使崇拜的效力倍增。

窗戶為透光及通氣之要道。惜中國的禮拜堂常是緊靠鄰家牆壁，因而光線不足，如遇這種情形，則當多開天窗。至少講台上面當有一天窗。窗戶的玻璃，半透明比較透明的更為合用。若能用帶有顏色的玻璃更為適宜；然低廉劣等的顏色玻璃切勿採用。窗戶當開在較高處，使會眾坐下時，看不見窗外的行人；同時也使窗外行人不見堂內的會眾。不但如此，且可使光線較為適宜，同時造成一種隱密的空氣。窗戶不宜開在講台後面，因為會眾坐着聽道時，若長時間地臉對着此窗的亮光常會引起頭痛或其他不舒服的結果。普通的泥水匠或木匠所建造的店舖和住宅，四面均可開窗，然而禮拜堂則不然。如果台後必須開窗，則當以暗色布幔遮蓋。不但窗戶不應開在講台後面，燈光也是這樣。如果牧師領會時，須用燈光，則當兼用燈罩，方不損傷會眾眼力。其他聖壇上所用的燈不應放在正中處，當由兩邊的牆壁射出。這種半間接的光線，禮拜堂最為適宜。

牆壁

磚石的本色爲禮拜堂外部牆壁最適宜的顏色。磚牆不宜油漆，然如年代過久，磚色變舊，則當以刷子洗刷乾淨。用木板築成的禮拜堂，普通皆漆以白色，而間以綠黑等顏色的條紋，內部牆壁的顏色當視建築的樣式而定，普通以淡褐色爲最適宜。窗臺以下的牆壁，若加護壁板或油以黑漆較爲美觀。天花板若粉以白色，能使屋內較亮。東方的鄉村禮拜堂若用土牆築成，而外部塗白灰的，則屋簷當寬些，以免牆壁被風雨過度的侵蝕。離地面一二尺高的牆基外部，若鑲以石頭或水泥，亦可保護牆壁，免被雨水沖蝕。

宗教教育課室

以前，各國教會的設備只是一個單間式的「講道堂」。後因教會工作發達，這間「講道堂」也兼爲主日學分班，及各種社會活動之用。開主日學時，在同一間內，若有幾班同時舉行，聲音吵雜，

未免減低教育效率，因而現在的教會則將此講堂改爲聖殿，專供崇拜之用，另在聖殿之一端，增築小室數間，爲主日學之用。這樣，整個建築成爲「L形」或「丁形」。宗教教育小室的高度，可比聖殿低些，若築兩層，則其高度可與聖殿相等。禮拜堂的尖閣，當築在聖殿與宗教教育室的連接處。

宗教教育室當有黑板、聖經地圖、椅、桌等設備。椅桌當可隨時移動，以便臨時將課室變爲各種社會活動的場所。如果教會只是一間聖殿，而無其他小室，舉行主日學時，可用摺屏臨時將聖殿隔成幾間課室，摺屏內邊的上半若油黑色，亦可當爲黑板用。

通告牌

通告牌的價格并不貴，且功用甚大，各教會應有此種設備。戶內通告牌可用軟木製成，上覆以麻袋布或硬紙板。安放地點，當在門邊的牆上。其高低當使兒童也得看清爲標準。牌上可貼各種聚會的通告，有的教會每月將其工作計劃在此牌上公佈。高麗教會常將教友認捐表貼在牌上，表上寫明各認捐者的姓名及月份、星期等。教友繳款時，司庫即蓋章於該名下之某星期方格內，以便看

出其繳款日期。捐款數目，表中概不載明。中國教會有時將週年工作計劃表貼在牌上，以使教友週知教會工作進行情形。

戶外通告牌仍爲重要。中國的鄉村見聞難通，故戶外通告牌上除了貼些教會消息外，仍當將國內外要聞貼上，以開廣鄉民的見識。

圖畫

禮拜堂內的牆上可否貼掛圖畫？此種問題大家意見不一。一般意見，以爲團體相片，剪貼，及旗幟等，不應放在禮拜堂的牆上，內部牆壁若用磚石或木板建成，則當利用其原來顏色，可免掛圖。如果牆壁係白灰牆，則可將大張的世界宗教名畫掛上，以幫助引起崇拜精神，且增加美觀。

掛捐袋的木架

中國教會有的用一種很新奇的方法以收主日捐，其法則在禮拜堂門邊的牆上釘一木架或

木板，上面釘鉤。每鉤上吊一小布袋，袋上有教友姓名或號數。教友進門時，自鉤上取下自己的布袋。將主日捐放進，等到收捐時，各將布袋放進捐盤，司庫則將各人每主日的捐款列入帳簿。後又將布袋放在鉤上，以供下星期日之用。牧師若於禮拜完畢時，巡看架上空袋數目，則可知缺席教友的姓名或號數，藉可往視其情況。美國收主日捐時所用的信封，費用太大，不適當為東方鄉村教會之用。中國所用這種收捐方法，頗有價值，他國均可仿效。

禮拜堂的整潔問題

禮拜堂之設備雖佳，如無好好打掃整理，仍是無濟於事，忠心的看堂者固然不少；可是，有的看堂者實常令人想起，他是社會中最無用的人才。教會因為可憐這般半失業者，而以低廉薪水請他看管社會中最重要的建築，此實屬錯誤。有的教會由教友輪流負責禮拜堂的整潔。這樣，禮拜堂各種整潔及修理的問題，都由教友擔任。普通用這種義工的方法，結果都是很好，并且能引起教友愛護教會的觀念。

第七章 衛生事業

現代的鄉村教會工作應有以下三種重要的目標：(1)拯救個人的靈魂；(2)改善社會；(3)研究社會的需要。這三種目標不是分離各成單位，而是整個的。以前所用的「個人福音」和「社會福音」這兩個名詞，現在當以「整個的福音」替代之。所以個人衛生和公共衛生在整個傳道的事工上極佔重要的地位。耶穌在世佈道時已極重視此種工作，即今日西差會的事工亦莫不以醫藥的工作為重要。故今日各地的教會應當注重衛生工作，使人的生活豐滿，壽命延長，並且得有「更豐盛的生命」。衛生的需要是普遍的，無論本國或外國，無論何種何族，無論基督教的國家或差會佈道的國家，衛生的需要都是一樣的。

教會的領袖們對於衛生工作尤應注意，因為許多的惡劣習慣，犯法的行為，以及一般罪惡等，多因身體不健康而來。例如一個學生如有近視而不戴眼鏡，用眼力時，常發生頭痛和神經過敏等症狀。結果他在校中時常鬧事，以致於逃學及做出各種犯法的行為來。又如一個女學生若因生病

而缺課，年終成績不良或致留級，這種因病態所發生的現象，足使該生自覺落後和萎靡不振，並且剝奪了其領袖的能力，高尚的志向，和高尚的理想，而墮落在懶惰淫佚的罪惡中；這就是不健康所產生的結果。

許多人以為教會最主要的任務為宣傳福音。這話卻不錯，但是我們如果一想到這些信道者應在牧師領導之下而組成教會，那麼聚會所在那裏呢？牧師的薪水怎樣來呢？這是後進教會最困難的問題，也就是自養的問題。因為人民的窮困，所以教會難以達到自養的地步。人民窮困之原因至少一部份是因為衛生問題。這樣看來，衛生問題是不也影響到教會的發展嗎？

社會罪惡的問題似乎比健康的問題更容易引人注意。其實，後者應比前者更為重要！譬如最近甲國以飛機轟炸乙國無辜的嬰孩及平民，全世界人民都震驚起來，各地隨即召開民衆大會向這不人道的行爲提出抗議。有的國家立即準備向甲國實施經濟制裁。其實這些無辜的嬰孩和平民難道不是天天受病菌和蚊蠅等的殘殺嗎？爲何很少有大規模的反對這些病菌和蚊蠅運動呢？在美國的南方如果有一個強盜闖入人家強行打劫，成百成千的村民立即武裝起來向着強盜進

攻。可是那些蚊蟲、蒼蠅、天逍遙自在地出入各家，傳染疾病，如果要這成百成千的村民有組織的共同向那些蚊蟲和蒼蠅進攻；這是何等難得的一樁事！

蒼蠅、蚊蟲、癆病菌和腸病桿菌等在各地橫行殘殺人類。我們反對，應反對一切殺害生命的東西，不管是炸彈或病菌。病菌雖較炸彈小，然而殺人的力量是一樣的。所以教會應視衛生工作與宣傳和平的福音是一樣的重要。

鄉村教會久已實行看顧病人，或為生病的教友耕田，收割，擠牛乳等互助的工作。此種精神實在可貴。然而今日我們應當利用這種團契的精神合作起來，進行各種衛生的活動及疾病的預防。我們如果研究衛生的情形，就曉得鄉村生活與城市生活各有利弊的。農民所得的陽光和空氣雖比城市的人充足，可是飲水并常靠近穢濁的地方。農民所吃的牛奶和蔬菜雖較城市的新鮮，可是菜園和牛房的附近，常為蚊蟲和蒼蠅滋生之地。農民比城市人雖有較多的戶外運動，可是這種戶外生活是風雨寒熱，無稍間斷地過度着刻苦生活，即是他們的弱妻幼子也要同過這種的生活。所以問題並不單是城市生活衛生，或是鄉村生活衛生，而是兩者將來應如何都能更加衛生化！

我們都曉得要有更健康的生活，並不是移居鄉間則可得到，這完全當由健康教育入手。教會在這一點上，應有其貢獻。

教會對於鄉村衛生最大的貢獻，是叫人民曉得社會的責任是什麼，並且叫我們知道：「我是看管我的弟兄的嗎？」我們常以為疾病是一樁個人的事情，其實這種觀念是大錯。當美國政府檢驗農家的牛有否癆病時，有的農民殊不願意。美國南方初次建築家畜藥水浴池，以去家畜身上的蟲子時，農民都譏笑政府所弄的是玩把戲。他們以管理家畜為個人的事情，與政府何干呢？同樣的，在鄉下如有一家發現傳染病，幾乎難於使用隔離方法，或他種滅菌的方法以對付之；這便是因人民缺乏社會責任心的緣故。所以現在個人主義當以社會責任心代替它。在城市裏許多關於衛生的事業可用律法的力量而推行，然在鄉下健康教育的方法為最有效。鄉村教會既然是個教育機關，同時也是個社會機關，所以教會對此健康教育的方面應負起責任來。

環境衛生

斷定一地方之優劣，每視該地方大多數人民的態度，或行爲爲標準。如果一地方有污塘穢沼，因而蚊蟲滋生，瘧疾傳播，這地則可稱爲不合衛生的地方；或曰壞的地方。如果這地方的人將污濁的塘水排除，或將火油加進塘中以滅蚊蟲，那麼，這地方則可稱爲一個進步的地方。其所以被稱爲進步的地方，並非單因其滅蚊的緣故，乃因其對衛生問題有一種新的態度和新的行爲。

如果在一飯店或理髮店的門頭掛着「此店曾經衛生局檢驗」字樣，我們立即覺得該店舖比較清潔，適合衛生。同時可看出該店舖的人和該地方的人已經有了衛生的態度和習慣。

如果學校當局對學生有實行種痘，白喉預防注射，或肺病檢驗等工作，學生家長因此很滿意這學校，我們即覺得該地方已與學校以相當衛生的標準。我們要稱這地方爲一進步的地方，因其對於疾病預防事已有新的態度和習慣。

反之，我們若在報上看見登載某村有蜀黍疹，鉤蟲，瘧疾和痢疾等病的流行，我們即覺得該村人民對於疾病的預防，或食料品質的均勻缺乏認識，或太不小心，我們就不喜歡在該村居住。

如果我們到一人家喝水時，看見該家水井有水泥築成的井臺以防地面水灌進井中，或看見

井與垃圾堆相隔甚遠，我們即覺得這家對於飲水方面有一種潔淨的態度和習慣。

一個「優良的地方」必有其優點。它當具有某種的態度和某種行爲的標準。如果一地方有衛生的態度，衛生的標準，或衛生的行爲，我們則稱之爲「優良的地方」。凡是能夠影響家庭健康的環境因素皆稱爲「環境衛生」。這些因素便由該地輿論而斷定，同時，這種輿論多是健康教育之結果。

許多地方每年舉行「衛生週」。舉行時，陳列各種衛生模型，掛圖，及刊物等。這些材料皆可由全國衛生署或人壽保險公司得來。同時牧師講道或普通演講時皆可乘機宣傳衛生的價值及疾病的預防。此外還可利用衛生戲劇，及學校裏衛生徵文和童子軍的「大掃除運動」等方法以引起整個社會對於衛生的興趣。這樣衛生的態度和衛生的習慣纔得以養成。

爲使衛生事業推進，許多地方已有定期的診療，有的每月一次。教會和學校的房子都可借爲進行衛生工作之用。醫生與護士可由公共衛生機關請來。開始時，可有一次普通診療，此時，凡就診者均給與健康檢查和忠告。有時亦可給與簡單的治療。

診療以科別舉行爲宜。例如開「嬰兒診療」時，母親們皆將嬰兒帶來，無病者也可參加。那時醫生和護士們用每個嬰兒爲實例向她們演講嬰兒的衛生。每次的診療只用一種疾病爲對象。有時注重肺病，有時注重花柳病，有時注重牙病及其他。這樣實地檢驗，診斷，和實例教授，總比空口的衛生演講功效大得多！用這種方法，可以增加整個社會對於衛生的興趣，並且可以養成衛生的態度和習慣。

機器使用愈廣，不幸的事件也愈常發生，尤其由汽車所發生的事件爲特多。在美國有的地方有救急藥箱之設備，以供不幸事件發生時之用。紅十字會的機關，常將這些藥箱放在車站或其他公共的地方。在東方，這種救急工作常由牧師擔任。有這種救急的設備，也可證明地方上對於衛生的興趣，日漸增加。

東方的衛生問題比西方更加急要。中國大部份的飲水取自水塘或灌田的河溝。鄉人的菜、米、碗、衣服，都在這塘裏洗，同時家畜也在這裏飲水。下雨時，地面的髒水盡流入塘中。不但這樣，東方的水田皆施有糞肥，田水多時，常溢流入塘。因而塘中之水，充滿了各種細菌，此爲衛生上最大的問題。

中國古時卽已發明，沸水可以殺滅細菌，并且沸水如果放進茶葉，可以改良水的滋味。因而喝茶成爲中國人普遍的習慣。所吃蔬菜皆經煮熟。有人還用開水洗碗。比較講求衛生的村莊，也將飲水塘分開專爲飲水之用。牧師們因欲改良這種衛生的習慣，每年至少也要講兩次關於衛生問題的講章。有一次一位中國牧師在星期六訪視了五家教友，每家都有人犯傳染病，牧師感覺到衛生的重要，第二天——星期日，他的講章遂以「衛生」爲講題。

敘利亞和帕勒斯丁有一種仙人掌屬的花粉和石灰質土壤的灰塵，經風吹後令人眼睛難受。該地人民常因臉盆、臉巾的公用，致傳染痧眼病。鄉下人之犯痧眼者，在半數以上。食物常放於街道的傍邊，也沒有遮蓋。蚊蟲極多，瘡疾流行。因燃料缺乏，故水菓蔬菜多係生吃。現在該地教會正在舉行一種鄉村生活短期學校，課程中也有公共衛生一科。該處有一位長老會西教士，其妻係一護士，每於其夫出門傳道時，偕往宣傳衛生的福音。

高麗爲一產蔬菜的地方。菜園常施糞肥。農家的房屋緊緊地靠擁疾病易於傳染的地方。如廁所、穀倉和豬房等都與住屋同在一圍牆內。小孩子的嘴裏常是不斷地吃東西。據統計，兒童死在十

歲以下者約佔一半。一至十歲兒童的死亡率比美國的要高出三至八倍。（參看 Von Buskirk, J. D. M. D. "Korea, Land of the Dawn" 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N. Y.）無疑地，我們要救這些小孩的生命，與救人的靈魂，是一樣地重要，二者都是教會應做的工作。高麗教會辦了卅處衛生所。高麗的查經大會，如果能加進衛生的課程，也并不失却查經的價值。耶穌在世時的傳道事工，難道因醫病而受阻礙嗎？

高麗教會的醫藥工作不但注重治病，尤其注重健康教育，以養成人民有衛生的態度和習慣。在 Kongju 的嬰兒保健所一年中有一千五百個嬰兒受過健康的檢查。檢查時，同時向父母演講嬰兒衛生。該所在一年中為鄰近的嬰兒預備了七萬六千瓶的牛奶。（太田 Taiden）教會所辦的保健所，每月舉行兩次嬰兒診療，而繼以家庭訪視工作。保健所還教人民如何製豆漿以代替牛奶。古代人民常用城牆以防禦敵人。東方各地最大的敵人是病菌。防禦病菌最有效的城牆是健康教育。這種城牆為東方各地所缺少的。現在高麗教會正在集中它的時間，金錢和精神，建造這個堅強的城牆。

高麗松都 (Songdo) 教區有一位西國護士名洛塞女士 (Miss Helen Rosser) 她有一次說：「現在高麗的鄉村給了教會的醫藥事業一種新的機會。以往的醫藥工作多半注重於治療方面，現在應多注重健康教育，疾病預防，及個人衛生和公共衛生等工作。」現在高麗的美以美會婦女部公共衛生股正在進行鄉村衛生工作。其工作地點係在松都教區，範圍包括十二村，半徑約十英里。工作人員有高麗醫生一位，高麗護士一位，汽車夫兼書記一位，西國護士一位，共四人。工作方面，第一件是「嬰兒保健工作」。此種工作大部份包括嬰兒及未進學兒童的體格檢查。每年至少檢查一次。檢查時，如果發現兒童身上有何缺點，當即指出缺點的地方和說明原因，使父母明瞭；同時勸其進醫院療治。檢查時，醫生與父母的談話，為最有效的健康教育方法。

除了健康檢查之外，繼續的工作尤為重要。護士們時常挨家訪視，促其有病者速進醫院療治。並且督促父母使小孩在一歲時當有白喉和牛痘的預防。此種預防菌苗係由政府供給。如嬰孩必需以他物代乳時，護士們也當教母親如何配備嬰孩的食品。有一次，一位西國護士正要走進一人家，家裏人立即喊着說：「你是教友，去罷，請不要在此空花時間。」當時房內正有一個嬰孩在哭，護

士就問她說：「你有小孩子嗎？」母親很得意地答說：「是的，我有一對雙生子，你要看嗎？」護士答說：「啊！好極了！我很喜歡看看。」母親聽了，態度立即完全改變。護士入室，看見這對雙生子的營養都不足。她就教母親如何製豆漿以補充母乳。她將黃豆泡在水裏三個鐘頭。等到下午，她來製豆漿的時候，已經有了卅五個婦女在該處等着要看怎樣製法。這不是一個極大的機會嗎？後來有一晚，她請這些婦女到禮拜堂來開會。許多的婦女都來了。開會時先有短時間靈修，繼以音樂，後來由醫生演講兒童護理法。護士也教她們衛生常識，如同：嬰孩當喝開水，睡時當用蚊帳，且當另睡一處，並且教她們如何給嬰孩洗澡。

此外，每月開一次母親會。開會時，有靈修，特別音樂，及關於衛生和兒童護理法的談話。有的婆婆或丈夫不許婦女們來做禮拜，可是在母親會裏所講的福音故事，她們却很歡迎。

洛塞女士有一輛巡迴治療汽車，裝滿了藥箱、被捲、醫生。護士們幾乎無處可坐。她說：「有一次我們下鄉時，村長出來迎接，帶我們到一間全村最好的房子，招待週到。當時候診的病人已經不少，我們即將藥箱搬進，把消毒過的紗布、棉花，及其他手術器具排好，開始診療。房間之另一端有一小

桌，桌上放着許多藥單。在一天之內，被診者約自六十至一百人。現在我們正在籌備一輛醫藥車，內有診療的設備，以便抵達村莊時可隨地立即開始工作。

家庭衛生

一般人都覺得在中國，一個基督徒家庭對於衛生方面比較普通家庭應有特別的表現。所以南京金陵神學院正在提倡一種「基督徒家庭衛生的標準。」

在中國，如果有人要領洗進教，他必須在消極方面棄掉許多不良的習慣，如同拜灶神、纏腳、拜祖宗、娶妾、問巫、拜偶像、賭錢、喝酒、吃煙、廟捐等等。這些舊習慣棄掉後，必須有新習慣代之方可。家庭衛生標準乃是一種代替舊習慣的方法。一個西方人如果參觀過中國家庭之後，即覺得這些標準在中國家庭實為急需。茲將中國教會所討論的幾條衛生標準列下，各地牧師可將這種標準交給全體教友討論，以便採用：

1. 房屋內外每天都應打掃。

2. 飲水當經煮沸。
3. 飯菜當乘熱時吃，否則當蓋妥，以防蒼蠅。
4. 洗碗筷的水，當經煮沸。
5. 挾菜時當另用一雙筷子。
6. 家庭裏各人臉盆臉巾不公用，患痧眼者更當注意。
7. 應備蠅拍，捕蠅器，并一蒼蠅不能進入的菜櫥。
8. 垃圾當掩埋或焚燒。
9. 戶外廁所當有蓋，以免蒼蠅進出。
10. 房裏牆壁每年刷白一次。
11. 房間多開窗戶和天窗，以通空氣，以透日光。
12. 爐灶當有煙窗。
13. 窗，門宜有鐵紗，且當有蚊帳。

以上所提的十三條，中國各教會能完全遵守者爲數極少。紗窗與玻璃價值比較貴些，其餘的各種設備或習慣并不費什麼錢。把整個房間刷白，也不過花一角四分錢。美國人也許要看輕這些標準，可是他應曉得，據美國公共衛生部報告，美國的農家對於溝渠污水能有適當處理的亦不過百分之五，沒有紗門、紗窗的多至百分之三十二·八。有人也許要想，教會不應費了太多時間提倡衛生教育；可是，這些人應當曉得，中國鄉村除了教會以外，沒有別的機關可以提倡這種事業。因爲每五萬個中國人之中，只有一個醫生，衛生上困難，由此可知。在美國各省衛生部都有刊印各種家庭衛生問題的材料，以供人民應用，如牛奶、飲水的潔淨法，如除滅菌、蟲，及建築衛生廁所的方法等等。自然，有的鄉村教會的廁所還是最不衛生，但其衛生的實施與資料，總比東方好得多了！

在華中有一位女傳道，她常在鄉間工作，對於衛生的提倡不遺餘力。她所探訪過的人家，幾乎都將窗戶擴大，使得充足陽光。雞鴨也另關一室，農具也另放一處，祖父的棺材也移放他處，新刷的白牆也掛上讚美詩和宗教圖畫——如同「耶穌祝福小孩」這一類圖畫。室內布置煥然一新。

茲將幾位高麗教友所建議的，關於鄉村基督徒家庭的衛生標準如次：

1. 戶內戶外宜每天打掃。
2. 各人當有自己的手巾和臉巾，以防感冒及其他傳染病之傳佈。
3. 每次飯前當洗手和洗臉，至少每星期須沐浴一次，換襯衫一次。
4. 嬰兒哺乳當有定時。
5. 每家當有一垃圾箱，箱當有蓋以免蒼蠅進出。
6. 冬季每人都應穿鞋。
7. 備一較大的餐桌，使全家人皆得同時聚餐。
8. 被褥每星期當曬一次。
9. 客人當有另外的乾淨被褥。
10. 須備有小椅小桌，為小孩讀書之用。
11. 每家當有一衛生廁所，廁所裏當有特別設備，為兒童之用。
12. 雞房，牛房，豬欄，至少建在離屋廿五英尺外，每星期至少掃除一次。

13. 時常使用蒼蠅拍，捕蠅紙，捕蠅器等以除蠅。
14. 食物當放紗罩內，或紗廚內。
15. 兒童及嬰孩的下半身當有遮蓋。
16. 房子內部的牆壁，每年當用紙重糊一次。
17. 廚房要時常打掃乾淨，且當有放食物的紗櫥和壁櫥。碗筷當以熱水洗滌。
18. 水井每年當清除兩次。
19. 夜眠時窗戶宜打開。
20. 每牀當有蚊帳。
21. 施肥糞的蔬菜，經清水洗淨後，當煮熟方可進口。
22. 每星期的髒衣服都當在一天內洗完。
23. 烹飪時，頭上當蒙巾。
24. 每年當將房屋大掃除一次。

25. 每家當有簡單的醫藥設備，且當有一花園。

個人衛生

美國四進團的運動爲一種指導青年最有希望和最有興趣的新實驗。美國農村男女青年之加入此團者，數逾百萬。此團活動的目標，乃根據「由做事學習和自我的表現 (Self-Expression)」爲原則。四進的意義乃指體、智、手、德、四方面的併進。團徽採用金花菜葉的四瓣形，各瓣代表四進的一方面。

此團對於體的方面，係注重個人衛生及養成某種衛生的習慣。美國有一省的四進團的衛生標準包括下列幾種習慣：(1) 每天當喝二至四磅開水；(2) 每天吃水菓、蔬菜；(3) 每晚睡覺八至十小時，睡時將窗門打開；(4) 每天當洗臉、手、頸部、和耳部；(5) 每日通大便；(6) 每日在戶外遊玩片時；(7) 多吃牛奶，少喝茶和咖啡；(8) 每日至少刷牙一次；(9) 每星期至少沐浴一次。每年全縣或全省團員舉行健康比賽，體格近乎完全健康者，得有機會到省會或國都觀光，藉資鼓勵。按照這

種四進團領袖的意見，「好的習慣」應包括「衛生習慣。」以上所提這四進團的標準與中國和高麗教會所擬的標準大致相同。

食物與健康

一九三五年美國南方患黍疹者共十萬人，其中死亡者三千人。其病原乃因這一帶人民的食物只是肉，粗粉，和糖漿這三種東西。他們所吃的肉又都是肥肉。如果他們多吃蔬菜，瘦肉和牛奶，這種病即可免除。

此病流行之後，南方各省都有大批的傳教士、推廣員、家事專家等幾種人到各縣宣傳營養的重要，並教母親們如何預備適宜的食物。禮拜堂撥為營養講習班之用。因此有許多做母親的，也曉得如何為入學的兒童預備熱的中飯，并且更曉得如何為兒童預備營養比較均勻的食物。教友們以前常熱心探訪病人，現在他們也曉得利用這種宗教熱誠以教鄰舍如何預備更好的食物。

看護病人

教會的教訓，常是在反對着一切「隨心所欲」的人們。喝酒與賣酒者，教會對他們不斷的排戰，爲要他們曉得，每人有其當盡的社會責任，故必須停止一切有關於不道德的行爲。僱主如剝削僱員給他們薪水低，工作時間多，教會對這般僱主仍是無情地抨擊。現在教會內一般青年，對於基督所教訓的社會責任急欲實行，而教會中之居上者，就將什麼「急進派」，「社會主義者」或「共產黨」這一類的名目加在他們的身上，使一般前進的青年不敢勇於行善，這是多麼可憾的事！因此，那些主張實行社會責任而照顧病人的青年，時常被人們反對。但是，這種主張雖是被反對，它還是暗暗地澎漲，所以，關心於教會與鄉村生活的人們，應當將其社會責任心，實行在照應窮鄉僻壤的病人身上去。

美國醫生向城市集中者日多，因而鄉下的醫生日見減少。茲將其減少情形列表於下：

社會的大小 (人口數目)	1906年 (醫生數目)	%	1923年 (醫生數目)	%	1931年 (醫生數目)	%
100以下	33,099	29.5	26,992	20.1	18,671	13.4
1,000—2,499	12,805	11.6	12,705	9.4	10,669	7.7
2,500—4,999	8,159	7.3	9,216	6.8	8,270	5.9
5,000—9,999	6,636	5.9	8,438	6.2	8,292	5.9
10,000—24,999	7,753	6.7	11,216	8.2	12,056	8.7
25,000—49,999	5,586	5.0	7,373	5.5	8,075	5.8
50,000—9,999	4,614	4.2	7,972	5.9	8,918	6.4
100,000—以上	33,534	29.8	50,965	37.9	64,306	46.2
總計	112,186	100%	134,786	100%	139,257	100%

(參閱 Cole and Crowe, "Recent Trends in Rural Planning," Prentice Hall, New York, 1937, P. 335)

醫生向城市集中的趨勢，不但美國是這樣，即東方也是如此。中國衛生署雖只選一縣為鄉村

衛生實驗區，然而實際上，全國登記過的醫師，幾乎全部集中在城市。日本雖有醫師五萬人，然而全國還是有三、二四三村莊沒有醫生，每年雖增加了二千名醫生，可是內務部所主辦的一五〇處鄉村診療所還是感到醫生的缺乏。日本政府爲欲使這些醫生下鄉去服務，所以對每個診療所每年津貼一千元。（參看 Report by Domei, The National News of Japan 1937）因爲醫生集中於城市，所以農民一有病時要花更多的錢方能得到診治。他們原是比较窮困，這不是更增加他們的負擔嗎？有一次，農家婦女雜誌社爲調查日本鄉村衛生情況寄出八六〇份調查表給農家的婦女填答。調查結果，看出這些農家平均離醫生最近的地方是七英哩，醫生下鄉出診，八次之中診費高至十五元的佔一次，平均每次出診費七·六三元。進城就診，平均每次診費一·五九元。農家與專門醫生——如眼、鼻、耳、喉，等等專門醫生——的距離，平均二七·六英哩，即與最近的醫院距離也遠至一七·九英哩。

醫生們常是選擇人民比較富裕的地方而行業，因而窮困的地方醫生則減少。美國南方的密西西比（Mississippi）、南卡羅來納（South Carolina）、亞甘色（Arkansas）等四省人民，平均每

家週年收入只及二百元，每一，二〇〇人中纔有一個醫生。密西西北省每一，三二五人中有一個醫生，南卡羅來納每一，四〇〇人中纔有一個（參看 Seland, R. G. "Distribution of Physician in United States," Chicago,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35, P. 11）。同時在康內狄格（Connecticut）伊里諾（Illinois）紐約（New York）和愛阿華（Iowa）等四省人民平均週年收入超過七百元。這數目比南方諸四省之收入高過三倍多，每八百人中有一醫生。由此可看出收入超過三倍，同時醫生數目與人口比例也幾乎多出一倍。其實這些窮困的南方人民是更需要醫生，因為他們的營養問題和各種衛生問題都比較嚴重。在這種問題上，我們應當實用基督教的社會責任心於那些需要較大的民衆身上。

美國華盛頓省雅契馬縣（Yakima）政府為欲應付諸偏僻區域的衛生需要，而於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一個縣衛生院。從那時候起，美國四分之一鄉村化的縣份均先後成立衛生部。茲將縣衛生院的工作列之於下：

(1) 婦嬰及未進學兒童之衛生工作。

- (2) 學校衛生。
- (3) 看護工作。
- (4) 防除梅毒。
- (5) 肺病之預防及管制。
- (6) 化驗與門診。
- (7) 傳染病之管制。
- (8) 營養與食料之研究。
- (9) 進行鄉村環境衛生工作，且有專員視導。
- (10) 精神衛生。
- (11) 人民均應受健康教育。

美國教會早已以照顧病人為教會應負之責任，所以就設立「教會醫院」及僱請女長老巡視病人。一九一四年，紅十字會也組織一種「護士訪視」的工作，「抗癆會」也在各縣進行同樣

的訪視工作。這些工作起初都是由平信徒提倡。後來學校也聘用學校護士，縣政府也設立縣衛生院，這些教會補助的衛生事業漸變而為由政府補助。縣衛生院之發展可由下表看出之：

美國全時間的縣衛生院

年	有衛生院之縣數
1911	1
1914	3
1920	43
1923	214
1926	307
1927	337
1928	414
1929	467
1930	507
1931	557
1932	616
1933	530
1934	640

以上材料係根據
公共衛生報告

今日醫藥之趨勢已由治療而趨向於預防及健康教育，這種工作，教會應當特別注重。現在縣衛生院的實驗已告成功，教會應首先採用實驗出來的好方法，在美國其餘四分之三的縣份開始同樣工作。經驗告訴我們，凡是民主國家所有一切事業，當推政府所辦的事業為最優良。故此教會如果進行衛生工作，則當與政府的衛生機關密切合作。有人以為教會所辦的衛生事業不必與政

府機關合作，其實教會對於各種公共事業應多負起提倡之責任，及至提倡成功，即當將其交給政府，使其繼續大規模的辦理。故此教會應多與政府機關合作。

東方各國的近代醫藥及醫院皆由教會首先提倡。高麗的近代醫藥工作，係在一八八四年由西教士亞倫醫生 (Dr. H. N. Allen) 所創始。高麗第一個醫院仍係教會所創辦，該院名色非蘭醫院 (Severence Hospital)，係落成在一九〇三年。該院附近所新設之醫學學校，仍係一等醫學院。護士學校仍由教會首先提倡。此外教會還辦了卅處衛生所。現在高麗政府所辦的衛生機關增加迅速，全高麗已有四十三個設備完善之公立醫藥機關，每年診治二八〇・〇〇〇病人（參看 Van Buskirk, T. D., M. D., "Korea, Land of The Dawn," *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New York, P. 104）這便可證明今日的教會，當與政府機關切實合作為是。

日本全國雖然有醫生五萬人，然尚不夠分配，對於衛生事業，處處尚需教會與政府機關合作。衛生情形需要改進之處尚多。人民務農者佔百分之四十三，水田佔耕地的百分之五十三。耕田者一天要站在水田裏十二小時。農家、磨坊工人，及漁戶等的住屋其建築極為簡陋，冬季不足以禦寒。

風。根據估計，無論何時，日本之患病者，數在百萬人。（參看 Kimoto Saijiro, "Health Mobilization," Article in Japan Time, 1937）所以教會務必與政府的衛生機關合作以謀日本鄉村衛生之改進。

合作的方法甚多，但當視教會的工作人員能否相機進行爲要。有一次，在中國有一位公立女子學校校長，請一位教會醫院的西國女醫生替他五百個女生檢查身體，這位女醫生說：「我醫院工作太忙了，無暇抽身。」後來這位校長說：「不然，請你向學生做幾次的衛生演講如何？」醫生仍是說：「我太忙了！」由此可看出，這位教會的醫生失掉了兩次極好合作的機會，實爲可惜！

中國有一位青年牧師，他懂一點醫藥常識。因爲鎮上無醫生，所以他就在禮拜堂開個小診所。後來政府在鎮上設了一個衛生所，由一位正式醫生及兩位護士負責進行。然而這位牧師還是繼續着行醫而不願將其病人介紹到衛生所去。以上所提這兩個例子并不足以代表一般教會領袖的態度，可是足以看出教會應與政府合作的需要。

離開上面所提的鎮不遠，還有一個小鎮，鎮上有一禮拜堂。有一天，一位教友由禮拜堂出來，看

見小街上放着一個生病的小孩，用破被單包着，由鄉下抬來的。這小孩的父親到各店舖探問就醫的地點，可是店員們都不睬他。街道上的行人擁擠，有的跨着這小孩身上走過去，却無人理他。可幸得很！這位教友却與別人不同。他一看見這小孩睡在街上，立即上前向他查問，始知其患惡性瘧疾。當時其父回來，看見這教友，仍然問他就醫的地點，并告訴他小孩的母親及他四兄弟姊妹皆因此病而亡，現在只留下此子。言時涕淚交流，悲喪萬分。這教友睹此情形，立即帶他到衛生所去。我們想，這件事情為何店裏人不理他，偏等着這位教友來幫忙他呢？其答案無他，只因店舖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因為一個人未作基督徒，他對於像這樣有病的小孩子是不會發生同情的。

東方的鄉村衛生

在東方，鄉村的社會生活的程度及教育程度較之城市社會都低，因而鄉村社會的衛生問題比城市的也更加嚴重。教會的醫院都是設在城市裏。醫院裏的醫生爲了住院的病人及門診，出診等工作已經忙得不可開交，那裏還有時間去顧到鄉村呢？那麼，東方的鄉村衛生這個大問題怎麼

辦呢？

教會醫院的西國醫生對於推廣鄉村醫藥工作的意見，可分爲兩種。一種主張教會醫院的工作已經夠忙了，並且爲欲保持高的工作標準，所以工作應當限於醫院的範圍內。另一種主張，教會醫院除了平常工作之外當同時進行鄉村衛生，因爲他們看到鄉村極需衛生工作。至於推廣鄉村衛生的方法大概可分爲三種。

第一種，由一位醫生帶着幾個護士和應用藥品，有時下鄉診病一天。下鄉時，常是借用禮拜堂或廟宇爲診所。如遇重病者，則勸病人入醫院療治。這樣，一位醫生一天約可看二百病人。據杭州安立甘會醫院的報告，兩位醫生下鄉，一天看了四百個病人。用這種方法，醫生與護士下鄉無定期，有時一月一次，有時一年只一次，所以病人無複診機會。護士們對於這種下鄉的工作覺得非常起勁，因他們可以向農民宣傳衛生。醫生們的態度則不然，因他們以爲下鄉工作能使他們的身分降低。這是大錯的！如果他們這樣想，那麼，在鄉下呻吟待援的農民，叫誰去醫呢？

第二種，就是醫生與牧師一同下鄉，用遊行工作的方式由一地而至他地。每抵一地時，醫生治

病，同時，教師講道。工作完畢後，立即他往。這種方法，可以將醫藥和福音同時推廣到新的區域。如果鄉下可通汽車，用這種方法，一星期內，可到不少地方。因為下鄉時，人才缺乏，時間短促，醫藥工作的標準未免降低。有人也許要說，這樣醫生一下鄉去，醫院工作未免要受阻礙。這也勢所難免。不過如果就這樣做，中國每五萬人中只有一位醫生，那麼，農村的大眾的疾病怎麼辦呢？

第三種，就是用「分院」的方法。這些「分院」皆與一大醫院連絡，遇重症時，則送進大醫院（中心醫院）診治。「分院」的工作皆按中心醫院的指導而進行。這樣，工作標準始不致降低。「分院」設備雖不週全，工作人員的醫藥程度雖也不高，然其收費較少，此種醫藥費為鄉村人民的經濟力量所僅能負擔的。

茲提出三個例子以說明這種「分院」的方法於下：

在福建興化縣的附近有一位胡醫生（Dr. Ho 譯音），他是個產科專門醫生，曾在英國留學。他辦了一個中心產科醫院，同時附設幾個「分院」分佈六縣。他用中心醫院訓練產科護士以供六縣「分院」之用。「分院」一切工作皆由中心醫院負責指導。如遇產婦有難產時，皆由胡醫生

自己擔任接生，這種工作雖屬於安立甘會，然而大部工作都是自養的。用這種方法，在中心醫院只需一位醫生，則可管理六縣的接生事宜。這六縣中除了胡醫生這些產科醫院之外，幾乎沒有他種婦女衛生的工作。

第二個例子係南京附近江寧縣的衛生工作。江寧縣係一自治實驗縣。各方面建設比較上軌道。中央衛生署則以此縣為實驗鄉村衛生之地。全縣人口約四十萬，分為七區。在縣城設一衛生院，院內有正式醫生二位，護士五位，助產士一位，藥劑師一位，稽查員四位，庶務一位，會計一位，助理員八位，工友若干位。衛生院之下，每區設衛生所一處，並衛生分院一至二處。普通衛生所與分院常是設在鎮上，租用廟宇、祠堂或民房。每鎮範圍約包括廿村。醫生、護士們每於上午門診。門診時，候診室常是擠滿了病人，有的由遠處抬來。各所每早約可診治一百病人。下午則在附近學校村莊進行學校衛生、婦嬰衛生、環境衛生、及疾病預防等工作。全縣工作由衛生院一主任醫生負責指導。全縣醫生、護士時常在衛生院開會，討論各種困難問題。現該縣正在實驗各種預防鄉村傳染病之方法。該縣衛生事業的經費係由縣政府、省政府，及中央衛生署等三方面負責維持。

第三個例子，係在河南黃河北部加拿大聯合會所主辦的鄉村衛生計劃。此計劃係羅明遠醫生（Dr. R. B. McClure）所創始。

羅醫生生長於中國，對於中國鄉村問題頗為明瞭。他看到中國的鄉村衛生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中國鄉村窮困，醫學院畢業的正式醫生因在鄉下代價太低，所以不願在鄉下開業。二、為要應付鄉村衛生的需要，必須使用程度較低的醫生，然而這種醫生如果無更高的醫生不時幫忙和指導，他的能力又不够應付。因此羅醫生則使用「分院」的方法以解決這兩個問題。

羅醫生的醫院係在河南沁陽（一名懷慶）名孟子醫院（Menzies Memorial Hospital 譯音，按即恩賜醫院）。醫院規模雖小，設備却很完善。該院醫生除羅醫生本人之外，尚有一加拿大女醫生和一位正式醫學院畢業的中國醫生。羅醫生則用此院為中心醫院，訓練了幾個學生，時期以五年為限。學生在五年中的費用比進正式醫學院要公道得多。所以他們在畢業後，願意下鄉工作。在這五年中，他們除了受普通的醫學訓練之外，每人還加以一門特別技術，如同藥劑術，化驗術，或愛克司光線的技術，并可由政府得到這種特別技術的執照。

學生五年畢業之後，則分派在鄰縣設立「分院」。第一個「分院」名爲「孟子司分院」，由一位畢業生管理。第二個「分院」由另一畢業生主持，他起初向羅醫生借了三百元開辦費，以後買藥皆向中心醫院購買，價錢係按批發價計算，外加十分之一。羅醫生每星期巡視諸「分院」一次，同時「分院」如有何種難症亦可由他親自診治，所收入的診費歸入「分院」，而他來往巡視的路費則由「分院」負擔。這批畢業生并非正式醫生，然在鄉村頗可應付。如遇難症時，則介紹其到中心醫院。畢業生每於工作一兩年後，可返中心醫院繼續訓練一至六個月。如在中心醫院遇何特別病症或何特別診療時，分院的畢業生皆被邀參觀（每年約一兩次）。每逢他們返中心醫院繼續訓練時，則由中心醫院派出一練習生前往代理「分院」事務。

中心醫院與各「分院」皆有電話可通，且有救護車以便由「分院」送來病人。

每「分院」約有病床六張，且有各種設備足供施行小手術之用。「分院」資本約自八百元至一千二百元，係屬該畢業生私人的產業。每月「分院」收入約一百廿元。

每「分院」聘用護士一位，此位護士有的會受產科的訓練。

用這種「分院」方法，中心醫院也有好處，因為「分院」的門診之重症者，送進中心醫院的約佔百分之三十。幾由「分院」送進中心醫院者，其醫費由「分院」擔保付清。由「分院」送進來之病人，如在危險期過後，也可返「分院」休養。這樣可將中心醫院的病床讓出為其他病人之用。

羅醫生對於公共衛生，學校體格檢查，種痘及預防注射等工作頗為注重。一九三五年，經他種過牛痘的學生共三二、〇〇〇人，一九三六年，共二〇、〇〇〇人。附近各大地方的小學學生皆經白喉預防注射，中學生皆有傷寒預防注射。

用這種分院的方法，一位西國醫生與他的同工們可以進行一〇、八〇〇方英里範圍之鄉村衛生工作。現在除中心醫院之外，共有一「分院」八處，皆設在附近的縣城，如同濟源，孟縣，溫縣，博愛，武陟，修武，獲嘉和新鄉等處。其中兩處有醫學院畢業的正式醫生，（在中心醫院的亦算在內，）其他七處皆由醫院畢業生主持。每處皆有護士，其中四處的護士曾兼受產科的訓練。

這種鄉村衛生的工作全部自養，此乃其特點。

在華北一帶，利用分院的方法以進行鄉村衛生的，尚有河北大名縣的溫大夫（Dr. Wesche），濮陽縣的潘禮明大夫（Dr. C. L. Panna Becker）及山西平定州的巴大夫（Dr. D. M. Parker）等。他們所辦的成績均極佳。

基督教與其他大的宗教之不同點，即在基督教注重衛生工作。別的宗教的信徒有的在極醜的廟裏崇拜，有的在極髒的聖河裏沐浴。甚至有的文化很高的非基督教國家，它的衛生情形比基督教的国家也低得多。此因基督教注重衛生工作，所以凡是基督教傳到的地方，醫院，診療所，醫生，護士，個人衛生，公共衛生等皆相繼而至。

第八章 鄉村建設與精神基礎

環境的適應

適應環境爲生存必要的條件。這個理由不但對於有機體是這樣，即教會亦莫不然。教會最主要的工作固然是宣揚靈性上的福音，其次則爲適應環境的需要，以使教友的能力在各方面增進。這兩個工作不可分離，也不可缺一。本章所論只是注重於教會適應環境的需要這一方面。

現在遠東許多西教士爲求工作效率的增加，已經在運用各種方法來適應他們的環境。其方法不一，如西教士之穿本地衣服，住本地房子，吃本地飯，禮拜堂的建築模仿廟宇的樣式，甚至有的西教士與本地人通婚等方法。學校課程雖然有的整個由西方搬來，然而有的是完全根據東方的需要而產生。宗教教育教材也是這樣，雖然有的是由西方的教材翻譯過來，然而有的是切實根據東方人的生活而編製。如此等等均可看出東方的教會是如何努力地適應它的環境的需要。但是

在適應各種需要之中，尤以經濟需要爲最困難，并且進步最慢，此因東方的經濟問題與西方的差別太大的緣故。

前幾章曾經提及，東方人多係以農爲業。他們生在農家，長在農場上，死後也葬在農場裏。他們爲了生計，天天忙碌，很少過舒服的日子。因此東方農村的窮困爲一切社會運動，社會文化，社會機關，及一切進步最大的障礙。

遠東的宣教事業雖在一百多年前已經開始，然而現在以教會立場而從事於農業改良的尙屬新創。

從事農業的西教士

東方的農民，每逢水旱蟲病等災時，多以爲由邪神作祟。其唯一消災滅禍的方法只是燒香拜神，以息神怒。所以他們的生活，不但充滿了窮困，同時充滿了懼怕。

福州西門外有一村莊，其中之十八家有一點祖先遺下的公產。每年公產的收入約四十元。爲

使村莊太平，免得邪神作祟起見，他們年年用這四十元。在廟裏辦三晚的酒席，以祭廟神。每晚，十八家中每家都得派一人參加赴席，該村有一小學，教師爲一福州協和職業中學畢業生，且係一熱心的基督徒。他在今年乘着村中辦席祭神時，帶着一盞新買的打氣燈，到廟裏請求他們將第三晚的酒席費捐爲夜校的燈油費，大家因着他服務村莊的熱心。當場十八人中，有十七人一致通過，將第三晚的酒席費捐爲夜校燈油費，並且各人畫押爲憑。當時有一位道士的兒子聽見這個消息，立即跑上前來，說：「你們如果聽這位教師的話，將第三晚的酒席捐爲燈油費，那誰能擔保我們村莊明年的太平呢？」衆人聽了這話，恐怕來年村莊不太平，因而第三晚繼續地辦酒席，另外捐了一點錢爲夜校燈油費，纔算了事。

我們如果明瞭育種及選種等上帝所創造的定律之後，即可了解向來農民所懼怕的歉收是可以避免的。雖然有時天不降雨，若用適當的灌溉方法，地下還是有無窮的水量可供應用。農業科學不過是上帝在自然界所表現的定律而已。我們若明瞭這些定律而遵守它們，邪神自然消滅，可怕的上帝自然變成可愛的上帝。現在從事農業的西教士，正在利用科學的農業方法，來應付環境

的需要。這也是教會適應環境需要的方法。

自從西差會開始國外佈道事業以來，西教士中熱心於農業改進者并不少。茲提出幾位於下：一七九三年揆立威廉（William Carey）到了印度。他在一八二〇年創立全印農業學會。該會之成立，在當時，算爲創舉，因那時候的英國也還未有此種學會。還有一位名司徒沃雅各（James Stewart）他步李溫士頓（Livingston）的後塵，到了非洲創辦一個初級農業學校。一九〇三年豪斯亨利（Henry House）在沙龍尼加（Solonica）辦了一個農業學校，在當時，此校可算爲差會所辦的農業學校中之比較高級者。

一九〇八年哥羅弗先生（C. W. Groff）創辦廣州嶺南大學農科，爲遠東西教士中注重農業之第一人。同時罕尼卡先生（Benjamin H. Hunnicutt）也在巴西開始同樣工作。以上所提豪斯亨利，哥羅弗，和罕尼卡三人各在一洲進行農業改良，爲西教士中從事農業的先鋒。

當時教會中有二人最努力提倡農業改良，并且他們的言論最能引起教會注意此種工作。此二人中，一爲一九一一年創辦印度阿拉哈巴（Allahabad）農業學校的喜金波吞先生（Sam

Higginbottom) 一為世界農業佈道會聯合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Mission) 創始人兼美國長老會鄉村部幹事威爾遜先生 (Warren H. Wilson)。

一九一四年貝歷教授 (Prof. Joseph Bailie) 創辦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成績昭著，其貢獻於社會為遠東各教會機關之冠。

此外如北平燕京大學，成都華西大學，及福州協和大學，亦皆有農科之設，然而有人以為諸校畢業生只有農業智識。而下鄉實際工作為數極少。福州協和職業中學所造就的人才頗為實用，畢業後回鄉工作者亦多，為福建製造鄉村建設人才之一特殊機關。

日本教會多數設在大城市，教友多屬中產階級，所以對於鄉村工作向少注重。教會也未曾辦過農業學校。最近教會對於鄉村工作已漸感興趣。

高麗教會的鄉村工作雖較日本進步，然尚不及中國，因中國教會的鄉村工作常得其政府之合作與鼓勵。據一九三八年調查，高麗男的西教士共三〇四人，其中農業人才只有三人。一為威廉士先生 (F. B. C. Williams) 他已多年在公州 (Kongju) 開辦農業學校，成績甚佳，該校性質與

福州協和職業中學略同，不過規模較小。一爲盧次先生 (Mr. D. N. Lutz) 其工作區域在高麗北部的平壤 (Pyeng Yang) 他曾用廿年的工夫致力於農業改良，希其成爲教會工作之一部份。此外尙有一位青年會的西教士名阿維孫 (G. W. Avison) 其工作區域位在光州 (Kwangju)。

遠東諸農業學校之造就農業人才已有二三十年的歷史。日本與高麗之農業機關，多由政府主持，致力於研究工作。中國之農業教育多由教會創辦。現各省省政府亦在進行開辦小規模的農業學校。中國農業上的研究，起自一九三一年，現在除育成幾種優良品種外，其他尙無若何進展。遠東各農業機關最大的弱點，是缺少農業推廣工作。各種新的農業智識，似乎只是供大學生及其他機關研究員研究的資料，一般農民仍是得不到這種智識。中國的農業推廣工作比較好些，然尙未盡量發展，因各農學院及政府的農業機關設推廣部的很少。

農村建設的運動

鄉村建設運動爲今日中國鄉村最普通的運動。此種運動必須仰賴大學、銀行和政府機關，各

方面之合作始得進行。茲將對於此種運動最有貢獻的幾位領袖及幾個機關列舉於下：

一九二三年中國荒災嚴重，華洋義賑會則於是年在北平開始救濟工作。起初此種工作只限於慈善散賑的範圍，繼則在災區大規模的組織生產信用合作社，使農民有資本可購買種籽和肥料。此種組織發展迅速。在一九二三年全中國正式登記的合作社只有十九社；一九三五年社數增至二六·三六四社，社員增至一百萬。這一百萬社員似乎是個很大的數目，其實若與全國人口相比，不過四百分之一。這種比率，若與各國相比，只列第五十三位。每社社員數目平均只卅八人，因農民智識簡單，故開始組織時，仍須由本地領袖如牧師教師的倡導。此種組織已成爲中國鄉村建設運動一種極重要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河北省定縣民衆教育廣大的實驗，在晏陽初博士領導之下而開始。晏博士在歐戰時，曾在華工青年會服務，其教用平民千字課的方法，就是發端於此時。定縣的實驗非但教人識字，同時也利用教育方法，以改進家庭、健康、公民和生計各方面的生活。不久此種方法傳遍中國各地。晏博士這種犧牲的精神感動了不少中國的領袖。此種平民教育之實施，仍須仰賴本地領袖，如

牧師，教師等之領導。輔導員只能從旁指導。這樣一來，平民教育在鄉村建設運動中，也佔了極重要的位置。

過了不久，學校機關等也相繼從事於鄉村建設的實驗。一九二九年河南鎮平的村治學院成立。次年山東鄒平縣的鄉村建設研究院也成立。同時，江蘇無錫教育學院也開始鄉村教育的實驗。這樣，定縣鄒平無錫此三處竟成爲全國鄉村建設人才之集中地。一九三六年國內五大學聯合成立一華北鄉村建設協進會，以山東濟寧爲實驗區。正值此時，政府鑒及江西會爲共黨久據之區，善後工作極爲重要，故也進行鄉村改造的計劃。當時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鄉村部幹事張福良先生被聘主持其事。是時整批大學生首次下鄉實地提倡家庭健康，生計合作，及自治等各種社會改進黨業。

由上面所述，可看出在這過去十年中，中國的農業教育已經由學校擴大到鄉村；由僅僅的農業知識擴大到各方面的鄉村改造，舉凡農業，合作，衛生，水利，造林，成人教育等工作，都相繼進行，不遺餘力，這種鄉村建設運動，已向着各方面鄉村生活的需要而推進。

教會所辦的鄉村實驗區

鄉村建設在中國已引起各方的注意，教會的教育機關亦先後創辦「鄉村實驗區」。一九二七年山東齊魯大學在龍山成立「鄉村服務區」（龍山位在膠濟路上，由濟南約坐一個鐘頭的火車即可抵達。）該區工作分爲衛生，教育，家事，和生計（包括農業合作等）四方面，且由齊魯大學教員負責指導，使學生在此區內實地工作，以獲鄉村工作的經驗。

北平燕京大學對於鄉村工作雖不如他校之注重，然其成立實驗區也算很早。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所辦的實驗區共分五處，其中最大的係在安徽烏江（烏江由南京乘輪西上約一個鐘頭可抵達。）福州協和大學的實驗區雖開始最遲，然工作之努力，不下於其他諸校。其地點係在福州城外的鄉間，工作範圍包括五六個村莊，利用一古廟爲開辦識字班及他種團體集會之地點。

最希奇的一件事，就是中國的教會機關所辦的實驗區，幾乎都沒有將宗教工作列入其工作計劃中。齊魯實驗區現正試行與該地教會合作。福州協和大學的工作地點係利用古廟而不用禮

拜堂。金陵大學所辦的烏江實驗區因恐其棉業受影響而不願與青年會合作。

此外南京金陵神學院畢範宇教授所領導的淳化鎮實習處，爲中國唯一以教會爲中心的實驗區。該處離南京約四十里，其各方面鄉村改造的計劃，頗堪爲中國各地之模範。一九二八年河北通縣潞河鄉村服務區成立。該區主任爲亨德牧師（James Hunter），其工作多得政府機關及華北其他實驗區之合作。該區工作以推廣事業辦理最優，堪稱爲中國鄉村推廣工作之先鋒。

日本賀川豐彥博士在東京附近所辦的實驗區與南京淳化鎮相似，仍以教會爲工作的中心。上面曾經說過，日本 Kozura 民衆學校的工作極爲完備，爲遠東各實驗區中之最優良者。日本各實驗區，對於宗教工作比中國的還注重。

高麗的教會學校均無實驗區（意指實習處）之設，鄉村改造的工作在教會學校課程中及教會工作計劃中并不被重視。

高麗公立的鄉村小學，有一件特殊的事情，值得提起。就是在每屆畢業班中，選出約十分之一優良的學生，使每學校區域內每村得有一人，於畢業後之五年中繼續給與某種特殊教育。其法則

使諸學生於畢業後仍各回其家鄉工作，每天他應將其農場工作情形，賬目收支及個人生活，家庭生活等一起記下。教員每月到其家中訪視一次，訪視時，將該學生日記讀過一遍，而後，就其各種困難問題加以指導。這樣鄉村小學成爲社會的中心。它不但領導一切社會活動，同時也與家庭和經濟生活發生密切關係。這種特殊的教育方法係一位住在漢城（Seoul）附近的南旨（Nanzu）地方的日本校長，同時是個熱心的基督徒名H. I. I. 先生所發明的。

漢城美以美會神學院已開始其推廣計劃，推廣範圍先由幾個特約的教會着手。希望將來的成績能與南京金陵神學院淳化鎮實習處相比擬。

農業改進中的精神問題

迴顧遠東各國在過去廿五年中的鄉村改進事業，便可覺得這件事業必有其偉大的前途。最近日本教會對於鄉村教會已發生濃厚興趣，其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對此問題亦頗注意。高麗漢城美以美會神學院最近也已開辦鄉村教會科，且在進行鄉村教會推廣工作。中國各教會大學所辦

的實驗區，也盡力的使學校與鄉村生活發生密切關係。最近五六年中，中國的鄉村建設運動已成為全國普通的運動。可是遠東的鄉村建設還缺少了一件極重要的東西，就是精神要素。

科學只能夠給我們方法，缺少精神上的動力。領袖們如果沒有精神動力，則難以與農民打成一片。同樣的合作社如果缺少基督徒服務的精神，則與舊式的借貸機關無異。許多政府機關的鄉村建設，專家只知坐在辦公室裏做計劃，而實行此計劃者却寥寥無幾。許多實驗區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以謀各方面鄉村生活的改造，可是模仿此種計劃去實行的村莊為數極少。

不但如此，教會學校之從事於鄉村工作者，極少與當地牧師連絡，同時牧師對於鄉村建設這一樁事也不理會，因其向未受過這種訓練，結果在鄉村建設計劃中現出了缺少精神基礎的弱點來。

丹麥鄉村建設運動係由教會領袖格龍維主教（Bishop Grundtvig）所發起。他因目擊當日國內農村的破產，而運用其靈敏和深刻的眼光，進行農村復興的工作。開始時，只招收五六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在一小村屋裏施行成人教育。由這五六位青年開始，而發動了全丹麥民衆學校的運

動。現在丹麥鄉村青年男女之進民衆學校者，每年約佔三分之一。民衆學校所授課程包括畜牧、家事、手工藝及合作管理等科目，此與遠東的民衆學校所授課程大致相同。然丹麥民衆學校同時也注重音樂、戲劇、歷史和文學等。這樣丹麥的農村纔得重建於農業合作運銷和新理想等三要素的基礎上最後的一要素——新理想或曰精神要素——爲遠東鄉村建設運動中所最應提倡的！

在福建閩江口有一小縣名爲長樂。城外有一塊美麗的平原，四面環山。該地雖是美麗而灌溉極爲不便。有一次，附近駐防的海軍有幾位軍官異想天開，將此平原挖掘幾道深溝以導水，而後利用抽水機將溝水抽起灌溉。此計劃實施後成績很好，農民也很歡喜。不料創辦此水利的幾位軍官只知惟利是圖，將水費一天一天地提高，致使農民無法負擔。軍官們因而派兵下鄉強收水費，農民一致抗繳。士兵無可奈何，只揚言，明天如不將水費送交，即將全村房屋及一切五穀付之一炬。時正稻季將近收成，農民們於第二天兵士未來之前，各挾着其唯一武器——鐮刀——躲藏稻田中。不久士兵果至，將稻田放火。農民羣擁而出，向其進攻，一場混戰，士兵卒恃其槍刀而獲勝。結果田裏的稻和村裏房屋均被燒光。這些素愛和平的農民，不得不棄其家鄉而上山走險去了。

後來長樂縣來了一位新縣長。他立將諸走險的農民召回，許以重建水利，水費只按成本攤算。農民因而放棄其綠林生涯，快樂地回來重建其家鄉。

長樂事變很可以說明許多人之所以願充土匪的原因。在英美兩國，如人民經濟無法維持時，有政府的救濟。中國國庫的賑款極少，人民經濟一經破產，除走險行兇外，別無他途。由此可知中國農村經濟生活急需改良。改良并非無法，最急需的當有大公無私的領袖。長樂縣那幾位海軍官如果，有那位新縣長的服務之精神。「長樂事變」斷不至發生。無疑地，遠東鄉村建設所缺少的是基督的精神；因基督一生是服務者。

中國農民因缺乏智識，為求免禍獲福，無日不在過着神祕的生活。他們怕五穀歉收而拜土地神；怕旱災而拜雷祖；怕絲業不景氣而拜蠶神；怕蟲害而拜蝗蟲神；秋天如果豐收，又要怕瘧疾為災。中國每五萬人中纔有一個正式醫師，並且這些醫師都是集中在城市，因此，農民家庭的安寧惟有所求神保佑。總之，中國農民無時不過着懼怕的生活。我們所崇拜的上帝，是愛人的，是為人謀福利的，是慈愛的天父，這個道理，為農民所急需，我們應該努力提倡。

高麗也是這樣，在高麗的路旁常可看見村上繫一小紙塊，此乃表示該地充滿了惡鬼。日本人的生活也是一樣的無時不充滿懼怕，他們怕別國，怕外國人拍他們炮台的相，怕郵件有甚麼祕密消息。對於外來者，密探嚴密監視。報上所載的新聞，字字都應經政府的檢查。（自然天下各國人都

是心中充滿懼怕。）

在中國有時可看見新屋無人居住，任其自然傾塌。其故乃因以前有人居住此屋遭過死亡，因而相信該屋有鬼，立即他遷，以後無人敢再遷入。

中國有許多船戶，他們的一生都在船上過生活，且素諳水性。但是有人墜落水中，他們都很少想法搭救，因他們以為救人者將為水鬼所拉去。

中國各地都可看見人民用各種方法求神喜悅。有一次一位中國學生告訴他的教員關於他怕鬼的事情。教員說：「做基督徒的，從來沒有這種鬼的觀念。」學生說：「那麼，我立即要做基督徒了。」大凡農民的懼怕都是由荒年、蟲災和疾病等原因，他們不懂科學，也不明瞭基督教道理，故有這種懼怕的心理。

在福建興化縣有一位西教士，由美國帶來一把鐮刀送給一個農民。這個農民非常高興，因其割稻效率極高，當天晚上，這個農民睡覺時，忽然想起，這把新鐮刀割稻效率這樣高，或許今夜會被人偷去，並且乘着黑夜將他的稻都割光。他一想到這裏立即起床將刀打碎，以防萬一。由此可見沒有新的人，和新的社會，有新的機器還是不能應用。所以鄉村改進運動中精神要素極為重要。

近年來中國合作社的數目進展極速，可是舞弊的職員隨地可見。

有一次，一位福建省建設廳的高級職員說，建設公路最難的工作，並不是鑿山修橋，乃是得到可靠的人。中國這幾個月來，雖在艱難抗戰的時候，有一位監稅的官吏還是大事舞弊，因而被撤職。最近中國有一省的農林處處長因舞弊了一大筆款，而竟被槍斃了。這位處長是美國康乃爾（Cornell）大學農學院畢業的。他雖有科學智識，可是缺少宗教動機。可見在東方農業改造中，基督的精神是何等重要！基督教若不供給具有基督化人格的領袖，單靠着科學的進步，其結果必不圓滿。

中國農業亟需改良。每年全國的收成因了病蟲害而損失的，達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各地

的蚜蟲，蝗蟲，黑穗病，銹病等均未設法防除。

鄉間交通不便，農民收成後，農產要運到市場，運輸方法，多靠肩膀。這樣的運輸費，要比火車貴得四倍。

中國的水田，約佔耕地之一半。農民常因水利而發生糾紛。

中國的農場不但太小，並且田地不規則，又零碎，每塊至大不過五六畝。地界又常不分明，因此也常引起了不少的糾紛。墳墓的地點，因地與家的指定，常正在田裏，此為農事經營上，最大的阻礙。據估計，中國若將這些墳地墾殖起來，足夠供給八百萬人口的糧食。

美國農家在以往十五年中已經營了所謂「經濟困難」的滋味。他們雖有困難，然而平均比中國農家的出產還要高過十四倍。不但這樣，中國每農家平均的人口比美國還要多呢。

中國的勞働問題與美國也大不相同。所產的小麥與美國約相等，可是中國的小麥全用鐮刀收割，所用的人工多。難怪遠東各地都可看見婦女和小孩在田裏工作。據統計，一個中國農夫如要收成一斗小麥，平均當用廿六工，可是美國農夫只用一·二工就夠了。種棉花平均需要最多的人

工。在中國一畝棉花所用的人工比美國要多出四倍。

中國農民所負每畝的稅比美國要重四倍。至於婚、喪及其他社會風俗所付的捐每年每家多至一百五十二元。中國人的壽命活不到廿八歲者約佔一半。這從國家經濟的立場上看來，是個極大的損失。

上面所提起的許多中國農民的困難，其用意並非是故爲非議，乃是要使我們覺得中國鄉村改造是何等的重要。教會對於這種農業需要應有其貢獻。齊魯大學賈爾孫博士(Dr. Carson)說：「基督教會對於中國普遍的窮困，落伍和不平等的現況，如果表示滿意的話，那它還談什麼靈性生活呢？現在如果要建設一個新中國，鄉村建設確係一最具體且最積極的步驟。基督教會應努力使其成功。」(參看 Carson, A. S., "The Church and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P. 7, Cheeloo University, Tsinan).

現在中國鄉村建設最需要的，就是要有社會的眼光和基督的精神做基礎。中國需要基督的精神和基督徒的領袖，因為科學只能夠給我們智識與技術，祇有基督教纔能給我們以精神的動

力。

上面已經說過，中國的耕地約一半是水田。其水源來自河塘、井溝等處。大概田裏的水四分之一是由這些地方來的。

中國農場不但小，並且田地零碎不整。據金陵大學卜凱教授的研究，中國農場平均分為五六塊，每塊大約五·六畝（參看 Buck, J. L.,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P. 181）。田地不整不規，所以導水灌田，必假道鄰田。華北一帶，雨量稀少，灌溉的方法多靠自流井。

河北省定縣會做大規模掘井的實驗。每井掘費七十元，全縣共掘井五萬口，計費三，五〇〇，〇〇〇元。掘井之後，得此水利之田，每年產額增加二，〇〇〇，〇〇〇元。按此計算掘井費用，兩年後則可還清。這樣據外人推測，全華北各地不久可都有水井。其實問題不是這樣簡單，除了掘費七十元以外，如果井水是需用牛車的，必須裝上車盤，車盤約值一百元。這口大井約可灌四十二畝田。這四十二畝田平常又要分為近十塊，每塊地主都不同。這十個農民如何輪流來用這口井呢？這井要掘在誰的田裏呢？這一百七十元由誰付呢？如果這筆款是借用的，後來怎樣去還呢？修理井

的責任歸誰負呢？這些都是華北掘井的問題，這問題都和基督精神發生密切關係。單獨一家如果不能掘一口井，他必須和鄰舍合作。不但合作掘井，還要合作灌水或其他工作。要使全華北每十家都合作起來，這是一個精神的問題，它需要新的社會意識，新的服務精神。現在中國政府極力提倡組織合作社，並且進展迅速。其實，這些合作社多以借貸爲目的。農民之加入合作社，無非爲借些低利的款，其合作的動機還是自私。所以進展雖速，失敗也必多。

上面已經提過，若以合作社員與全國人口的數目相比，中國不過列在第五十三位。今日中國教會對於合作運動的精神方面有極大的機會，並且有應負的責任。教會領袖應使農民曉得合作有三方面：一、與上帝合作，二、與自然界合作，三、與鄰舍合作。

在河北有一個村莊，有一次該地遭了旱災，村民花了三百元演戲，求神喜悅，希望降下甘霖。當地的牧師看見村民這樣的迷信，而向他們解釋，上帝是有定律，是有程序的，我們如果研究他的定律，明瞭他的程序，就可曉得天雖不降雨，地面雖乾，而地裏還有水源，足供灌溉之用。他用這種話來教農民，如何按照自然界的定律來和上帝合作。華北一帶春季雨量稀少，旱季的灌溉全靠井水，這

樣，牧師又教農民與鄰舍合作，共同掘井。我們不但要信任鄰舍，同時也要使鄰舍能以信任我們。我們當與鄰舍同負掘井與修井的責任。一切的費用與工作應當彼此分擔。無論井掘在那一塊田裏，也當甘心樂意。如此等等都需要合作的精神。中國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農家有四個兒子。一天他們共拖一車出外，拖得失慎，車跌溝中，四人共謀，希望將車拖出溝外。那知四人各拖不同的方向，因而愈拖，愈不上來，後來父親看見，令其各拖同一方向，結果，把車拖起。這是表示同心合作的功用。』中國的家庭觀念素來極強，這四個兒子常是同拖一車，并且唯父命是從，此種忠誠於家庭之精神，當利用之從事大規模之合作事業。基督教教人把家庭的範圍擴大，它不但教人忠誠於家庭，同時也給人一種新的動機，與上帝，與自然界，與鄰舍合作。這種基督教的合作原理，在華北乾旱的區域已有不少的貢獻。靠近保定縣有一位牧師，就是用這種合作原理教導農民。結果在鄰近挖了五十六口井。三年之中有人在其他村莊也跟着這種合作計劃而進行挖井。這是中國教會對於華北農民經濟生活的一種貢獻。

運銷合作之所以能成功，全靠幾條基本原理。一、減少中間人的剝削；二、將商品分成等級，並且

使有一定標準，以免優劣混雜，因而降低價目；三、集合大量商品，使運費及其他用費得以減低。

河北保定府的西邊，離北平西南約二百七十里的山裏有一個村莊，名爲黃金峪。該村素以產棗著名，所產的棗都運到天津發售。全村共一百五十家，全依棗業爲生。男女老幼對於棗樹的栽培及果實的處理均極熟練，棗子之出售係先由第一手的果販抵村論筐收買，後以驢子載到山脚而賣給第二手的菓販。第二手的菓販乃用牛車運到河邊，裝上民船，而後纔運到天津菓行。這樣屢次換手的運輸，運費昂貴。如果該村有合作社的組織，這些中間人的剝削與運費都可減低。

這村如要組織一個運銷合作社，各種自然的條件雖具備，然而缺少基督精神也不行。黃金峪那些思想簡單的農民如要自己運棗到河邊，途經平原時，必要吃牛車夫的虧；運到天津時，他們又不曉得如何與菓行接洽。如果這些困難都可勝過，回家的路上，身上帶了那麼多錢，一定要遭搶劫。這樣，雖然各種辦合作社的自然條件都充備，然而缺少這個精神，合作社終是要失敗。所以中國鄉村建設運動極需要基督的精神。

河北通縣公理會西教士亨德先生（James Hunter）辦了一個鄉村服務區，成績很好。他開

了幾次農業展覽會，將新式農業的優點昭示農民。後來政府也模仿他的方法，在各縣提倡展覽會。按照普通看法，政府利用它的權力來提倡，其結果必更優良。其實也不盡然。享德先生說，有一次遼化縣政府開了一個農業展覽會，他本人也被請為該會評判員，在未舉行之前，縣長下令叫農民各將農產送交參加展覽。農民果將農產送來。可是展覽時，看出所有農產不是壞的品種，就是受病蟲害的。結果非常令人失望。不過為要鼓勵農民，希望來年的展覽會有更好的成績，也就給了幾個獎。第二年開會成績也是不好，後來這種展覽會就不敢再開了。農民為何送進壞的農產呢？無非是因為他們不信任縣政府。他們以為縣政府利用展覽會的方法以探知他們收成的好壞，好增捐稅。

中國需要有服務精神和誠實的政府，做鄉村改造的基礎。基督教會應當造就一般有基督精神的領袖來為國家服務。

中國所產的煤不夠用，同時運費比美國和日本要高過三倍。所以燒木比燒煤經濟得多。中國耕地只佔全面積四分之一，其餘四分之三是山地。這四分之三的山地所產的木材足夠全國之用而有餘。然而事實却相反。童山遍地皆是，因為人民乘着樹木還在樹苗時期，就把它偷掉。試想這些

小樹如果不砍掉，不有充足的材料以充燃料嗎？不有許多的木材以供建築之用嗎？不有栗子，水果，樹皮和油等副產嗎？地上樹葉不也可以保持水份以免水旱等災嗎？樹根不可以將山上的土壤抓住，以免被水沖蝕嗎？山上的粗砂不也得以保持，以免河床填塞嗎？可是，因為缺少了基督的精神，以致這些樹苗多半因人之私心，砍伐無餘，真是可惜！

木材不夠，則以柴草充燃料。這樣一來，牛羊的飼料也不夠，牛奶、羊奶也不能夠有大量的出產。柴草不夠時，連穀稈也充燃料。據調查約四分之一的穀稈充為燃料。這些穀稈如果用為牲畜飼料，不但可以增加畜工及利用畜糞肥田，並且可以多產奶和肉。

這樣看來，水災，旱災，營養不良，和貧窮等問題都與燃料發生密切關係。中國政府雖在提倡造林，然而自私的心理和人民的需要不許樹苗的生長，因而水旱頻仍。平均每個中國人在他一生要遭遇三次的荒災。中國每年幾乎都有許多地方遭遇水災或旱災。每次災期平均約十個月。災民之食樹皮和草根者約佔四分之一，每廿個災民中餓斃者約有一人。

由上述看來：遠東鄉村建設的運動是何等需要社會化和基督化的基礎呢？現在基督教會應

把這種運動當作教會工作之一部份，使社會大眾認識，鄉村牧師是全國鄉村建設運動的代表，他們要身臨前線而與貧窮，疾病，無知，和各種罪惡苦鬪。歷史和宗教等課程在丹麥的鄉村建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遠東教會也應取法，以期收有改造鄉村，福利農民的效果。

農業改進的前途

以上所述盡是關於遠東鄉村運動的困難。這類材料在日報上天天登載。然而這種運動在遠東還是有很大的希望，所以教會的眼光應當向着社會之前途來看，纔得有勇氣前進。

現在日本有三位西教士與日本鄉村教會的前途很有關係：一為長老會的葛拉克先生（M. Clarke）餘兩位為加拿大聯合會（United Church of Canada）的斯頓先生（A. R. Stone）和麥威廉斯先生（W. R. McWilliams）。這三人都在試驗用各種方法使鄉村教會的工作，能夠適應環境的需要，及增加教友們各方面的能力。

高麗漢城美以美會神學院已辦鄉村教會科，前途很遠大。這科長係新近由美國 哲吾神學院

(Drew Seminary) 畢業回來的 G. H. Chyung 博士。現在他正與十幾處鄉村教會合作進行鄉村牧區之實驗，將各種教會工作適應於環境的需要上。

中國共產黨採用革命的方式，以求社會正義的實現。教會也主張社會正義，不過不用階級鬭爭和暴力的方法，乃由改變人心入手，使人覺得貧窮、疾病、不平等及一切的需要，以求改進之道。

現在舉出幾個實例於下，藉以說明鄉村教會應如何適應其環境。

一九三二年，長江一帶洪水為患，農民損失極大。是時，在南京之南約四十二里有一小鎮名秣陵，受災甚重。二年後（一九三四年）該地又繼以旱災。當年秋季，秣陵附近組織了廿七個信用生產合作社，借款與農民，購買種子，重興農業。翌年該社因職員舞弊，宣告停頓。一九三六年增加了十社。一九三七年春又加了四社，共計四十社，該地合作社發展如此迅速，實有賴於當地牧師之努力提倡。附近的陶吳鎮仍為上述諸合作社之一中心區，該處牧師對於合作社的提倡仍不遺餘力。他除了常與合作社員開會之外，每月還向社員講道一次。他也讓出禮拜堂的一個房間為聯合社的辦事處。社員的教育程度太低，男人識字只佔百分之五十九，女人只佔四分之一。為欲改革此

種情形，使合作社的社務進行順利，他就辦了夜校教育他們。上述這兩位牧師又感到鄉村衛生的重要，其中一位曾受醫藥訓練，就借禮拜堂行醫，解除農民痛苦。尚有一位則於每星期請一位公共衛生的護士，向農民演講疾病的預防方法。在該區內有一小村莊，人口不過六十六人。有一年，全村每人皆患瘧疾，這兩位牧師也為他們解除了此種痛苦。現在該區中共有合作社員一二四〇人。他們除了辦倉庫之外，尚有儲金和公積金等。最近陶吳鎮的牧師正在籌備新建禮拜堂，合作社社員雖多未受洗進會，但對於牧師的計劃一致許以經濟的援助。這位牧師不但幫忙農民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同時領他們進入精神上的合作，使他們有改善的人生，承認基督為他們的救主。這種服務農民的牧師，我還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但是餘可概見了。

遠東教會財政的困難如何阻礙教會的進步，此幾為西方人所難於想到的。前幾章已經說過，高麗鄉村教會的教友平均捐款比各國的都多，並且其捐款也比各國多。教會的財政似乎可以無問題，其實不然。平壤區為高麗最富裕的區域，教會財政也比較充裕。然而一九三七年之冬，該區開了一次短期聖經學校，參加者共四十一人，均係青年，其中一位為木匠，一位包工者，一位汽車夫，其

餘卅八位均爲農民。有人請他們寫出各人自己看爲教會一個最嚴重的問題來。(未寫前概未給與任何暗示。)各人答覆如下：「無牧師」、「教會不發達」、「無良好領袖」、「教友不守安息日」、「青年人太少」、「不知如何維持牧師薪水」、「無牧師」、「無錢」、「教友不熱心」、「缺乏主日學教員」、「無錢」、「宗教生活愈來愈淡」、「無錢無領袖」、「無錢」、「教友太少」、「無牧師且缺一新禮拜堂」、「無錢」、「無牧師」、「教友信仰不堅」、「無領袖」、「無錢」、「無領袖」、「教友太少並且都是窮人」、「缺乏領袖」、「無錢」、「錢不夠」、「教會中分黨派」、「青年人太少」、「無問題」、「缺乏領袖」、「缺乏領袖」、「教會中分黨派」、「無牧師」、「無新教友」、「我住得距離教會太遠。」

由上列諸答覆中，可看出「無錢」和「無牧師」這兩種答覆次數最多。「無牧師」因爲教會無力維持牧師的薪水。高麗教會的經濟情形及每教友的捐款都比中國強，財政情形尙且這樣，中國教會自不待言。

茲舉出一例以說明中國鄉村牧師如何想法增加教友的生產力和捐款。華北冀東灤縣

(Tansien 譯音) 有一鄉村教會，去年教友認捐者只十九人，共捐二九·五元，平均每教友捐一·五五元，此數與中國每教友平均的捐款略同。

該教會牧師看到教友經濟困難，現款缺少，乃想出各種方法以增加教友捐款，如捐工，爲教會種五穀，養家畜，及其他方法等。今年教友中種棉花捐給教會者共五位，四位種玉蜀黍，一位種高粱。一位佃農捐其菜園收入十分之一，其妻無錢也捐自己手織的兩張蓆子，其女且將其母囑所下的蛋也捐上。這個農全家去年只捐一元，今年却增加至三·八三元。尚有一位僱工，平時工資極低，去年也捐了一元，今年他擔任爲禮拜堂及牧師挑水，這一年挑水工資約值四元，此外每星期日下午他還做工，把其工資捐給教會。(作者係將事實寫出并非提倡主日做工) 這樣他今年共捐五元。尚有一位十六歲的女子也把她手製兩雙鞋子捐入教會。總之，今年只由捐工，及土產等收入已達四九·〇八元，同時現款收入也增加至五五·三元。去年全部收入(全係現款)不過二九·五元，今年因使用各種方法，而收入增至一〇四·三八元，較之去年增加三倍半。並且去年認捐者只十九人，今年因使用各種認捐方法而增至卅九人，較之去年增加兩倍。

茲將該教會各認捐款友在兩年中捐款比較列下：

兩年來教友捐款表

姓名 (以數目代)	在家庭地位	去年認捐 \$	今年 年 認 捐	今年認捐 價值\$	比去年多捐 \$
1	丈夫		1.50	1.50	
2	妻		1.00	1.00	
3	丈夫	3.00	2.50 (棉花三行)	2.50+1.50	1.00
4	妻		.40	.40	.40
5	女孩		鞋子兩雙	2.00	2.00
6	男人	3.00	每日一分，一行玉蜀黍	3.60+2.50	3.10
7	男人	3.00	4.00	4.00	1.00
8	男人		玉蜀黍四行	6.65	6.65
9	男孩		.50	.50	.50
10	女人		每日兩銅板	1.80	1.80
11	男孩		每日兩銅板	1.80	1.80

12	父	3.00	3.00		3.00	
13	子		每日兩銅板	1.80	1.80	
14	男人	1.00	5.00	5.00	4.00	
15	丈夫	1.00	1.50	1.50	.50	
16	妻		1.50	1.50	1.50	
17	女孩		雞蛋	.25	.25	
18	丈夫	1.00	菜園收入 $1/10$	2.83	1.83	
19	妻		兩磨子	.80	.80	
20	女孩		雞蛋	.20	.20	
21	丈夫		1.00	1.00	1.00	
22	妻		一磨子	.40	.40	
23	男人	2.00	每日兩銅板一行玉蜀黍	1.80+2.50	2.30	
24	女人		1.00	1.00	1.00	
25	男人	1.00	1.00五行玉蜀黍	1.00+8.35	8.35	

26	男人	1.00	2.60		2.00	1.00
27	丈夫	1.00	2.00		2.00	1.00
28	妻		三張牌子		.80	.80
29	女人	1.00	1.00		1.00	
30	男人	3.00	過去每年生日捐二角(今廿八歲)		5.50	2.60
31	男人	1.00	每日兩銅枚行棉花		1.80+3.00	3.80
32	男人	1.00	每日兩銅枚		1.80	.80
33	男人		每日兩銅枚		1.80	1.80
34	男孩		每日兩銅枚		1.80	1.80
35	男人	1.00	為禮拜堂收捐糖水一年	逢日下午 十時	4.00+1.00	4.00
36	丈夫	1.00	每日兩銅枚三行棉花		1.80+1.50	2.30
37	妻		兩母雞之蛋		.80	.80
38	男人	1.00	每月一角		1.20	.20
39	男人	.50	每日兩銅枚		1.80	1.30

井	計	22.50	104.38	74.83
---	---	-------	--------	-------

這個教會除此收入外，尚有一些公產價值三百元，每年可有四十元出息。西方人對於教會有一公產這樁事，大概都不表示贊同，然而遠東情形與西方迥異。美國的牲畜有一流行病，其餘牲畜立可注射預防血清，在中國這種血清極少，因而有時數村的豬、牛盡死於瘟。在西方如果有一處地方遭遇旱災，紅十字會立即運送大批日用品以救濟。然而中國一有旱災，立即繼以饑荒。因此種種原因，中國的教友每年收入差別很大。爲使牧師薪水來源有所保障，遠東教會實有建置公產之必要。此種公產當直接歸教會或年議會管理爲較妥。

家庭副業亦增加農家收入之一妙法。日本的農家對於副業，成績甚佳，但是高麗與中國都很幼稚，在華北乾旱之地，因氣候關係，每年農家總有數月的農閒，這樣長期的休息，如無正當工作，就容易陷於賭風。

農民因爲缺少資本，又因怕冒險失敗，所以對於任何新的家庭工業，不敢單獨輕試。由中國人

眼中看來，一次失敗所引起的笑話和丟臉，也許廿次的成功尚無法抵消。所以在中國要進行一種家庭工業，最好由西教士或當地牧師領導，并且當用合作方式進行，纔得成功。

現將舉出華北某地之鄉村建設實驗，為本章之結論。在河北省離保定不遠之一鄉村，人口約二百家。自三年前則有幾位教會領袖，在該村進行農村建設的實驗，初開始時，該村的農業，衛生治安，組織及道德等情形，均極落後。這幾位教會領袖對此「飢餓線上」的村莊第一步的改造則介紹「脫子」[Togo]棉籽，後又將華北某大學改良的八十二號小米在此地推廣，這種小米的產量比本地的高過百分之卅五。後又提倡植樹，結果共栽了八百棵，為欲改良食物及增加農家收入而提倡多栽水菓，結果共栽了幾百株的桃、梨、及蘋果等，為欲除滅黑穗病而又提倡施用炭酸銅。

華北雨量常不足，天旱時農民除燒香演戲以求雨外，別無他法。三年前旱災正開始時，該村共捐了二百元演了三天戲，藉此求雨，結果無效，諸教會領袖乃乘此時機提倡掘井運動，後來組織了一個水利合作社，專以掘井及購買水車器具為目的。會員五十人，借款數目達一二八六元。從那時以後，尚有五個同樣性質的合作社，先後在鄰村成立，所掘的井不但救了五穀，同時也救了這些「

飢餓線上」的農民。

實驗初進行時，該村五個男人中識字者只有一人，全村只有一個女人識字，後來他們就開辦了識字班，學習者一二〇人，除了識字班之外，尚辦了三個小圖書館，一處壁報，及每週的演講等，據最近縣政府教育科報告，全縣所辦的識字班，這村成績為最優。

全村兒童患痧眼者佔百分之九十二。經醫治結果恢復常態者四十人。

村中有一家，在過去七年中，共有九人死於肺癆，家中尚有一女孩患此病，現已與以相當治療。同時在此機會利用各學校提倡肺病預防法。他們也用了三個月的工夫舉行種痘，此運動範圍包括十三村，被種者共四百人。

此外他們還相機開產婆訓練班，及舉行食物示範和兒童健康比賽等工作。全村生下的兒童能夠活着，只有一半，因而產婆訓練班最被歡迎，班中有一位母親說：她生第一胎初覺得腹痛時，她正在磨穀，因腹痛難忍而回家。生了一對雙生子，生後把嬰孩交給婆婆，因婆婆之囑咐，又立即外出，繼續磨穀。可知該地極需要新式產婆及產婦的常識，在過去兩年中，由訓練班訓練出不少的產婆

來。

家庭改良爲中國教會工作中最有希望的一樁事。這村裏也辦了幾班婦女識字班，當這識字班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時，由副村長訓話，訓話中有以下的幾句話：「他國婦女都識字，日本也是這樣，惟有過去中國的婦女是最落後的；可是現在我們中國婦女也有機會念書了。他國婦女常在店裏任書記，或在郵局代人寫信，有的做醫生，護士，教員等，並且可以與男人同食同樂，這些事情都是我親眼看見的，現在村上已有了識字班，諸位得有機會受教育，正與他國婦女一樣，實爲幸事。但是切不可忘記，婦女職在理家，現在識字班課程已有了手工和家事等科目，其意實善……」

這幾位教會領袖根據基督教的原則以改造農村，此在中國鄉村建設運動中佔極重要位置。一九三六年的某日，該村村長告訴該地牧師，他也願意做個基督徒了。有一次開會時，簽名立志爲基督徒者有四十九名。後來又有一次會，簽名者卅人。這幾位教會領袖，不但傳福音，同時實行基督的教訓，按照他的原則以改造鄉村。這種工作實爲中國教會當前之急務。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金陵神學院叢書)

基督教與遠東鄉村建設

每冊國幣一元三角五分

(郵費另加)

原著者

費爾頓

翻譯者

楊昌泰
楊振棟

出版者

廣學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昆明發行所

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

印刷者
集成印刷所

▲版權所有▼

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Series

CHRISTIANITY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FAR EAST

by
Ralph A. Felton

Translated by
Yang Chang Tung and Yang Chen Tai

Price: \$ 1.35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40

Kunming Depot: 78 Pei Men Kai, Kunming, Yunnan



Cat. No.
13491